

張文忠公歸田類藁序

聖朝收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謹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

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得寧民尊政荒拜行臺中丞廼起西馳及秦民四死老羸孺子遺若鼎魚茂蟻天毒兮氣湯沸兮益吏士猖蹶目瞠

神駭莫克秘拔公家捆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
繼傾已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勸民僅蘇復公
疾薨

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撫誠宣惠功臣陝西等
勳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國追封濱國公謚文
忠中外嗟惜無何狎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
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
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
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獎若不及其文淵奧
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

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闢翁
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
下凜有生氣不可摩滅斯足尚已公素知狎其
子引偕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藁
三十八卷微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
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 國史有載
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
奉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木魯
狎序

張文忠公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鸚鵡賦 并序

白雲樓賦

萱草花賦

第二卷

擬雅

包茅

惜陰



宰木

風林

維日之良

有鳥歸止

彼落者花

有田

濯足于溪

奚木無本

相彼逝川

倚若

有石可友

悼亡

壽子

第三卷

古詩

古意十首

過長白山謁范文正公讀書堂

寓興和

得子強也書詩以答之

三月二十五日雨

登閩中閣

北三十里爲大內

夜兩寄呂叔泰

二月二日雨寄杜希聖

禮部新鑿蓮池成

乘傳過家同馬克脩總管

文金線池

擬四季歸田樂

直省

登司天臺

夏日姜氏園林避暑

飲崔氏別墅

登會波樓

大明湖泛舟

酌突泉

第四卷

古詩

五言

制中辭吏部尚書

遂開堂落成

田舍早春

記綽然亭前花木

郊行

新構草菴

書綽然亭壁

郊居許敬臣庶使見過

有示

飲田家醉歸

夏日池上

村居重九對菊

田居

春日雲錦池即事

過龍門

和元亨之僉事登歷下亭韻

長安孝子賈海詩

第五卷

古詩 七言

毛良卿送牡丹

題周氏池亭

待鳳石

石鼓詩

遊香山

贈劉仲憲

同潘獻臣元復初張子昭高麗寺賞白蓮

萬年松

過長春宮

秀碧石

天屏歌

西巖醉筆

飲歡堂

題李太白登泰山觀日出圖

謝益都宣靖王賜酒

詠亭中杏花

書大唐中興頌後

第六卷

律詩 五言

我愛雲莊好 九首

自訟

公退書四知堂壁

上都道中

御河舟中

久雨初霽書所寓壁

休日郊行

自堂邑移政博平權縣事

送宋故文丞相孫章甫上西省都事

送姚學士

庶園會飲

兩後行縣

庶園秋日即事

立秋後五日夜坐有感

過友人村居

辭叅議還家

探春

寒食客舍

齋居春暮

游華鵠村別墅

題任主簿棄官侍親詩卷

湖亭小酌

惜鷓十首

飲城南劉左丞別墅

山行

閨農

鑿池

晚霽

村居春晚

晨起

池上

半仙亭獨坐

乙丑山中拜詔

磐石

客中寒食

觀菊

半仙亭秋暮

遂開堂獨坐

冬夜早起

晨起用諭立之韻就贈

早起

第七卷

律詩七言

登泰山

過舜祠

和旧師孟春夕韻

驛途小憩書田家壁

直省

初拜堂邑縣尹

堂邑遠心亭飲歸

登憫忠閣

飲平則門外崔氏別墅

游香山

元日朝賀

挽劉夢吉先生

過中都

同元復初飲許仲文別墅

過顏魯公廟

題康信夫宅湖石

上都察院

送范德機赴海北道憲司知事

秋日梨花

九日

大雨

寒食游廉園

留別元復初

中郛道中

客中除夕

早春郊外

春日水邊

城樓晚眺

秋夜枕上

寄歷下諸君

過東方朔廟

直省

題廡野雲城南別墅

留別鄉里諸友

承宣堂早衙

興和道中

齋居春暮

中都雷家站枕上

送趙道士出祠南岳

雪後過張秋泉盆花盛開索詩爲賦

郊原清曉

京師除夕

李詩之還山隱居

過沛縣高祖廟

登徐州百三戲馬臺

過錢唐

游西湖

游靈隱寺

建寧道中

興化道中

福州

泉州

寄空道復平章

過髮冠仙姑隱所

貢院試筆

詔五十以上未第者賜出身有差

直省

辭茶議還家

挽元復初

黃州道中

登會波樓

游華不注

同鄉友宴會波樓

第八卷

律詩 七言

登歷下亭

飲城東劉氏園亭

秋夜露坐觀月

哭張澹菴平章

酌突泉

秋郊晚眺

翠陰亭獨坐寄莫俊德經歷

寄省叅議王繼學諸友自和 十首

山中拜除自和 十首

雲莊遣興自和 十首

田居自和 十首

同諭仁本登標山

第九卷

律詩 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 十首

觀物亭落成

觀物亭慶典

七言

和魯子翬學士見寄詩韻十首

秋日村居

木榻

書半仙亭壁自和十首

翠陰亭成自和十首

遂閑堂偶坐自和十首

野興

第十卷

絕句 五言

詠荷花

遂閑堂

綽然亭下事

郊飲醉

過杭州伯顏丞相廟

絕句 七言

觀會元殿故址

龍門

堂邑宣化里退食

行水災郊外

送客郊外

大明湖泛舟

題張古齋十首壁

南口道中

綽然亭十首

村居

拜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夜坐綽然亭

翠陰亭漫興 十首

題李旣之池亭十首並頭白蓮

山中

化夜圖

閑居圖

劬績圖

碩公真率會圖

胙朝

口號

之天心亭

文公文集序

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口佐序

行卿序

判判爲道士序

之序

善甫詩序

誠序

反初序

忽哥赤宣差序

本序

平反詩序

序

序

景自序

祥之般陽路儒學正序

遂山亭記

管宵樓記

自朔建來遠樓記

晉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卽紫巖書院記

汶寧縣朔建霸橋記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第十五卷

記

范德機寓田記

費縣重修孔子廟記

沂州三皇廟記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棣州重修夫子廟記

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翠陰亭記

重修會波樓記

第十六卷

記

復龍祥觀施田記

靜齋記

雲莊記

處士菴記

游龍洞山記

游紫金山記

游標山記

第十七卷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

司事關關行司惠政碑有序

勅賜極真萬壽宮碑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咬咬惠政碑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穎

川郡伯陳公神道碑銘有序

先塋碑銘

第十八卷

碑銘

析津陳氏先塋碑銘有序

晉寧張氏先塋碑銘有序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

神道碑銘

第十九卷

碑銘

濟南陽丘許氏先塋碑銘有序

章丘楊氏先塋碑銘

山東都轉運鹽使劉公神道碑銘有序

濟南歷城縣侯氏先塋碑銘

真定栢鄉董氏先塋碑銘

濟南姚氏先德碑銘有序

第二十卷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贈某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有序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第二十一卷

表銘

處士袁君墓表銘

碣銘

陽丘張氏先塋碣銘

孫府君墓碣銘

壙銘

子鴈奴壙銘

堂銘

致樂堂銘

第二十二卷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有序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戶趙公

墓誌銘

大都路學錄劉生墓誌銘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表

辭聘侍親表

傳

驛卒佟鎖住傳

節婦柳氏傳

書

上董中丞書

疏

諫燈山疏

西臺上王者無私疏

糾彈第七

奏對第八

臨難第九

全節第十

第二十七卷

經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用賢第二

重民第三

遠慮第四

調燮第五

任怨第六

分謗第七

應變第八

獻納第九

退休第十

第二十八卷

經 進經筵餘旨

君德篇第一

君道篇第二

君體篇第三

君威篇第四

君治篇第五

附錄

畫像

畫像記

畫像一頁

神道碑銘

祠堂碑銘

張文忠公文集

錄終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賦

鸚鵡賦并序

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鸚鵡者三切惟
禰衡之後一猶難繼矧其三乎近乃
其文讀之其屬辭比事模寫形態殆
餘蘊麗則麗矣然未及擴而充之以
世教以厚民風以規多口故余復爲
此用竟其義云

維羽族之三百爲號異而靡同最其口之甚者

張文忠公文集

錄終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賦

鸚鵡賦并序

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鸚鵡者三切惟
禰衡之後一猶難繼矧其三乎近乃
其文讀之其屬辭比事模寫形態殆
餘蘊麗則麗矣然未及擴而充之以
世教以厚民風以規多口故余復爲
此用竟其義云

維羽族之三百爲號異而靡同最其口之甚者

舉推此爲長雄韻笙簧于寸舌文錦毅于眇躬
形雖儕夫禽鳥寔蕙人之慧聰緩呼之而輒應
佯叱之而歛蹤聞市曹之衆咻置無一而不通
時擬聲以切效每驚稚而駭翁原夫天之生物
羗一氣之所鍾惟人焉爲至靈故親孝而主忠
嗟他類之蠢然由兼受之失中或本下而末上
或足橫而首縱或語焉而弗答或挽焉而莫從
胡於茲而獨異以能言而策功非前身爲秦儀
定隋陸之兩公世繇是而珍畜遂餌致于金籠
欲求出而無計徒幽恨之塞賢尚不悟其階禍

猶言巧而語工嘗聞善游者必溺乎水善射者
必傷乎弓善飲者必中其毒善辯者必受其殃
於戲吾始以汝爲人之亞今乃知其至癡且拙
而蒙也夫謹爾出語詩人所以美武公也仁而
不佞聖門所以贊冉雍也駟不及舌子成所以
見惜於子貢也惟口起羞傳說之所以諫高宗
也至於語云欲訥書載興戎禮垂難悔易著乃
窮漢史有畜夫上林之鑑周廟有像人緘口之
銅佛至慈而好生亦設犁舌之獄於玄壤天至
高而莫犯猶有翕箕之星於太空凡此者皆所

以明慎默之爲多福而禦人捷給之爲極凶也
且白圭有玷可磨可礪斯言一失寧盈四封故
傷人則過於戈矛之刃害已則足爲禍患之宮
自古坐視敗亡者何可枚舉而汝曾不聞之又
何聾哉韓非自斃於說難蔡澤竟挫於談鋒知
伯氏以才佞而家無炊火國武子以亢直而身
不見容侯生以沐猴而怒項羽王墮以鷄犬而
忤董龍張敞以私語而誅繁舜曹操以駁謗而
戮孔融伯宗見讓於家室賀敦貽戒於兒童其
他若太史司馬中郎蔡雍禰衡許收嵇康韓博
之徒於事無益咸禍之逢汝苟恣而不戒旦莫
必將復見噬於武氏蒙貴之蟲也於是隴禽
之若臧焉而不爲懼者良久余亦歸而假寐
有客見於朦朧綠兮其衣金焉其瞳趾玉而
吻鈎而紅且躍且舞求前以告僕曰吾非不
樞機之不密無以善始而今終然造物者豈
以如是之性胡能廢而弗庸感子言之我亘古
子惠之我隆君其反而自律吾何預於民風於
余乃蹶然而興遽然而悟悄四顧其無人而
耳根猶彷彿餘韻之難離

白雲樓賦明陸先生奉山韻

吁其高哉茲樓之有如此兮括萬象於宏敞飛
四阿於鴻冥初誕陽侯海底鞭出一老虜噴雲
噴霧扶與五色無結而成形又疑大鵬九萬失
羊岸踞茲勝覽而不去兮翼截華鵠之煙雨皆
摩霄漢之日星我來宣鬱一登眺兮衆山故爲
出奇秀恍然身世遊仙庭憑欄俯視魄四散耳
根但聞風鐵音令令上有浮雲容與卧蒼狗下
有驚湍澎湃奔流霆憶昔我公分符握節尹東
土聲名遐邇流芳馨脯麟膾鳳群賢方此日高

宴不意有奸闖境闔城萬室無一寧公乘疾傳
出聞上亂臣必討存諸經雄兵一夕自天至
縱餘渠帥獨典刑九重賜券且與盟帶礪寵光
浮動堂與庭惜余才疎生晚後機會不及奮筆
爲擬燕然銘雄心霸氣龍韜虎畧見無復空聞
燕雀鳴幽扃當時風景今盡易惟有風光山色
無年齡朱簾香歇桂花老金鋪色暗苔痕青長
歌慷慨弔陳迹風動彷彿來英靈忽然暮色自
遠而至兮斷霞斜照互明滅詩成欲掃雲間屏
貪徵興廢玩餘景須臾不覺一輪古月升東溟

萱草花賦

自予客燕六易寒暑第門圭竇廣袤尺許外之
墻以蔽惡但缺藩之撐柱家僮陋其荒涼分寸
春於別圃曾培護之幾何忽柔金之微吐初疑
列仙風乎欲舞有黃其冠有藍其縷又驚棲鳳
色斯不舉首昂朝陽翎漸疎雨予不知其何名
乃大索于花譜已而童子謂予曰子獨未聞伯
兮之詩乎所謂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者以為
植之令人忘憂者其謂斯歟予曰有是哉切有
數憂若負未償試陳其畧花請與忘予卅歲學

道植志惟篤晨繹夕研潛心理窟川納山藏洪
纖畢蓄庶幾斯文載彰載昱厥志未究事物交
枯曰道冀文日瘳歲縮壯心灰如焔焔無復不
虞雲翔迄成淵覆一念及之可為痛哭此予受
學不足之憂也迨夫年越二袞迫於親養捧
如燕昧于背向庶三釜之見酬乃縻身於利
賞不足以酬勞得不足以補喪眊白雲於大
愧子職之久曠纍然無異亡家之大茫乎其
失雲之鴈此予奉親無狀之憂也厥今南沾北

聖元宅中統萬于一賢登按黜賞信罰必以於
是時患得患失既不能表三代之典謨疏一時
之緩急又不能訂群書之異同作萬年之矜式
空一身於乾坤無寸功於家國以蒼蠅婦之至愚
尚懷憂而忘織紉則名於仕籍可玩歲而愒日
此予吏不稱職之憂也至其登高望遠山顛水
澌西日其沉煙渺平楚仰以觀乾元塊土之無
垠俯以察民物錯綜之交處前稽往古聖賢之
事業後意未來歲月之艱苦惟人之身太窘一
黍苟無德以將之雖規規其何補欲脫屣於塵
凡懼赤松之或阻將鄉原以自固慮聖門之不
取問詹尹以無從於二者其誰與此予感今與
古之憂也凡是四憂酒不能澆詩不能釋巧曆
推之而缺籌良史書之而闕筆豈期寸草之無
知乃可豁吾之膏臆言未既童子感然曰子何
念之深而辭之戚也切嘗聞諸夫子以爲聖人
無憂今子言之若是豈前論之未析予佛然曰
聖人何嘗無憂耶昔危儀憊闕宇列聖是承惟天
降水懷山襄陵九服既奠庶績乃凝民飽而嬉
非法曷懲此堯之所以爲憂也舜既受禪四罪

咸殛萬邦胥蘇群辟惟則厥有瞽瞍頑嚚罔德
事而弗悅顛天爲泣此舜之所以憂也禹湯繼
立綏厥萬靈春_註茲有苗戮我典刑士醜厥德天
厭其腥大慙不矜孰民云寧此禹湯之所以爲
憂也降而至於周公孔子曰荀曰孟或憂人窮
或憂國政或憂道之多艱或憂時之失用雖所
趨之各殊要必歸於一正切嘗求夫聖人之憂
心猶止水與明鏡因彼至而此形吾何有於喜
愠又如太虛之空明忽雲雷之奮迅及雲撤而
雷收固無礙夫湛淨故雖謂之無憂寔名正而
言順是以聖人以爲悅_上有而常人不悅常人以
爲病者而聖人不病若_上富者之憂失財貴者
之憂失位夸者之憂在_上賤者之憂在勢若繫
之於聖賢舉名教之大罪今予幸不憂彼而憂
此而汝獨以爲非是童子_上躍然惶愧無地欲質
諸花花亦懷愧於是酌_上瓊露於椰觴拚玉山之
醒醉而筆其言以授童子則庶幾猶賢於博奕
也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擬雅

包茅

天子有事于南郊也

包茅輯輯蓬豆秩秩百榘駁本咸位之即維垣
衆先

天子是翼燭者掖分樂者類
琴立載籥載祝載歌載陟神
星有惠其風有祥其雲有瑞其空照臨郊宮
帝誠天通嘉應允靈爰冰歲穰爰兆國昌爰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擬雅

包茅

天子有事于南郊也

包茅輯輯遶豆秩秩百罍駸本咸位之即維相
衆先

天子是翼燭者掖分樂者類
琴立載籥載祝載歌載陟神
星有惠其風有祥其雲有瑞其空照臨郊宮
帝誠天通嘉應允靈爰冰歲穰爰兆國昌爰

北時若爰北民康斯世有禮備三矣神樂
湛矣鸞輅龍旂若有音矣薄言旋馭元氣參矣
暎靄杳其隱其瞻矣福佑大來享自今矣

包茅四章一章十三句一章七句一章五

句一章十句

惜陰勉子弟勤于學

士何所惜匪璧匪金焉者何曰維寸陰逝兮

亟兮儵昨與今于時力歲日以侵有往蔑還

寧不戒心力焉者匪文匪賦伊細伊常是

是勞嘆議有君虎有父鴻鴈有昆雉鳩有

婦豺亦祭天獮知本務隨物省之於道其庶

彼胡釋茲言事口耳雖誦弘博奚利於己若昔

聖人夫豈崇此聖人所崇維德維義躬行之

餘則文則藝華而不實君子攸棄吁嗟汝童

其永是從匪播曷苗匪植曷叢勉斯勤斯惟爾

之庸

惜陰五章一章十句一章十二句三章童

六句

率木思親也

苑彼宰木颯焉則悲其音伊誠其本則衰嗚呼

我天九京匪追有酒有食將安所遺孝有不逮
於今信而皇皇靡從泣與涕隨 菀彼宰木風
焉則呼其陰伊繫其本則孤嗚呼我天言歸隴
墟有室有堂將安所居孝有不逮於今信諸皇
皇靡從泣與涕俱 菀彼宰木風焉則摧其勢
伊安其本則危嗚呼我天九京莫迴有車有馬
將安所馳孝有不逮於今信哉皇皇靡從泣與
涕偕

宰木三章章十二句

風林招友人歸隱也

風號于林靡有寧柯匪雲伊雪匪川奚波使我
驚惑隱憂孔多而獨何心予彼嘯歌子兮歸兮
此焉無他 此有旨酒此有異書此有良疇此
有美居子兮歸兮其樂只且 維人之心曷有
紀極既隴之獲又思蜀得維培靡厭是用多
矧夫一身所享能幾斗珠屋鞋可曰庸鄙
美苟完斯可歸矣 言觀天道恒行不足盈
鬼疾謙則神福子寧不知胡俟予告 而如
蕙而如玉金毀之於人寔戚我心願言歸兮

德音

風林六章一章十句五章章六句

維日之良祀 祖宗于家廟也

維日之良嘉薦令芳于豆于俎是登是將于祖
考之堂 燭輝其前鐘韻其傍神具億止風帷
褰揚儼承其容光儼覲其冠裳儼聆其馨歆儼
被其文章 維靈歆止我侑我侍晉晉怡載
鼓載吹工祝有嚴儀物孔備將何以祈廟廟惟
畏 匪位秩欲隆匪貨利欲充匪居第欲侈匪
禎瑞欲豐 子祈其賢婦祈其從兄祈其友弟
祈其恭德祈其厚業祈其崇族祈其睦時祈其

雍維神人攸同

維日之良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

章四句一章九句

有鳥歸止君子思退也

有鳥歸止于彼穹林
增繳靡及笙竽其音伊我
言仕歲聿其深弗知所寧
遐不愆心 有鳥棲
止于彼灌木
增繳靡加黼黻其羽伊我
言仕歲
聿其暮弗知所依
遐不思顧 有鳥戾止于
豐丘
增繳靡施
迺息迺休伊我言仕歲聿其
弗知所安
遐不愧憂

有鳥歸止三章章八句

彼落者花閱歲月之易失也

彼落者花言委于草風以起之色尚鮮好昨
芬馥今者衰槁子不我觴其柰茲擾 彼落者
花言彌其塗風以起之色尚不俞昨焉鶯嫵
者鴈徂方陽火許俄雪毳如子不我歌其柰
虞 彼落者花言波于道風以起之色尚妍妙
昨顏渥丹今首華皓方祝壽康俄病之告子不
我絃其柰茲暴 今人古人悉塵悉土况茲物
華其得恒撫子弗日娛歲不我與

彼落者花四章一章八句二章二十句一

章六句

有田野人遂其閑也弱冠出仕知命而歸爰馳
于郊有琴書以自樂也

有田負郭伊邇匪遼我倦而歸於焉逍遙爰力
于書且勤于苗朝斯夕斯以詠以謠式結今好
言報夙勞 山既我狎川亦余媚維禽維魚亦
莫余畏 林則有風洞則有雲釀則有林饌則
有芹樵則有柯釣則有綸 維人至樂曰丘曰
壑得而顯之何有人爵 彼爵與名豈不我榮

其或舍旃乞有未任乞有未任且以鼓琴

有田四章一章十句一章四句一章六句

濯足于溪遂山中之樂也

濯足于溪風薄其衣載撓其波雲影四披維山
維林我屏我闢以游以觀山水胥輝有問所樂
彼惡克知 濯足于溪風襲其袂載撓其波雲
影紛避維山維林我闢我第以娛以嬉山水胥
媚有問所樂彼惡可冀 天於清福其畀孔艱
借曰畀之亦罔克安 爾塵爾埃爾茹爾苦我
溪我山我得我所或杖或几或樽或俎或舟或
輿或吹或鼓溪為我歌山為我舞冥然心會此
適誰語瞻彼白雲使我懷古

濯足四章二章章十句一章四句一章十

四句

奚木無本美玉從義孝思堂也古者諸侯大
至于官師皆得立廟以祭於寢所以厚倫理
貴賤使各盡其孝敬之心也肇宗子法壞後
人者於報本追遠謾不訾省宋朱文公先生
古以定祠堂之制於是班班見於士大夫家
碣石王從義其一也比過雲莊徵文於僕僕

其能復古而有關於世教也故作是詩以貽
奚木無本奚水不源人遺其先盍是鑒焉于
于承于何而受允知其然胡不心疚 秩秩
宇耿耿其靈維彼孝思格思以誠格思以誠
聞如覩苾其德馨是享是與肝饗豐融錫祐
旅於何卜之兆厥鍾鼓 禮聿成矣福既穰矣
曰庶曰宗靡不慶矣彼昏蔑焉喪厥良矣孰其
牖之俾復明矣申以是詩後人庶弗忘矣

奚木無本三章一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

章十句

相彼逝川閱壯年之不復也

相彼逝川其來奚從滔滔靡竭日夕是同孰艾
我年孰衰我氣孰雪我髮孰灰我志吁嗟衰兮

相彼逝川其來無已滔滔弗迴日月隨靡顏

不復丹髮不復玄氣不復銳年不復妍吁嗟衰

兮 相彼逝川其來未艾滔滔靡止日月同邁

行必杖策坐必几憑食必噎祝寢必晏興吁嗟

衰兮 吁嗟衰兮大聖未免三復抑詩敢不自

勉

相彼逝川四章三章章九句一章四句

倚若夢親友也

倚若人兮言別十襖有牽于懷宵見于寐髯髮
鬢如容止溫粹惠然見過與昔無異 言御我
琴言哨我壺言搏我圃言舟我湖高我能閑嘉
我不渝傾懷以懽與昔靡殊 方爾綢繆憂焉
鶴唳雲散雨絕月亦傾墜顧瞻窅然曙色猶未
何時真逢話此襟義

倚若三章章八句

有石可友明歸田之不孤也

有石可友玉立仞餘峭拔肆兀厥色翠如維虛
其中蓄有若無命以抱雲名實則符正大不倚
攸久靡渝愛而謁之勃然起余 或叩以杖或
沃以酒或望而趨或坐與偶載摩其足載擁其
肘載拍其肩載撫其首恬焉受之略不余否
余方遯野爾適抱雲以我爾交孰挾敢云伊寧
伊鮑伊雷伊陳伊古至交亦罔克倫醉視則
吟繞則文困依則億靜對則神一日弗面九竅
爲塵 嗚呼石友其益孔多不洩所懷介益可
嘉願言則之永保靡他

有石四章一章十二句一章十句一章十

三句一章六句

悼亡

伊余踐仕實以親故由吏而官黽勉朝暮維皇
戾是懼維清白是務室故無聚亦由汝賢古
安其天肆厥躬克蠲肆厥問克宣幸以不顛
昔我既冠君亦甫笄于配其宜婉有令儀婉有
令儀于姑嫜不違于娣姒不昧于婦道不虧于
女紅不衰以迄于茲如初來歸五子咸殀蓋
有未曉蓋有未曉且弗壽考始相期偕老今
則汝先始相期同樂今汝我捐其嗣之不延其
壽之不綿于誰咎焉豈禮容有愆豈德美未全
豈內助未篤豈中饋未虔如舉不然何以弗年
吾既汝寃而又汝憐乃矢是詩以慰九泉嗚
呼奚言嗚呼奚言

悼亡六章一章七句一章五句一章十一
句一章四句一章十三句一章六句

壽子示引也

於惟我祖肇基青陽揮爲弓正爰氏以張厥族
孔殷奕葉振芳周仲孝顯漢良智彰釋之平決
博望遠揚折轅有湛埋輪有綱吳悼昭直蜀賢

飛剛五龍佐宋九齡輔唐睢陽之節山斗與昂
燕公之文江漢巨量玄素遺直志和真歲下迨
五季全義循良天水之興齊賢慨慷垂崖崛起
西土是康橫渠道學于聖有光南軒繼之益熾
益昌天開

皇元有公有卿九吾之肖皆時之望 繫我王
父更世多故服戎前茅艱險伊屢其周人急空
橐弗顧垂百其齡可灼平素父年十八獨任家
務于于淮是亂是遯以隱于賈以晦其著以
儉其出以阜其聚以開我人以薦我祐余時時

元儒雅是慕維詩維書

且靡慕其業未竟延
懼幸無失墜以求終

任廼鴛鴦親寔命之弗荷恒

出五旬遂引而去

譽豈曰能官救水攸助甫

使存吾豈汝督茲因

二子喪一今惟汝獨汝兄

非四耳目第性湛然

誕晨畧汝之告彼聖與賢

之薦維志之薦無堅

不物於汨夫道非遠在志

無深不矚其弱可踰

其暗可煜鐵焉可金石焉

可至毋小成是格母

細娛是逐母師友是拂心

祖宗是辱 維人之

心匪惡伊善由弗脩養心

乃違叛處彼下流

將孰怨粵天地分歲月無
炭古人遺訓方冊具見

壽于四章一章三十

章二十五句一章

弄此身始有胡惑
指其南汝進梓

六句一章三十三句

十四句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古詩 五言

古意 十首

我夢上寥廓宮殿深綺

三有龍鳳飛下有虎

豹蹲茫茫四圍水玉鏡

織痕坐覺宮殿採絲

緲驚心魂欲下客相挽

我青霞植前後鳴雲

韶左右歌天孫四座

佩光爛扶桑曠囑我

到塵世膠口慎勿論割

隕穹崔雪屋燈微昏

驅車上崔嵬進寸還退

極知太行險政爾未

遑息我僕既已痛我馬

傷策魂斷猩鼯聲心



掉虎狼迹欲迴惜前功
拜執引汲林端風雨
交谷口雲霧塞惟應徐
行庶免胥顛躓由正
莫務捷其到或可必前
路
夕嶮巖仰視天井空
憂端從中來比山却平
且
有客遠征戍乃在朔漠
陰
枯恃旣云失友于亦
俱沈獨存寡弱妻冰蘖
結
寸心極知形影孤不
忍忘遺簪夜織侵旦月
烏
爨掃墜林有時賜會
穹悠悠恨彌襟人生果
豈
待道義扶古今窮微
豈爲累他日知良金

薄言采蘭芷將以貽達人
遊人天一方相與遊

乃辰我豈不汝懷愛此泉
心隣官事亦既簡又
多素心人劉生書滿家
榻雙酒味醇而况俱好
客有假眉不類緇思曾
堪間寔與逆旅均焉往
非寄寓奚必家園親置
畫枕筵底且復樂我真

二

伊人旅他域每每心不
怡而我獨誰安起居常
晏如政餘釋經史既飽
行疑除優游度三昏瞬
息三月餘當其未來此
成謂不可居迨其既戾
止漸喜與世疎所寓復
幽靜風景仍清虛况丁
大火時爽氣恒薰裾蠅
無有雅稱頤病軀

為陸地高寒形影忘羈
言以寄此二月占
蜘蛛

三月二十五日雨

邊園易風色當春雨恒
芳菲既遲迴原隰復
平寬禾種聞入土熯熯
可復乾農習多國莽
亦溺宴安豐歉付天運
昭不人力于我來每病
此宿弊無從刊所以逢
甘澤百倍樂且懽祈祈
入薄暮浙浙挾輕寒
酌既沾足穩穩行及觀
所以願歲登惟恐瘵
官因之為懷土實
劬耕
家山

和凡留百餘日寓居城東隅幽闕深迥
類隱者所居因得詩十首以爲他日歸

田起本

平昔嗜幽隱未敢闕斯行雖云廢以爵雅自
皇情茲來志頗愜若遂以卜泉壘城居况清
襟澹無營開簾納南薰一室澹然非因
過竟日無人聲烏衣時往
幅負廣舉若此境清憫
淹邊城

日出未云起枕上聞禽呼

先驅而我幸免此日與幽
已無餘拘或杖陟城堞或
花或關西家書歸來曲肱臥
聊復爾詎必山澤居

鈎簾坐觀雨濛濛散如絲
緜之簷風爽毛骨詎惟物
避榻屢移從來幾風雨今
靜萬象皆委蛇人生故多

得子強也書詩以荅

有客附書至封識墨尚新

登閣中閣

北二十里爲大內

羈思怒如搗奮欲飛彼曼於焉一振衣聊以樂
我負三都鼎足峙二水衣帶分穹隆天罽野浩
蕩風披雲新宮何鬱然所見勝所聞利聲闕
市夕彩明山曛群角散濺濺衆翼廻紛紛登
窮邇遐撫事無悲歎故園定何許憑欄重殷

夜雨寄呂叔泰

隆隆暑威歇稍稍秋意深
豐草漸改色穹林
蕭森况茲風雨夕微燈翳寒陰
潛蛩洩幽語
鴈遺哀音以我耿耿懷知子難爲心
含情睇

吳咫尺猶商參裹飯孰子遺載酒孰子與豈
欲一往畏彼泥潦侵古人道義交非惟讓分
斯事又索冥念之恨彌襟願言執前躅尚期
來今

二月二日雨寄杜希聖

入春不旬浹小雨凡兩作茲晨尤所欣生意
寥廓初看冗纖塵尚恨爲力弱扶筇立未幾已
訝淚花萼神哉造化功悠悠諒難度狼戾期在
茲殿屎不復昨睇雲引深杯擬勸龍公嚼蕭蕭
一簾風搖蕩春陰薄因之成短章聊發幽人嘯

禮部新鑿蓮池成

春官大宗伯非據恒拳拳云胡舒所憂鑿池納
清漣明月忽倒掛停雲亦中懸纖鱗泳幽深淨
植呈芳妍公餘爲寓目彷彿湖海前未遑范蠡
舟聊當陳登田頭白尚見戲自笑復自憐孰知
此舉中仕隱乃兩全言念揚州鶴其然豈其然
乘傳過家同馬克脩總管宴金線池

皇皇使者車每出每忽遽茲行諒多暇值勝顛
少住而况父母邦所與多舊故張讌臨芳池人
影亂波素華堂翳歌雲香玉蘸杯露于于來遠

峯歷歷散層樹，纍纍泉引珠。奕奕風起絮，名果
舊聞金線竒。屢至未曾遇，川妃若余誇。一縷出
容與，因知穹壤間。靈異固無數，寒水乃生蠶。烈
火能流布，滄溟有樓臺。弱水不毛羽，伊誰亭毒
司。擬欲扣其故，題詩池上亭。心日記分聚。

擬四季歸田樂

春

日月底天廟，陽癉土脉生。習習協風來，顛顛衆
蟄驚。農人服厥祿，薄言事春耕。缺堤流瀼瀼，灌
木鳴嚶嚶。白扉颭青帘，綠野明丹英。蠶婦喜形

色，牧豎歌傳聲。天隨野色遙，山與吟懷清。向來
慳一際，今者幸四并。徜徉子真谷，萬事秋毫輕。

夏

北陸展脩畧，薰風薦微涼。麥波浩無津，細路如
橋梁。溪光林樾潤，雨氣桑麻香。春聲破幽寂，人
影來微茫。缺垣誰所居，紅碧相低昂。翁媪老
盆兒，女前捧觴。我行適見之，亦覺心樂康。昔聞
太古俗，今歷華胥鄉。向令早知此，詎使田園荒。
迷途諒非遠，淑景良未央。於焉遂平昔，孤陋庸
可傷。

秋

黃雲亘郊野農力今有功茲乃民之天治理
其中我雖未及粒已覺飢腸充田頭父老過擊
壤今歲豐自愧無寸積坐享雍熙風秋成既如
彼况對菊與楓氣澄天宇高心寂塵累空木落
山獻體波縮沙留蹤遐興何悠悠迅景何忽忽
俯仰田舍底或能保初終

冬

歲晏日南至場圃靡所勞告成三務功盈耳康
衢謠鴉飛嶺外陂虹斷林邊橋將期養疎拙詎
厭居寂寥負暄坐晴簷煦煦春滿袍對山閱吾
書懷古酌彼醪此樂天所靳何幸及草茅雖非
鹿門龐或庶彭澤陶爲詩寫幽尚刊落草與蒙
集以貽知音悵望心搖搖

直省

危松蔭半構叢卉延清池雖有聲利喧吏隱良
亦宜稍稍多士散忽忽落景移嚶嚶草虫鳴熠
熠螢火馳驚颺葉蕭瑟淡月雲迷離夜澄神慮
醒人音音塵遲感茲耿無寐迴廊步委蛇懷哉
百年心欲語難爲辭

登司天臺

同李景山元崔初分韻得色字

湫居厭紛戾，升高百憂失。河流耿微明，野燒還故碧。太行望中低，斷處仍雪色。翠華天尺五，金城年萬億。美哉山河固，兩有險與德。區區遼與金，銅駝幾荆棘。開闔看煙雲，興廢感今昔。所恨難久留，悲風晚來急。

夏日姜氏園亭避暑

赫赫三伏威，遲遲六龍轂。劇暑將焉逃，于彼灤之曲。人家佳林薄，一徑入脩竹。窻扉翳深青，水石帶微馥。魚若游空明，花如媚幽獨。時於喬木顛，瞥見飛來鵠。桃源昔疑妄，歷此方心服。詎知虛落間，而有無懷俗。心隨潭影澄，詩與禽聲。此樂且勿竟，留待重來續。

飲崔氏別墅

駕言徂莽蒼，煩抱豁以舒。佳處尚邈然，俯仰自如行。行遵大路末，覺我馬瘠雲。林展平遠三，苗散敷腴奕。奕荒落煙蕭蕭，幽人廬入門。恍異危亭繞，芙蓉波影漾。屋壁禽聲亂，庭除宮清夏。風遐原澹夕，蕪幽討起新思。雅集存真，群賢迭詠歌。夫豈山陰殊，且勿慨陳迹。萬古

須臾

登會波樓

吾郡山水窟奇勝聞未嘗於何得全觀茲樓水
之陽群峰闖城郭飛棟相頡頏影倒馮夷宮錦
亂天孫裳明湖一神鏡照萬無留良華鷗乃後
驅使我背若芒欲舉酒相屬彷彿雙龍翔形勢
信絕美求稱慙德涼雖云生長茲會少離尋常
桑梓尚敬止况乃十二強何當棄官歸扁舟永
徜徉

大明湖泛舟

肇余復鄉土樹石皆華滋沔彼明湖波倍覺香
可庖携朋訪蓮葉浩浩從所之俯視亂山影與
樹相參差商飈一披拂夾岸蛟龍嬉舉手欲攬
玩復恐陽侯悲平生慕天游不意今有茲赤壁
坡仙笛漢陂少陵詩二子孰可繼沙鷗弄晴熹
趵突泉

物平莫如水陸阻乃有聲云胡在坦夷起立若
紛爭無乃滄溟穴漏洩元氣精不然定鬼物搏
激風濤驚奇觀天下無每過煩襟清茫茫彼區
區載物良不輕激水坤焉浮非天水奚生孰知

一昧許而與天地并因之有真悟日晏忘濯纓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古詩 五言

制中辭吏部尚書

實行諒無有虛譽日以隆二年丙見徵顏厚而
九重將行懼違孝欲止還戾忠出處人所難此
信此語公吾親卧丘隴子亦當同凶何心從亡
召去此楸與松潢汙水孰薦溪澗毛孰供三釜
非我獨貴賤天下通朝著多英髦豈少衰病翁
不惟隕士節將恐隨皇風明明方孝治應不與
眇躬書此奉來使感泣田園東

一昧許而與天地并因之有真悟日晏忘濯纓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古詩 五言

制中辭吏部尚書

實行諒無有虛譽日以隆二年丙見徵顏厚而
九重將行懼違孝欲止還戾忠出處人所難此
信此語公吾親卧丘隴子亦當同凶何心從亡
召去此楸與松潢汙水孰薦溪澗毛孰供三釜
非我獨貴賤天下通朝著多英髦豈少衰病翁
不惟隕士節將恐隨皇風明明方孝治應不與
眇躬書此奉來使感泣田園東

遂開堂落成 至治元年

去春卜斯室余方忝朝聯室成余來歸似恐非
偶然門庭頗幽遠花木仍清妍不欣崇柱石所
喜遠市塵好山動相見流水近在前雖乏晉公
勝差比揚雄賢有時萌侈心擬欲增數椽築爲
四小亭飾彼園與田一亭名拙逸一亭名樂全
一亭名九臯一亭名半山客來縱游逸休息從
宴眠顧茲亦云易少緩良有緣物理忌六盛天
道嫌驟圓殷勤志諸壁留以需他年

田舍早春

村居久習靜負暄坐依墻兒童喜相報沙草露
微芒余老愛生意拾樵衛其傍匪慮牛羊候第
防鷄犬傷因視亭中花碎蕾亦綴芳風日漸回
律川原泛晴光飛飛簷外鷓鴣試新簧乃知
春一動萬彙隨悠揚田園有幽事佳木補斷行
東隣移杞梓西家乞松篁雖非老人宜且慰丘
壑巖悠悠撫清景此外非所望

記綽然亭前花木

淵明曠達士乃慮田園蕪退之崛強人亦喜有
屋廬而我視二千公鄉與臺輿歸來得茲堂偃

息僅有餘門庭足山色田間水紫紆堂前數種
春一一名品殊芙蓉錦帷芍藥金盤孟梧桐
翠葆園牡丹紫雲雙葵榴色爭勝梨柿枝相扶
海棠梅菊蘭或麗或清癯循環一年內爛熳無
日無最憐兩稚松貞操每起余凜然殿群卉次
第孰敢踰有如吳宮姓布陣庭之隅老子日何
事繞玩爲踟躕觀物悟盛衰度世忘智愚利害
不復齒齒叟不復途從游有猿鶴共話惟樵漁
人生此樂慳况今許頭顱區區願堅守或能保
桑榆

郊行

遠山如遁藏近山如見逼老夫緩策行超邁歷
阡陌清風動林木浮嵐上巾幘雲霧自遠來忽
覺川陸黑霏微數點雨顧視衣不濕野色含蒼
茫如游化人國平生喜清景攬之欲杯吸詎惟
可樂飢亦足已沈疾幽閒自能年直恐人未識
千載桃源春莫謂訪無跡

新構草庵

起樓城市中雖麗終塵喧山間一把茅幽勝不
可言野意既無隱嵐翠亦滿軒上有華峰雲下

有灤水源叢篁森四周何必籬與藩時出百無
慮看守有鶴猿愚者以爲陋達士忘寒暄隱然
太初意晤對常在垣詠茲落成詩商聲滿郊原
書綽然亭壁

野亭自成趣旦旦必一臨有時俗務妨咫尺猶
商參非愛山水秀非喜林樾深其中陳詩書傍
列壺與琴鼓琴酌我酒既誦且求吟想前隱居
者亦復如我今古人不可見賴書得其心後來
知我誰搔首雪滿簪幸此可終老且勿求知音
郊居許敬臣庶使見過

野處欲忘世况乃平昔友寥寥數畝園甘此卷
衰朽茲晨君見過童穉駭而走牙齋明郊原時
從隘巖藪輝光生泉石意氣排戶牖握手論心
心相看各白首疊疊及經術眷眷接杯酒嘉
高尚懷一卧七年久自言微親老亦欲謝紛
從仕非不佳其柰多掣肘所以明哲人徃徃去
之陡此言公近諛彼節余何有本期野老俱
敢達者偶渺渺煙林合浩浩風隧吼涓涓水空
竹忽忽日低柳出門俱黯黯人影亂田畝
有示

余出四十而髮有白者今五旬有七殆
將皓然每一攬鏡輒爲大笑或者疑焉
遂賦此詩示之

人見白髮愁我見白髮喜爲問一世人得此能
有幾陸展何大癡染之媚女子政使女子憐不
悟愈衰矣坡仙自謂達亦說簪花耻昌黎素屈
強併恨及牙齒嘗思前輩心要皆怖身死身死
人之常縱怖能免彼不如姑舍之登高看雲水

飲田家醉歸

肇余故園復宵夢亦晏如投趾皆春臺夙累久
已除有酒賂貴賤見請輒同娛茲晨飲田家
媪良勤劬呼童爲割雞催婦仍膾魚坐我桑
陰清風來徐徐滿前太古意彷彿羲皇餘雖
無何有已覺春敷駛人生電之影此酒何可
爲樂然多端未必能勝余題詩村舍壁用詫
樵徒

夏日池上

林深池水綠條忽春夫斫繁枝已成陰稚荷亦
田田時序不余貸相趣反手然歲月旣如彼此
三不堪憐始來髮尚黑今也雪覆肩幸此田園

佳爲樂忘歲年況有二三子朝夕事歌弦平生
丘壑心自喜千萬全此樞幾人得嘯傲雲葉前
村居重九對菊

秋氣肅村落衆綠日就枯斯花何不群當此獨
爛如有如高世士不爲流俗汚又如守節臣可
託六尺孤目爲霜下傑綜名諒非虛肇余歌考
槃數載山澤居每值三徑移朝暮必與俱割席
障巖凝引索圍扶踈未發恒助潤旣茂頻芟蕪
揮鷄恐見傷招蝶使相娛老來百念灰爲花尚
勤劬閑居愛重九我固淵明徒但憐博屢空坐
閱佳節徂吾詩亦堪醉笑命兒童扶

田居

性癖喜郊野宅此十載強人云久自厭而我安
如常飛走咸舒徐菴稚亦善良口不挂人過所
語惟稻粱相邀坐樹根四顧多牛羊納納眼界
濶洒洒心境涼脩脩風日幽忽忽身世忘公輸
爲我拙孟獲威不揚儀秦詎能舌趙孟卑欲藏
向者豈知此近歲始備嘗嘗疑古之人徃徃皆
高翔其樂乃如許諒足輕軒裳此詩君試歌六
合聲洋洋

春日雲錦池即事二首

晴原日融融生意動林木信彙芳池邊風生水
紋綠聚散鷗鷺飛出沒鴨爭浴物樂不自知觀
者快心目緬惟雲壤間何物無所欲泊然風月
懷頗覺唯我獨此福嘗自量愛帝萬鍾祿夸者
難與言但可詫樵牧舉頭見青山新篇又須錄

又

樂閑不願仕昔聞陶令然而我山中居頗覺同
前賢出門雲水俱入室琴書全筆硯或少倦餘
功到農田觀禾割深醫行舟扶危妍移石支卧
松漑竹疏微泉平生愛物心乃始遂近年猶勝
馮唐老抱恨終綿綿

過龍門

山水何地無雄渾獨朔郡吾

元此開基德澤被餘潤我來自神京一路翠
無盡大峰儼宸居小峯翼超進劃劃戈矛森
鬱龍虎奮連斷伏羲交開闔武侯陣值陰水黑
瀾當霽金碧暈石擢九地根泉落半空韻霏
近可提聚落遠難認隨行變態殊顧揖不暇
如是凡數程愈出愈神雋迤邐窮陂陀堆阜尚

餘憤長茵塞草鋪碎錦野花襯行涉人泝流道
燹客吹燼方喜晚險危馬首又千仞或云龍之
門懞悅半疑信兩崖覆釜如中有怒雷震白浪
風搜穴蒼苔兩林並四時關無閑萬古磨不磷
仰觀毛骨寒巖入精爽紊沉沉飛鳥低汹汹去
波迅襟喉控全燕琛壁走諸鎮未知神禹手於
此曾鑿濬圖經不得詳排雲欲天問平生子長
遊勝處神每靳豈期驛塵邊乃足看山分竒觀
自此窮造物諒無蘊書生氣空豪疇敢角其峻
掬泉滌筆塵吸露當杯醞詩語成轉丸羈愁破
迎刃大書道傍祠千載寄高興

和元亨之僉事登歷下亭韻

漾漾東岡陂歷歷北山道於何浣煩纓勝處喜
同到有亭翼穹窿榻以歷下號衰齡伶危攀未
免扶且導于時方旱乾千里無寸潦憑欄身世
忘群景信天造雲錦相縈迴水禽互翔噪邇峰
純浸屏遐樹亂排巖天輿幾今古依舊灤湖隩
不見捉月仙嵐秀想應耗悠悠割據人誰馴復
誰驚緬思牛後羸何若鷄口郤玄德仰帝虞凶
臣鼻方來當自圖已往詎庸悼須臾客踵

至先歷却懷悞，誰談激懦柔。虎尾欲甘蹈，盤飧留衆賓。孰謂少陵傲，茲游起余多。外靜內還躁，雲天爲增高。煙水亦加奧，蛟龍時嘯吟。樵牧任衝冒，何當分憲回。盍簪續今好。

長安孝子賈海詩

天曆元二載，西土罹存饑。愚時拜中丞，帝曰汝往釐嗷嗷。三輔間十室，九困疲行者。總溝瘠居者，恒餒而親戚自魚肉。違恤父子離，鄆縣民有賈竭力奉母。慈闈明爲口，四一妻仍一兒。操瓢日行丐，有得歸母貽。不幸值虛往，見母類怛怩。退省百無有，滿屋風淒其。以湯和糠粃，進母母不怡。曰我幼汝飼，非珍即甘飴。而汝今我哺，以我犬豕。况我老且病，累汝無幾時。子懼曰其妻無言，其頭垂妻曰携此子從鬻，無問誰市。呼不見售，歸泣漣。沛子心救火急，兇命累郊危。陰携至，所恩愛從此辭。解衣縊不殊，反爲子禁持。取盆以佩刀，手足隨紛披。給云黃犬炙，雅於補衰宜。子知口腹美，不悟骨肉虧。子幸母解頰，不計妻。以眉余聞驚，此言怒詰官失。而使民至如此，悲感猶遲疑。即引道行省使細。

陳毫厘且命出見肉。國府徧示之。飭諸相坐前
不爲失聲悲促掾狀。故聞上星夜馳。或將復
徭役。或將表門楣。或。兼金賜。或選好爵。糜上
以勸臣子。下以安期頤。廷議必不爽。命下會有
昔人有埋子天憐以。遺復有貨視者哀鳴
之通達亦有棄半途完。姓與相隨未聞刃所愛
之古猶絕竒嗟哉賈生。心世俗彼烏知母以賈
爲忍母以賈爲癡子失或。再有母失庸可追孰
能庭桂惜使我堂萱萎惟。其持是心屠子如屠
徑粵從王政地風靡俗亦。子囊錢貫朽母篋
無針錐子妾曳綺羅母裙露膚肌不慮親猶天
以利爲根基不究身何來。以貞爲宗枝於物尚
爾新矧乃襁褓私嗟哉賈生。心堪爲世俗規嘗
聞前哲言一孝蓋萬疵孝可包衆善孝可動兩
儀孝可神鬼格孝可賢聖期。能孝斯能忠厥心
自親移願彼爲人子終身誦。吾詞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古詩 七言

毛良卿送牡丹

同開毛良卿家牡丹盛開意余一過
未敢顯言日者以折枝數花見貺念
老嬾不能副其意故作是詩以釋之

三年野處雲水俱逢春未始襟顏舒故人共
木芍藥慰我意重明月珠入門神彩射人色
村爭看傾城姝急呼瓶水浴紅翠明窓淨
依於自言私第惟此本每開蹄轂窮朝晡樹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古詩 七言

毛良卿送牡丹

同閨毛良卿家牡丹盛開意余一過
未敢顯言日者以折枝數花見貺念
老嬾不能副其意故作是詩以釋之
三年野處雲水俱逢春未始襟顏舒故人共
木芍藥慰我意重明月珠入門神彩射人色
村爭看傾城姝急呼瓶水浴紅翠明窓淨
依於自言私第惟此本每開蹄轂窮朝晡樹

丈許花數十紫雲滿院春扶踈栽培直訝天
種熏染不類人間株有時風蕩香四出舉國皆
若蘭爲椽貧家節屋僅數椽照耀無異華堂居
天葩如此忍輕負轉首夢斷巫山孤明當洒掃
遲鳧鴛未審肯踵荒寒無余聞感德良勤劬久
習嬾散倦世途深歲非是德公傲索居莫哂儀
曹愚禁厨一齋味已得類惟固可知其餘君持
詩去爲花誦蜂蝶應亦相懽娛

題周氏池亭

東風吹樹飄紅雪碧雲冉冉迷林樾入門高掛
四面窻水光山色尤奇絕恍疑造物同我遊參
差夢裏金銀闕眼中不見無極翁閑殺瀟溪舊
風月

待鳳石并序

余近得奇石一田兵部師孟同臺掾杜
孝先過而觀之遂名曰待鳳以其一峯
橫出若待物來棲者因而名之余嘉其
詞雅而意深故爲之賦

岐山鳳去天爲老閑殺蒼梧與瑤草空餘陳迹
十文臺只辨煙霞悅凡鳥朝陽一鳴三千年天

地此心何日了幾迴月夜琴罷彈彷彿玉音來
縹緲雲間九苞望不見几上一峯空自好青天
儻與達寸誠白日終當見孤矯古來奇士志頗
同抱玉丘樊不爲少子陵坐釣桐江春正則行
吟楚澤曉白石甯戚半夜歌大華希夷五雲遠
兵曹命名寓世歲迂叟有詩成腹蒸斯名但恐
還徒然喜極二豪俱悄悄簾影風微篆煙裊

石鼓詩

時在南城文廟

粵自鴻濛剖玄秘天祚有熊炎帝繼侯剛覃思
神與凝摹寫三千八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

攫鰲喙鳳鸞逸羸秦曰帝不古師遂使姦斯異

叔世當時玉筋天下樞爾後爭期古文棄末法

諸子相祖述利朴遺迹趨姿媚我嘗慨此愧

淺一髮空危萬鈞係坦來庠宇覩石鼓玉立

然三代器細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

且疑且信邀難詰日月群陰欲食旣半爲雷

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一貞堅不墮劫火灰

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鍾所瓦礫如隻辭千金

爲貴昌黎作歌恨才薄收老來觀惜時異區

流轉又幾朝終不能亡曰天意若令好事堪

玩攘竊空應窮萬計平生謾有博物心迫視不能詳一字沉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煙日西墜

遊香山

山行彌日山益竒亂峯挾翠如吾隨遊八聯蟻
度林杪細路一線雲間盡茫然四顧動心魄嵐
光蕩秀浮雙眉路迴寶刹忽風墮大鵬九萬離
天池林煙媚景翳復吐欲見不見神護持松巖
雷雨大陰黑泉迸巖藪銀虹馳我來青帝已迴
馭太古殘雪猶離離一聲啼鳩百花落兩崖紅
雨春淋漓笑驅虎豹坐盤礴悠悠萬古歸支頤

須臾興盡下寥廓長風又送雲邊詩蓬萊梵率
杳何處無乃造物移於斯往年夢裏記曾到先
聲已爲猿鶴知惜無竒語勒丹壁坐令清賞成
絕癡斜陽忽將暝色至山靈應怪歸鞍遲人間
勝事忌多取毋使樂極還生悲

贈劉仲憲

并引

仲憲衛州人以儒掾臺省者十餘年清
苦如一日人饋遺皆不受能詩喜談政
治嘗謂爲天下不自農桑始三代之盛
終不能致間嘗叩之其言激切或至淚

下余器其人類古君子故以詩贈之

廟堂鼎食窮水陸風紀惠文寒聳玉而君名位
不省臺常見私憂結眉目竭來過我白所懷如
枉末伸功未錄諄諄三代治安本脩水火金并
土木烝民既粒教乃敷和氣春風生比屋自從
秦鞅廢井田王政絲棼民濕束利歸兼并富饒
貧萬世禍基從此築漢興文帝殊有為瓦礫黃
金金玉粟蠹農一切悉禁絕千耦如雲四郊綠
下及魏晉隋若唐或耀武功或貨黷盡剗民力
供上需何異養身還餌毒間時偶尔值小登悔
禍元出天公獨勸農使者徒上功虛麗祗堪文
按續繹騷後迨五季間競投錢鑄懸刀鐔民間
十室九皆窳父子幾何不溝瀆吾

元有國天所資

世祖躬歷艱難熟未遑禮樂刑政頌首闢三
農惟穡督至今在在著作林枝幹排雲葉猶以
當時治效槩可知行不賫糧居露宿茲非前
後聖規豈特千年萬年福統元欲復今何難
坐因仍弗加勗駿奔期會誇獨賢深竟根株
能獄毀方求媚爲通融滌垢搜癥稱幹局嗚呼

是豈經遠圖刑劓誰虞覆公餗孟軻古稱王佐
才照世格言星日煜論治畧無竒異聞唯說耕
桑與鷄畜使當此日出此言可必諸公盡顰顙
聖賢於彼非不知但恐違天拂民欲切嘗窺管
得一斑端本澄原在當軸仍擇師帥專撫綏且
諭臬司精考鞠的行黜陟表情勤重立賞罰旌
慝淑如斯上下不裕寧伏蹟市朝甘顯戮我聞
其語汗雨如始也解頤終項縮半生醉夢鄭衛
音一旦醒心韶護曲劉君劉君策固佳俯仰悠
悠知者孰傳存拾瀋示永箴書著興戎昭往蹟

君不見東家求官交近侍西家豪富相徵逐
何溫飽不自謀日爲黎黔欲長哭我知君心如
古人我知君才非世俗子年身遠志在廷梁父
調高音振谷賈生流涕叫虎關屈叟甘心莖魚
腹舊聞造物輔善良比歲看來亦翻覆紛紛已
往姑莫論目擊試將吾友卜承家千里止一男
半夜麒麟去何速淚巾又燥女又殤蘭玉埋香
見無復士夫固以貧爲常門戶那堪禍相屬我
嘗送米猶見却一芥他人肯輕觸處勤節義愈
凜然風雪倒山松栢蟲迹來蹤跡尤可嗟十倍

戒途輿脫輻勞勞簿領頭班白承務酬官在昏
夙否極或者泰運還有詔吏止七品服君由弱
冠冠儒冠一縷誰分鸞與鵬世間屯難表裏攻
阮籍途窮未爲促昨朝跋馬過所居圭華荒涼
雀堪撲座無裊樽甌土塵度有詩書盤首菑歸
來嘆羨原憲貧却顧輕肥還自慙寒余亦本山
野民仕路強趨終躋跼向非親命須官爲定買
煙霞事耕斲書生所見然頗同欲奮不能寧齧
櫝因知世事如意少詎止君家爲不足子孫筭
列多真碩玉帛山堆足憂辱國忠貴顯奴隸憎

黃憲清貧古今伏人生果在官有無可與智言
難衆告今辰霽色雨洗新群木踈明麗朝旭
杯陶寫千古情我起踏筵君擊筇天開羅幌
千疊地展錦屏山四簇不須華俎飭薨蟲政
露杯羞祀菊須史酌酌彼此忘哀玉滿庭風
竹

同潘獻臣元復初張子昭高麗寺賞白
雨過琳宮失殘暑竹枝翠濕低蔬圃入門倍
老眼明寒碧一盆花四五不勞掛席雲水鄉
覺西湖在眉宇蒲搖風影劍舞庭荷瀉露華

返浦龜魚江海均意適蒞蕪王公亦心許何年
仙子謫帝居驚倒維摩散花女三生夢斷金沙
灘未必香魂遽塵土同來數子俱好事爭擲青
鳧醉鸚鵡巫中老衲計更奇暗伏毛錐不時舉
忽聞題詠須即席衆氣勃然齊一鼓或昂或俯
或吻鳴或蹙或顰或目語或先磨墨務速成或
已終篇耻輕吐須臾能事俱告畢白壁明珠爛
盈無論功行賞四座譁我不能觴甘楚舞從今
雅會當日然轉首秋容泣寒雨

萬年松并引

萬年松生五臺山中長三寸許好事者
采置諸囊或夾於書簡不計歲時幾何
出而水之則生意輒復以故土人謂爲
萬年松日者田兵部師孟以數本見貽
且曰當作古風一章惠我願爲篋笥之
光乃爲之賦

君不見崑崙有栢千仞強青天雷雨蛟龍翔人
間斤斧日相踵奇材政恐終自戕又不見樗櫟
擁腫無何鄉匠石望知非棟梁孰令枝幹隘
廓萬古齒冷南華莊豈知此樹生寸許不爲形

累恒蒼蒼貞心勁氣耻土著雖遭縛束仍芬芳
微根纏糾亂石髮細葉茸密攢針芒呼童汲井
滌煙翠老眼但見參天長傳聞產自金色界貝
典不載不可詳天花羞落居士室祇樹傾倒榭
檀場吾家秀碧雅相稱峯巒蹙縮雲微茫一從
植此向幽寂劔戟森照光走堂天公豈以我爲
戲故遣二物陪徜徉穹林崇岳漫霄漢而我亦
笑造物狂古今何事非幻景榮枯羨惡均亡羊
作詩寄謝子方予何時更爲齊東野叟分滄浪

過長春宮

往年嘗夢蓬萊宮三山鰲背搗虛空滄溟俯視
一衣帶銀河鼓浪來天風茲遊良不異疇昔
日恍惚迷西東平生頗似有仙分足迹未到神
先通層樓複觀此誰構只疑天巧非人工繞簷
松影黑於海步驚栖鶴翔雲中西山亦喜得佳
客巍峩相向如爭功遼金興廢渺何許今人一
笑憐鷄虫須臾遍歷至方丈壺酒盤菓羅五月
心清已覺破煩暑左右况復扇兩童道人見我
樂幽勝故爲留戀談無窮鼎鑪百沸失膏火風
水萬里忘萍蓬默求詩句爲相答半醉揮出毫

端虹煙雲滿室動鬼神不但爲彼開盲聾笑
人境兩相稱此會詎與尋常同却愁歸去到
世又隨俗迹墮樊籠

秀碧石

有客自和林迴惠怪石拳許峯巒隱然
色明潤可愛因名曰秀碧遂作是詩以
荅之

有客至自玄冥國袖携一峯元氣濕知我雅有
山林思和雲持贈曾莫惜嶙峋玉立三寸強意
氣歸然壓秋色初疑女媧醉墮簪劫火不燒羊
萬億又疑鼎湖遺寶劍水齧惟餘半尖碧苔痕
剝盡出本真頓覺嵐光異疇昔虛堂晝永爐煙
微目擊道存真莫逆若令解語儘可師政使不
高何損德聖門顏子具體微齊國晏嬰才六尺
物形固有大小殊達觀元無高下隔褰裳欲陟
還踟躕一笑詩成山鬼泣

天屏歌

并序

延祐四年予以公糴適中都傳過懷安
山中得石如板者二文理類林薄根株
柯葉毫分縷析高下鬱然微有丹點朱

痕隱見其上遂名其一曰林梢遺照一
曰木末餘霞總而名之曰天屏視彼區
區人力爲者蓋相萬矣嗚呼造化工之
筆山靈不敢私秘因假余以示世耶故
志其然而系之以歌其詞曰

懷安山高去天尺巖巖尋常煙霧見豐隆力盡
扶不開中有神君瀟秋色老寬走避營丘潛翠
全愁絕郭熙泣物生應亦憤太專故奪英華發
之筆塗雲爲葉虹爲柯所託雖殊生意一高者
如巨人傲鬼不可即低者如始孩頭角已岐嶷

繁如秦擁百萬兵踈似周釐十二國何年龍虎
遺大還數點和煙墮空碧嘗許真宰元無心以
此推窮知未必無乃群木陰射透三生石老蚌
曾食明月光火鏡能褫太陽魄莫靈兩曜彼之
侵野外蒼枯復誰惜不然那得面目真自奉而
稍一無惑怪禽欲止還周章獐獸驚看爲辟且
天生神物豈偶然出示終當需有識我來適值
春色闌紅雨滿空塵不濕緣道方謳吟披荒且
竒蹟笑携元氣歸袖裏東海窄呼童汲沆瀣老
手自磨拭黃雲捲盡桂露丹斜日欲沉霞散盡

麗水休沐金荆山莫搜壁政爾苦索居邂逅得
莫逆明窓撫玩清畫閑却願龍沙永爲客緬思
穹壤間二氣互消息萬象從發生不作宋楮刻
如何此段奇直欲毫髮折無聲詩句誰可續照
座白虹影搖壁雲母祇足俗眼遮錦帳何曾奇
禍隔梅花捲月坐卧俱未許閑愁闌吾室第恐
夜半六丁排闥入

西巖醉筆

興來放步白雲嶺海濶天高異人境亂山萬馬
東南馳只恐郊原碎俄頃乾坤誰管白鳥閑今
古空餘野煙冷何當結屋最上頭擺脫塵紛事
幽屏

餘齋堂

爲許仲文作

燕山元氣橫秋高下有逸士思鳴臯沉冥一世
湖海豪掉頭不與王公交九鼎腥沸庖鼓刀何
如時薦溪澗毛紅樓夜月龍鳳簫歡聲輸與烹
衢謠食魚豈必橫海鰲娶妻安用傾城妖鄧林
喧鳥止一巢蝸角幾許戈矛操平生此意湯雪
消人知不知自囂囂有田負郭惟釀醪有子教
義期無驕赴人急難若已遭奉親不使親知勞

長安喬木風雪號一庭蘭玉祥雲飄古來大隱
多市朝煙霞徒起終南嘲召南董生嘗自樵洛
中康節誰能招清風未覺千載遥書堂合賜餘
權褒蹇余漫爲軒冕膠辱齊山岳榮織毫日中
奔走影叵逃何時並駕塵凡超詩成撫卷心切
切

題李太白登泰山觀日出圖

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
乃相從氣奪真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
嘯飛度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
鴻濛鈞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蹈碎青芙蓉天孫
玉女爲歛容却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
逢乾坤爲里彌秋虫當年咳唾留絕峯至今樹
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
屋梁落月依然空

謝益都宣靖王賜酒

往年

帝爲民食艱麪生遠謫瓊崖山渴心江湖入吞
吐無何無路無從攀矧余幽獨久林壑風月齷
齷煙霞慳茲辰復何辰俾來自雲間田夫走報

釋鋤鋤樵青起視遺荆管老夫聞言數郊望喜
氣千丈虹霓鬱汲泉躬灑苔蘚徑設榻旋啓松
雲闌蠹編整頓匣綠綺鶴髦抖擻巾白綸肅容
導入方丈室雙瓶古錦封爛編使云

賢王鎮東土知汝勇退辭朝班惟名惟利世羈
鞅自非真悟孰能刪公車屢走不一赴冥然物
外甘伏跼擬崇退讓厲趨競我酒我飲今汝頌
無功冒受恐非福令人發愧顏爲殷金莖玉露
天上春竒香驚倒蕙與蘭投筇伏地拜三拜感
激殆欲涕泗潛平生自忖非俊才鈍如鴛乘拙

若鴉有巢拳許不能葺架虹敢效公輸般強爲
血指知不免所以袖手避謗訕而人誤此作享
尚適足於我爲惆悵譬如嬰襦本好弄孰知不
戲由癡癩伊誰持此誑清聽徒使軒蓋臨溪瀛
西村傳聞駭翁媪東崦來覩扶惇鰥林花動
汀草舞園鳥亦爲鳴官官一酌破枯寂再酌
皺儻三酌蛻塵世詎止方寸悠然憫白日爲
求太古爲我還何當大稔遍賜醕坐使六合
懽頌鄒枚文雅謝無有但能飲啜寧非頑開筵
幸許廁諸叟侑席不必歌雙鬢地屏岫回互雲

幙天圍園山中聞至音漱玉溪潺潺只此一朝
樂可當十載閑淋漓青霞裾錯落明月環氣復
少時盛形改中年孱望望蓬萊宮縹緲仙所寰
長嘯恣游歷百怪誇神姦阿羅現十身徇俗呈
全班堅吾尾幽頰奢比蹤群蠻大鵬搏扶搖騰
落鸚鵡驚倒海騰天吳魂號犀兕豨鯨不足而
翼魚不鱗而影樓臺構半空隱隱如城闌抵掌
陽侯癡怒目空爾販不解戲至寶珠玕落樹聲
珊珊異光天燭龍天矯翕忽變化不可扳湘妃
鼓瑟侍姑射恣態不類凡姬嫺下方半世惡緣
重夙愆從此或少緩須臾松風作怒忽吹覺但
見綽然亭下煙波萬頃飛白鷗

詠亭中杏花

效韓文公體

曩余京宦恒寡悰程書惟懼日不供春行偶與
桃李面星火未始能從容居嘗發憤心語口若
歸未與花相從自酬夙願返田圃幾年種杏尋
無蹤或及尺寸鶴見豕或甫萌葉鷄交攻東君
無乃亦薄惡不使生意闌門鍾邇來移植惟兩
株自藩自水自土封心虞傍樹奪厥秀割愛爲
耕憲前松殷勤發視曾幾時一旦英發喧群蜂

大枝矯如奮小枝倮如恭枯不入焦槁麗不論
纖穠晨陰慘慘恨何積午霽澌澌色欲鎔風香
一榻春漠漠月影滿地波溶溶爛遊雖未曲江
比諦玩已勝京華逢度高僅出牆數尺數芳姿
翹花千重行窺坐對有餘喜朝吟夕詠不復慵
平生愛玉欲成癖邂逅獲此瓔與琮有時幽鳥
鳴其間洋洋盈耳笙竿鏞隋君顛覆爲瓊藥楚
客憔悴由芙蓉明皇不悟海棠禍鄭穆竟坐芳
蘭凶世俗共重姚魏花推爲萬紫千紅宗孰知
於世略無益不實而艷徒丰茸吾聞甚美必甚

惡政使斗註將安庸滔滔泥色古今一奔賞謾
使人憧憧彼石壁土已爲失况當池館繁華衝
且如此樹人境外孤高無異楚兩龔獨超衆好
識者誰雲莊老人髮鬢鬆逸情搖蕩山水窟新
詩軒豁風雲興遮寒不用錦步障取醉自有玻
瓈鍾山中文士殘客無維漁維牧維樵農相過
邂逅爲絕倒古道巾幘或投笻天公豈悔前日
慳着意重染研濃却愁風雨妬春色擬欲訪
古學秦龍平生貴土苴視爲花如此還憐儂
停毫不覺笑良野煙落日昏高墉

書大唐中興

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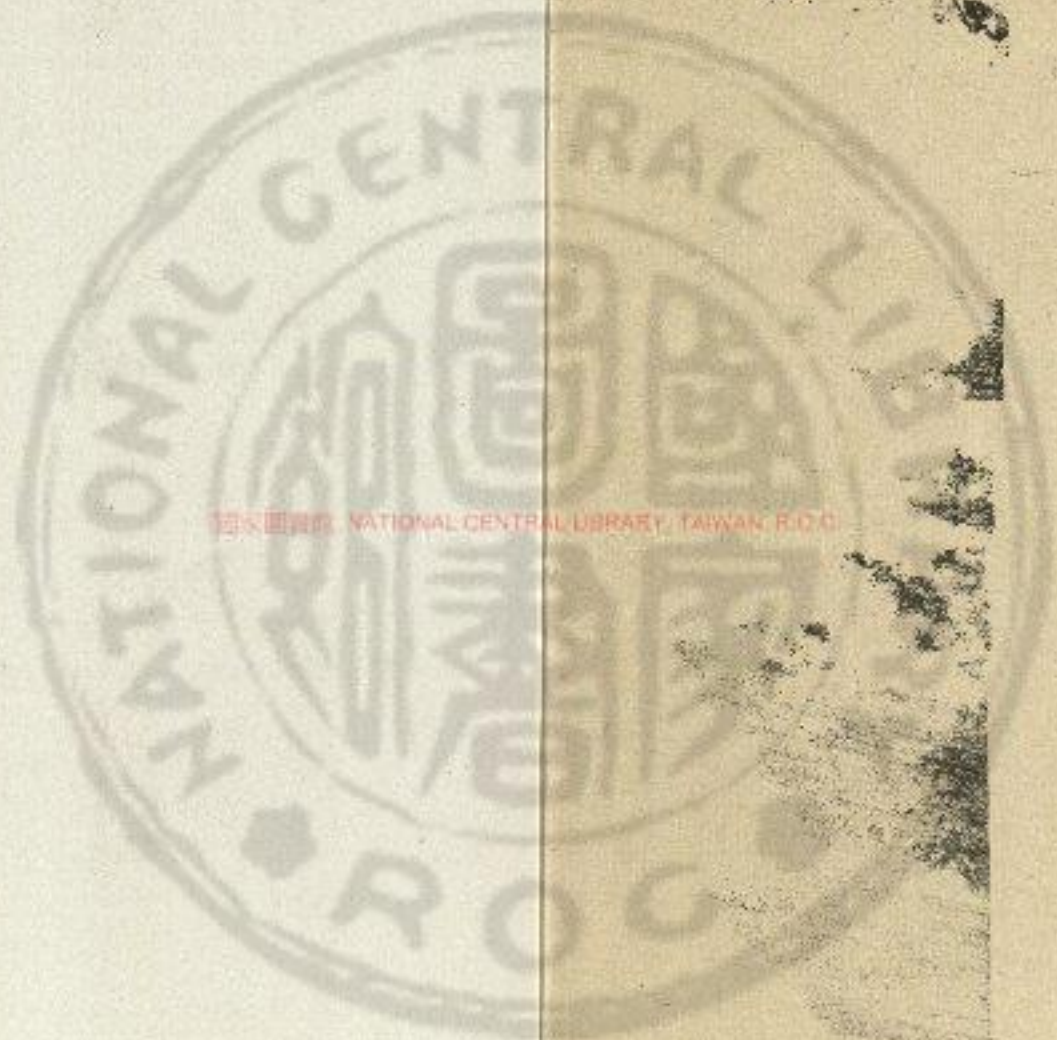
維君南面非自娛以使率土皆寧居一人縱欲
萬夫病不惟亡國兼亡軀三郎初年亦英銳講
武風動驪山墟姚崇力用破群議嘉猷善政不
一書台衡繼以宋廣而貞心烈日秋霜俱自從
政柄歸偃月鷄為鷺而麟為猪幽陵乘隙弄王
室愛之如子矧肯誅者成跋扈悔無濟六蜚失
馭蒙塵趨忠王但可盡子職因危被袵徒嗟吁
幸然天未斡神鼎盜手出驪龍珠唐家累世
罹女禍一車纒覆又一車奈何目擊味殷鑒乾

陽甘為群陰驅乃知君德貴剛健不爾何以令
八區於戲後來其鑒諸於戲後來其鑒諸

文忠公文集卷

卷之

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律詩

五言

我愛雲莊好九首

我愛雲莊好夕煙樹半腰亭高無近矚歲繼
新誥農糞初開地僮梁已壞橋眼前皆事世
必立清朝

我愛雲莊好幽深稱隱居許生好山水陶公
琴書梨柿風霜後松筠雨露餘徜徉今數載
賞一如初

我愛雲莊好溪流轉玉虹驚颺荷背白殘



身紅遠意微
莊外真
懽放浪中
終身能若
作灌園翁

我愛雲莊好
依稀孝敬村
隣誇蚕就
簇奴
當門流水幽
栖谷深衣
獨樂園只
今誰得此
興欲雲騫

我愛雲莊好
柴門俗客
稀行田重
撲帽坐樹
綠衣雲水
一銅鏡霜
林萬錦機
東岡陂故
在
聘未全非

我愛雲莊好
絕無聲利
塵林泉清
耳目編簡
肅

心神种放
非樵客

見宋名臣言行錄

焦先豈野人

見三國志

傳寧此心幸無屈烏用更求伸

我愛雲莊好
衡門晝寂
然苔香花
覆砌石潤
竹通泉獨
處蓬爲室
閑遊杖掛
錢白頭鄉
社裏未
覺愧前賢

我愛雲莊好
光風四季
兼泉聲出
隔屋花影
見垂簾丘
壑閑如傲
門庭靜似
嚴箇中何
限福動
止不須占

我愛雲莊好
民風太古
淳婦勤絲
滿簾兒懶
砌凝塵秦
系唐高士
張融齊逸
人只因踈
散久每
每忘冠巾

自訟

忽忽又終日悠悠仍此生道心知有負學術細
無成丘壑徒留意文章浪得名從今都憂去定
體聖賢情

公退書四知堂壁

昂壯憐才弱官微慮患深韋弦千古意冰蘖一
生心袖有歸來賦囊無暮夜金二年何所得焦
悴雪盈簪

上都道中二首

窮乏惟沙漠昔聞今信然行人鬢有雪野店竈
無煙白草牛羊地黃雲鷓鴣天故鄉何處是愁
絕晚風前

幽都風土異六月亦冰霜草地寬於海土山低
似墻茹毛民簡古鬻雪客荒涼自愧成何事不
然天一方

御河舟中

水路苦多阻扁舟之字行去雲猶雨點來浪三
風聲顛倒驚人影經過關地名胡床拖樓底三
覺負鷗盟

久雨初霽書所寓壁

癡雨歇簷滴頽雲開日華
亢垣驚暗筭捨地幽
花市隱靜於野客居閑
似家故園亦皆冥
定自無譁

休日郊外

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
鶴知松歲月鷗狎海
風波野迥塔孤立嶺高雲
半過菟裘良未暇聊
此慰蹉跎

自堂邑移政博平權縣事

吾邑堪巖拙胡爲又此臨
四知民過譽三語吏
驚心越俎慚非據操刀愧
不任幽懷誰與語風
竹有清奇

送宋故文丞相孫章甫上西省都事

之子名臣裔何堪簿領拘
盤根知利器滄海見
遺珠河出崑崙遠山餘碣石
孤翠紅蓮幙底佳
句未應無

送姚學士

游目當今士獨公文柄操江
空孤月白天濶片
雲高班馬知誰配王揚笑爾
勞盛名千載後江
漢日滔滔

廉園會飲

倥傯常終歲從容偶此閑霧松遮老醜雪石護
蒼頑池小能容月墻低不礙山殷勤問沙鳥肯
與廁其間

雨後行縣

命駕行農事江天欣晚晴泥塗遲馬足風樹遠
鶯聲川迥水雲活花濃田野明長官非酷吏蒼
老不須驚

廉園秋日即事

雲物經秋慘陂塘過雨渾身閑顛簡策意得略
琴尊強聒蟬多事輕離燕寡恩吾詩雖數語喜

欲筆諸明

立秋後五日夜坐有感

老火戰餘烈清商迴舊音一涼天地迥
茅心月色垂邊苦秋容廳外深呼兒理
燭擬從今

過友人村居

信屨荒寒外風煙喜達迎過橋驚鷺
人行謀野詩多健看山眼倍明嗟余本
日與同盟

辭叅議還家

世味醲於酒着人多醉酣還君霖雨策
雲菴歐負三宜去嵇陳七不堪從今措
意看煙嵐

探春

春洽花猶未雲凝雨尚難政餘仍杖屨路
峯巒野色水分破夕陽鴉叫殘小橋人一
挽過林端

寒食客舍

四序誰移代群芳自白紅淹回憐客子
春風軒冕形骸外困園夢寐中一杯先隴

擬百川東

齋居春暮

誦罷窺園圃俄驚春事空狂風花敗北浮
流東山益詩人課巢誇燕子功眼前皆道
與八吟翁

遊華鵲村別墅

蟬蛻塵埃外鴻冥水石間老無囊底智
閑中懽簫鼓村村社丹青步步山三年方得
氣動林巒

題任主簿棄官侍親詩卷

我以官爲養君因養棄官雲泥雖許異
俱懽戲綵兒群舞稱觴母萬安人生忠
作兩途看

湖亭小酌

浩浩日中市熙熙湖上春竹能醫俗士
閑人得意紅螺淺忘機白鳥馴勝游休
跣總埃塵

惜鶴十首

鶴仙禽也其風姿高潔非尋常
然不爲世俗所愛而愛之者

林中人蓋物以氣合理勢然耳余嘗
其尤者一豢之旣久翩躚與人相習日
者爲田姬傷其脛凡病兩月而斃惜
因叙其本末作購鶴友鶴病鶴醫鶴
鶴招鶴瘞鶴憶鶴夢鶴圖鶴詩十以
其不幸云

購鶴

野趣幽獨甚千金得令威挾雲出塵網領月到
柴扉縻足防颺去遮庭使學飛自今湖上路樹
石亦光輝

友鶴

雲雨手翻覆紛紛知己誰玄裳真莫逆皓首
相期把酒或前舞遊山時後隨會當作人語細
與話瑤池

病鶴

渠本仙家種胡爲久不安強行時塌翼歎立恐
遺丹誰藥相如渴獨憐范叔寒一鳴雖確確猶
自徹雲端

醫鶴

饋藥人空數乘軒氣漸低無心吞餅餌何處覓
刀圭暴日資用火杯泉洗羽泥謾令通臂友時
復過幽棲

挽鶴

共處人煙外誰期禍乃身九臯空有恨四野欲
無春華表雲應淚瑤臺月亦塵當年林處士泉
下定相親

招鶴

歌徹楚人些冥冥恨益增楓林空落月甲帳只
寒燈仰問天無語并呼谷謾應料隨風露氣飛
入亂山層

瘞鶴

非爲恩惟蓋從游歲月深忍令一杯土埋盡九
臯心致莫攄情素爲銘表德音小松栽尺許悠
久庶能尋

憶鶴

玉立昂藏態山中我與君幾年游賞共一夕死
生分徐步閑窺沼高飛遠帶雲爲誰重起舞倚
杖立斜曛

夢鶴

油晃燈昏處依稀見瘦軀引吭如有訴側頂不
容呼枕上行雲繞松梢落月孤堪憐漆園叟漫
爲蝶區區

圖鶴

百計無從見明窻吮筆圖研朱染霞頂屑玉抹
雲襦野狀然非似山居亦勝無却愁風露夜
宅上天衢

飲城南劉左丞別墅

繚白公山路含暉近水亭青林雙翠堵紅樹萬
娉婷投轄從陳醉沉湘笑屈醒黃昏休繼燭深
月上青冥

山行二首

徐行忘路遠偶爾到山村
斷嶺雲通氣顛崖倒根
望深增暝色坐久愴吟魂
歲暮求田意悠孰與論

一嬾將成性春游尚爾勤
花歆知雨力水皺見風文
碧落一明月青山半白雲
却愁從此去塵冗又紛紛

憫農

父子傳衣出夫妻趁熟分
未言先欲泣乍見內如焚
徵負敲門急充飢飲水勤
何當天雨粟四海共權忻

鑿池

鑿池

野性喜觀水開池臨小亭
雲天雙玉鏡波日萬金星
魚鳥新歡遂注湖舊夢醒
風行文自渙三復聖人經

晚霽

老嬾便幽靜空庭步翠行
牽牛上籬落闔雀下簷楹
斜照慳窻影停雲足野情
田園無限樂夫豈爲逃名

村居春晚

門掩煙霞影，閑身自覺榮。
年符天地數，心遂水雲盟。
短褐無時事，深林有暮鶯。
清風生几硯，老子又詩成。

晨起三首

夜來起常早，微吟步繞籬。
形癯山亦病，腰偃樹尤奇。
欹月斜明屋，稀星冷浸池。
戛然田器響，隣叟出茅茨。

叩戶人求火，踰牆犬吠林。
天疑山外盡，雲覺水邊深。
耿耿憐身世，茫茫慨古今。
東阡與西陌，誰識暮羊心。

識暮羊心

戀枕嫌多夢，開簾曙色迷。
鶴寒依戶立，鰻餓近厨啼。
躑石泉鳴屋，吞煙樹隱堤。
村居真可喜，觸處是詩題。

池上

地僻有餘勝，扶筇步繞池。
鶴欣常自舞，魚定恍如癡。
野日融春意，籬煙動午炊。
笑呼華與鵲，聽我綽然詩。

半仙亭獨坐

世路謝奔走，雲山隨起居。
雨晴花窈窕，風夕水紆餘。
膠漆漁樵我，筌蹄筆硯書。
浮生星火底，真

悟者誰與

乙丑山中拜

詔

門外傳呼

詔堂前散盡雲恩榮被林木惶懼到鷗群才拙
踈經濟學荒寡見聞五年凡五聘深愧報無勲

磐石

晚晴盤石上秋與興無垠止水可觀性好山堪
醉人翠金明野景幽獨遠囂塵野鶴忽飛起詩
成應又新

客中寒食

鶯燕與春競綺羅乘夜遊東君何做儻北客獨
淹留蘊藻先瑩夢萍蓬故國愁冥冥心語口何
日大刀頭

觀菊

始旦起觀菊滿籬金翠明色嚴霜亦懼香盛世
皆清凜有英雄氣泊無兒女情柴桑與吾土元
自不多爭

半仙亭秋暮

野處宜秋景霜林遠更紅虎溪無俗駕鶴筆有

仙風橋葉鏗然下新題偶爾工閑來檢身世頗
覺昔人同

遂閑堂獨坐

踈拙閑宜處豪華老自降瓶梅踈浸玉庭檜密
聯幢猫蹊硯池水鶴眠書舍窻村居吾所喜非
擬鹿門龐

冬夜早起

推枕人初起出門星尚存歲寒郊野濶天早樹
林昏窻影猶殘日鷄聲已遠村孜孜何所事時
取故書溫

晨起用諭立之韻就贈

寒碧洲痕淺深青地勢平巖姿呈雅淡樹影碎
空明窻納一天曉人懷千古榮移床高處坐遙
看日東生

早起

謝政身無貴家人恠宿興東枯吹鼎火鑿凍汲
池冰鴉宿聲俱寂鶴寒影欲凝湛然平旦氣自
覺興多增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律詩 七言

登泰山

風雲一舉到天關
快意平生有此觀
萬古齊州煙九點
五更滄海日三竿
向來井處方知隘
今後巢居亦覺寬
笑拍洪崖詠新作
滿空笙鶴下高寒

過舜祠 時年十七

太古淳風叫不還
荒祠毋過爲愁顏
蒼生有感歌謠外
黃屋無心揖讓間
一井尚存當日水
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律詩 七言

登泰山

風雲一舉到天關
快意平生有此觀
萬古齊州煙九點
五更滄海日三竿
向來井處方知隘
今後巢居亦覺寬
笑拍洪崖詠新作
滿空笙鶴下高寒

過舜祠 時年十七

太古淳風叫不還
荒祠毋過爲愁顏
蒼生有感歌謠外
黃屋無心揖讓間
一井尚存當日水
九

巖空憶舊時山能令子若師千古替叟元來不
是頑

和田師孟春夕韻

翠驪紅濡雨霽初一軒深靚稱幽居艷雲流月
天機妙華表撐秋鶴影孤勳破宦途盤谷序蹠
開天網漆園書何時奮隱相携去君種山田我
水漁

驛途小憇書田家壁

踈麻浙瀝露藩籬鷄犬花
出白日遲杯飲窪樽
存太古標枝野鹿見今茲
元城路轉山孤從耳古

廟墻摧樹出
我本三生
會雙
生費
劍定
何時

直省

是非榮辱日相尋壯歲何
自髮侵
金碧
親有命片執應與世無心
大公所斬惟清福
友難逢是賞音何日超然
遂初志溪山佳處
登臨

初拜堂邑縣尹

一縣安危任不輕初聞
命喜愁并徒勞
豈吾意何以報之惟此誠
操刃豈容傷
循

牆誰敢望高名前賢爲一規模在他日須與
抗衡

堂邑達心亭飲歸

小雨林梢生暮寒野其朋酒暫盤桓弄花若見
春風巧作牧方知政事難吉網羅罟非我意
年舜日儘民權他時考績甘書下自有知音後
世看

登憫忠閣

一閣渾疑鬼構成倚欄天外壯心驚河山一掃向
掌中見雲霧忽從胸次生死戰一時首朽

忠千古定虛名只今兵畏臯比了留與殘僧樂
盛平

飲平則門外崔氏別墅

十年夢斷鑑湖春彷彿中郎賴虎賁珮解瓊瑰
愁漢女機關雲錦矣天孫日光亂軋波光碎野
色遙連樹色昏愛殺主人清且古相邀石上共
酌

遊香山

常恐塵紛汨寸心好山時復一登臨長風將月
出滄海老栢與雲藏太陰寶刹千間窮土木殘

碑一片失遼金丹崖不用題名姓俯仰人間又古今

元日朝賀

綿蕞區區笑叔孫

三元相萬漢君臣鳳龍齊舞雲間樂虎象爭輸
海外可珍仙仗分開冊禁曉朝班浮動翠華表與

天同大惟

王者今日方知此語真

挽劉夢吉先生

白髮山林隱四旬兩朝不肯屈經綸才名暗折

世間壽氣節偉高天下人康節繼吟無限樂希
夷高卧有餘春一生懷抱誰能識他日休猜作
逸民

過中都

三月龍沙春未知雪山環野玉參差半空蜃氣
雲間關一路驪珠馬上詩豐沛漢皇湯沐邑
岐周室治平基我來歷覽開天正處億萬斯年理
固宜

同元復初飲許仲文別墅

曉日樓臺海市山春風歌吹酒家天五雲分彩

來瓊島兩鶴聯飛下玉田流水故將塵隔斷好
花都被雨開全人生佳處無何國鐘鼎山林恐
未然

過顏魯公廟

李唐不紀相非夫竟遣忠良與禍俱抗虜一身
皆是膽留名千古不因書極知老境桑榆近爭
忍清朝社稷孤下馬荒祠訪遺躅北風吹樹渺
愁余

題康信夫宅湖石

翠竇寒生太古苔乾坤元氣此胚胎一峯雷震
崑崙裂七竅神剌混沌開呼丈便宜床下拜知
雲誰負座間來不須更作山林計已覺高情嗒
九垓

上都察院

栢臺人散坐堆檉默記滌江四徃迴髮爲豸冠
容易雪心因蝸角等閑灰慚無元素迴天策空
負坡仙騎月杯兩處飄零家萬里亂山遮斷白
雲堆

送范德機赴海北道憲司知事

金筵銀鈞兩絕竒才華江右捨君誰一官毛義

榮親日千里呂安懷友時叫斷霜天鴻鴈瘦吟
殘山月鳳鷲飢從今夜夜江湖夢說似楊花未
必知

秋日梨花

雪香吹盡樹頭春誰遣西風爲返魂月影已非
前日夢雨容獨帶舊時痕只知秋色千林老爭
信陽和一脉存莫訝殷韓太多事仙家元不計
寒暄

九日

一行作吏廢懽游九日登臨擬盡酬詩有少陵
難着語菊無元亮不成秋雲山自笑頭將鶴心
海誰知我亦鷗幸遇佳辰莫辭醉浮雲今古劇
悠悠

大雨

不用風雷
震江海等字

六合乾坤一太陰仰觀毛髮爲蕭森排空疑有
鬼爭戰對面不聞人語音元氣只愁今日竭桑
田更比向來深須臾林抄標新齊一林斜陽濕
欲沉

寒食游蕪園

湖天過雨澹春容輦路迢迢失軟紅花柳巧爲

鶯燕地管絃遙迤綺羅風群仙出沒空明裏千
古銷沉感慨中免俗未能君莫笑賞心吾亦與
人同

留別元復初

臺閣聯飛二十年臨岐欲別重悽然人言薦
才相亂誰信陳雷志愈堅古井不妨風浩蕩
雲何損月嬋娟江湖秋淨多來鴈莫惜平安
瘴煙

中都道中

細草和煙展翠茵雜花勻簇道傍春鳴禽曠
樓無樹破屋荒山住有人露濕弊袍寒襯月風
飡行鉢暗凝塵去年聞海今沙漠贏得霜華鏡
裏新

客中除夕

野性堯堯不耐官強顏塵土步邯鄲移文久爲
雲山笑捧檄聊供菽水懼香返梅魂春一脉愁
叢燈影夜千端古人事業余何有羞見茅齋歲
又闌

早春郊外

去歲春光蝶夢空今年邂逅又東風岸冰欲泮

猶衷甲汀草將抽尚鞠躬一氣未嘗停晝夜百
花何處認青紅新詩亦在氤氳裏說與當年太
極翁

春日水邊

袖拂煙霞坐釣磯登臨終日澹忘歸鶴憇客俗
穿雲去燕喜春陰掠地飛樓外長江流世事兩
邊殘照媚林霏一闌久與時情遠尚賴東風不
我違

城樓晚眺

禹迹茫茫畫九州斜陽古意滿林丘嘯呼風月
來詩卷醉挽山河入酒甌華髮半簪天與老丹
楓兩岸水分秋逢人莫話功名事且道甘心落
魄休

秋夜枕上

繞屋江聲風夜呼一燈搖影客窓虛俗緣去盡
尚懷土習氣未除猶嗜書今古等爲浮世夢林
泉空憶故山居何時真遂平生志野鶴孤雲縱
所如

寄歷下諸君

張飲東秦記昔年衣冠傾倒漢文園禮忘賓主

觥籌亂聲攪弦歌笑語喧世路勞形真左計人
生行樂是名言舊游回首何時復腸斷春風樂
水源

過東方朔廟

先生高識絕書時誰道偷桃舊小兒揖讓不逢
三代盛滑稽聊免一身危草荒漢構雲承宇苔
蝕顏書兩遊碑我亦從來惡苛禮斜陽遙望爵
空卮

直省

微風吹雨濕層陰寂寂長廊靜足音怒虎九關
天日遠冥鴻一線海雲深求田素有陳登志作
吏初非叔夜心說與飢鴛休嚇我掉頭巢父政
長吟

題廉野雲城南別墅

鍾鼎山林果孰優羨公騎鶴上揚州田園獨占
人間勝懷抱尚餘天下憂堂名徵好爲習池
留故事未應綠野美前脩半生乾沒塵埃底看
向滄浪照白頭

留別鄉里諸友

粉署衙香十許年故鄉重到重留連子羊志賦

心空赤江總還家鬢尚玄金縷歌殘華譎日蘭
舟搖碎灤湖煙一襟離恨東州路莫訝羸駝不
肯前

承宣堂早衙

桴鼓無聲獄市清南風吹綠滿槐廳要囚服念
五六月華髮又添三四莖胥史抱書趨鴈鷺牙
兵持挺趾階庭職微尚恐才難稱敢効龐公醉
不醒

興和道中

底事勞勞形與神道途鞍馬動經旬煙橫絕澗
疑無地風響深林似有人早發舉鞭揮霧露夜
行翹首認星辰何時却逐桑榆晚愛殺坡仙此
語真

齋居春暮

漂泊東君底處家落紅風捲赤城霞半窻春夢
子規月滿院客愁楊柳花世事悠悠惟欠酒菜
陰密密欲藏鴉韶光九十須臾頃不是劉郎鬢
易華

中都雷家站枕上

紅塵頃洞路間關又見東風馬首還報國丹心

炳星日壓頭白髮重丘山休疑捧檄毛生喜莫
羨歸田靖節閑說與春知亦絕倒論人不在去
留間

送趙道士出祠南岳

闕苑仙人雲錦裳天風絳節恣徜徉紫簫吹月
山靈舞寶劍飛空海若藏靈隱依然存故我勝
游聊爾歷遐荒三生我亦煙霞客追逐無從鬢
欲霜

雪後過張秋泉盆花盛開索詩爲賦

道人眞坐養黃芽百順熏蒸到物華風暗玉塵
門外雪春明銀燭座間花潛移造化韓湘子高
踏塵埃蔡少霞却笑三郎無伎倆謾令羯鼓不
停過

郊原清曉

清曉郊原望翠微隱如波浪與雲齊老夫栗里
懷方切浮世槐安夢政迷白雪糝平鵝鷓浦黃
雲翻動稻梁畦昨宵恠有維魚兆釣艇相嚙水
滿溪

京師除夕

旅食京華歲又殘悠悠身世去留難身能安分

賢於隱子肯讀書貴似官潦倒乾坤雙鬢禿
示今古一燈寒明朝五十爲頭數且盡椒盤此
夜懽

李漑之還山隱居

厭直承明拂袖東此懷未易語請公高情野鶴
雲霄外往事醯鷄瓮盎中八表謫仙鯨海月一
漂高士虎溪風黑頭莫訝歸來早政要山林伴
返翁

過沛縣高祖廟

天厭秦竒欲世蘇赤龍從此入西都五年諸國
破迎刃四海一朝安覆盂山峙尚疑神劍在雲
飛猶與大風俱不知萬歲千秋後魂魄端能到
此無

登徐州項王戲馬臺

咄彼重瞳太計疎欲憑扛鼎帝堪與鴻門老叟
無竒策烏岸漁人有遠圖佇目河山空錦繡傷
心劉項總丘墟經過莫笑書生懦我亦毫端敵
萬夫

過錢唐

天上鈞天杳莫攀繁華移在武林間樓臺萬井

蔽虧日煙水四圍搖撼山花草故宮春一夢江
湖游子鬢雙斑此心只恐移聲色舟促篙師半
夜還

游西湖

一片樓臺四面山玻璃搖碎錦爛斑畫舫載酒
來天上寶月和雲落世間千古風煙留客醉幾
時魚鳥伴余閑乃知西子真尤物竟日令人不
欲還

遊靈隱寺

一憐無地蛻塵緣今向空門見性天一路密松
山左右半空飛瀑寺傍前馴猿就手取新菓老
衲鞠躬參舊禪歸去不妨燈火晚與君同看萬
家蓮

建寧道中

行盡溪山得市廛橋樓深入路綿延商帆腥帶
諸蕃雨天宇昏連百粵煙言語不通剛作字道
途良苦且停鞭老兵來報肩輿穩使我愀然愧
昔賢不敢以人代
畜半山事

興化道中

駭目樟榕樹半天雄陰翠壓道途落滿城香火

民風鬼到處樓臺海市仙驛台遠因山曲折僧
居喧爲水潺湲有時點檢奚人錦盡覺新詩帶
瘴煙

福州

聞說東南秀所鍾此行處處與地詩工飛來天上
三山島驚倒人間百歲翁荔子種成唐室禍蘆
花飄滿越王宮斜陽無限興亡恨何事煙波尚
爾東

泉州

萬里飄零兩鬢華瘴煙爲只一海爲家山無高下
皆行水樹不秋冬盡放花得句珠還合浦月亂
懷杯吸赤城霞蓬萊咫尺無由到慚愧當年如
斗槎

寄李道復平章

文武才全每許君逢時談笑建奇勳世稱李道
爲賢相帝重嚴陵是故人滄海兩扶新日月青
天一掃舊煙雲盛名自古多難處好及明時乞
此身

過髮冠仙姑隱所

抗塵自覺道無緣何幸容衣未脫屣前春色九天

歸絳節喬雲一朵冠華顛
神夜宴西王母御
氣時尋姑射仙四海異人今日見此行萬里不
徒然

貢院試筆

斯道寥寥百許年天開文運到吾

元鑑衡別物寧容意桃李成蹊不待言下筆園
林驚落葉得人麟鳳瑞中原潛心爲向朱衣道
莫使劉蕡李彥寬

詔五十以上未第者賜出身有差

吾皇仁聖邁勳華重爲斯文掩額瓊漢苑有林
皆挂樹禹門無浪不桃花殊恩遠紹千餘載和
氣傍延百萬家比屋可封今起本權餘不覺淚
橫斜

直省時爲左司都事

翠廡長廊樹影深塵喧收盡鳥遺音古今吾道
窮途恨日夜家山故國心抱簇鳳池春欲合雲
連仙島晝常陰書生習氣真堪笑簿領如山尚
苦吟

辭叅議還家

平昔微官本爲親歸來一意奉常珍都將丹漏

門前曉辨作斑衣膝下春忠孝誰云難遂意始
終今喜得全身呼兒爲我脩園圃從此無心走
世塵

挽元復初

韓孟雲龍上下從豈期神物去無蹤知君本自
雄才刃顧我安能直箭鋒一死一生空世隔三
熏三沐爲誰容平生碑版天留在不朽何須藉
景鍾

黃州道中

濯足常思萬里流幾年塵迹意悠悠閑雲一片
不成雨黃葉滿城都是秋落日斷鳴天外路西
風長笛水邊樓夢迴已悟人間世猶向邯鄲話
舊游

登會波樓

何處登臨思不窮城樓高倚半天風鳥飛雲錦
千層外人在丹青萬幅中景物相誇春巨野古
今皆夢水連空濃粧淡抹坡仙句獨許西湖恐
未公

遊華不注

蒼煙萬頃插孤岑未許君山冠古今翠刃割雲

天倚劒白頭歸第日揮金攀援直欲窮危頂歌
舞休教阻盛心星月滿湖歸路晚不妨吟棹碎
清陰

同鄉友宴會波樓

久甦紅塵眼倦開飄然今喜到蓬萊春風碧水
雙鷗沒落日青山萬馬來柳外行舟喧鼓吹
中過客指樓臺一時入境俱相稱却恐新詩未
易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律詩七言

登歷下亭

童年嘗記此游遨
重來感二毛
翠繞軒窗
山陸續玉繁
城郭水同遭
風煙誰道江南好
人物都傳海右高
怪底宜臨詩興淺
鵲華曾見謫仙豪

飲城東劉氏園中

昨日餘醒尚未醒
玉埃絲竹又尋盟
爛遊償我從前債
沉醉由他已後名
雨點殘紅花意動
風

敲踈翠竹陰清閑來吟嘯無虛日未覺歸田負此生

秋夜露坐觀日

亂雲風靡散縱橫老子胡床對月明六合透光
天一鏡萬家生白布三更露從丹桂香邊滴詩
小瑤臺影裏成安一竹騎鯨上寥廓細將摩撫看
白盈

哭張澹菴平章

平生許國膽困輪諤諤危言不顧身人道龍逢
非俊物我知汲黯是忠臣轅駒仗馬寧無愧縛
虎擒蛟似有神故劍年乘漸零落訃聞不覺淚
沾巾

釣突泉

繞欄驚鷺視重徘徊流水經何自作堆三尺不消
平地雪四時常吼半空雷深通滄海愁波盡怒
撼秋風恐岸摧每過塵埃爲瀟洒斜陽欲沒未
能回

秋郊晚眺二首

六鑿相攘久失平歸來方覺此心清湖山日與
軒窓對猿鶴時隨杖屨行隴上黃雲秋有望鏡

中曰雪晚無成衰翁本自踈經濟誤得徵君一世名

恐富求歸王晉平千年心迹喜雙清天低似隔地形斷山暗欲隨雲氣行世外景因人更勝閑中懶與慢相成韓康只道忘身了已被時人識姓名

宋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人間其

生則

故曰此郡沃壤阜田至人所昧者財財

獨逐吾山

資已足豈宜久留以妨賢路見本傳

翠陰亭獨坐寄莫俊德經歷

抗俗支塵力不任故園歸臥遠初心近山障霧還疑遠淺水涵天却訝深有幸鷗盟君與我無

情鶴髮古猶今年來酷愛香山老都把悠悠村醉吟

寄省叅議王繼學諸友自和十首

曩昔塵奔爲悅親而今雲卧復天真山林充隱當容我館閣求賢豈乏人噩夢久隨風散曙晷容難與物爭春綽然煙景無窮在莫怪沙鷗不易馴

身與功名果孰親萬鍾何似一瓢真若教宇宙無難事未必山林有退人遺語五千方外教行窩十二洛中春老懷久矣忘機巧猿鶴欣欣燕

雀馴

筆硯琴書素所親
利名常恐汨吾真
客頻惟以病辭酒
景勝却愁詩迫人
斷岸樹連衣帶水
好山天展畫圖春
卜隣自得孫期氏
曠俗年來喜漸馴

漸馴

后漢孫期德化一方見本傳

木密垂枝手可親
姬隅羅勒味尤真
詩情滄海騎鯨客
世故青樓擲鼠人
孤庭樹有陰僧結
夏野花無語女懷春
清風一榻茅簷底
六賊三尸犬許馴

犬許馴

姬隅見郝隆與桓温詩出世說

厥初吾與物俱親
漸喜年來喻道真
心至草間

石作虎魂離山上
樹疑人息機反照
三緘口變燧回星
幾過春從到綽然
亭子上韓家五鬼亦俱馴

好爵於余豈不親
思之爛熟見之真
惟知徇貨攫金客
不可越鄉懷壁人
莊叟濠梁魚自樂
漁溪精舍草仍春
一琴一榻書千卷
明哲他年庶致馴

密邇雲山欲我親
高情未覺減玄真
不求天下號奇士
但願里中稱善人
無事舉杯澆遂古
對花和露折香春
一生志義伸無屈
羨殺當年漢

召馬

琴簪撥橫日相親彷彿躬耕鄭子真晚節中塗
九十里野航古渡兩三人愛圖山水玉摩詰懶
謁公侯井大春

見後漢
丹傳

豪氣平生六軍血消磨

今似女郎馴

鹿豕同遊木石親家山歸卧偽耶真情知五表
縣興客肯作千金鬻常人往事回頭皆噩夢
劫園投足總陽春麒麟掣斷黃金鎖爲問群仙孰
可馴

諸貴葭莩茂有親卅年孤苦幸全真膠航朽纜

安能海濼几匡牀極可人黃妳肉忘三月味
菘脊境納八荒春刀圭自入談天口百恠千魔
向馴

山中拜除自和十首

深山傳

詔自天來萬壑雲隨喜氣開仰報賜環元有志
俯思奪錦柰無才鴈鴻聲斷冥霄漢麋鹿魂驚
翳草萊

君聖臣賢太平日不妨重占釣魚臺

角巾憶昨故鄉來黃菊西風六見開道在去留

從物議俗殊通介豈吾才飛昇未信海無藥陶
寫且歌山有萊衰老於何息形影梅邊亭樹竹
邊臺

牕下孔賓歸去來春隨三十六宮開虛言徒使
燕人淚劉實用休爭楚國才左世外此心無芥
蒂海中何物是蓬萊漫郎耳順宜知止詎敢重
塵視草臺

快喚青州從事來浮生能幾笑顏開吹殘池錦
風無狀洗出山屏雨有才久別故人驚夢薤倦
游老子遂煙萊少陵鬢影今如許誰更狂歌上

吹臺

禍福循環互往來幾人躑躅鬼門開劉伶度世
醉還醉莊叟處身才不才甘雨安能限苗稼春
風未信略蒿萊冥思亘古真堪笑賢否均歸一

化臺

見唐姓
鼎傳

雲蓬沙頭屬玉來風吹亭下水芝開須知問舍
求田叟那有經天緯地才我喜捲金巢飲樹誰
期食采國封萊若將吟醉論功賞老子宜專郭
隗臺

捲簾風與月俱來滿地瓊瑤掃不開赤壁磯頭

皆酒與輞川圖上盡詩才天教疎散全山木誰
說英豪死野菜見唐魏元忠一笑煙雲生脚底
只疑身到紫微臺北岳恒山一名紫微臺見李思聰淵集

庭空有鳥去還來天遠碧雲合又開玉井睡仙

今古夢錦囊詞客鬼神才琴書有味隨鳥几徑

路無媒滿翠萊跌坐遂閑香一炷何人走馬過

章臺別墅有堂曰遊開

不速三人自遠來雲莊上政花開獨憐山似

營丘盡共訝河如孝伯才中如何注見魏光傳愛惜鴛

鴛休打鴨扶持黍稷必芟萊高眠何取輕軒冕

直恐時人謗辱基見唐景

文季休歌子夜來淵明日拆筵醅開舉觴月與

春挑戰得句人驚天假丁尚友誰能追北海

真吾欲候來見漢武來山事同時晤對安心竟拂

菱花不見

望莊道二日和十一日

長山自笑未能開微營方寸間亂撥浮

知蓋水稀哉垂柳恐山萬金難買田園福

醉從教鬢髮文悅盤石上和雲坐看鳥

飛還

伊誰知我此時
照文領白雲入座間
號國門前
何少我元龍榜上儘多
山向來矛戟蝸雙角
此去琴書豹一斑
可是絃然風景好
斜陽吟落不知還

飛黃幸爾出天閑
自在忘機草野間
田種有時
渾藉水村居無處不宜
山半簷殘照餘金彩
一徑雜花亂錦斑
三十餘年星火底
豈惟倦鳥解知還

中年十過即歸閑
好在河汾屋數間
病裏檢書多爲藥
老來忘世不因山
翠翻平野和抽穎
錦委深林筍脫斑
莫恨韶光太相促
若非衰暮詎能還

非是幽人酷愛閑
無窮住思水雲間
兒要去鶴斜趨徑
僮覓亡羊直越山
坐喜簷牙搖竹影
行嫌屐齒破苔斑
杜陵舊熟從人打
快喚王陽去婦還

鷄犬衡門竟日閑
挾書移榻坐花間
淡無情緒煙中柳
暴有精神雨後山
便可緝雲尋李愿
莫教看日去劉班
見宋劉知忘機却是長生訣
何必滄溟訪大還

歸來心迹兩俱閑
日日存生几
樓間有土不多
唯種秫無人可語
只觀山隔
聽竹韻風敲玉匣
砌苔痕兩漬
斑說與玉生
莫相請從今
老犬不

家還

見宋王僧達議
何尚之書起事

故園輪指六年閑
盡委身心筆硯間
人世虛如
盧客夢野雲奇
似郭熙山叢經自契
先天妙
鼎猶存太古斑
國史滿前琴掛壁
恍疑太素爲
余還

半世求閑始得閑
醯鷄飛去釜中間
盆池遊戲
均滄海塊石達觀
即太山對酒便當烹
郭索傷

人且莫話黃

莊虎也見
附書

風煙滿目歸來好
物我

從今付八還

人云五十未宜閑
我道彭篋亦夢間
五斗折腰
慚作縣一生開口愛談山
荒村未暮門先掩
老樹才秋葉已斑
只恐溪翁厭喧聒
隔林遙喚野
猿還

綽然亭落成自和十首

莫疑五十便懸車
要讀從前未讀書
野鶴孤雲
天曠蕩嶺猿明月樹
蕭疎南柯國裏春
無幾西塞山邊景
有餘半世紅塵
今得此不妨造物巧

乘除

地僻門無長者車身閑不遺子公書群山俯坐
人堪醉萬事忘懷世自踈碧玉灩池新雨後綠
雲涵徑落花餘憑誰喚起漁溪老聽說窻前草
不除

款段閑身下澤車少游此語可紳書園花撥亂
嫌春冗窻竹芟煩愛月踈只把酒償前日欠未
應詩出古人餘東阡南陌時來往平昔私憂已
盡除

淺學金銀不識車况能憑几口占書

見漢陳一遵傳

枝守分固才拙三事力辭非計踈
涉陵仲子不計三公爲人灌園
稚子養鷄爲鶴伴田翁飼犢與蚕餘從今蓮社
從教醉百歲浮生大半除

鳩籬鳧馬代安車踏碎沙頭鳥迹書漁父放舟
迷遠近達人觀竹略親踈水紋即是風蹤跡雲
影無非雨緒餘莫笑太玄終寂寞平章花月幾
新除

張弘休驚鬼一車吞爻今悟夢中書清閑豈敢
班九老燕樂未應慚二踈禪榻鬢絲衰暮際寫
筵麈尾笑談餘人間晦朔無心問誰更新詩體

建除

門外紅塵幾覆車
閑愁元不到琴書
天何負物
物天負我不踈
山山我踈歲月推
移身有限
乾坤呈露景無餘
只因田里堪容拙
豪氣而今尚未除

緩步休乘八陣車

晉馬隆依八陣圖作編箱車見本傳

高眠不草

萬言書但教眼底青山在
誰問頭邊白髮踈
悟道未能曾一唯積功且盡董三餘

魏董過勸學若以三餘讀

書古人儻使今留在
甘向門墻事掃除

山林六枉使星車
慚愧功無一可書
空使時人

許高尚那知學術本
空踈任真更在嵇康右

志誰餐穆壽餘

壽餘不壽後想人封官都王待諸父兄如奴隸見本傳

愛殺田

家風景好杯盤妻子坐庭除

僮挾琴樽子御車
丹崖到處總堪書
白雲有六

尋華表黃閣無心恋綺踈
鼓舌為名憐季子

身逐利笑陳餘
自從投綬歸來後
荆棘胸中有

剪除

田居自和十首

萍蓬一世百無功
轉首俄成六十翁
往事鏗舟求墜劍
虛名影竿悟懸弓
展開明月清溪闊
吹

斷香風錦樹空託意尊鱸歸故里始知張翰是
英雄

芙蓉山垵畢歲功殷勤不負荷鋤翁荒村人靜
泉鳴佩遠漢雲高月掛弓鼎鑊江湖魚苦樂枕
幃園圃蝶虛空躬耕谷口君休笑自是沉冥一
世雄

自愧明時無寸功歸來甘作富家翁庶頗身老
遺三矢陶令田荒不數弓且喜休休閑度日向
須咄咄恠書空半牕風月山房夜卧聽松聲萬
怪雄

幽居文史有新功豈止名成田舍翁六載身閑
驚迅弩百年誰謂挽強弓搗殘斜照春聲急搖
碎浮雲水影空歲晚蒼溪恣吟嘯不妨長作布
衣雄

新花結子樹成功舊筍添孫竹亦翁魚沫波心
深避餌鳴飛天外遠防弓鳴琴欲使衆山響

宗善琴書好游凡所歷山皆圖於壁嘗
曰鳴琴動樵欲令衆山皆響見本傳 諫景須
令萬象空彈壓鶯花戰風月未應韜略下韓雄

后周
名判

桔槔抽水有餘功抱瓮區區愧老翁游女執筐

行采芑嘉賓舉爵賦彤弓溪流隔斷塵千丈雲
氣遮殘樹半空落日昏鴉成一笑紛紛誰解辨
雌雄

風虎雲龍百戰功祇堪供笑綠蓑翁但能目識

一丁字見唐書張弘靖傳儘勝身彎兩石弓常愛德容

行讓步每憐平叔坐談空漫即非好居田里只

爲人稀易長雄漢鮑宣居長黨以地宜田故少葦俊易長雄見本傳

閑來無過亦無功放浪山林一贅翁枕石醉眠

松作蓋題詩竒中筆爲弓年隨流水歸青鏡心

與閑雲澹碧空錨角區區渾幾許寄聲蠻觸莫

爭雄

稼穡無非雨露功農家分喜到詩翁勞心漫刻

七年楮貽戚空成九載弓山展野屏隨地遠風

揮天帚掃雲空綽然到處皆佳景安得毫端句

不雄七年前楮見列子九載後弓見淮南子

政使遭逢有底功何如只作采芝翁恥迎督郵

戕軒冕后漢馮良爲迎督郵殺裂衣冠壞車殺馬見本傳羞拜梁奴斬

馬弓后魏乙速孤佛保爲漢中都督梁奴來冠乙速孤佛保爲漢中都督梁涉世始

知官至苦對花方悟色真空高眠忽聽陂塘雨

一片荷聲特地雄

同諭仁本登標山

香風吹袂落巖花步盡紅雲景益佳龍虎郊原
山障日鳳麟洲渚水明霞藍田有玉常春色石
室無人謾歲華從此風煙添勝槩老夫絕壁醉
揮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律詩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十首

治運方開亂已隨陽奇陰偶見天機細常壞自
周秦始禮法傳由漢魏非歌鳳楚狂聲振野獲
麟宣聖淚沾衣若無直筆開來世一脉斯文想
更微

善教何心不我隨底須智力巧爲機每憐鑄鐵
作人謬更覺懸金徒木非千載舒長堯日月九
重端拱舜裳衣眼中龜鑑昭然在莫信攝提入

同諭仁本登標山

香風吹袂落巖花步盡紅雲景益佳龍虎郊原
山障日鳳麟洲渚水明霞藍田有玉常春色石
室無人謾歲華從此風煙添勝槩老夫絕壁醉
揮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律詩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十首

治運方開亂已隨陽奇陰偶見天機細常壞自
周秦始禮法傳由漢魏非歌鳳楚狂聲振野獲
麟宣聖淚沾衣若無直筆開來世一脉斯文想
更微

善教何心不我隨底須智力巧爲機每憐鑄鐵
作人謬更覺懸金徒木非千載舒長堯日月九
重端拱舜裳衣眼中龜鑑昭然在莫信攝提入

太微

見武三思飾
奴故早事

揖讓雍容萬善隨紛紛攘奪費心機前車才覆
後車繼曩日爲公今日非神器果誰承正統博
徒亦復着黃衣雲翻雨覆無從詰可是天公寓
意微

季子縱橫六印隨張儀無語不投機周衰遂使
諸卿顯孟出方知二子非豈止古今軌範要
令揚墨盡冠衣理明天下無難事可惜時君力
量微

不信忠良信詭隨於茲可灼亂亡機不京黨錮
迷咸否西晉玄談混是非被禍枉投冠在地復
仇空拔劍揮衣因知高蹈丘園者不是區區愛
翠微

爲善恒難惡易隨事機未曉况先機剥床已及
猶言穩覆鼎將空不悟非盡委貨財求佛果誰
分藍縷到民衣金甌休倚完無缺只恐竒災發
隱微

作德休徵影響隨一誠端足破千機才如智伯
才何益智似裴弘智愈非言行但宜遵聖軌浮
華且莫羨時衣軒然三命車中舞堪笑渠儂眼

孔微

大旆高軒憂患隨可能娛樂故忘機
退延多士豈遑飯進受群言
勿遂非任使貨盈元載屋莫
教塵化士衡衣丈夫用世當如此
不爾超然賦式微

吉凶消長日相隨此是乾坤造化機
物盛則衰奚足訝功成者去未爲非
鷄鷓豈樂金石奏鱗鯨烏庸錦繡衣
試問商巖采芝叟功名何啻一
草微

政有經綸孰汝隨踈迂况復動違機
久知好瑟

吹竽拙每笑還珠口積非幕府高談人側目田

園長往子牽衣分以二者安危在不信君其問

子微

唐赤城居士
司馬承禎也

觀物亭落成

席許池塘斗許齋翛然人境遠塵埃
山容低歛煙雲起荷葉亂鳴風雨來
泉石洗心無俗慮郊原隨意有詩材
一生雅志今方遂莫作終南捷徑猜

觀物亭漫興二首

星斗風雲月露煙松筠梅菊蕙蘭荃
天教此景

全吾隱誰道還丹屬彼仙飯飽看山行曳杖
成對客舞富筵漫郎宦意從來少不爲蘇卿二
頃田

一亭環列萬青山奇玩寧容造物怪黃卷真堪
名利外白頭清樞木雲間農人場圃深秋畢
子芻蕘薄暮還碎錦滿庭苔蘚合定知無客到
柴關

大暑 白戰休

帝德如天本好生誰將虛焰燦生靈乾坤却願
長爲夜物我還愁遂不醒玉井瑤池皆欲沸華

門圭竇若爲寧何當喚起龍公睡一雨先秋看
建瓴

和魯子翬學士見寄詩韻十首

節屋雖非綠野堂歸來六用得深藏時雍擊壤
歌堯舜羊邁披書愛老莊林菓簇金低蘚徑山
泉分玉注蓮塘無窮湖樂風煙在都把悠悠付
坐忘

滿座清風拙筮星底須詹尹卜行藏淵明高蹈
廬山社摩詰真懽輞口莊花下車聲香覆帽沙
頭人影玉沉塘恒行華鵲相招飲多謝山靈不

我忘

佳句人傳自雪堂萬人如海一身藏騎鯨有志
尋仙李刺虎無心效下莊高枕拂雲眠薤谷直
鉤和月釣林塘寄聲沙鳥休飛去老子年來物
我忘

時約漁樵會草堂放懷彼此各無藏泉鳴石罅
心在亮山關墻以色亦莊秋意已侵潘叟鬢春
魂猶繞謝家塘八閑經濟心灰盡惟有詩籌未
易忘

葯房蓀壁挂蘭心無限春風此處藏山上挂絲

誰夢亮燈前角奕儘思莊聲寒風雨千竿玉色

紺煙霞半畝塘客過不煩頻振袂紅塵名利自

然忘

夢亮見北齊薛琠傳
思莊見齊肅惠恭傳

從閑距躍倦開堂聞客敲門欲壁藏世有古今
皆夢境心無塵垢即仙莊風鳴琴筑鶯啼樹
泛水霜鶴浴塘六尺方牀隨意卧未應佳思此
時忘

見梁賀
軼傳

青春回首去堂堂衰白侵尋底處藏老我癡癡
鑽故紙何人肥馬耀康莊翠光挾日山排闥鍊
影翻秋水滿塘自笑此心猶有著幾時喧寂兩

俱忘

非傲軒裳畏廟堂白雲堆裏八年藏每思海上
尋徐福不願山東說鄭莊移石庭中觀岱華埋
盆窻外幻陂塘春秋六十猶爲此方信童心未

易忘

畏廟堂見梁
阮孝緒傳

千金子坐不垂堂甘效黃顰草底藏

黃顰事魏
唐王孝觀

傳誰種三槐期相位自我五柳庇山莊呢喃簾
幙烏衣國蕩漾風煙白鳥塘每到綽然亭子上
今吾故我一時忘

春滿家園書滿堂是中惟許老夫藏對賓但可

頻斟杜著論何須強嚴莊我愛萬山圍灤水誰
言五絕出錢塘閑中幾度承高作故舊知君未
始忘

秋日村居

衰年卜宅喜山村俗事經年不到門踈雨與秋
添索寞遠煙因晦學黃昏倚松野叟清於鶴偷
菓溪童捷似猿莫笑吾廬大孤僻塵囂終勝市
朝喧

木榻

余於綽然亭左右設木榻二蓋榆杏盤

根也一輪困離奇如虎伏一天矯促縮
若螭卧而截其首余愛其古爲賦是詩
盤結何年出厚坤山房對列鬼潛奔龍頭深縮
彌明鼎虎背橫眠謝傳墩作室已垂梁棟用清
衣猶帶土沙痕有時坐寐煙霞影尚覺餘春殢
夢魂

書半仙亭壁自和十首

夢裏雲山久見招歸來懽若布衣交人間萬事
老無味林下一身閑最高牧豎樵童皆我友竹
溪花園亦吾巢英確稅駕都如此把菊東籬豈
止陶

丘園投老謝麾招相與無非莫逆交破屋帶花
紅掩陋矮牆圍柳翠添高日明牖戶蟪蛄網同
動蘭茗翡翠巢人境清幽塵事少詩成元不費
甄陶

自携斗酒赴佳招山市江村錦翠交身健得
方是福才疎辭聘本非高謀身安用管三窟空
膝惟堪占一巢大足生菴田里靜長官共說

劉陶

劉陶爲顧
有惠汝旣代民歌
時復來安此下

天際閑雲坐可招牆頭山色淡相交權門非

開門貴醒者何高醉者高拙碎庭煙風動竹
開林靄鳥歸巢從階精方加強健豈止塵襟
鬱陶

去留心定任相招叔夜何須著絕交但嶺有詩

懷六逸華峰無路訪三高五代鄭遨隱居華山與二道士遊為三高

終身白刃卑頗牧亘古清風仰許巢佳客相過

適乏酒只談風月亦陶陶

莫訝愚溪不復招詩書政好結深交地寬飛鳥

如爭遠天濶行雲欲闕高但可對山時拄笏何

須上樹縱探巢王希夷戲人造物從今省夷跣從

來共一陶

可人密邇若難招俗士紛然每易交流水樹圍

三面濶遠山雲放一頭高坐乎赤脚澆新圃卧

看烏衣葺舊巢衰白太平當自頡試聽工部詠

陳陶

才薄常慚尺一招性孤不耐兩雲交舉頭看鳥

回頭錯開口驚人閉口高痛飲且須邀北海劇

談無用及南巢逃名突殺鴟夷子既氏朱公又

氏陶

鄰家來往不須招吾輩寧同市道交鷓蚌何心

爭勝負鷄鵬無意枝低高人疑地僻如無世我
愛民淳似有巢和氣春風仁壽域豈惟魚鳥被
薰陶

達士應難折簡招未能數面但神交胸吞雲夢
八九小氣壓太行千仞高綠野有雲隨杖履紅
塵無路到枝巢山中宰相知誰是老子如今不
姓陶

翠陰亭落成自和十首

一退愁城萬里降從今按堵樂吾邦睡殘蕙月
猿堆枕吟斷松風鶴啄牕槁木不春從換歲虛
舟無物任飄江撫罇笑向兒童道安得佳肴錦

鯉雙

此心外物不能降投綬歸休父母邦日展樹陰
濃壓地雲縈嵐氣濕穿牕詩書有感人千古心
迹無塵月一江杖履出門皆樂地白頭如我復
誰雙

憂氣消磨壯志降更無憂思到家邦地形蛇跡
林邊路舍影魚驚水底牕工部扶衰歸杜曲
生攬憤弔湘江懷賢政爾心無那何處飛來
鳥雙

無柰詩魔未易降，頓兵堅壁鵲華邦。古今不塔
江山畫，日月長開宇宙牕。我愛園公并角里，誰
誇陸海與潘江。寄聲農父須勤力，已辦良田四
十雙。

高岸深溝水自降，爲田初不異爲邦。鴉株影闊
斜陽屋，垂葉聲乾暮雨牕。夢覺春迷天上路，文
成神決筆頭江。幽閑愛殺村居好，盡日山行鶴
與雙。

亂山龍虎若余降，誰道青衫困一邦。乏力病軀
資淨几，讀書老眼借明牕。樽中竹葉能忘世，枕
上楊花不渡江。自覺閑來文思進，未應江夏獨
無雙。

錦里歸來萬慮降，戴逵何必適他邦。晉戴逵爲
避徵君速
郗王幼思弓劍驅千騎，老愛琴書占一牕。分芋
帶煙寒，斲玉暴梅和月夜。臨江漫卽雖是扁舟，
客政恐漁樵不敢雙。

蝸爭蟻戰一麾降，春滿東秦禮義邦。皮裏陽秋
寧用鑑，胸中樓閣底須牕。吟筇有興時行野，博
具無心盡墜江。爲謝百花潭上叟，肯容分酌玉
瓶雙。

酒令詩籌衆所降虛名誰說可安邦一行鷺起
滄浪水半世蠅鑽故紙牕談塵坐招樵對榻茶
甌笑與客分江紅塵千丈人間世此樂人間信
少雙

百戰功名孰肯降須知險地是危邦一時蠻觸
憐南國千古羲皇美北憲老柏倚風鳴地籟亂
雲翻浪溢天江詩因韻險還奇崛隻字真堪白
璧雙

遂開堂獨坐自和十首

鄉社優游素所甘煙霞元不責余貧山因野闊
無藏碧水爲溪窮有斷藍佳景自當書一一
機誰與論三三歌謠聖代文田里莫道衰翁
不堪

露盤把菊齒牙甘何必鹽梅鼎鼐貪五柳似人
嚴戶牖百花如綬亂緋藍世傳玄圃還丹九誼
見黃眉洗髓三我道雲莊即仙境杖藜遊冶四
時堪

自到家鄉水亦甘尊鱸非是季鷹貪有生不羸
窺權要宋顯延無禍何慙衣縷藍數具河圖土
衍五氣原太極內函三平生伎倆多曾慮只有

調朱弄墨堪

擊鮮釀酒有餘甘種竹移花不是貧世事灰殘

心上火年光絲盡鬢邊藍地環赤縣神州九

外又如赤縣神州者九見史記人共山猿野鶴三六載丘園凡

六召小臣何德

聖恩堪

世味寧同酒味甘野情不似宦情貪乘舟遠遁

誰如范拍板高歌每羨藍追狗僅能功第_二卧

龍竟使國分三英雄事業無涯苦舉似高人一

笑堪

涉世誰云病叟甘祝田嘗突野人貧稻塍隣沼

多蓮葉柳岸圍村半蓼藍人馬郊行并影四_先

慶之以公就第獨行田園人不知為三公石賜

三望車夔之曰我每游歷有人時與馬成三無

人時與馬成二安風雷庭震任呼三_{後漢公沙}

成山中依林阻為屋嘗暴風震只應瀟灑雲莊

景繪畫為圖想亦堪

爵蟬功名幾許甘從今斥競斷癡貪雲山使我

心如水富貴令人面似藍_{廬把}幽處且同龜縮

六讒言但恐虎成三綠簑青蒟真無價處處斜

風細雨堪

江山天許為分甘莫訝雲莊老子貪對客不妨
參玉板誨人政要勝冰藍管斑許我時窺一罈
帶從渠日褫三甚欲搜詩滿千首還愁花月不
能堪

至味何嘗有苦甘大觀初不校廉貪苔垣蝸篆
斜行玉柳岸鶯梭巧織藍飲興平吞雲夢九吟
魂高繞華峰三青編黃髮林泉下此樂惟應我
輩堪

老來漱石枕流甘無意高牙大纛貪二子但教
皆種德諸生何苦為栽藍

後漢楊震少孤貧養
母嚴地種植諸生嘗

有助種藍者
震見報後云

謀生鬼笑營十一得句鶴驚舞弄

三不是身閑衙詞翰挑人風景每難堪

宋劉伯
頰座位

九卿郡守貪屢充是嘗在家慨然將營十一之
方一畧在傍撫掌大笑伯頰歎曰貧窮固有命
乃復為鬼所
笑也遂止

野興二首

出門游目景無窮老子惟愁詩不供流水紆青
圖地勢斜陽分綵繡山容代天理物類澆圃為
世儲材自種松莫視一閑為草草功名良苦且
多凶

顏氏身窮道不窮一瓢何異八珍供天憐幽僻

書門扁

梁沈瑀與弟雲善齊末瑀就雲宿夢坐屋上仰見月中有字曰花雲宅見李膺

花爲衰癯照病容雲放月波搖岫幌風將仙樂

入雲松此生已付林泉了莫向蒼龜問吉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絕句 五言

詠荷花

水府群仙會紅雲擁翠霞黃昏不歸去認得
夫家

遂閑堂

蕩漾灤湖月氤氳華鵲雲是中有佳趣未易
人云

綽然亭即事二首

茅亭雖若小左右皆春色風霜一戒嚴唯見

書門扁

梁沈瑀與弟雲善齊末瑀就雲宿夢坐屋上仰見月中有字曰花雲宅見李膺

花爲衰癯照病容雲放月波搖岫幌風將仙樂

入雲松此生已付林泉了莫向蒼龜問吉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絕句 五言

詠荷花

水府群仙會紅雲擁翠霞黃昏不歸去認得
夫家

遂閑堂

蕩漾灤湖月氤氳華鵲雲是中有佳趣未易
人云

綽然亭即事二首

茅亭雖若小左右皆春色風霜一戒嚴唯見

與栢

水逝月仍在山深雲不知松陰鶴立久以待
夫詩

郊飲醉歸

昨朝醉田間欲借山爲枕青山不肯前却枕白
雲寢

過杭州伯顏丞相廟

取宋市不易歸朝容若愚誰知六經外元有聖
人徒

絕句 七言

觀舍元殿故址

當時宮觀上凌霄回首陵夷半野蒿愛煞堯堦
土三尺至今猶與北辰高

龍門

四野天門錦翠屏愛山直欲挾山行人生何必
麒麟閣大字龍門紀姓名

堂邑宣化堂退食

縣齋公退炷爐熏聊爲塵煩一解紛開戶不教
香遠去簾紋浮動半牕雲

行水災郊外

雲駁踈陰漏日華
曩曩晨色散林鴉
馬前恠底猶明月
路轉滿川蕎麥花

送客郊外二首

茅屋春融桑柘煙
地偏鷄犬靜柴關
野人不解康衢頌
短笛一聲牛背山

牛羊散亂滿郊坰
日暮炊煙草際生
野老不須誇穡事
馬頭已自見昇平

大明湖泛舟

浮空汎景泝流光
箕踞船頭倒羽觴
喚出湘靈歌一曲
水雲搖蕩暮山蒼

題張古齋書室

鼎彝古鼎夏商前
圖書琴書晉宋間
席促爐熏談至暮
落紅吹滿小重山

南口道中

巖壑秋高楓葉丹
天風吹我畫圖間
近來人說鑿輿過
數日香塵不見山

綽然亭十首

官途華髮厭飄零
一旦歸來萬慮冥
莫道閑人無事業
翠紅栽滿綽然亭

一亭新構僅如蝸
但遠塵埃便自佳
底事東風

不容物掀簾吹落膽瓶花

自築層臺臺草棘間興來時復一躋攀不知老眼
高多少脚底雲生無數山

詩書堆按小牕明花竹交加影半橫燕子日長
人睡起一簾紅兩落無聲

山遶田園水遶菴遨游隨處儘吾堪老來世事
都無味惟覺林泉蔗許甘

溪毛園甲儘芳馨野鷺河魚亦可羹脩食不須
絲與竹只聽兒子讀書聲

窻影曨曨破曉寒卧看紅日上簷端雄鷄說與
休多事老子而今不屬官

虛名常恐汨吾天一日能閑便是仙賓客有無
何足校署門未覺翟公賢

世途覆轍日相隨不待功成也合歸直到遂心
方說退却疑老子未知機

裴度歸休綠野堂鑑湖曾識賀知章老夫何處
前賢比部屋荒村分退藏

村居

萬山青繞綽然亭莫恠龐公懶入城六月人眼
日如火披襟松影聽泉聲

拜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視群姦不足兵壯志未酬
還中彼披圖老淚兩如傾

夜坐綽然亭

夜深獨坐綽然亭林隙誰家燈火明鶴夢不整
人語定空山一派亂泉聲

翠陰亭漫興十首

池荷香冷碧雲愁林樹陰疎翠幄收老子胡床
山影裏擬尋詩句厭高秋

往歲歸心日夜馳而今何幸遂歸期回頭却憶

從前事真似邯鄲夢覺時

野人野處四三年雲擁柴門晝寂然時向東南
一登眺亂山龍虎欲來前

終日書堂足誦聲斜陽猶放半憲明硯乾旋滴
花瓶水春逐新詩筆下生

三十年前種此林當時豈憶此投簪而今嘯傲
清陰底未覺從前錯用心

綠瓊州渚紫金山滿目風煙白鳥閑莫道好詩
無覓處隱然都在夕陽間

山妻中饋糝藜羹婢子六廚取酒傾更喜小兒

能養志琅琅不斷讀書聲

兩峯華鶴莫西東老子終居政在中可是天公
相愛甚預爲陳設待衰翁

向來山在夢魂邊今日山居掌握間我即是山

山是我君如不信問諸山

鉛槧圖書日與偕空庭過雨滿莓苔博山煙底
跏趺坐看得瓶花一半開

題李漑之池亭並頭曰蓮

月光月華幾何年一笑相逢寂寞邊應爲湖亭

風景好並肩來看水中天

月光月華晉謝准二月皆有國色劉聰納

爲左右類見晉書

山中

朝居日日憶山中擬欲題詩徧玉峯今日好山
俱在眼却愁詩思不能供

題李廣犯夜圖

犯法寧論故與新無私方可見爲臣竟將尉死
將軍手誰道當年國有人

題林泉閑居圖

向在紅塵羨彼閑而今我一水雲邊只應此日
紅塵客却羨吾家小洞天

題田婦紡績圖

稼穡艱難近頗知豈惟田婦獨如斯披圖不用
多題品只寫幽風七月詩

題洛中諸公真率會圖

投老雲莊今八年我生常恨後諸賢一杯誰與
同真率江上漁樵海上仙

諸公事業照乾坤請老還家一笑語温自愧無成
年又未也辭簪紱避荒村

爲孔明解嘲

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

前輩之詩也切謂孔明之心與三代之
佐同非可以出處論其高下故爲賦此
以解其嘲云

孔明雖與漢爲臣尺寸無增只舊貧
初不異誰言只合卧終身

綽然亭口號

十年堅卧玉溪東多謝山靈肯我容爲問賞
誰是伴抱雲挂月兩奇峰

過李漑之天心亭二首

久别天心水面亭風生吟袖喜重登謫仙將

游何處揖徧雲山問不應
放眼乾坤獨倚欄古今如夢水雲閑南山也
留連客直送嵐光到座間

詠史

至治元年余辭官歸鄉里日以文籍山水自娛因觀秦漢至魏晉事若有感於中者遂爲詠史詩四十餘首以見意云

齊威王

君道從來本不難令行唯在賞罰間
須史頃便覺全齊重泰山

左師觸龍

水惟曲折海能通指事直言未必功
嘗愛左師開趙后雍容宮殿滿春風

龐涓

縱橫才略一孫卿底事將軍氣未平
只此便知優劣了何勞樹下看輸贏

茅焦

積尸闕下欲成丘殺氣纏雲尚未收
齊客膝行唯數語誰知狼虎却迴頭

李斯趙高

秦室斯高兩巨奸崎嶇心計各求安
歸誅滅本欲謾君却自謾

呂后

婦人陰類狼淫俱故德元動半坐誅鉤弋後

非命死茂陵剛斷古今無

借高祖不誅此婦也

彭越

乘危襲亂起蓬蒿千古風雲有許遭
猶戀寵誅夷休恨卯金刀

周勃

兵子何堪總百官陳平狡獪故多端
明知宰輔

為難事不肯傳人袖手看

武帝

內興土木外禽荒北伐東征事擾攘
自已欲多

渾忘盡却評淖子不宜王

漢武公卿動滅夷殺心如此豈君宜
他時巫

宮中禍子喪孫亡寔自貽

霍光

妻行弒逆子專權無乃將軍大默然
女不姑見罪死也應慚愧稅侯賢

汲黯

大臣懼罪日驚惶強虜聞風亦退藏底事
如此氣不冠不敢見淮陽

公孫賀

明知漢武慘無恩相印悲持笑汝偕政使一
櫻耻辱鼎砧未必到金門

主父偃

鼎食渾能幾許甜先生不避朶顛嫌他時舉族
皆夷滅此味方知極苦嚴

蘇武

為臣惟命敢辭難脫遇艱難亦自安試看子卿
持節處雪花如席不知寒

韋賢

一自留侯去決然再無高士為膠絃力辭台鼎
歸田里此日方知有此賢

丙吉

瑞氣天成五色文長安獄邸閉皇孫護持高廟
神靈在相國應宜不有恩

蕭望之

自省無愆任衆排便歸廷尉亦何哀當時恨
朱雲籘早是剛腸勸自裁

京房

盈虛消息理精微易學從來貴見幾箇裏
無所見區區占候是耶非

楊惲

相臣得罪息交游私室兢兢若自囚歌酒放
非汝事本期行樂却成憂

王章

浮雲蔽日黯無輝此際翩然便合歸說似獄中
京兆尹牛衣未必下朝衣

谷永

倚中有救恣開陳縷數危亡在暮晨去旆不過
交道廐至今冤血漬京塵

息夫躬

正進猶難免罪尤况行不法望公侯區區校計
知何益贏得千年臭不休

彭宣

百詐千邪安漢公忠良那肯與相從勇投印綬
超然去不信孔光無愧容

梅福

忠言無路徹宸聰詭服深藏吳市中只道世明

無白雉豈知天外有冥鴻

龔勝

解印歸來老分甘素衣不受一塵沾忽驚有
從天下頓覺衰癯十倍添

劉歆

拍塞胸中書五車却能委曲事奸邪當時似
知多少豈止先生可歎嗟

王莽

桃李元無松柏心鴟梟強作鳳鸞音當時一切
皆從古底事阿衡用意深

王皓王嘉

二隱士公孫述累
微不起遂賜死

隱無真識保終難勢迫誰能不改顏愛殺蜀中
兩夫子甘心伏劍死空山

韓歆

以直言
自投

直言爲國舉朝無幸有緣何却見誅文叔禁
乃如此誰言高祖與同符

馬援

丈夫奇節在邊庭不願黃腸送此生底事
煙瘴底鄉居却羨少游榮

劉昆

矯情干譽世紛然才有微功即自傳滅火巨
言偶爾此心安得不廻天

桓榮

諸生爲學務明倫印綬何須廣座陳以此便事
稽古力阿榮胸次太埃塵

黃憲

風旨言談了不聞諸君降伏每疑人乃知道義
熏蒸處形迹俱無物自春

楊震

事安帝

喜君清白羨君忠旣去宜平颯礪胸半路慨然
甘自醜先生舒卷欠雍容

李固杜喬

危邦何可一朝居二子雖忠識亦踈地下若
揚太尉不須更問國何如

小人方寸足機坑君子從來直道行二者早知
難並處不如田里樂餘生

魏桓

累徵不起或勸其行桓曰后宮
可損乎左右唯幸可去乎云云

將進先思己所行所行不遂有何榮直教遇
方知止却笑渠儂理未明

范滂

時危政要似愚癡出位譏評恐未宜可惜許多
忠義士纍然俱與禍相隨

朱震

陳蕃友也蕃評為隱其
子事覺考據終不肯言

交道衰微數百年死亡誰肯與周全如何當日
陳蕃榻止為南州孺子懸

陳容

在袁紹座見或洪甘
與同死紹亦殺之

不期素紹共生全甘與咸洪赴九泉每誦此言
千載下令人毛髮尚森然

彌衡

才如利器要深藏揮霍於人何可當自古殺身
多坐此聖賢固不貴詞章

秦閔

為黨人潛上
室中十八年

志士從來多苦心逃名不厭土房深弟兄妻子
皆無見時有白頭老母臨

龐德公

鹿門佳處恣游遨誰識沉冥一世豪莫把功名
論出處卧龍終讓德公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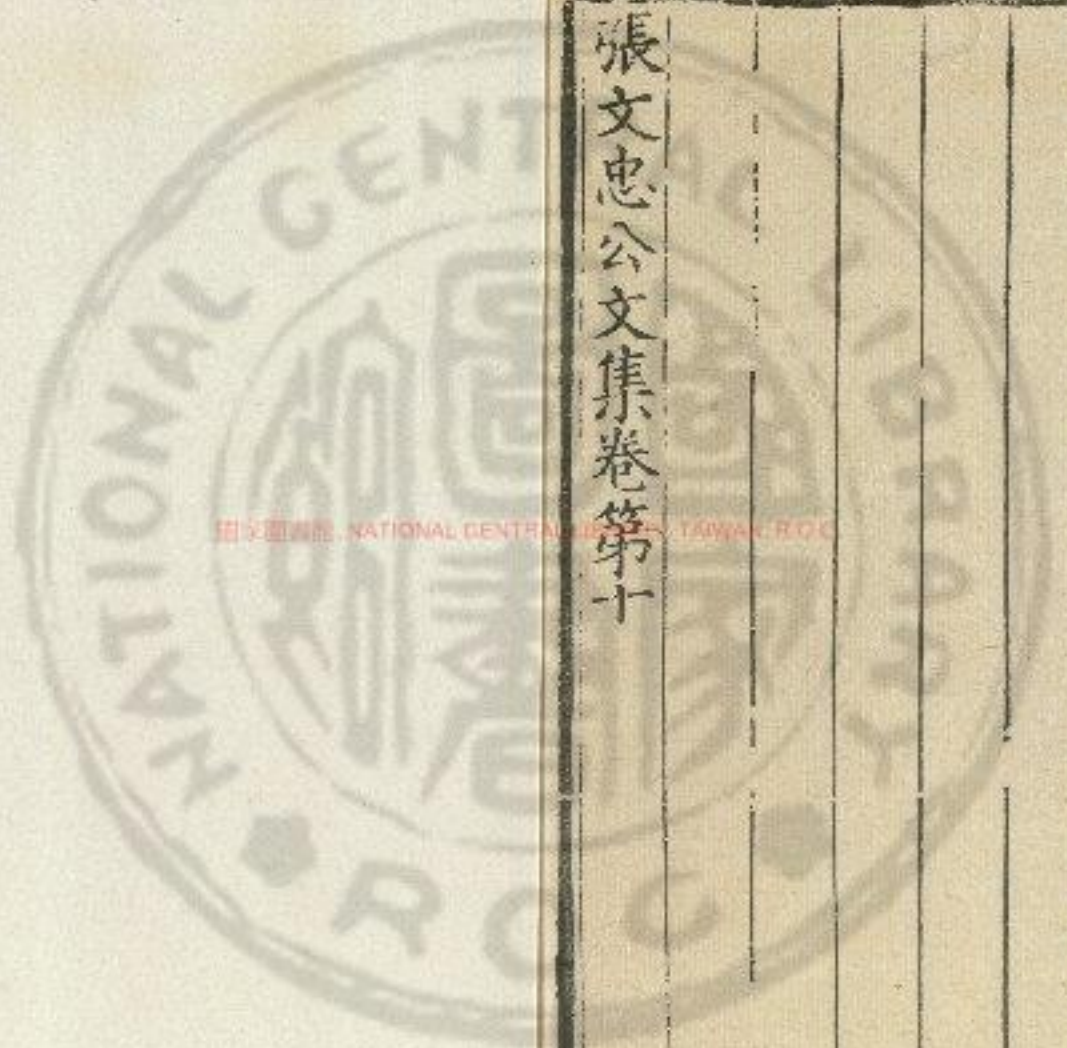
司馬懿

魏移漢祚未須更三馬槽中已夢符天道好還
良可畏不如為善百無虞

蔡邕

殿廷白晝墮青蜺乾道無剛政可知顧此何止
陳正論有才無識亦堪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書

時政書

庚戌年上

奉政大夫監察御史臣某謹齋沐信宿昧死
書

皇帝陛下 伏聞御史言官也人君深居九重
耳目有不及者設監察御史言之是知御史
寔朝廷耳目人主所倚以爲聰明者也伏自
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迄今五十餘年矣昔阿
馬飾奸亂政臺諫不言爲盜殺之桑哥罔上



下迨其誅滅

世祖皇帝震怒臺臣不先事而言幾至危殆
知國家未嘗負言官而言官則有負國家者
况

陛下方總群策以收太平之功責言於人而
言責之萬不如是政使或爾死自其職又可
乎臣自承乏言官常欲披肝瀝膽具白當世之
務以父年喜懼章成復毀者至于再三儻朝廷
憐其居職不能不言之心少賜清閒使竟其說
或誅或竄止於臣身則受辱之日皆感恩之年

也臣嘗觀自古國家之難多伏於治平無事之
日爲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敗無實迹人
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則又恐事成
不救貽人主無可柰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
而不知進言者爲尤難也夫子之於父非不親
且敬也惟親也故有過不敢不爭惟敬也故爭
之不敢不盡其誠爲父者若曰吾尊也汝卑也
柰何汝不我從而欲我之從汝言或及此則人
子之職隳矣臣之於君與是奚異伏惟
皇元有天下垂百餘年始則

太祖皇帝以義兵起朔方次則
憲宗皇帝以勤勞紹國統次則

世祖皇帝以賞罰一天下又次則

成宗皇帝以簡重守成功

列聖相承咸有彝憲初

陛下撫軍漠北天人胥順靈旗所指輒以捷聞
中外之心願其即真懸懸焉如農夫之望歲會
奸謀內構欲僭宸極天下之人皇皇焉又
盜入其家靡所寧止賴
宗廟之靈社稷之佑

太母元弟之斷虛罔己灰期月之中民之翹首
企足以渥六飛之至者不契而同遐邇一意從
聞

正位上京士賀于朝民慶于市于以見臣庶
欣戴

陛下者可謂至矣以

陛下孝武英睿鴻福永年因民之心仍

祖宗之憲少抑浮費則隆熙之治可必底無
固不必紛紜更張求勝前人爲也傳曰道在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又曰監于先王

憲其永無愆前輩亦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伏願

陛下詳味斯言則致治之方有不難見大抵西今天下譬則一室

祖宗基構塗茨靡微不至

陛下擇一二端重者臣謹而守之自可坐享億萬年無疆之庇况

陛下龍飛之始已詔中外凡百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當時識者僉謂

聖心及此幸孰大焉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一不與

世祖皇帝時異者豈

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

祖宗爲不必法與將臣下巧爲佞辭陰變之而陛下不知也

世祖皇帝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

世祖皇帝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

世祖皇帝時任人必循格今則破選法以爵之

世祖皇帝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之

世祖皇帝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
世祖皇帝時省臺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
世祖皇帝時墨勅在所禁今則開倖門以納之
世祖皇帝時課額未嘗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
世祖皇帝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燬煉以殺之
彼當國者始言齊政令以甦民瘼今則瘼愈劇
而政令紛然始言實鈔法以阜邦財今鈔法愈
虛而經費日詘始言下情弗達今壅蔽愈甚始
言一新視聽今遐邇怨咨始欲去弊而弊益繁
始欲變法而法愈壞其他奸謀詭計謬論詐忠

以熒惑 朝廷欺天罔人惟己是利者殆難
舉臣欲默而不語則恐厥後事功不效爲臺言
者責無所逃欲覩縷言之伏見

陛下信彼方深任彼方篤非造次一語所能
然竟不免冒 雷霆之威終爲國家言者誠一
忍 祖宗百餘年富實完美之業一旦爲二三
小人幅裂而絲棼之此臣所以不避一身之
上爲

列聖惜下爲天下百姓憂欲使彼聞而改之
致有撓棟覆餗之虞以成 朝廷圖治美意二

耳夫人固有聞其言則若有爲施諸事則無害
効聖人謂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惡利口之覆和
家者不可不察昔趙括學兵於父恃其辯自謂
天下莫敵然其父則不爲許母問其故父曰兵
者死地而括每易言之使其爲將必敗入軍後
趙王將括母上父言不聽未幾果坑趙軍四十
萬長平身亦不保夫以趙括談兵意其料敵制
勝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敗者政以兩軍之交
千變萬化未嘗躬歷其險欲以三寸舌爲戰勝
之具安往而不敗哉此古之所以重實愿輕浮

華薄巧言敦實行務守成重改作者蓋有見乎
此也且

祖宗之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積其立法也亦
非一臣一士之謀比及尺地之獲一令之出族
畫朋議曠時引月然後定焉今乃於頃刻之間
因一人言紛紜變易豈不與

陛下初年詔旨大相戾乎蓋嘗伏慮厥今天下
藩鎮無有外敵無有大盜切發者無有宦官作
福者無有女謁亂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
治者良由任事之臣惟利目前而不虞其久遠

之弊惟知泥古而不察時勢之難誰知曲意迎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而不知繩武

祖宗足以爲治今姑舉其害政甚者一十事試爲

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多蓋聞自昔國家之制賞典將以來有功昭有德砥礪群情鳩集庶事者也故功有大小賞有重輕德有厚薄爵有上下輕其所重則勤勞之人解體高其所下則僥倖之徒生心是以善爲國者當其可賞雖仇而不吝其不可賞雖親偶不以假之况貨財非從天降地出皆

世祖皇帝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奉之將外供上帝百神之祀成朝聘享覲之禮待邊陲征戍之需備年歲凶荒之變施當其度則國足民逸上下裕如少失其宜則國困民乏中外騷動

陛下所知者謂堂堂天下何珍不有何奇不臻隨取隨盈故不靳惜而不知四方萬里之外窮鄉陝邑疲氓嫠婦髮鶴於耕手龜於織采玉者

躡不測之危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揀金求珠者
冒莫能度量之深比至積微成巨剔偽存真變
惡爲美改朴以文不知爲日幾時爲功幾許爲
費幾何然後得入有司之選其上之也水焉則
舸陸焉則輿虞其盜也則又抽兵以衛之調民
以警之乾沒則責償於見官腐壞則倍徵於來
者其成其貢其來其入其始其卒在下者有如
此之難苟因一笑之歡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
功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昔韓昭侯
有弊袴命左右藏之或以爲言昭侯曰吾聞明

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爲而嘖笑有爲而笑今
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夫古人以弊袴之
微爲重於嘖笑猶不輕以假人况累朝內帑之
儲珍奇寶玩之物又豈特弊袴之比哉昔我
世祖皇帝臨御三十年乘輿服御皆尚儉素左
右之臣雖甚愛者未聞無故而得尺帛寸金之
賜故能外芟寇亂內杜臣奸國用日饒威權日
盛茲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取法者歟伏觀
陛下即位以來每及民瘼常欲銳意愈之其子
愛元元之心非不切矣然四三年間呻吟者

多豈非 朝廷於恩賞慶賚之際或未惜歟曰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曰節用而愛
臣嘗岐而二之今乃知節用斯愛人傷財斯厲
民矣伏願自今凡有所賜上思

世祖皇帝惜財富國之意中思聖人制度之言
下思百姓殫力罷精之苦將不待傍取他求而
公私無不給矣二曰刑禁太踈切聞法者天下
公器將以威奸弼教囿民于一者也此見近年
臣有賊敗多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
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

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故
古人以赦爲偏枯者政以謂此按書青災有赦
五刑之疑有赦周官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誤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勿弱再赦曰老
耄三赦曰蠢愚肆赦之原蓋出乎此叔世往往
以赦爲可壞災祈福故嘗輕易頻數抑不知
者由人積德累行而主非縱惡患奸之所能致
爲田而護糧莠徒損苗稼不足以言仁爲國而
宥奸貪徒撓善良不足以言福貴爲
天子何靈不佑何祉不集尚奚假彼狴犴胥靡

之助使其有而知改猶或庶幾如伍侍寬恩
不益滋其惡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
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民有朝蒙恩而夕
被執旦出禁而暮殺人救四發之未嘗一正厥
罪者又有如烏鼠偷終成狼虎之噬者問之則
曰赦令之類故耳意者以爲先犯幸而不死今
犯即前日應死之罪兩知一人貨而止坐一罪於
我已多况今犯未必死也因而逋引虛扳根連
株連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豈人性固
惡防範不能制裁誠以在上者開其爲盜之途

故也又古之赦令出人不意今詔藁未脫而奸
民已復群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爲
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則逃爲民者不知所懼暴
深益熾又古者犯法受刑今也犯法受賞其曰
死嘗麻者尤爲奸盜之招深損威權甚非導民
以善之義者漢司馬異漢病光武問所欲言他
無所及惟曰願謹無赦諸葛亮治蜀軍旅數興
赦不妄下而敵人畏之唐太子承乾爲長孫皇
后病請肆赦以來福后曰赦者國之大事惠奸
敗法何福之爲是知自古明君良臣賢淑之后

固未始以數赦爲美事也伏望朝廷自今臣
有犯法止左右毋得祈請好事當原者先老幼
疾癘其餘犯者一麗於法如此則刑罰中而臣
下肅矣三曰名爵太輕伏觀

陛下正位宸極

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神器再寧
喜激於中故於左右之人徃徃爵之太高祿之
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叅政
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伎藝而得官曰國公
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

之輕無甚今日夫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俾
天下之人駸奔事功而不容後者以其有此二
已故書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此
其賢者不論臧否勞逸因一時之權輒加以
品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是
優游如此而得是則曰今孰肯赴湯蹈火以
國家之急也哉大抵人所以重夫勢者以衆
能皆高而已獨巋然而不能皆豐而已獨縹
有餘故也譬則狐白鳳錦惟服者少故人以爲
貴若人人服之則與羔布奚異焉使其受而矣

足猶可萬一等而上之歎心溪經其爲患也
有既乎今夫鷹隼所以易制者不過恒使之
焉而已矣一或厭飫解不決雲叛主而去名
於人何以異此以其班資之降殺服色之等
宜若虛名以言夫與在輕重之間則朝綱張
人情離合國體強弱任爲古之人有見乎此
寧獨人以金帛他物不以天下公器假人衛
叔于奚請繁細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湖陽
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以爲苟非其人民受其
弊我

世祖皇帝朝伯顏丞負平宋大勲官止金紫
光祿大夫今朝廷諸臣不知有何勲何戚無
一不階開府儀同三司者使其有伯顏丞相之
功則不知授以何官之伏望自今普加沙汰
其有夙嘗近侍立功以比奉特
特命而官者聽其仍以貢獻以請謁如墨勅
斜封之類下有司拘已授者滿日黜降未授
者一遵選格差除如則僥倖者無隙可乘
朝廷尊而名爵有所矣四曰臺綱太弱夫國
家之有臺憲猶邊陲有禦兵雖敵人遠遁而

反側之患不可不防奸黨欲蹤而專擅之謀不可不察其或見敵人之來而攻之過慘聞小人之儲而擊之失實六上者則當嘉其爲國優而容之以伸其勇敢一氣而收他日緩急之用夫畜犬將以吠盜不可以盜戢而畜不吠之犬豢貓將以捕鼠不可以鼠伏而豢不捕之貓此舉世所共知也然犬之吠也豈必人人皆盜見其不熟於目者無不吠也貓之捕也豈必物物皆鼠見其可適於口者無不捕也若犬以吠非其盜而豢貓以捕非此鼠而逐將見盜鼠不勝其繁而犬貓有不勝其屈者矣且責言於人而以言見罪是猶飲人以酒而以醉見踈馭下之術恐不如此昔我

世祖皇帝每戒飾臺臣及下求言之詔必曰其言可采優加旌擢如不可采亦無罪責夫冕旒之前言不中禮宜若可罪然國制不論者蓋凡因一人而沮天下之善爲細故而失天下百姓之計也苟以一言不中徑加誅戮則天下必將箝口結舌無復告以善道者矣上不聞善則弊不生昔唐太宗嘗曰自古帝王有興有衰皆

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以至
滅亡朕既深居九重不能見天下事故布之卿
等以爲耳目勿以天下安寧便不存意觀太宗
之言與我

世祖皇帝求諫之意數言載下若出一轍於戲
聖哉伏惟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在近年以來
紀綱法度廢無一存詩在

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闔臺
之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
雖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况中外之言論其

關係重者無過省臺就二者言之臺爲尤重蓋
省有宰執爲朝廷股肱臺有言官爲朝廷耳目
夫人必先聽耳明目然後乃能運用股肱若耳
目有所蒙蔽股肱雖能運動詎得如其意哉以
是論之則人主苟欲保全宰相莫若精選言官
言官得人則宰相必恒恐懼脩省不至顛危言
官不得其人則宰相必肆行非度卒與禍會是
知言官之嚴乃宰相之福言官之懦乃宰相速
禍之階臣嘗觀史籍所載自古奸臣欲固結恩
寵移奪威福者必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爲

人上者苟不時引臺臣訪以得失則奸至前而不察弊盈外而不知舉伏中而不聞庶績隳而群心搖矣臣固知堂堂聖朝萬無許事然臣自弱冠從事久叨國恩不勝拳拳報上之誠所以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比見累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荐臻疹疫暴作郊關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纍纍焉鵠形菜色就饒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相典鬻為食者在在皆是當此災異之時

朝廷所宜減膳撤樂去幾緩刑舍禁蠲徭損服

御發倉庾止貢獻停一應不切之役下紓民力上答天心今聞泃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脩之擾內則有養老宮展造之勞括匠運軍旁午州郡或渡遼伐木或濟江取材或陶磨攻石督責百出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日無之糗不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眊眊無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列似此疲氓使使見之

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知鞭扑趨成邀功覲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問

國家之財誦生民之力殫哉夫自古帝王非無
土木之役也惟相時而舉度力而行可則興否
則輟其有必為不容已者則基焉以待歲年在
下者既知上之人愛憫如是故臨期擇菴荷鍾
樂然越事靡遺餘力焉謹按禮九土功龍見而
戒事火冕而致用水昏三而裁日至而畢聖人
謂使民以時者蓋指此而言也昔魯公城中丘
城郎皆當長養之月故夫子筆之春秋以昭其
失夫人君所持以為國者無急城郭焉使築之
非時何損於政而聖人畧不少貸必大書特書
者蓋天之於物也無不愛王者之於民也無不
養養民之道無他不奪其時而已矣時不奪則
民力足民力足則生理饒生理饒則禮義興禮
義興則風俗美風俗美則教化成教化成則天
下治故為國以養民為本養民以不奪其時為
本故春秋諸營建無巨細必書誠以民力為重
故也昔漢文帝欲為露臺計用百金帝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為唐太宗欲脩洛陽宮以脩巡幸張元素以
百姓瘡痍未復太宗遂罷其役夫以天下之富

視百金之費一宮之建真不啻九牛之拔一毛而文帝太宗猶以勞民耗物而止况五臺新寺等役其費豈止百金其勞豈特一宮之役其直又豈止中人十家之產而已伏願

陛下於是數工而罷其一無俾漢文皇唐太宗專其美於前則天下幸甚六曰號令太浮夫上有所爲而天下無不響應者號令之信而已矣號令之於國猶血脉之於人血脉無疑則疾病不作而人必安號令推行則奸惡不生而國必治書曰慎乃出令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命重

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言人君當慎重其命不可輕易出而造次發也臣伏見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若奕棋其立法舉事亦莫不爾雖制詔之下未嘗有旬月期年而不變者又甚則朝出而夕改於事甫行而止者隨至一人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廟堂之上舉措如此則外方他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致此者蓋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人情有未諳時勢有未審事理有未達或急於迎合之

私或牽於好惡之過或徂於聞見之迂所以輕率無謀而徒爲是紛擾也昔

世祖皇帝每舉一事明見其可亦必下公卿大夫館閣諸老集議何則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獨任則小任衆則弘至其聽覽之時又必出而坐於路寢之外其或不出亦必畢入群臣使各罄所懷如此而情僞之間猶有未悉况今省臺奏事多則三人少則一人其餘同僚皆不得預有一人得旨而出衆人懵然不知者有衆人欲奏而得入之人抑不上聞者欲望下情上達上

澤下布其亦難矣臣愚乞自今凡有更革之事仰遵

世祖皇帝館閣集議舊制使彼悉心叶意博詢利病詳究可否然後面同入奏庶幾命令之出有建統之易無反汗之難若官若民舉知遵守而無翻覆不一之患矣七曰倖門太多伏聞衆星麗天其所拱者北辰百辟在官其所奉者

天子次

天子而尊則

太后焉次

太后而尊者則

皇太子爲雖親且貴要皆人臣事無專制義無獨行所謂尊無二上者是已今國家爲制寬大所以諸王宗室皆有主人後人進退人之權夫慶賞刑威當出於上久假不歸則飛揚跋扈之勢成有不可制之一旦者矣惟謹於始則無後患防於漸則無近憂夫水之微也抔土可塞及其盛崩城不足障之火之微也滴水可救及其盛決河不足滅之是故自占聖君賢相所以能逆折亂萌潛消禍本使天下陰受其賜而弗之

知者灼此道也臣比見一下淫僧邪巫庸醫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諸侯王駙馬爲其腹心羽翼無位者以之而求進有罪者以之而祈一出則假其勢以凌人因其衆而結黨入則離間宗戚造構事端啗以甘言中以詭計中材以鮮不爲其所惑如近瀾濶出太子賴發覺早未嘗變生少有不及豈不可爲寒心也哉此致此者非但下之人不知涯分自底滅亡抑亦在上者恩之太重御之太寬有以縱之使然也夫自古亂臣賊子初亦未

嘗敢有覬覦神器之心或以辨給過或以談諧
入或以伎藝親或以功利合合則愛愛則賞賞
則驕愛之極則肆肆則為望闕而不敢進今則出
入如已家始焉被問不敢言今則縱談無所忌
始焉謙芻而心博今則騎其騎而服其服始焉
妻妾皆常人今則貴族宗蕃之所御者使其能
夕惕兢兢深自貶指尚或可免苟因是以思曰
吾所服如此所騎如此所御如此其去南面之
貴復有幾何於是其所不當求問所不當問日
滋月熾惡積罪盈一從而按問誅之非在上者

有以縱之使然而故君之於臣也尚嚴而不
尚和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縱狎而不授以
非據之官非政則不與之言無故則不命之坐
非大勲勞則不賜以車服珍異之玩何則蓋謹
微防漸其理不得不然也臣之於君也尚敬而
不尚諛過位則變入門則僂背闕而坐者糾蹠
馬之齋者罰道無下車有命則不俟駕而赴
何則蓋臣近於君恐其褻瀆慢易頽遠不敬故
也於戲使上下胥素其道則自古救亡之禍豈
復踵於世哉昔漢宣帝時徐福言世臣霍氏太

橫宣以時抑制保全書九三上不報其後霍氏
竟以不軌赤族當時議者謂不從徐生之言以
致君臣兩失臣見歐今藩王宗室左右大臣侈
肆之甚伏望朝廷曰今待宗藩以恩而濟之
以義選群臣以禮而用之以嚴斥一切鄙俚之
談隱微之請並賜禁庶使尊卑之分明而政
柄歸乎一矣八曰風俗太靡當闡治天下有至
簡且易之道倡於上則應之於下作於邇則應
之於遠端一身而千萬人化者風教之謂也夫
一家之風欲正為親者所宜先之一郡之風欲

正為牧守者所宜先之一國之風欲正為諸侯
者所宜先之蓋自上而下者謂之風因上而成
者謂之俗故風俗國家之元氣風俗厚則元氣
盛而享國之日長風俗薄則元氣衰而享國之
日不敢必故古之善觀人國者察乎此而已矣
臣伏見方今之俗以華相上以偽相高在仕者
愚玉碎而才瓦全貴雷同而鄙崖異以水蘂為
沽譽以脂韋為達時以吹毛求疵為異能以走
勢趨炎為合變順已者雖蹠躄而必用逆已者
雖夷惠而靡容自非確焉有守不顧一世非笑

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昔唐天寶之際其風俗可謂汰矣至代宗以楊綰爲相以清儉率下拜命之日朝野舊習爲之頓衰郭子儀方宴邠州聲樂減五之四京兆尹黎幹出嘗騶從數百止存十餘御史中丞崔寬第舍甲一時即日撤而毀之其他聞風而化者不可勝紀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爲有徵矣第後世爲相者夙無致君澤民之誠一墮紛華頂踵俱變旣乏時望又不能勉自克治苟假威權爲己身重所以立之而人弗立道之而

人弗行綏之而人弗來動之而人弗和一切憂焉不勝其難者由行不素脩聲望不素孚於人故耳古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語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孟軻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非以此欺夫以宰相之賢而猶使人感化之速如此况貴爲

天子果有志於移風易俗信乎其不難矣九曰異端太橫伏聞三代有天下者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視民飢寒不翅在己故并天下之田使民均有其業其有逸居不事其業者謂之

開民倍其賦以苛其古者十農夫而開民或一
今也十開民而農夫僅一焉欲民無飢寒之虞
邀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賜戶賞塞其靈財
害農之源而已昔漢文帝以錦綉纂組富商大
賈爲侵牟農利傷害女紅猶議禁之况百此病
民者顧可恬然莫之省耶臣見方今釋老二氏
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游墮之民爲
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
藍縷以實腹蓋體焉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
今年造某殿明年構某宮凡天下人迹所到精

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藿
茅撮土以覆頂託足焉彼不知惠迪從逆之原
妄談禍福不知原始反終之故謬論死生蓄鼓
流俗取徒結黨使人施五穀以爲之食奉絲麻
以爲之衣納子弟以爲之童僕輸木石以爲其
廬室而人見其不蠶不稼不賦不征聲色自如
而又爲世所欽爲國家所重則莫不望風奔效
鬻首從游所以奸民日繁實本於此今夫田野
之農終歲勤勞猶不免飢寒之苦彼一祝髮則
情欲厭足莫敢誰何固無訝其舍彼之難爲此

之易也使其精嚴所業真能爲國祝釐延祚猶
爲庶幾今也盜獲者有焉奸敗者有焉謀反大
逆者有焉夫人必先齊心明德然後可以動天
地感鬼神苟穢惡周身波神明方且惡而走避
之不暇矧肯歆其祭而降之福哉昔

世祖皇帝嘗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
之後奪於衆多之口尋復中止至今識者爲深
惜焉古人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不能衣
食一僧蓋言其盡財害民之甚也臣嘗略會國
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以之犒軍則卒有

餘糧以之振民則民有餘粟以之裕國則國有
餘資彼燒壇設醮吹螺伐鼓奚爲哉近者至大
二年十一月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爲
明監伏望自今諭旨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
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會並勒爲民以竟

世祖皇帝欲行未及之睿意豈不可爲曠代未
聞之盛典也哉十曰取相之術太寬伏聞宰相
之職代天理物表率百僚國之柱石民之冠冕
於是乎在其賢與否天下治亂係焉嘗考詩書
所述歷代史冊所載有政熙時泰四夷貢職吏

良民義者必由天子命相得人而致之其有紀
綱紛糾群小競進海內利弊災異荐臻者必由
天子命相不得其人而致之故古者命相內則
詢諸大臣外則酌之輿議上以稽諸國典下以
應乎民心殆不可寵一人使千萬人受害徇一
己好惡廢天下後世議論之公以堯舜之明將
有所登庸亦必四岳是咨而不獨主已見豈非
宰相任天下之責其勢不得不與天下共選之
故歟或者以爲人君任相可斷之獨而不可奪
於衆是不知夫所謂獨者集衆人之議折衷一

言之謂是豈弗謀於下惟已足任之謂哉嘗見
前代人君拂衆命相以致禍敗者不可勝紀試
舉其尤者一二以者監戒焉唐明皇之於李林
甫德宗之於盧杞天下之人皆以爲奸邪不可
相而二君獨任之不疑在惡排賢卒致播越之
禍蓋嘗因是以思奸臣所以結知於上宰相不可
破多由語焉而隨聲行焉而承意探其將喜而
先之以笑逆其將怒而激之以言好樂則開以
鄭衛之音好貨則逢以聚斂之說好飲則導以
宴游之樂好獵則庸以馳逐之娛九百所好靡

不委曲承迎在上，祇知其益已而不知有大損在焉。祇以爲愛已而不知有大不愛存焉。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臣直士多責難於君，故其言往往若不可聽。然反而求之，則所慮者遠，所防者深。佞臣邪士多貢諛於上，故其言往往若所樂聞。然徐而察之，莫非淺近無益之事。人君誠能拒其所樂聞而勉強迴心以從其所不可聽，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漢唐可有國至今不絕也。

欽惟

皇帝陛下肇登寶位，推心御物，納諫如轉圜，人有片善不考，其素輒超資躐等，用如弗及。是知陛下於用人聽言之間，可曰兩得之矣。然言有是非，貴於詳審；人有賢佞，貴於別白。似是而非，似賢而佞，聖人謂惡鄭聲之亂雅，惡紅紫之亂朱者，不可不察。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多結罪入狀，自求進焉。若無其事，何幸如之。萬一或然，自古豈有入狀而爲宰相之理。今夫一縣一邑將任一主，辨小吏猶必擇其廉慎，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豈有宰相國家安危所係而

各從其自舉哉伏望 朝廷自今凡有大除拜
冝下群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己所好惡上所
憎愛者以私去取焉將見廟堂無冒進之嫌人
主無偏聽之失公道開而人君之能事畢矣臣
聞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方內寧謐臣嚴其威
民孚其德者不過於此十事見之明守之固行
之必焉而已矣然功雖賞而不至於泛罪雖罰
而不至於苛知名爵爲報德酬功之具而不輕
授知號令爲戢奸弼教之物而不屢更臺綱虞
其弱而激厲者多土木惡其勞而興造者少其
他如躬儉素以敦風化別異教以崇士流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此皆三代以來聖君恆主之所
謹而後世子孫所當拳拳服膺不可忘於頃臯
者也觀夫中統至元之間其効爲可見矣伏觀
陛下四三年之間事

祖宗以孝遇臣下以仁懷生民以惠其志非不
欲追蹤

世祖躋世泰和然而再易省臣迄無成功者蓋
有二焉一則左右之臣祇知逢迎而不知盡言

竭力以效忠二則

陛下惟知貴治臣僚而不知改奢從儉以端本
夫匡時濟世爲臣子者固當以身任之然治理
之成亦須人君側躬脩行以應於上然後頌
聲可作而王化可興經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惟
陛下幸垂鑒焉則君國之術不外是矣臣養浩
冒瀆
威顏無任戰悚待罪之至謹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
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
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
如古勅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
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
亦莫不迎銳而開猶芝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
地而途纔一再敵輒不烹且是者相萬矣走年

竭力以效忠二則

陛下惟知貴治臣僚而不知改奢從儉以端本
夫匡時濟世爲臣子者固當以身任之然治理
之成亦須人君側躬脩行以應於上然後頌
聲可作而王化可興經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惟
陛下幸垂鑒焉則君國之術不外是矣臣養浩
冒瀆
威顏無任戰悚待罪之至謹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
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
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
如古勅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
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
亦莫不迎銳而開猶芝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
地而途纔一再敵輒不烹且是者相萬矣走年

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
醮酎後泮然噴坐辭致碎隱者或不能供章
成則確剛古遂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
出奇於腐江海駛而蛟龍以靈靈薄而元氣溢
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燁一時名勝靡不鯁鯁
焉自闕所有伏避其鋒而為相鼎族輦金籠幣
託銘先世勲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
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贖餼宴勞
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
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為世所珍

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競若市或酬金物門最
其九論之公益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逆
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
所未備然則公之奇侈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
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
凡如千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
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
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
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
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

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送田信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余少聞和林漫不知爲何許及來京師得諸常
往者和林爲朔漠窮處地溼寒不敏藝植禽鳥
無樹棲而畜牧逐水草轉徙舉目莽蒼無居民
盛夏亦雪風則沙礫背颺咫尺無所辨行者日
一再食惟馬漣禽矣而已夜則直斗取道以前
茫乎若迷者累月乃至驛置五十爲里六千有
奇 朝廷以瀕衝邊要往年 詔闕元帥府

之又選貴胄耆德參蒞厥職而責任之專殆與

一行省埒今年春帥府都事闕選數輩俱以遠

辭於是堂掾田君信卿慨然請行或曰都事非

正負和林非內地子今掾蒲循所宜得固不失

一近縣烏用自棄荒遠如是哉君曰仕不心乎

國而惟倖一身之安吾所耻也或白執政遂優

而遣之及行同事咸祖德門外友人張某執

酒前曰今人於仕資格小不合意嗷嗷論列若

無以爲生旣遂或所授差遠輒稱美託故以避

縱往不事事事事又不克竟者聞吾信卿其亦

有所愧矣大抵天下之事常患無非常人任之
得其人則難可易危可安曠可制而携者可懷
且今阻聲教者非他族別種皆國家所嘗股肱
手足視者第以厥初誅於邪說艱於卒改故自
伏於日月所不耀之地是豈異姓諸侯王估強
逆命者比哉苟懷之以寬仁要之以信義無覺
其境而遲以歲月彼有不格者乎信卿嘗與共
事知其臨事有遠慮故敢以是語之意必不以
爲迂而糞土吾言也

送柳唐佐序

世皆曰官外者唯縣尹爲切民州次之府郡又
次之譬則子於父母於大父母相距寢遠其情
意寢隔以薄走獨以爲不然夫父母愛子固爲
天性其或狠忍殘酷自戕所生彼爲大父母者
將忿而謫之邪亦將縱其毒而莫之恤也苟縱
而不恤則父母之罪小祖父母之罪大也苟怒
而謫之使易其行則父母之恩即大父母恩也
顧何隔遠之有哉嗚呼飢而啼寒而呼痾癢而
爲不寧或肆於嬉而及於井或輕於出而途於
迷此赤子之常也於斯數者而有一焉不於父

母大父母咎之而誰哉故余直不敢以路尹爲
遠民者此也友人柳君唐佐由重慶使司同知
出拜懷孟路總管以余嘗職民於外過而求言
焉切謂吏之於民親之如子是或一道故以是
說贈之若夫唐佐之才若行詳見清河元明善
序茲故不及

送郭幹卿序

余平生交游甚鮮性且不喜瓦合非其人雖貴
且富不以屑坐是零丁於世行焉而無伍倡焉
而莫之和者二十餘年于茲矣至大改元始與

今右司員外郎郭君幹卿同拜監察御史先雖
識君衆中其所抱則未之知也迨共事憲府每
私相勗曰仕宦而至御史要莫甚焉平昔所懷
庶乎可以言矣於是凡朝廷利疾得諸聞見者
靡不言之其章則余二人必共議合署聽其銜
以上未來之禍所甘心焉事雖秘而不傳之人
君與余每言及之亦未嘗不慨然自許至於知
與不知則固有所不計也雖然君由余而瀕危
隣殆余由君而垂斃虎口者亦云屢矣嗚呼使
當時萬一蹈禍則余二人尚得聯武青瑣以有

今日哉由是而論人之涖官臨事顧忌不前所謂無閑得喪徒缺雅道者信矣君謀畫深遠常欲的而後發而余也弟知職所當尔成敗或不暇計以余之踈濟君之密所以不至顛覆者亦未必不由乎此也雖然古人舉事未始不忠義自將固不以幸存苟免爲智也忠則盡於所事而無不言義則安於所遇而無不定若乃依阿澳忍凡可保身固位者無有不至一旦事敗情露罪死其家乃自取耳尚何人之責哉故由道得禍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福枉道得福君子不以爲榮而以爲禍嗚呼之言也微吾幹卿其孰可與語此於其別遂序以贈之

送蔣府判爲道主序

異端橫中國釋爲其黃老次之然二氏爲害綿十數百年而卒莫之夷殲者其故何哉蓋人所惡者莫甚於死而老氏餌之以長生人所好者莫甚於福利而釋氏餌之以因果上而王公下而閭閻丘民莫不篤信其說以爲敬而事之則能資福已禍今雖貧則其再生也必富今雖夭折則其再生也必年嗚呼是不知人之壽夭貴

賤皆命於天殆非佛老二氏所能移易况人既
死則其魂體俱離豈有能復假胎於人輪迴而
生之理夫男女相偶則人生焉鳥獸相偶則鳥
獸生焉雖三尺童二知之言如彼說則人亦可
胎而爲獸則獸亦可胎而爲人矣天下有是理
哉彼爲士大夫既不能以辭闕之顧徃徃爲彼
所愚亦從而靡豈不深可惜哉前睢陽府判蔣
君某性冲抑嘗欲超然世外以親老龜勉于仕
者且十餘年近以親終遂棄妻子入深山爲道
家者流將終其身諸公由賞其決感詩餞之要
僕爲序惟君平昔讀書達義理二氏之妄以
所素知今焉若是者其意不過倦游厭仕姑猶
佯泉石以休形息影夫豈樂彼無父無君之教
長徃而不返哉昔張子房當漢之興棄萬戶封
願從赤松子游唐嵩高張隱君有文武才寄迹
老子法中以養其親槩以名教責之可乎吾意
蔣君此舉殆與彼無異恐議者觀其外而不究
其中故書此以冠篇首

送李漑之序

曩余謝太子文學數往來今翰長牧菴姚公門

時李君漑之從牧菴學白皙眉目秀異且美類神仙中人後又得所述飄逸有新意問其里則濟南父字和甫仕江南父余以同鄉閭喜甚尋用公薦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士夫皆賀得人而余獨不見其以是喜者叩焉則曰洞親老學且未竟將藉此奉懽歸以求吾所未至敢以小有進畫其大耶余聞懽然曰子乃志是哉今人甫執卷已心軒冕獲寸級輒泥土所業弃不父顧者比比是子乃志是哉夫編脩官品雖居八國史之事實預焉選部執資考法比較甚嚴

君素無所階一舉而班諸太史氏在他人得之其自榮幸爲何如而子顧以爲不足欲歸以安親而肆力於學則其志豈淺淺爲丈夫者比哉雖然夫聖人之道闊遠高妙愈求而愈無窮非心專志確未易致之嘗聞諸師爲學當若濟河而戰必成舟發梁焚次夷竈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始可以有得外陳編簡而內思鴻鵠雖於焉白首奚益哉漑之歸其以是勉焉則於親於師於知己庶有以慰其心且不孤其所望矣余與君同里在京師比居又相好觀其言則他

日所至殆未可量於其行故敢以此勉之

孝子王善甫詩序

子孝於親在古爲常事肇王化旣邈或詠於詩或筆諸經或傳之史或表其門閭至近代爲尤異焉嗚呼世道隆殺可見已夫表一人之孝則舉族愧德矣表一家孝則闔邑愧德矣表一鄉孝則餘郡國愧德矣今人鼓之從史之猶患不力於善若乃較然別其所稱明其不足道中材以下鮮不就決其防以濟厥欲則是爲一夫而稱九族爲一家而厲鄉邑爲一鄉而厲諸郡欲

俗之厚得乎哉或曰所以表之者將勸善懲惡初無褒此貶彼之謂余曰夫權衡所以防欺也不知權衡出而欺益繁盟質所以要信也不知盟質類而信愈寡自余貳禮部中外婦以節聞子以孝上夫以義薦者充溢按牘目煩於披而腕脫於署然訪諸人有勢取者有賄得者有表甫植而陰渝其守者欲閣而不爲行則懼夫爲善者沮欲轍其舊而不革又懼夫稔惡者無所懲惟覈實詳別之庶得其人而不底於濫矣度支監經歷李愿甫頃過余言其溧陽里人王善

甫事親孝親卒廬墓側終喪又築臺兆所而屋其上圖袒父母父母容其中以時奉嘗其用心亦厚矣朝廷表其門爲孝子諸公多贈以詩子以我故幸冠之以序切傷古道之不能復而病僞善以欺人者之多也故述此以貽之庶使彼此聞而交有所警也

送王克誠序

士未嘗不志乎天下也亦非有志而無其才也志與才兩有其所以不獲施者時不與焉耳時苟不與雖聖賢惡乎施雖然夫水不必江漢然

後能潤物一溝之溉所及若不廣謂於物無益則不可也迹是而論士凡從仕中外者無曰崇庠大小苟有所效人有不蒙其澤者乎窮庇草茅可謂時不與矣行將乎身善刑乎家化流一鄉一國則其所補亦豈細哉嘗觀自古名人志士遭時際運出而用世動焉則民從語焉則君聽其事業炳焉足爲天下後世法者莫不皆由薄於己而厚於民約於家而豐於公室舉天下利欲不能動其心之所致耳夫衣焉必華食焉必珍居焉必闕麗位焉而必高崇其爲心如足

而曰我能爲善吾不信也虎豹熊羆天下至威
之獸然卒肉於食皮於寢者驕氣盈而欲心熾
也大抵義與利不能兩大義重則利輕外穠則
厥中枯落此理必然無足疑者友人王君克誠
端人有學守蒞官必求報稱耻齷齪以取容揚
歷二十年厥間籍籍薦紳聞妻子告貧毅然不
以綴意居陋食菲裕如也蚤從關中蕭微君維
斗學故其志尚不卑凡若此嘗與共事其論議
起余甚多近由禮部郎官出爲陝西行省左右
司郎中位雖幕僚一省之務靡不預焉余喜此
行之足以有信也於是贈之以言

送元復初序

士所貴夫學者安於內不槁乎外而已用則經
綸天下不以爲夸否則著述山林不以爲歎蓋
經綸所以行道著述所以傳道其非沉顯晦雖
若不同揆諸事業則埒也故士之處世進不欣
退不戚一意義命囂囂然無如而不自得者灼
於此而已矣大抵彼於焉不務急利而徇名所
以僣僣於未得施施於幸成隕穫乎失狼狽乎
退者比比是欲望窮達皆有斯立難矣清河元

君復初蚤宦學江南富於觀覽文辭踔厲奇刻
肖其爲人事有當言剖露無所隱人以是重亦
以是忌焉要其心無他也比由樞密照磨辟掾
中書綽有才幹聲未再歲以激故去職略無所
動即浩然挈家而南將讀書山林間弃其舊而
惟新之圖嗚呼如君可謂善處得失者矣雖然
人不歷成敗資分雖高其謀猷終不能底夫深
遠且天將玉人於成其顛頌頌挫有所不能免
孟子所謂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爲者信矣吾
恐復初此行非惟不能深藏又恐將因是反得
厚子子子未至他時挾所有而復來
則赫赫二時其其館閣諸名公咸詩
餞之友生其其其

張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序

送堂邑忽哥去宣差序

九令爲令者率病監縣非其人刻心撓法盛氣
立威陰嗾同僚使日以私聞甚則飛讒語以怒
上官滋厚息以與民市令一搖手則沮遏百端
才者弛於承宣庸者甘爲所壓而無所於訴此
厥今州縣之常而天下爲令者之通患也走嘗
聞而私陋爲令者不通無術乃尔大抵人非木
偶疇無良心莫猛虎狼卒使弭耳下人者得其



制之之術也夫馴賦莫如仁格邪莫如正治僞
莫如誠允若是雖秦越之人亦不吾梗是豈宜
獨咎監縣也哉始余授堂邑除訪諸民僉曰監
縣公忽哥赤德人也凡三爲邑長未聞有辭
同列間旣共事見其祥容遜語恂恂樂易政不
主已惟是之從余由是大異焉蓋君胄出名閥
夙豪習而敦尚詩禮又過許余爲才而敬信之
凡藥吾疹磨吾玷相吾瞽者繫君之力爲多議
者獨歸美於余過情甚矣茲因北上故不敢掩
其善而掇實書之庶俾凡爲監縣者聞之有所
矜式云

送諭仁本序

往年赴 太子詹事丞召舟次通州諸公來見
者僉言清江儒士諭仁本殖學好古文疑疑焉
其有立也循循焉其有恒也與人交愈久愈益
恭遜切嘗求師家塾歷年弗得遂侶著作李君
概之奉書逆而館之于門者蓋有年于茲矣初
余待罪叅議省事僅逾歲即辭歸築別業歷城
華鵲邨爲園池亭榭自娛如是者凡二年而仁
本來仁本雖未如走之倦游厭仕察其意亦若

悟世幻而褰裳林壑者余既喜得閑又喜得仁
本相追從每辰之良濯清流庇深林談經論道
自爲天下之樂無此加者不特仁本忘其身旅
數千里外雖僕亦不自知其齒髮之邁而山林
之爲枯槁也今年秋仁本愀然謂余從先生游
年久凡所以闢茅塞厲駑鈍者無虛日僕雖終
身事先生庸敢辭第立之親老日有書趣其還
願一言終惠敬佩服之則與恒侍几席也無異
矣余聞外雖諾其去而心終不能釋然夫父母
之念其子固人情同耳設老而得良朋既會而

難於爲別者獨非人情乎哉雖然仁本行矣夫
古人之於學非必親炙其人求其道而已矣得
其道斯得其心得其心則形迹遠邇有不必論
者况聖人之言燎然方冊直患好之不篤思之
不審而持之不堅志苟立焉雖千載之上若聖
若賢皆可親炙若乃弊弊於俗學挈挈於科業
忘其任道之重僥倖一第以華俗詡衆則余之
望於子者邈矣大抵天爵之貴世俗所易君子
則重焉人爵之貴世俗所驚而君子則有所不
屑雖然抑聞仁本之親年亦云邁朝夕異寸祿

以華其門者亦勢所不無嗚呼使其知道義之榮有非晉楚所能彷彿則今茲仁本之歸雖不佩六印懷千金而其胸中耿耿者詎不足以光里閭而增重所天也哉於其行故余序而及之既以慰其親又以爲仁本勸仁本其勉旃

葛推官平反詩序

獄無小毫釐或爽死生異焉三代民物淳直罪疑者鮮聖人猶曰欽曰恤後世返淳爲醜俗日以下所在狴犴充牣黷焉而莫辨抑焉而罔克伸者十且七八嗚呼任厥事者亦明明其難哉

聖元以仁覆天下州縣之獄皆長官領之慮其或未悉也於路又益官曰推不攸他事俾專職焉代則朝廷等威其績而陟黜之然非智足灼微才猷周密能權時宜者不輕畀今戶部主事葛君雲卿一日過余言其爲推官於亦也嘗錄所上囚有孫秀者由出徵客負不肯償褫其衣以歸客誣以強劫聞有司執孫掠服其人因登舟偶蹶水死或謂舟人以計殺之承告者遽爲然以刑實其獄切疑其僞皆平反之又有李氏干蹊人田田主牽歸家牢之欲白縣其人恐

先以田主爲盜牛聲之官遂當田主如律切察
諸隣事遂白馬其姓者夜踰垣某家有所私爲
其家殺之妻以仇告獄已具每使者臨覆重其
刑莫敢異退即歐欵飲泣余即泣所詰之乃吐
實竟從赦免若是昭雪者不一走聞而嘆曰使
天下職獄者皆雲卿輩則垂斃而生已穿而出
既灰復燃者寧無有耶夫古人治獄不迹之必
而惟情之度初無疾頑幸禍之心也今夫赤子
及井盲夫失途雖甚賦者無不憫焉彼蚩蚩之
氓奚其異苟一聞有犯盛氣以胥之峻辟以繩
又巧誑以中之吾見其茹枉死於非命者
恆矣仁人君子其忍爾耶大易有之君子
○政無敢折獄書曰惟良折獄葛君有焉
○其言尚俾世之官獄者知所法

陶詩序

春秋列國諸臣往來朝聘宴餞及會盟
往賦詩以見志然所謂賦者乃引古詩
或卒章斷文取義未嘗出己意爲之于
人於詩初不必自作然後爲工也詩且
矧肯和韻乎蓋詩之酬和始於唐盛於

爲尤盛焉然唐之和者猶不拘之以韻
嚴者無過於宋語雖工則其去古也滋
遠本以陶寫情性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
文於韻則其冲閑自適之意絕無所及惡
爲陶寫也哉余嘗觀自古和陶者尤數十
東坡才盛氣豪若無所牽合其他則規規
政使似之要皆不歡而強歌無疾而呻吟
八君子不貴也余年五十二即退居農圃日
所事因取陶詩讀之乃不繼其韻惟擬其題
發已意可擬者擬不可者則置之凡得詩如
篇旣以祛夫數百年滯泥好勝之弊而又使
以之和詩者得以揮毫自恣不窘於步武春秋
法大復古則余之倡此他日未必不見賞於
者云

序菊

諸花中獨愛菊非矯情襲陶之高之潔而
夫菊之種甚繁花若色亦不一葉雖荏苒
然隨其花而爲狀亦不同味則似苦而甘
以輕體延年者無分黃白紅紫朱則一
黃爲菊之正色然黃之中又有所不一

焉有濃者焉有先黃後白者焉有黃白
焉其他或紅或白或紫或朱者亦如之
師傳有黑者由未之觀茲故不錄夫色
他花亦或有然者若乃花之不一吾惟
焉且五行之氣播爲萬物其精英之餘
奇卉陰陽一噓而滋榮陰陽一吸而摯
也獨能於摯斂之時揚芳吐秀又能狀
蕪之此其所以爲尤奇也歟夫牡丹花
也然其花止如其名菊則有桃花若者
微若者有垂絲海棠若者有齒齒芙蓉若

者批把荔支牡丹若者木芙蓉藤棠若者
若彼者亦不一至其生也鮮有疎密脩短小大
肥瘠之不同大槩皆叢而不樹最余平昔所見
率不越二三尺蕭穎士謂既低其枝又弱其幹
者其爲叢蓋自古然也其強之以爲樹者纔近
年見之嘗聞園丁言菊一畝可折數十本一本
則斫其橫枝撥其傍蓄性餘數莖若然則花之
數也廣徑可三寸許其孤高可以丈餘由無庶
孽以切其氣故也余聞哂且詰曰審如是則焦
僿去其手亦可使如古防風氏乎園丁亦哂而

不荅後余宦京師於宗人張儀之家見盆植六
七尺強者其名勝金黃然詢之語如園丁旨其
家又云此猶非高者苟心於摘剔工於矯揉勤
於膏沃專於護持有踰尋丈者余雖懲前詰之
誤然質諸古人之辭參以平日所見其心終不
深信及致政家居於張知言甫家見文五有奇者
花殘紅名醉楊妃余謂其為高人勝士重者以
耿介特立不與凡卉伍也庸可以亡國孽孽自
之因易曰傲霜春主人其偉余言繼而於姻親
吳彥清家見彷彿二丈者名御愛黃二花皆植

墮器中高則高矣然其化止五六且居其顛余
又哂曰使淵明觀之則小矯首引領踵為之虛
而背為之仰矣雖欲采之浴英以杯之恐不可得
聞者皆為粲然因思草不非有古今之別也然
昔者殺而今焉隆昔者以叢而今焉樹者何也蓋
群彙囿生大化之中氣化而降而物亦隨之理勢
然也况古人厚而今人薄乎古人約而今人汰古
人朴而今人機且巧為他物者惡得不與之靡
耶嗚呼嘗聞申包胥人肥勝天之言為太過今
以是花觀之則申公之口為有徵矣雖然夫菊

鍾秋肅殺之氣以生蓋甘
况壽者惟貞也故密可佈
焉小可使之大焉瘠可佈
之不爲變易摧落者此則
所能者末也其所不能者
人從而脩之則其益茂矣
得養生焉故叙之以示與
吾同好者

衛聖編序

曰孔子没千數百年諸儒
又世者不可選紀初與
或不能別往往謂聖

人誠有是言或援以釋經或舉以誨人或施諸
文字以證已見戴白之儒有轍訛軌謬亦不悟
其非者切懼夫鬼目之亂芝也武夫之亂玉也
稂莠之亂苗也桑間濮上亂雅樂也遂因講讀
之暇粹諸子所嘗假託者以類辨名其編曰衛
聖若夫老莊申韓佛氏之書與吾聖經白黑較
然則其所稱有不待辨而知者惟左氏荀子及
秦漢以來諸儒則不容嘿焉蓋彼去聖人未遠
後世又以學術之正躋諸從祀顧其言乃尔詎
不誤天下后世也哉今人有妄增損君長言者

尚以罔上不道見斥於良有司况冠圓冠履句屨以儒自名者庸可坐視聖人之言爲諸子所濁亂而不爲申別也哉且聖人之言雖曰難知然其辭旨微婉若大羹玄酒清廟之瑟味淡泊而音要眇與彼賢者之言固自不同而或者見其出自大儒即從而尊之信之略不敢致疑於其間嗚呼此衛聖編之所由作也夫不得聖人之心必不能知聖人之言不得聖人之言必不能知聖人之事今乃加聖人以未嘗語之言誣聖人以未嘗爲之事苟有所見其忍不爲聖人直其屈於千載之下耶昔揚子雲非聖作經議者謂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以僕之愚輒疑人所不敢疑詰人所不敢詰任人所不敢任雖若隣於僭誕然但讀是編者不惑於鬼目武夫狼莠鄭衛之邪目一擊而知此爲靈芝爲美玉此爲良苗此爲雅樂其於聖經賢傳未必無絲毫之補云

歸田類藁自序

文章天下難事自昔耗精殫神以蘄立言而迄泯泯無聞者何可枚數嗚呼奚作者夥而傳之

於今者不多見耶余蚤嘗從事焉筮仕來益知
非易欲中輟未能間雖搯觚弄翰第因事寓懷
及應酬徵索而已初非有心班古人甲當世以
圖不朽之傳也歷年既久所述寔多頃因退休
家野出而錄之九得詩若賦若文若樂府九百
餘首岐爲四十 卷名曰歸田類藁櫃而藏之
用示張氏子孫使知吾家亦有嗜學勤文墨如
僕者庶因而有所觀感興起增光其前詎不愈
於貽貨利以愚子孫者乎恐或者訾其不火而
存之故自列其所以然於編首雲莊老人張養

浩序

送蔡天祥之般陽路儒學正序

士之貴賤顧其行之何若爵之有無不列也何
謂行子焉則孝宗族焉則仁朋友焉則義以信
或任之事則必殫忠罄力而後已嗚呼士而能
是雖身韋布廬草茅吾未始不見其曄然簪組
之輝奐乎擿題之崇且麗也故古之人有被褐
窮馭而天下以公輔斲者如八顧八龍八及之
類蓋其德具於身而時論不迨輿望攸屬雖國
家有不可致者繇是而論則士之爲士果待夫

位然後為顯耶彼中無所存要軒冕以誦俗假
貨財以潤屋雖曰貴且富焉吾未始不為堵間
之乞市中之攬禦人於國門之外也然則二者
榮辱優劣詎不灼然易辨也哉所以君子之學
惟務矻矻乎內凡物於外者不使入其舍而為
吾之擾苟於焉未竟崇虛飾於雕虫篆刻之末
一旦納之繁而責以事譬猶策枯以扞敵棹朽
以濟海是自趣其敗與溺也尚何功之可冀哉
鄉士蔡君天祥性炳烈有為雖囂處市廛其氣
恒振厲無所沮天分既高又濟以學余每見之

未嘗不偉其所守惜其未展試於世比授般陽
儒學正較且有日過余綽然亭言別余曰函牛
之鼎烹小鮮剗犀象之刃刺鼯鼠在君固無所
愠尚論人材者獨能無槩然矣乎雖然自昔用
不滿能俯首於么膺之任者則亦不少以夫子
之聖嘗為委吏祿以代耕所繇來久然亦豈足
害其良貴哉况君太夫人年且八旬不擇而仕
斯政人子所當亟圖者欣然而往其孰曰不宜
茲因徵言於余故書此為贈而不敢固陋辭泰
定青龍丙寅陽月五日齊東野人張養浩序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記

李平章還山亭記

辯章秦國公早以儒術事

皇上潛邸從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論嘉猷所以
開廣天聰封植國本陰毗治道以業以迪者
靡遺餘力皇慶改元

上以耆望舊學既相之省又公而國諸秦未幾
又承旨翰林不再年授一品之職者三其睿眷
隆洽有國儒臣鮮有儷者公自以布衣致此懼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記

李平章還山亭記

辯章秦國公早以儒術事

皇上潛邸從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論嘉猷所以
開廣天聰封植國本陰毗治道以業以迪者
靡遺餘力皇慶改元

上以耆望舊學既相之省又公而國諸秦未幾
又承旨翰林不再年授一品之職者三其睿眷
隆洽有國儒臣鮮有儷者公自以布衣致此懼

弗克任數請致政休居

上弗爲允遂於上黨先塋距數百舉武某山之陽構亭曰還山志其退也或曰士方窮處其志未嘗不欲用世今秦國公

天子大臣兩定內難不可謂道不行軍國重務奏無不允不可謂言不聽夫人臣亟於退者不越遠讒避禍二焉耳矣蓋讒不必遠當正身率物使讒言無隙之入爲可法禍不必避當殫誠爲國使禍患不自我作爲可師允能是則廟堂之高與山林之遠也奚其異僕曰之言也固臣

子律已之上策然圖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善作者不必善成所以自古明哲之士審機隆盛而戒進於滿盈初非藉以自全蓋陰陽消長物理人事之自然者也嘗見史籍所載勲高位重者國家一旦顧遇少不及悻悻其色辭彼不自訟夫已之昧於去就乃橫生怨望卒之罹尤逢始使君臣之間胥失不能善厥終者何可枚數况一治一亂固由人事究其本言之要亦有數存乎其間聖人不語及者蓋恐國家有所倚而不力於治理故也彼曰吾留則治吾去則

亂又曰容有少俟皆燭理不明信道不篤自治
不勇有所牽習戀嫖而然復有一蹶仕途求田
問舍絕口不及人或勸之非惟力拒又從而銜
入骨髓嗚呼其樂然受之而踐之者幾何人哉
嘗謂山林之樂造物甚靳而不輕以畀人苟非
其人雖見留於暫終必假軒裳以去之以是知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必福德俱盛者可以填服
於是或者造然失容曰有是哉吾亦從此反躬
求吾稅駕之所矣會公命記還山亭故際括其
言而書之以獻

堂邑縣警宵樓記

堂漢陳午所侯邑午尚武帝姑竇氏封詔陶公
主與堂隣壤由漢而下皆縣焉或謂堂故隸毛
州毛廢隸博今東昌是已

皇元有天下若州若縣差以上中下而以堂爲
中然戶羨事殷常爲他縣劇大德己巳春余由
堂掾出尹是邑剔蠹蠲券闕半載民乃帖然他
日劭農會通鎮長老遮馬言茲鎮介二漕渠曰
臨清曰會通實朔南轉輸喉咽處民盈四千有
奇遠邑治百里遠豪猾宵聚不逞隨發隨逸弗

懲將熾於是檄所屬捕盜官議僉謂戒夜莫嚴
更漏然非樓無以溥其聞向也亦嘗及之第卜
未定今其材具在遂胥地會通渠比爲樓兩楹
二阿廣丈崇倍今集賢大學士張孔孫扁其額
曰警宵且走書請記走也承墮邑長誼難他辭
切惟官無卑循其分足以忠國事無小祛其弊
足以惠人夫夜士夜禁在周官已有之雖近代
亦有以更漏分明規政得人者是殆不可蔑爲
末務也且恒人之情多憯於昭昭弛於冥冥觀
隙則欲生值防則勢沮彼徒知白日攫金爲可

禦殊不知奸宄之生暮夜者爲尤甚焉噫自道
湮俗潰有司不知爲民遠罪惟密其網待之所
以習尚日偷楮衣載路非民利災樂禍彼牧者
盖有以使然也嘗試徵諸父母之育其子惟其
愛之誠故億無不中教之至故慮無不周若乃
一切不恤而惟荆楚之臨將見子曰以離而鞠
育之恩隳矣今觀捕盜官史周二君此舉其有
冕於茲歟志有之天下之善不必已出故余所
然贊其成併述其事若此史君國人名脫脫木
兒周君名汝賢字某漢之館陶人以其年八月

秩滿今蘭君才卿實代之皆精敏克張厥職云
甘肅行省勅建來遠樓記

維昔聖人之有天下畫九州規五服惟內是理
而外之庭與否弗校也肇嬴秦反古自帝欲籠
有八荒於是耀武邊陲者殆無虛歲迨漢興武
帝克勤遠略臣下既弗克正又吹波揚瀾以侈
厥欲若唐蒙張騫司馬相如輩植功一時而蔓
禍千載下魏晉隋唐爲尤甚於戲已之未盡惟
人不禮不禁之讓邇之未悅惟遠不王不臣之
政以是持心宜夫怨構兵孥厲無有紀極之我

居也餘皆蕪廢惟讀書堂首在焉今光祿大
夫行四川省平章政事公出廷察光雲南憲
司時秩滿爲蜀階同官如陘起其廢以爲
書院其讀書堂則沿之爲祠生之像而
未遑也後公爲憲吏所屬遂捐

俸以先且里賢

遺烈公

力以目

及先

提舉

燕居堂

川儒學

共贊

未廣

書而提

舉教

成于

戊午

者二百

有奇

不具其

先聖燕居

坐應圖合

禮其制

以規撫

有室圖

之以聞

知

以額曰

其完

以

語僕併命記之向以操萬言

若臣辭於武大聖固古上以通

人爲不切大賢君子謂其也教者

世祖皇帝前者無非堯舜禹湯

法三代以降皆無所及其與橫渠

出一轍厥後力辭執政出教國

去而潛齋先生之於魯齋則又且

其道合氣同相與維持人紀左右

學功於聖門均爲不細大抵世非

繼道統者少人莫不學也力行其

呼使後之用世者皆如三先生之

知雍熙之俗有不難復雖然三先

能盡行於時觀其著書立言窮

外之旨以詔後世以繩前人其初富貴一時者豈直相距霄壤此平章趙公所以肖像立祠率一方士子歲時瞻仰奉奠者其意豈不曰他時諸生達而在上則當視三先生之事君窮而在下則當視三先生之處己若乃於焉不務惟事虛文以爲規取仕進之計一則三先生之罪人也故不敢不預爲諸生告之

勅賜成都紫巖書院記

綿竹廣漢屬邑北連邑二十里爲岷山之麓隆然復起者丹紫雲巖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栝故

與國於淺

道

記

忘已

所守

正教

日宣

在諸

公知

又

傳

是

邑

可以

經世

教

人

於焉

灼

侯之

大

復天

下

夫

所

物

居

得

如

產

山

獲

知已

先生

天抵

生之

不能

致彼

然走齊

雖困其

我者也

字子敬累任葦閣有聲觀其孜孜於學則餘首
可概見云

安西府咸寧縣勅建霸橋記

霸橋者堂邑民劉斌所脩而圖之者臣下歸美
之義也初斌業輪輿嘗遊關中還偕二客道霸
上水卒至一死於溺幾殆而斌獨先濟因叩
天自誓吾不橋霸者如此水不語其家無不仁
其心難其事斌曰吾不死何難為乎親廬霸
上以所業易材於人人誼其為皆倍酬之不给
又募工采諸秦隴諸山遂於故蹟少西七十舉

武醜渠以殺湍悍夷阻以端地。下銳木地中而席石其上然後累石角走。四仞餘若門而園其額俗謂砭者一十有九先嘗爲九砭水來不能制至是始益其十砭廣。其隙則錮以銅鐵經軌三途中脩輦路欄檻注礎玉立振分柱琢以後猊於上合柱凡五百八十倚兩端虞其峻甚又覆石各八十尺礪麓珉飾殫極諸巧袤四十丈廣如干崇如廣而省三丈隆然卧波若脩帶下飲過者莫不駭異嗟訝以爲永世無窮之利至元三年肇功潰成於二十五年石以車

計者五千。木以株計者二萬五千灰以石

計者。鐵以斤計者五千二百五十

始卒。輿之則不列也。出兵平

章政事。乃有司。不

應民。會行者。不

懈益。朝廷。不

入對。六

入對六

旨九六

詔近四

皇子矣

賜九三

安西始

聖上疇昔九旒

若秦若漢

必稱是為宜今意

乙文諸石以詔歷久近待以聞

二曰此斌功也乃勅尚書省下翰林院史院為

可

五百結

祐暗上二結合前後

報京師且為近詩言

九前代有天下若若周

地曠且荒非他郡比橋

以繫國家之乃斌何有焉

辭臣其秦當執筆謹按霸水出藍田谷在京北

三十里古為潞水周太公望所嘗漁者秦穆始

改今稱其水西北流道銅公水經二谷合渥及

荆而北會澶水入于渭橫絕秦雍要途連天連

兩濟者多水死而斌實嘗躬其害者嗚呼向使

斌不歷霸水之險國家不知斌矢心之誠則斯

橋獲成者能幾不避其難而決於必創所以跋

涉三千餘里不為遠綿歷二十五年不為遲利

殆後之人不為功見褒九重而無一毫覬覦

榮寵意人斌若者詎多得哉切嘗又攷夫自昔

帝主之靖天下文納猷謀武輸威略英魁豪異
所至景從微而賈豎蕩蕩苟有所挾亦莫不奔
走而願爲之盡蓋天之所與人必從之理勢固
然有不待威脅利誘者我國家集天景命奮迹
朔方神應人叶明良胥會內焉若是田野可知
周詩所謂中林武夫莫不好德者以斌概之誠
不多讓雖然一橋梁之功其成與否固不足輕
重昭代所可書者野人有澤世利民之志
朝廷無沮善媚功之嫌下歸美于上上推功於
下其忠厚雍遜之風藹然殿廷之間而汪濊乎

仁壽之域雖曠千百載猶足使人奮激興起其
爲勸善庸有旣乎視夫乎世之君不能示之以
廣至與臣下角功爭能者豈直雲泥霄壤哉夫
斌以草澤匹夫挈寸能自效

聖天子猶遇昧如此矧剖符疏爵爲國家樹大
勳建大事者乎蓋嘗迹是以思吾

元所以有天下者仁以裕民誠以孚下善焉即
錄用罪焉即誅夷其獲臣妾多方冠冕百代基
萬世治平之業者有以矣夫故臣直不敢以區
區木石之觀夸示西土而具述

聖人寬仁大度鴻休盛德尚毅來世云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我元有國百餘年

聖聖相承咸右文治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嗣祚增封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頒詔天下御史言國朝
崇秩斯文近古未有宜勒石列郡廟學以求休
命丞相允其請長山縣爲盤陽屬邑其監縣某
尹某洎寮案相與駿奔共事既集乃走使京師
謁余以識厥盛臣某伏惟吾天子之德如天不

可繪畫故薦紳之士每難於言取以國家興學

育才者粗及一二

世祖皇帝統元之初首以覃懷許文正公衡司

鈞政府

聖意若曰儒貴踐履遠本徇末匪朕攸庸當時

學者翕然尚德則口耳習

仁宗皇帝以虛宋以時時舊而新

之真見

明詔

前五

六貫矣

抑不

正

世

文

亦以

之

心以

區區

且先

四書以

人論日月以為雄

鳥詞章之習然而

耶諸生試以此求

民之意庶無負矣觀者

迂見所願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記

范德機寫田記

京師人才多天下苟其中無有雖日強人譽已
效官不能隱而德機託於隱顧無田以為歸天
下事若此者多矣豈德機與余終於胥失耶雖
然夫田土為物寔傳世不可人力錮者其或有
焉不能守守焉不能恒恒矣而旱溢以死之類
蠶以拜之劇族豪隣侵牟之則其為擾反不若
無有之愈然則為德機計者將奈何哉德機其

抑不

正

世

文

亦以

之

心以

區區

且先

四書以

人論日月以為雄

鳥詞章之習然而

耶諸生試以此求

民之意庶無負矣觀者

迂是所願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記

范德機寫田記

京師人才多天下苟其中無有雖日強人譽已
效官不能隱而德機託於隱顧無田以為歸天
下事若此者多矣豈德機與余終於胥失耶雖
然夫田土為物寔傳世不可人力錮者其或有
焉不能守守焉不能恒恒矣而旱溢以死之類
蠶以拜之劇族豪隣侵牟之則其為擾反不若
無有之愈然則為德機計者將奈何哉德機其

以博厚爲田高明爲廬仁以爲山智以爲水種
以義理而獲以道德將居之食之無不窮極厭
足雖使子若孫永世守之亦無厄痒侵年之患
則其爲業不旣安且久乎於是德機憮然曰吾
不貧矣遂爲書之以滿其所欲云

費縣重修孔子廟記

費在春秋時爲魯屬邑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
歸柩即其地也歷秦漢魏晉氏而下皆縣焉廟
學興復見諸刻志者金皇統中嘗一葺焉入
國朝肇至元迨元貞大德間又一再葺焉先師

李舟軒師聖寔爲之記今且三紀周矣向之舟
者漫滅墜者汚剝支者滯弛而覆者口就於歷
前政數欲撤而一新播於道傍之言率保殘守
弊卒莫敢任厥後幸其無事以去泰定二年七
月前某邑尹郝源來爲是縣敬謁廟已感其若
是慨然遂以茲役爲已任且曰蒞官無定見雖
小善不能爲使所舉私人孰我從如其公彼何
敢吾沮於是偕監縣六十八簿亦刺馬舟等各
捐俸有差其他聞風願助者相踵九贅楮鐵萬
五千緡輿力旣集工成不日爲殿三楹前後柱

皆易以石增崇其基而大其故制東西兩廡若
門屏若齋室若文武堂廡不整飾規撫視昔什
伯矣始泰定三年十一月訖工明年三月舍菜
禮既成縣尹郝君謂僚佐維是廟學因仍歲久
賴諸君贊予決有此輪奐夫古人有營必紀者
蓋所以告成功勗後來也苟無文以志俾嗣至
者於何稽哉遂命教諭姜簡縣史崔某走濟南
以記文請切惟

聖元之於儒教其隆尚宗用古無與倫始自唐
宋以來言之彼取士之制大率不越貢舉一途

外此雖有絕學異行則亦無級而進吾元貢舉
之外其科目尤多有隱晦焉有茂異焉有歲貢
焉有郡邑校官焉有館閣薦用焉有州縣路吏
之辟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於戲士生斯時何
其幸之甚歟往年參議中書執政病士進大雜
恐不足致實才適以開僥倖將令天下學者一
歸科舉其餘所入咸墜塞焉僕謂古有之廣羅
豪雋若然則不得謂之廣矣其議遂寢雖然抑
嘗論之國家之於斯文優之如此其至取士之
路假之如此其寬然真才實學每不多見而浮

華靈政鬱於世務者所在旁午于以見國家未嘗負儒彼業儒者則有負於國矣嗚呼自今以始其務天理而心人文而躬皇其積以需其庸母離於中母佞之從母後義而首功如此庶不實悠悠之言於他日而人才輩出亦不患其不能移風易俗登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郝君益都人字淵甫源其名累官外有聲觀其銳意於學可灼其為政知所本云

沂州三皇廟記

天地惡乎始余無從而質也然考載籍有始伏羲者有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天皇氏兄弟十二地皇氏兄弟十一各萬有餘歲人皇氏兄弟九凡歷世一百五十其後相繼而皇者又十數為誕耶易大繫曰上古宓居而野處言上古則前伏羲氏為有傳矣為非誕耶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伏羲因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伏羲之前又若未嘗有傳矣雖然聞諸康節邵雍凡物有形者終入於散雖天地亦不能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推是而論豈伏羲之前天

地亦嘗有弊邪夫天雖氣之積地既有敝天亦
安能獨神哉嗚呼如其言信抑不知自有天地
新而復敝既敝復新者凡幾矣苟由敝而新謂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始焉可也苟由新而敝
則以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為開天聖人者亦
可也然吾夫子繫易定書則斷自伏羲氏而下
為始以前皆無所及嗚呼聖人微意可見矣我
國家

列聖相繼以人文化天下維昔

世祖皇帝有詔若曰伏羲神農黃帝寔人文之

始其令郡國立廟用示報本於是三皇之祀徧
天下矣沂州古瑯琊郡東趾淮海西大牙鄒魯
俗敦禮義有洙泗遺風泰定元年二月都護府
都事孫君天正出尹是州翼日莫謁三皇顧瞻
廟宇庳隘且阨惕然不安曰三聖人功若德萬
世所感賴其秩祀之隆粵有定制今若是責孰
任歟先是臨沂縣違州治遠卒有事恒弗克集
將徙其縣於州治之東而士民難之侯曰民可
與樂成遂偕同官竟遷之即除其縣舊地改建
三皇廟為殿三楹侑以兩廡雅麗中度稱厥神

棲殿後講堂又五楹民不知勞而工畢於其年
八月落成之日士庶嘖嘖聚觀始利前日之遷
矣闔州咸喜孫侯勇於善而恪於奉神遠不遠
數百里走其從事張吉來濟南以記文請恭惟
三聖人之德天也孰弗被其甄陶而近代則以
醫家者流宗之余嘗以爲未盡焉或曰彼書有
名本草者稱神農有名素問者稱黃帝以伏羲
始卦故又以爲卜筮者之祖若然則是以一事
一能待聖人也殊不知三聖人功於後世者詎
止此而已乎然雖相沿已久亦今長民者之不
可不知也因記其成故余首及三聖人之所自
而併以是說終焉孫君字夢符天正其名高唐
人左右是役者州則同知坦實判官張淳縣則
達魯花赤教化丑王分始而終之輟職專事者
主簿左甫云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郡邑廟三皇而於醫家者流屬之非古也夫伏
羲神農黃帝紹天而王聖德神功見諸易大傳
明甚彼醫爲教庸敢歧其涯涘原其然若謂伏
羲氏畫卦以兆卜神農氏始藥以辨毒軒轅氏

始論疾以詔世故醫其名者緣而祖之於戲是制也雖權輿近代所見者庸其於及始報本之義顧有所昭合 國家所以仍焉而弗易者無乃職是歟雖然醫之良否吾民生死寔係焉則其術亦不可謂不重矣周禮天官冢宰之屬醫師居一歲終稽厥全失而等威其食歷秦漢魏晉以及唐宋氏因置太令丞等員品秩與郡守縣尹埒所隸或少府或奉常或宗正或門下省其屬大概有四藥鍼師二按摩呪禁師亦二皆予博士其稽攷又加詳焉我

元以好生有天下

世祖皇帝詔太醫院視三品尋登二品無所於統爲其學者不揉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學官置提舉教授正錄教諭俾理其戶而訓迪其生徒歲上能者不於銓曹於太醫院聽差其上而官之於是任日專學益盛而三皇之祀遍天下矣維濟南故有廟壓露庫如棟宇寔歷且邇市民艱徃來至治二年廉訪司照磨尚瓌來爰謁朝已謂總管劉其開天聖人世所咸戴今乃岸水以居心惡乎忍他日劉率同官走憲司言如

尚轍指翕然願改建且各捐俸有差爲士民勸
未再月贊楮鏹五萬緡創前儉而侈之遂卜于
宣聖廟西爽壇且吉廣袤可數畝爲殿重簷四
阿深以二筵奉其故像居中而又益以兩廡命
工肖岐伯雷公少師等像夾侍左右其他講堂
齋室垣門庖庫凡爲屋三十有七楹金碧差差
輝厥神宇規模視舊相萬矣歲時裸薦舍菜駿
奔將事儀憲有嚴觀者罔不聳然知有生之所
自當泰定丙寅春仲訖工予時方退居鵲華山
中一日監郡善善洎總管程某經歷范某過予

曰三皇殿宇歷四三年始克完美苟無文以志
後來者將於何徵之謹胥齋沐稽首敢公焉請
余實家此有叵讓者是役也職憲者倡焉司民
者和焉惟兩府心協謀契肆迄無撓紊庸底于
成吁俾天下事咸爾何功何治不可必哉凡業
醫者其尚體此至公之舉遇諸疾疹不窮達分
不彼我間誕輸攸蘊無利之規一以活人陰隲
是務上焉仰副國家仁壽元元之心下焉思答
賢大夫作新學宮式穀后人之嘉意如此庶於
三聖人之道一旦廓焉同歸矣相厥役者若吏

若卒九如千人今併列碑陰云

棣州重修夫子廟記

至治二年春二月戶部郎中晁顯拜朝列大夫
棣州尹始上奠謁先聖先師既前諸生喟然曰
聖人之道物無與大今廟制庠祔不度且歲久
寢敝弗治將壓夫學宮政教攸本今若是何以
聳民瞻仰起其敬心於是衆合詞曰曩亦病此
由議多持異而止公今任是其孰敢二三他日
語同官同官以叶下令屬邑屬邑胥應乃命州
士王敬道相其役敬道筆首入鈔爲貫三萬六

千二百五十其他以物輸者相繼恐後輿情既

翕厥用裕如權輿其年冬十有二月訖工泰定

二年三月神殿居中列峙兩廡前爲門三舉飾

以丹堊凡爲楹五十有奇校厥始卜氣槩相萬

矣落成走書濟南以記文請其辭再四伏惟

夫子之道莫隆於今其祀之盛亦莫尚於今

世祖皇帝復儒士興國學

成武二宗作廟新城加大成封號

仁宗皇帝初新貢制

英宗克繩克守

今天子肇闢講筵雖窮微極裔罔不承休服化
弦誦聲相聞凡茲盛典皆曠代所不一際者至
我朝則大滿然而

聖聖相承前後百有餘年魁人碩士裒然蓋出
其傳聖人之道者乃惟覃懷許衡氏寡焉一人何
邪蓋嘗考夫許氏之學其所拳拳者小學四書
未嘗以博洽稱焉未嘗以能文辭稱焉未嘗以
多才藝稱焉其所守至簡其用力至省而其究
乃傑然復出一世之表而從祀於聖人何哉蓋
彼所以劇且勞卒不克脫凡近者從事於技也

此所以簡且省顧曰躋高明者從事於心也心
焉者言行慥慥不弛於真不飭於顯窮達禍福
一無所撓技焉者則忘已而役於物外觀若美
中寔無所持故儒有君子有小人有為已為人
之不同者此也大哉我

世祖之訓士不務實學惟虛文是徇緩急其可
倚嗚呼吾

元所以享億萬世無疆之休者其本於斯歟或
曰若然則貢舉奚為設哉抑聞三代取人以行
徵諸玉制可知后世取人以文徵諸隋唐以來

可知我朝則先德而后文明詔不曰浮華過實
朕所不取于以見規摹宏遠而

世祖貽厥燕翼者臆矣於戲凡學於是者自今
其一意踐履而本之以經術庶幾臣焉殫厥忠
子焉殫厥孝母俾覃懷許氏獨焯乎前是則區
區者之所望

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吾鄉貴族顯室甚衆然率不過一傳再傳遂衰
替如編氓者比比有之大抵積德深者其享世
也遠積德淺者其享世也近謂天不可必者然

乎哉或曰跖何積而延回何拂而促非天不可
必歟嗚呼蓋不知善焉而慶者理之常惡焉而
禍不及者偶然耳故君子以跖之年爲幸回之
不年爲不幸則天之昭昭者可見矣今夫農者
之於稼人力至焉地利盡焉則所獲必多耕以
鹵莽而耘以鹵莽則所獲必少雖然良農惟知
盡力士君子惟知脩己至於豐歉積咎則有所
不屑屑焉人而如此則其爲善之心定矣余隣
居有安氏者其曾祖曰圭三子曰伸曰僖曰侃
伸子惟湛僖子惟洪侃子惟演湛子景良洪子

景賢或中或外皆有祿焉若緋若紫若青一門而三等之服皆備嗚呼非其先世陰鳴有素克重光累徽駢榮聯秀爾耶一日景良過余曰我先大父嘗以緋傳先伯父伯父傳兄景范景范今傳於僕一朝服而父子兄第三世四傳亦今所不多見也幸子一言紀之用勗我后人余識安氏祖子孫凡三世因謂昔唐魏鄭公笏傳子若孫史冊書之迄今赫赫若前日事今君所傳殆類是歟雖然夫能世其物者不若能世其德世其物則有時而究世其德則滋久滋著矣吾

聞令先祖襟度坦夷博涉多通喜交天下名士甫出五十即致政家居以琴書自樂在鄉里祥容輒語惟恐傷人人百負之一無所校大抵愧心之行過分之榮非義之富平生舉未始有位不滿德美必酬焉宜夫流澤子孫冠裳奕葉繼繼繩繩不一再而止也景良誠因先世之服懋修乃德俾後之嗣者又能以景良之心為心雖十世百世其前人之芳可必不墜詎止章服之華而已哉於是景良慨然曰公之此言僕當世守之遂書以為安氏家傳朝服記

翠陰亭記

違歷城西北十數里有山曰標若二而一皆亂石叢轟危立道左其背有水西流民橋于上踰橋而東不里許余別墅在焉由城中來者面華鵲兩峯而與東南諸山相背由村而城者面東南諸山華鵲兩峯若相踵大抵左右前後或斷或續無適而不山伍余愛其勝遂臨壑起亭曰翠陰以余退閑無官守言責故又名緜然前引流爲池中植石一株曰玉雲峯環以荷芰岸樹倒影池水益綠當其雨之霽而日之夕也雲與

山若相娛嬉往來出沒錦翠間愈變而愈奇客至即盤菓于林筌魚于淵或飲或饌或游歷詠歌以窮厥勝人既歡洽物亦隨適家有蒼白二鶴山椒水涯必與俱往其他鷗鷺鱗甲之屬亦莫不雍容閑雅飛泳自如吾墅之趣大較若此嗚呼人之處世其去就無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沒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處也非苟潔身要之各適於義爲無歎况余自茲仕來凡爲年三十有餘矣譬之夕籠之禽困駕之馬一旦翔雲霄而縱郊牧則其快心適意爲何如而或

者乃謂余年未而閑為太早計嗚呼知止知足
栖遲物外者古之人皆然尚何年齒衰壯之計
哉因記是亭及之庶俾過吾墅者知余閑之所
以云

重脩會波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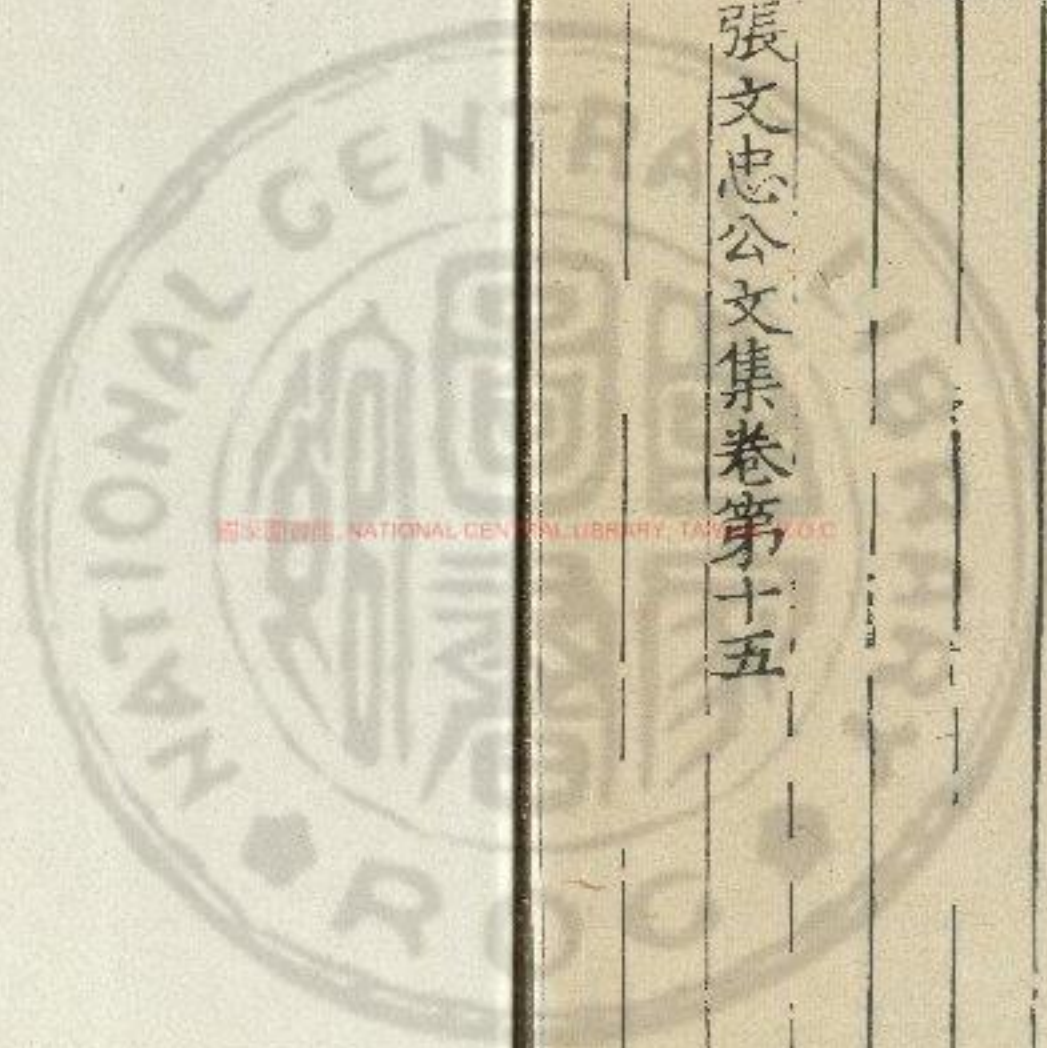
吾鄉山水之勝名天下代之談佳麗者多以江
左為稱首疇嘗游焉南方之山大槩肖其風土
沉雄渾堂者少穠鮮清婉靚粧雅服之比道路
相望惟吾鄉則兼而有之其曰歷山者迤嵐突
翠虎逐龍從南隄岱宗東屬于海華鵠兩峯屹

然劔列峭拔無所附麗衆山皆若相率拱秀而
君之大明湖則匯碧城郭間涵光倒景物無遁
形自遠而視則華鵠又若據上游而都其勝者
至於四時之變與夫陰霽早暮水行陸走隨遇
出奇凡可以排囂宣鬱使人蛇凡近心高明可
喜可愕可詩可觴可圖者靡一不具其基城北
水門翹然而屋者為會波樓蓋濟南形勝惟登
茲樓可得其全焉縣吾鄉多名泉衆流至此而
合故以名之往年官轉運者嘗一增葺今國子
司業張先生臨為記其成距茲殆三紀周矣泰

定改元秋兩甚城少圯樓亦挈挈入於壤舟者
仰視縮頸連舞擢過之怖其見壓於是司憲諸
公以語監郡都侯侯曰是不難遂割已俸購工
式新厥構不華侈尚惟固是圖未浹月潰成民
弗知勞修還舊觀一日邀余落之酒半余指衆
山謂客曰有天地則有是山其閱變故多矣蓋
代有興替山則亘今古而自如惟人也有生有
卒雖曰最靈且貴要之反有不逮物之榮悴循
環者况能山之久乎故凡登眺者無論先後彼
此徃徃燕樂甫洽而感慨踵至此無他蓋有見

乎是也雖然人而苟欲與山並存抑亦有不難
者前輩謂死而不朽是謂之壽臣焉以臯夔稷
契爲心子焉以舜之事親爲法儒焉以顏孟伊
洛諸公自期若然則其形雖不壽於山而令聞
長世亦足與山無窮矣又何感慨之有哉於是
都侯矍然興灑然喜引盃相屬曰公之此言非
直詠景述事又足庶頑立懦振聳人之善心殆
不可使無傳焉遂書以貽之都侯國人名某蒞
官庶慎山世爲都達魯花赤濟南故以官氏云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記

復龍祥觀施田記

走總州數往來五龍潭聞故老言此唐胡國公
秦瓊第遺址一夕雷雨潰而為淵有漁者善游
見階祀皆玉石尚隱隱可數又有中酒卧水濱
者夢采衣延至門宮殿闕邃未及入而寤世神
之不敢字或謂潰而為淵者龍嘗居焉是宜為
道士觀祠五方之龍庶求鎮效土罔有后艱於
是其里好事家乃鳩工庀材以構是觀於今殆



八十餘年矣凡水旱癘疫必禱既禱恒見應居
民益神之初民匠官張大使雅崇道教嘗一再
葺師居徒館略具且入田爲畝七十俾衣食之
既請葆光法師王某主祠事六傳而至今嗣教
劉志義其張氏子若孫以田直倍前要而效之
交獄于官累數政不能決劉乃辭去延祐乙卯
濟南路總管荅里馬上嗣教以聞侯曰父施之
子效之若繼志何違父之命非孝挾貴以甚良
善非仁觀利而懷倖心非義有一于此臯所必
及於是效者訾言縮不敢出未幾侯改福建閩海

道肅政廉訪使復騰口實今榮祿大夫中書左
丞許公時爲憲使山東召路吏詰曰汝去官折
此兩家較然甚若何不署所折按而使齟齬不
戢若是吏歸具顛末洎今許公旨署文若券者
二一留公所一授嗣教者俾相傳爲實由是事
遂息其道流若耆老數輩迂志義仍居之志義
德二公不能忘將樹石記其事乃走余求文焉
切謂天下事本易理私焉則底於難公厥心雖
物叢前談笑頃可節解而根揭且張氏之先所
以葺祠宇不難於割田奉之者非名是圖抑寔

軫彼玄風不振恐久而寢淪於衰廢其嗣亦非
見利而渝風好或者恐其徒恃田所入弛於脩
飾孤乃先尚賢好德之心於冥冥以是論之則
彼此胥未足深訝也雖然權輿者非難令終克
守爲難惠人非難受人惠而不負厥德尤難志
義旣復其田矣自今其益嚴操履潔身律衆上
以爲國祝釐下以爲一方之民祈無凶札毋俾
悠悠之言效於後則善矣余因紀其事如此且
擬騷作迎送神詞以貽道衆俾有事歌于壇場
之間以祀焉其詞曰

繫全齊之疆理兮莫吾土與比靈山萃靈以叢
秀兮泉七十有餘名維乾隅存茲故宇兮云昔
賢之攸營綠雷雨漬而因兮邀罔究其年於神
連蜷以燕處兮羌雲霧之晝冥崇厥講以俎豆
兮尚利賴夫我氓旣瓊瑤其階地兮又若木以
爲樞凡有禱猶影響兮無寧謂其無形也代真
宰以施玄化兮兩勝時而歲用成也朝磅礪夫
崑崙兮夕憇息於滄溟民於何而揭虔兮肆肖
容于丹青薰蕕愷感必格兮諒明德之惟馨
麾風伯使啓路兮召屏翳偕降庭肅群衛之森

嚴兮旌靈撓乎日星厲鬼錯武無所兮何有彼
賊與妖螾靈具醉而樂懌兮衆紛舞以輔行或
篚幣以殿後兮或爐香以前迎諄曰
聖皇孔仁兮深澤溢于八紘有事必走群望兮
虞一物或失平爾神之助寔繁兮宜家救而戶
寧歷千年毋或瀆兮永於焉為藩屏

靜齋記

高唐商澤民氏余識之三十年矣嘗守庠濟南
宗相比游相從又相善也後余仕京師契闊不
相聞者甚久至治改元余退居鵝潭山中君自
新章來見命酒道故為樂甚洽間謂余家有
書室扁曰靜齋往嘗託公為記未及筆而別今
閑處敢請為我卒記之余亦忘其嘗託與否以
早年相友今髮各種種遂述所嘗躬歷者以告
焉初余之退處于此也杜門距躍燕坐一室平
昔一切之慮漠焉其風休廓焉其雲散寂寂焉
木反其根也泯泯焉蟄墮其封也當是時不知
天地為吾室耶吾室為天地耶萬物為吾體耶
吾體為萬物耶其靜其動雖吾亦不能自測其
端倪往者又嘗為三釜之養從仕京師四方豪

傑川匯而林立相與醜酒賦詩抵掌談天下事
又以王命北走燕南走吳越風於餐雨於宿波
浪於舟崇岡峻阪於騎虎狼之虞盜賊之警傳
舍郵亭之荒寂不知凡幾涉幾歷矣當是時也
其動其靜雖吾亦不能自測其朕兆雖然由今
言之處而閑居其體若靜而有動在焉出而從
仕其體若動而有靜寓焉是知動靜之機初不
可以二殊觀亦不可以一致得地若靜也而氣
實轉之山若靜也而氣實通之戶樞雖動而未
嘗易車輪雖動而未嘗移是知靜者動之本而
動者靜之基也於是君舉酒謝曰易有之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豈是之謂乎余曰子既得之
何以記爲必欲記無大此者遂書以貽之

雲莊記

余性雅嗜山水向欲於仕弗克如志謝政來日
與之趣凡七年無厭意蓋吾鄉多名山泉壘冀
者尤夥違治城西北十數里爲先塋其西百舉
武爲別業第宅一區始皆茅茨且陋近年侈而
易之以瓦水陸田爲畝且五百吾祖至養浩相
傳凡二世矣第前有林甚茂皆先祖手植迨今

將百餘年樹多梨杏桃李交枝合蔭盛夏亦爽
然無暑意負材爲亭而亭激流爲池實以荷芰
環以叢篁垂柳檜栢花卉之植所謂名山靈泉
者或獻嵐貢翠於几席之下或岐流合派經緯
乎畎畝之中王維輞川殆伯仲埒池取其芳名
曰雲錦壑取其幽名曰雲莊林取其繁名曰雪
香亭取其閑適名曰綽然中林植石一株兩峯
隆起堪竇虧蔽遠視若無俯而臨之上下無不
洞徹惟西一峯則顯其竅甚因名掛月厥形大
較類巨人元夫岸焉危坐而主之者嘗得鶴二

羨之既久習人不懼往來飲啄或翔或眠或立
或曲頸理羽與林泉花石相映巧史有不能繪
當其戛然而鳴聲動寒空鴈牛童輩擬而和之若
相應若聞之令人神形飄洒不待目崑丘踵蓬
萊已彷彿其羽化矣於戲夫田園之勝世非無
有也第人徃徃慕之而不能遂遂而不能完完
而不能享享而不能樂樂而不能久久而不能
形諸文形諸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今夫農
者漁者樵牧者非不日親山水也問厥趣則瞪
目不能語惟得人焉而居之則澗喜林歡胥有

輝而交相益矣彼僕僕塵埃間履屨咨憂責任
聞清談則朶頤覩高蹤則汗背此慕焉不能遂
者也投綬而歸以宅則無廬以稼則無土以遊
觀則無園池以出入則無子孫此遂而不能完
者也家溢於貨握灑澠忍惟己之濡威脅勢軋
則施與不辭一客過門縮首止避此完焉不能
享者也蚊轟而集烏合而飲管絃聾其耳優伎
狂其心與景斬然略無所預此享而不能樂者
也日薄崦嵫衰與疾會始營菟裘放情立慳笑
焉而容不伸歌焉而聲不副此樂而不能久者

也康寧壽考鬱於典墳卑於詞翰時有所述雲
扞物格舉不受制此久而不能形諸文者也其
或斐然而成言不中度音不中節得彼失此心
手不相隨此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者也今
余也為未遂甫半百而休居為未完子孫田園
靡一之或缺為不能享宴無虛設而客無虛歸
為不能樂樽酒琴書行與偕而坐與之偶為不
能久肇釋重負巖居川觀者殆十年于茲為不
能文風雲月露晨吟夕詠靡不括竒納秀於囊
篋為不能曲盡其所以樂意之所得物之所得

目之所及筆之所向亦足以發焉而無餘蘊嗚呼田園也第宅也子孫也名也年也言也他人求其一而不獲者皆於余具之是知造物之福於我者可謂完矣夫膺其福而不知君子謂之不祥信如其言而走也何敢不千萬荷故記之

廛士菴記

余既構綽然亭於鵲華之雲莊以其羨材爲菴于亭東徧茨苫而土垣之弦誦之隙偃息其中以而不得其名或請名藏拙或請名樂閑或請名休影皆未當余意乃自署曰廛士或者哂曰

甚矣哉子之夸也弱冠出仕華要之津清顯之途靡不周踐宦成心怠挾策而歸喘猶未定輒以廛士自高所謂得隴望蜀腰錢騎鶴者信如人之言矣走曰以迹觀余曰仕或可以心觀余則余固未嘗仕也何以言之走也性迂才拙自幼知其不能諧俗加以內無城府樞機不密謂人之心一皆已若餌焉而輒欣鼓焉而輒奮善人與廛猶或見容一值奸黠敗不旋踵由是心嘗語口他日學問充足當超居物外爲一代高士亦足奉懼吾親增輝閭里不虞所業未竟迫

於嚴命規進京師遺子公之書上光範之牘廻
顧所期萬分不克一遂包羞蒙辱隨衆而趨積
以年勞始有今日是豈余之所願哉昔毛義爲
區區功曹喜形于色及親之沒累聘不赴嗚呼
使義不幸早出則終身爲鄙猥人矣况余之仕
也年甫踰冠以今觀彼二十歲人猶童子也昔
魯昭公年數十九而童心未除今之既冠者非
童而何幸而天相其盲奉命朝夕無所顛蹟迹
雖朝市而心未嘗不在乎山林所謂避世金馬
門者不獨前人爲然矣人謂其進自則以爲退

焉人謂其顯自則以爲晦焉人謂其信自則以
爲誦焉其苦如是亦謂之仕可乎夫古人於仕
大則匡時翊國小則效一官一職故有爲世仕
者爲貧仕者爲親仕者爲世者蓋通才全德其
勢不容不進韓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其爲
貧而仕者力有不及勢有未免孟子所謂辭尊
居卑祿以代耕粟非其獲已也不獲已則才必
有所不展志必有所不白時必有所不知期夫
職易塞而不浮於食斯得之矣雖然使余仰無
所累誠用于時其所自效雖未能越一世而濟

古人至於恢弘治本參贊政機秉義蹈忠與時
流並轍則亦不敢後於人矣惟其失之彼故得
之此焉失之主故得之於親焉失之人故得之
於已焉余故曰以心觀余則固未嘗仕者此也
且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其有褒貶徃徃不迹
之究而惟原其心之何如釋者謂春秋有誅心
之法攷其書可見今子不本余衷而拘拘焉歛
歛焉求我於形迹之末固無訐其見譙且哂也
於是或者俛首蹶躄而退遂述其言爲處士菴
記

遊龍洞山記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爲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
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
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爲
靈惠公其前層峯雲臺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
釋家者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巉巖環合飛
鳥劣及其半稍西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
人周鑄佛像甚夥世兵逃亂者多此焉依然上
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迤逶東出其曰龍洞即
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

是中暗甚非燭不能往即遣僕然束筮前導初
焉若高濶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
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則全體覆
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蒲洞中欲退身
不容引進則其前愈陘且重以煙燧滅吻抑鼻
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能出
矣予強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
尤恐然予適居前俄得微明意其究竟於是極
力奮身若魚縱爲者始獲脫然以出既出有泣
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
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
導者一人年稚脣小先出若無所苦見衆皆病
亦佯懼爲殆諸宴外者即舉酒酌宄者人二盃
餘雅不酒必使之酌名曰定心飲予因憶昔韓
文公登華山窮絕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
爲白縣吏遂遣入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以吾
數不觀之則韓文公之號爲非妄矣於戲不登
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
母遺體幾同壓溺不弔其爲戒詎止辱身不可
忘竊虞后來者或不知誤及此故紀其事以告

焉游洞者七其官某官洞之外坐而宴飲者四
其官某九十有一人時延祐龍集丁巳八月也

遊紫金山記

紫金山在雲莊西三里而近平地隆起不峻而
孤石蒼翠可挹周環僅二畝許林樹蔚然主人
劉氏嘗亭其上廢久不能復土人稱劉氏爲狀
元益金末進士也金生後不及識之其子有字
器之者疇嘗游焉魁梧有才氣未五旬卒用是
劉氏遂無人聞以貧故欲貨之或謂是山距雲
莊甚邇子盍市諸切惟器之余故人也且家世

儒又嘗有名士今而陵替政使得之時登眺焉
未必樂也恒人慮不能遠觀人美田宅園圃窮
百計欲規有之甫得而又爲他人有者比比是
昔范文正公將致政老洛陽子弟勸市田爲菟
裘文正不憚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
居第哉且洛中好事家孰無園池余時造焉必
不我拒顧與已居奚異哉有諸已然後爲適
哉嗚呼余嘗三復文正之言則凡荒耽宴游屑
屑居止者亦宜知所警矣大抵士之處世誠能
一切無欲則天下之善何患不叢乎吾身所以

文正公忠貫日月功銘鼎彝百世而下使人聞
其風為歎惟者良由外物不能搖其心也因游
山之庶使劉氏之山來不為他人所有而足
以自今知所勉同來者清江論仁本子引姓
名一與余九五人云

遊標山記

綽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
無樹林東西並峙皆青石疊矗勢波陀可步而
上按圖與經無其名蓋土人以傍無他山惟此
特標可望故以名之其居東者上有洞如屋可

避風雨泰定甲子三月命童器酒肴修館於清
江諭仁本登焉始小有勞既矣其上神超氣逸
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即其巖巖屬巖盛
於東南而微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郊碧
練橫繩引析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
焉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屨往來以豁心目因仍
未暇既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閑適之
詩如陶謝韋柳者數篇其清歡雅思悠然而集
若世若形兩忘其所特加以煙嵐空湧相與冥
合宵乎不知余之為山而山之為余也於是仁

本舉酒相屬曰樂矣哉公之遊乎始不可以無
記遂書而貽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利人澤物士君子通願也然阨於窮而不獲施
者十恒七八苟獲厥施無曰官之廣狹皆足以
效其所有況今爲民率一邑之政靡不仰成雖
所及有限他日擴而充之以相天下以福斯民
有弗難者嗚呼孰謂州縣之職爲徒勞人哉歸
信爲雒州屬邑其尹曰史君肇下車不鉤距不
機穽牖民於約繩吏以律明聽慎罰以治其下

本舉酒相屬曰樂矣哉公之遊乎始不可以無
記遂書而貽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利人澤物士君子通願也然阨於窮而不獲施
者十恒七八苟獲厥施無曰官之廣狹皆足以
效其所有況今爲民率一邑之政靡不仰成雖
所及有限他日擴而充之以相天下以福斯民
有弗難者嗚呼孰謂州縣之職爲徒勞人哉歸
信爲雒州屬邑其尹曰史君肇下車不鉤距不
機穽牖民於約繩吏以律明聽慎罰以治其下

始有志利人澤物者與延祐改元夏四月邑耆
老趙某數輩走京師謁余曰我史君去官今一
年矣其爲治也雍容無遽色或以爲緩旣而民
孚吏革闔境懾然愛而敬之蓋稚惟一逮其去
茫然若失怙恃雖吾輩亦不自知其然將碑以
發之敢屬筆于子訪其政皆相顧若不能名因
叩之曰世之爲縣者聞有挾勢而商徧賦所部
倍責贏入名爲義取實則豪敝史君有此乎曰
無有也聞有盛飾厨傳稱過使客以賈聲譽史
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舞才骯法浚氣樹威

內壓同僚而外惟民剝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
聞有乘荒緣疫壟不上聞奴厥人民妻厥子
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歲括匠師工金
木厥直弗界惟趣其成器服是脩昭榮宣富史
君有此乎曰無有也余曰審若是則史君之
視古良二千石無怵矣豈直倍蓰世之爲縣者
哉彼於焉不能免乃曰敏於簿書勤於期會
於督責意是得爲善政乎哉然謂之無能則
可必欲假此以託金石以範今詔後則非僕之
所敢知也嗚呼後之觀吾文者必輪指以議曰

此可爲此不可爲亦將有所聳然已故重之以
詩併使邑人知賢令尹之政在此不在彼云史
君名郁字文卿景州東北人今改河間寧津縣
尹階承事卽詞曰

爲令而慢則民咸譴母曰克威其究惟忒爲令
而罷則民罔齊母曰克惠其究美而不罷不慢
惟吾尹然道我於平迷我指焉我田黼黻有鑿
惟旅或其蹊之令則允汝令之始來若無所施
旣而私省其獲不貲登幼于學俾老有養字者
攸寧塗者相讓令今歸矣吾疇依矣追而察

慨其悲矣彼察爲明彼苛爲能雖樂一時日遠
則真古云良吏利可歲計懼幅無華是歟非
其民欲碑言表永思口不能陳心獨德之九若
此者詎力能致勒詩于堅式穀嗣至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
事關關行司惠政碑有序

古者鹽與民共周雖置官掌之初不倚以資國
也迨管敬仲相齊以富悅君始籠其利而居之
厥后相沿遂權斃以扼民用防塞日嚴而奸軌
隨熾其間或弛或禁歷代不同要皆以貨視之

而重其入矣皇元有天下

世祖皇帝肇建官制惟民是恤以山東並海素饒爲置都轉運司濟南司設使二同知副使判官各一使則監守餘則行司其境而督成焉今上御極初年大都路南兵馬司都指揮使關關出爲山東轉運司同知公西域人英敏明決所歷有聲尤練刀筆其所增削老吏有不逮行司即橐脯自隨與所部無毫計干曰吾不侵彼彼敢侵吾竈民比歲縮厥煎麗由力之賦重力之由官給工價隔闕吏手且易真以僞無所於質賦重由亡不補缺併其工見民當舉火父子兄弟妻女盡室以出鵠形菜色偃僂執煙燭中仁人君子見爲酸鼻若復從而恩之課耗工隳各將孰執又曰夫鹽斤二百爲席爲袋國有定制比聞賂則加多否則加少其司場官吏卒徒恒不下廿餘人一人弗噉即勒不發夫鹽乃竈民膏血使若輩操賈肥家可乎以歲鬻南官帖爲轉運者差以上中下賄厚者上帖謂之卷首錢往往致鉅萬許諸宿弊積類此者階其使湛穆直權宜創法爲屏絕盡

所分地寧海新鎮永利固隄等場十有二他官
所分或有故亦攝領之其給工直載楮鐵躬詣
地召竈民而覆手授緘整必足吏無所施其奸
由是恩威胥著遠近無不聳服煎有羨餘而課
逸疇昔數倍至有事已以斗實香鳴樂焚之行
司拜德酬惠者憲司聞其能諸訟不法輒檄使
按問未嘗阿旨希薦使人有譴奏定二年夏
近諸縣水災朝廷遣使賑之而漏竈民公曰
饑於災此獨屯其膏何也遂遣吏再三請乃
溥及舊所逃亡聞而來歸者繩繩無虛日嗚呼

世恒以職財爲國人且謂不尺展志而薄之
胡不視公所就哉大抵微難劇無以見人之
微清濁無以表人之節麩散局冷地而曰我清
且幹是誠清幹乎哉語有之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始公之謂也夫今年
寧海場鹽司令李良佐率耆艾數輩走濟南
文於僕將伐石勒公懿績樹于利津行司之
曩余爲禮部時聞公出使泉南適有寇亂職
者皆顧望不前公怒而敝其兵進討平之蓋其
爲國爲民之心非獨今日余惜其用不滿能且

嘉佐鞭笞而使人感戴不忘如是故不讓而爲
辭以礪夫有土不德于民者其辭曰

凡仕祈治矣擇清流處濁能清維貞之尤何莫
非民事悉王事民靖事疑職斯無媿今官計者
肖公幾人奸蠹求源有革靡因孰朕吾民我憲
我理孰政之瘼我石以已歲行其部德媿孔宣
族信群孚有命胥先龜民有歌曰奚來暮昔
以離今完而裕屬丞亦曰公我父師匪厥教
幾敗乎私彼云理財易易素志所歷許隆遐
公視人事一職猶弗克揚矧兼其他而優益
往使于南適際寇虐春秋與專三振咸若彼
民土茂寸善稱俾而聞茲恧其可勝闔境皇皇
云報無所託言于石永胤終古

勅賜極真萬壽宮碑

極真萬壽宮者髮冠仙姑封悟玄叅化妙靖真
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
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湖樓上未幾寓西
郊菴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韜家竈前又未
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
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后歸同邨孫

氏自合鬻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遂
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幄如橫生澗
澗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
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偏其寓于古祠也年少
兒而媠之俄而媠者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啜
楚櫃其竈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
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
或代汲或泔澣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
餘年首未嘗攝沐髮皆上生髮合高尺餘其端
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曰爲髮冠仙師云至元

已巳

世祖皇帝召至京師一日見便殿

上問而師爲誰而有何術而髮因何上指真人
曰我乃農家婦由不獲已出家如

上所問皆不知其所以

上誠其言厚賜遣之厥後爲人言休咎若出無
心徃徃奇中江浙省平章徹里素崇飲因朝會
請見師曰物莫毒酒弗戒將以反后竟坐飲不年
監察御史鄭某病羸久未勿藥真人食以所食
粟遂差乃執弟子禮終身彭城展某田某俱休

官師事真人惟謹其它公卿大夫過而候謁自
遠餽贈走下風而願聆警效接武于門甚至圖
其象歸而祀之維揚富民劉伯淵闔家敬信尤
篤施財爲築室任城西南名曰極真觀走往年
使江左過之師年已七十餘形癯而顏色黃明
脉絡皆現顛骨若嬰兒柔且隨雅不火食寢所
時有光怪出沒祈寒則益冰水而浴日以爲常
其高弟陳志海亦女冠也爲余言師之得道蓋
由神授始爲婦時夢游大川阻縞衣女仙乘舟
招曰若能我從乎師欣然諾之女仙即抽簪畫

水倏化爲梁師因登舟舟移而寤遂與親故相
絕問之則曰我寶花城主人也或訪以養生則
曰寡食訪脩身則曰謙退素不知書一旦捉筆
書曰縛住心猿消甚言說功滿崑崙方顯孤月
爲歌詩類此者不一志海堂與女徒數輩游嶧
山牛口嶺一人偶失帽物色之無所獲旣歸師
笑而出諸懷中里人御史中丞異德方有遠行
來別師以所服半臂贈之魚固辭師曰第持去
一日必用此后宿古驛中甫暝若有童男女服
五色衣群行而前驚不能寤如是者連夕異因

取師所贈枕之而卧衆皆相拽愕道去且曰師
在斯師在斯與平昔頌不知信至是始神之暮
年恒閉閣匡坐或卧游物外決一晝夜乃起自
號洞春有司上其道行 朝廷爲易其觀曰極
真萬壽宮封悟玄叅化妙靖真人命下而師厭
世享年八十有五寔延祐二年八月日也后
七年當致和改元秋其徒宋志誠掌德元持翰
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所述事狀且致新州尹李
綱書求記其所謂萬壽宮者余曰疇過所居甚
隘其侈而改建者起於何時何人志誠曰以師

之心豈欲爲此嘗曰心誠事神一茅茨足矣何
必殿爲師旣沒僕二人倡同門道衆贊金築之
三清殿凡三楹神門居前左右齋廡庖庫畢具
公所過者今殺爲方丈矣余因嘆人之所以動
盪一世者必有其實如師刻苦精練數十年一
旦超詣仙域真與道合莫之爲而人從無所陳
而又信所謂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尸居龍見
淵默雷聲者非耶嗚呼使爲吾道者亦如是尚
奚儒風不振之患哉乃爲銘貽之以見師之所
以化服其徒徒之所以報德其師者彼此胥無

所負云辭曰

維至人兮澹無爲合鴻濛兮混希夷以宇宙兮
爲閭奧雲若月兮爲藩籬霞珮兮風衣龍馭兮
驂螭翠旂兮晻靄瑤珥兮陸離命麻姑兮前道
使雙成兮后隨約飛瓊兮殊庭會金母兮瑤池
排虛兮乾開扶陰兮坤移頰萬山兮累塊闕千
古兮曾不異夫啓時揚揚兮有得納納兮無涯
陋土木兮擬居鄙錦繡兮爲儀繫仙師之此心
彼濁世兮焉知柰其徒之失相中佗際兮曷依
爰周謁以贅泉舉樂助兮訢施遂積微以成鉅

詔靈氛而占之輿謀兮允叶群力兮是基棟宇
兮鑿鑿丹碧兮差差如矢兮斯棘如翰兮斯飛
琦璋兮僑倦輪奐兮戴鬼詭一州兮香火乃九
域兮蒼龜匪伊人兮降康寔爲國兮祝釐雖其
師未及乎目擊必天游兮過斯領群仙兮耳節
亦戀嫻兮樓遲憶形神兮渺不知其所躡第蕭
蕭兮風悲將上下兮求索又不示余以所貽北
指兮泣寒而阻脩兮崦嵫如東兮洪濤南徂兮
炎曦志緯縵而莫達羞檀伽兮颯而倚閭閻兮
琴竽企闕風兮齋咨蕙肴兮孰爇桂醕兮孰醴

遠絕兮鈞天芳歇兮瓊枝江永兮愁懷不可兮
方思竭耳兮既寂滅以絕聽窮目兮又泐穆憫
悅而叵窺心純庵兮蹇無階以攀附慈運此兮
或彷彿其一來誠閱余民墊以援手其賤賈尤
媒禍軒冕兮又奚翅土直之棄而與夫瓦礫之
遺也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咬咬惠政碑
三代以前鹽與民共推筦之法無有也夫利益
以資國萌於齊威滋於秦漢氏蔓於魏陳唐宗
之間惟得人焉而尸之則財阜民康經用不廢

非其人往往挾權執法殖私以厲民不至效爵
喪軀而不已於戲自古職財不爲財所禍者詎
不确确其難哉泰定丁卯夏五太常禮儀院同
簽致政李君惟肅爲余言大都河間都轉運鹽
使咬咬肇下車首公絕私以身帥下物務之至
惟正是從諸司轉運在江左者惟河間爲重且
劇雖夙名智囊善畫貫而能官者往往弗克荷公
以國人紀綱其間未數月久弊宿奸芟剔殆盡
加以同使郝君脫懽協心輔治言合計諧其相
信之深巧於用謀者有不能間先是爲轉運者

餘益爲引一十萬五千二百五十滯而不能售
累政坐視計無從出公於是走省部言狀遂聽
就實次年之數中外無不趯趯稱快居嘗曰天
下事自難則難自易則易不特理財爲然也持
身玉雪竈民自裕商貨自均所課自集所部自
肅力一二而功千百焉若乃外示徧鑄內懷溪
疑一中其餌詘信操縱惟彼之隨小有所更即
從而騰口其慝力雖千而厥功不能毫許嗚呼
觀是言則公平昔臨政可知已居無何 朝廷
聞其能賜金幣異帛有差於是長蘆民無少長
一辭僉謂國家猶示旌勸若是吾輩可蒙其惠
不爲表諸顯乎遂偕滑州尹韓儼及鄉士李梓
崔惟謙輩謀伐石頌其善政式範后來聞子雅
與吾使君善又嘗同朝盡賜一言爲嗣至者勸
走昔爲禮部時公爲侍郎王曹嘗奇其剖摘明
敏胄世族而事儒學后走辭參議還濟南而公
亦由工部尚書出爲開海道肅政廉訪使客有
自南來者口其政嘖嘖不置繼而聞有是遷爲
愕然良父夫中外之官雖夥足以伸其志行其
道者莫庶訪使若焉名爲三品其權之重宰相

有不逮轉運使睦子右慶矣向清而要今班之
常流而舉刺人今為人舉刺在他人必缺焉不
樂報焉而有難色公略無纖毫不足聞命即欣
然趣駕以行非處心以義而不以利以國而不
以身以遠大而不以淺近者能若是乎余由是
知公他日為公輔器也無疑矣故述其德於民
者如此且係之以詩曰

昔醴利庸民疇權之始齊君逮兩京若唐宋
法寘周國攸潤官者能用斯溥瘼厥官弊違午
諒為政在任賢何彼汙此儼然故所司貨山積

欲表裏莫斯的公曰嘻如我何誠堅白從涅磨
由憲南荷茲任制許顯益清脊事沓至不亟徐
勞者條陷者途盡畢祛政優布令下孚公上裕
昔商人惟賄先今秩秩罔敢愆昔竈民命朝暮
今樂生若春毓其被賜詎止斯舉要言他可知
謂易輕經費寄謂重難順指治猗若績孰克疑
宜我公天寵承暨既前衆胥勉肆故人喻推釐
凡有位能舉然何事功不萬全我撫實詩以紀
俾爾民詠無已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潁川

郡伯陳公神道碑銘有序

公陳氏諱安字良佐世居單懷脩武之六真鄉
祖銑金河南宜陽尹考慶屬金訖錄闕德田里
公幼焉穎異彊記有遠識器度廓如與人交情
意周洽有不逮則誠格忠告善則嘖嘖人惟恐
其不彰讀書主踐履不以口耳勝人橫逆之來
愈益務自脩省雖重亦不復識者謂犯而不校
撓之不濁之風子惟德蚤仕於外每歸省必以
安義命毋躁進取譏時賢獲罪公論爲戒嘗爲
汴梁酒稅副使初命下人多意其不屑公曰仕

患不忠卑下非所患聖人猶爲吏我何人哉
未幾改進義副尉河間攝司厚財場管勾潔已
率下賦報無所隱民甚譽焉俄以年及歸鄉里
時惟德爲尚書省檢校官階奉議大夫國制諸
封贈父與子同子陞亦陞遂封奉議大夫驍騎
尉河內縣子石惟德進中順大夫戶部員外郎
遂加今封享年八十有二卒在延祐四年夏四
月某甲葬首所之先塋妻薛氏協德宜家先公
如千年卒以明年四月附公之兆進封潁川郡
君曾祖妣趙氏贈嬰風疾數年不能差郡君侍

湯液惟謹每教諸子以濟人惠物爲心五子惟
德其長次惟善次惟恭次惟剛次惟謙皆仕惟
德爲最顯由丞相掾轉知書著作郎中書架閣
管勾尚書省檢校官出爲陝西省左右司員外
郎入爲戶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初拜御史多
所建白未及行而穎川君訃至越明年夏五月
走書友人張養浩曰孤惟德罪大家君捐館時
縻身於官其龍斂祖奠皆弗之及重惟先君平
日位不滿德而惟德又欲仕弗克盡養苟沒焉
不爲表其素行金石則惟德殆不能入天地間

大敢百拜以神道碑銘累子肇余交御史君垂
二十年爲故人早歲俱聯掾禮部爲同仕交舊
如是而走也尚敢以不文辭哉惟統字子新方
器用公時銘曰

大阿龍泉不必巨哉始知其銘所以古賢草澤
或淹爲國具瞻倚與穎川語語甘嚴肫肫其謙
或有忿然我海無涯終鮮悔憊何厥善焉口不
爲掛必播衆談教于義先已分不甘母人之貪
云胡不權卑處閭閻職德米拙才苟具全位雖
弗厭奚害爲恬微子朝聯鴻恩用覃疇發其潛

仕甫及年還爾言南何守之...清白世傳壽且
多男天報至誠彼道美以消而致災矣榮不蓋慚
樹石于所存微其凡眎茲崇...墓

先塋碑銘

維我張氏之在濟南其宗...有二一居陽丘一
歷城居陽丘者爲伯祖父...城則祖父也伯祖
父諱萬享年九十三祖父...諱某享年九十一其
世其行具見翰林學士...肯姚先生燧所撰陽
丘先塋碑祖父二十長...興早失兵間后三十
年至自泰安其狀貌動...言笑與祖父甚相肖

享年七十二卒葬泰安梁氏...次爲先君諱郁
字威卿享年八十以至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見棄初寢疾諄諄孤養浩乃祖考早從事戎性
直喜施有所得靡計多寡輒周急人家務一不
屑吾年十六即身任之家...是寒貸貸於人僅公
私給后天兵竟宋人心未...治出萬死不一生之
計賈江淮間以儉濟之致...今日吾知其苦遺
汝輩以甘吾任其勞遺汝...以逸若不可不思
乃翁成家之難驕汰以隕...業夫驕者貴之賊
汰者富之靈富而不汰家...必...有位而不驕則

貴必恒今吾何祖宗餘慶既厚且貴吾恐汝輩
不能守故此戒之昔柳紕謂成立之難如登天
覆墜之易如燎毛吾每三復其言必爲盡焉心
痛以是知作者固難保守爲尤難汝輩其以是
言銘心則吾瞑目無憾矣命孤養浩以筆志之
志訖而逝嗚呼慟哉孤養浩又嘗記先君言嘗
毆驢走京師困極始一乘阪焉則下水焉則涉
爲弃骨刺其趾血出欲乘則恐半途而乏欲步
則其創痛不可忍孤養浩聞之不與允頤首泣下
先君亦爲哽噎嗚呼大抵先君以艱難勤儉起

家虞養浩輩不能慎持厥盈故覲縷誨若此
其燕翼保艾者可謂至矣先君三子長英次塞
俱早出季爲養浩奉命仕者三十餘年幸無所
忤歷塵清要有司考儀贈祖父某安遠大將軍
益都路淄萊萬戶府中萬戶輕車都尉追封濟
南郡侯祖母苗氏並追封濟南郡夫人先
君封通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濟南郡
侯先妣許氏追封濟南郡夫人今尚氏封濟南
郡大夫先兄二子長居簡雅才幹次安山東
轉運司益昌庫副使三十八卒養浩二子長諱

彊二十二卒集賢侍講學士元君明善爲撰埋
銘今碣于隧次引嗚呼保家之道先君言之悉
矣孤某不敢復有所列謹掇其緒餘拜手泣
血而爲銘曰

維作室完且鉅必累年欲其弛不一日瓦礫然
尊者遺恣奢棄名逆天嗟爾後亘斯世毋逆先
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

折津陳氏先塋碑銘有序

延祐丙辰夏走以禮部侍郎征舶泉南迴遇資
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左丞陳公于京師間
過所寓曰不佞起寒微叨仕中外職風紀者九
內焉監察御史外焉僉按察司事河東副廉訪
使山東陝西河北使則雲南山南浙西行臺侍
御史則江南職民者六在沅爲判官在泉爲治
中刺雄孟州二兩尹平陽潭州職簿領則入省

彊二十二卒集賢侍講學士元君明善爲撰埋
銘今碣于隧次引嗚呼保家之道先君言之悉
矣孤某不敢復有所列謹掇其緒餘拜手泣
血而爲銘曰

維作室完且鉅必累年欲其弛不一日瓦礫然
尊者遺恣奢棄名逆天嗟爾後亘斯世毋逆先
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

折津陳氏先塋碑銘有序

延祐丙辰夏走以禮部侍郎征舶泉南迴遇資
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左丞陳公于京師間
過所寓曰不佞起寒微叨仕中外職風紀者九
內焉監察御史外焉僉按察司事河東副廉訪
使山東陝西河北使則雲南山南浙西行臺侍
御史則江南職民者六在沅爲判官在泉爲治
中刺雄孟州二兩尹平陽潭州職簿領則入省

為都事右司大都路為知事兵馬都指揮司為
都目奉使宣撫則江右閩中叅行省政則甘肅
河南肇釋褐凡廿轉而至今職非其先世有冥
行疇克顯歷若是向嘗託子銘先塋以追封旨
未下故緩今吾大父某由仕金懷遠大將軍知
河南路陽縣追封正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謚
忠敏吾父某追封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謚孝節
皆侯薊郡祖妣時氏妣石烈氏從其郡皆夫人
維是二代百餘年幽潛今炳焉一旦而僕也又
有旨諭中書擬擢近地雖生死肉骨罔克為

報子其具文諸石以見國渥之殊先德之懿

臣子千百年不一際之盛切謂厥今詞臣林立
奚彼之捨顏於譚焉末學是徵豈公貳憲山東
時走知為深與且走初掾儀曹寔用公薦遂不
敢辭謹按陳以國民厥望不一惟河東為最著
由兵燹逸其譜莫克遠系曾祖考矜字嘉善墓
太原陽曲之李家山雜言行無所考觀其字可
知為慈祥人祖考即正奉公諱聚字鍾秀金之
南播徙家折津春秋九十有三卒改兆宛平漆
園之樊村考即實善公諱公濟字濟民志尚恢

遠義於施與視名宦澹然鄉里仰其高以處士
目之四子曰泰曰時中曰鵬曰英舉教之儒或
曰胡不各殊其業而一於儒緩急恐無所倚母
夫人聞之曰吾非不知時方艱棘但吾奕世詩
禮家君隸彼失此是先世清望自我而墮人其
謂何筮仕勉以公忠清泰制國用使司掾早世
時中少中大夫知真定中山府鵬鄧新萬戶府
經歷舉循飭如所訓女一適大原王氏英即公
字彥卿沉毅有才略蚤受知御史大夫太師忠
武王月兒魯那演嘗從見

世祖皇帝儀度若素官上屬目久其判沅州思
播洞寇相挺構亂長吏莫敢敵公設伏於險要
悉出銳擊之遂潰其僉憲河東憲長麻合馬以
怙冒兼儲料所恣行不若牟西京征權之利凡
三路糧以石計五萬以定計一萬有奇聲臯于
朝遂論如律其貳憲山東曲阜林廟洒掃戶為
縣官奄有公謂彼戶自漢唐何堂堂聖元獨
不足此迄上章復之且慰使樂實待中有援橫
山東既効罷未幾復一輒復効會移節陝西乃
已陝西監憲其以事以西王鷹師師馳訴于

上命以杖復公謂息曰職在視奸誰可因一齋
夫之言自塗耳目自忘其奸其孰肯聽

上乃釋然其行臺雲

言僚民鳥獸利馴病逆
宜頌經書州縣浦入

六心其宜撫江右閩中官
若吏以墨去者數千

以賄之麗稱是其便民事
傍近揭而倒焉其然

以甘肅王木伯總兵西
墮將輟成茲萬人

此其地需責星公言邊
事實不擾無勞而動

週生戎心况時未水草必
致人畜胥走廷是其

永止之大教公行善果料
事明待朋游始以信

心官忠確不經毫利害計
今春秋七旬神若志

益強且壯嗚呼世之積善
者鏡此則其孜孜自

效為何如夫人繼室郤氏
何氏一子直方女一

八適故游平章孫僕銘曰
陳氏氏國代聞藝佐

前時弗揚駭后之赫厥赫
斯何風紀游膺有節

其奸趾滅角崩或云司憲
弗克民字四握郡府

願指而治或云近易靖遠
孔難深入瘴氛瘴安

以安孰材野遺公則連舉
何物未春公則霖雨

用世有具曰武曰文人一
猶難公備乃身矧夫

此季畢途於仕青紫一門
又世之異原其致此

伊昔匪今 世錫榮

君恩海深維木能林觀由本固沔波流泉源浚
之故有山在西翼厥作封爰碑其間尚與始終

晉寧張氏先墓碑銘有亭

延祐丁巳春走以禮部侍郎監雜興和時總府

治中張君敬甫寔幸其久見其遇事不難繁劇

以身先衆風雨無所避余甚倚之一日過所寓

曰德聚猥以涼誦詹事院掾事

皇上潛邸始焉承務節都總管府知事次焉承

直即御帶庫使迨

上正位宸極改隆興路判官隆興

世皇湯沐邑也其長吏以下皆

上所親選有司第制勅焉甫瓜代復陞今職階
奉議大夫惟是四遷舉出

特命比以恤典又追封先考福奉議大夫冀寧
路分州尹母劉從封永和郡君非荷 國鴻禧

暨祖宗餘祉矣以及此日將植碑先塋用侈異
數且俾我后人尚引無替敢百拜以銘文累子

切惟張氏之族甚蕃衍于代而走也寔所同出
按事狀張氏其先閩中人高王父仕金鎮西副

元帥曾大父逸其諱王父大亭皇冀寧石樓縣

尹敦誼喜施沉毅有持斷利害敢以身任歲淫
玄楊即蠲民租調且散已有濟人就饒他所者
復則具異其遺民迄今德之因家石樓享年八
十有四卒葬其縣南五里某邨先塋祖妣晉氏
劉氏祔焉三子福祿惠祿以精法律辟晉寧路
吏蚤世惠善殖生雅不喜仕福即君之考字仁
甫和厚而義綽有父風蚤以時艱失學而所行
若素讀書者享年五十有二比卒遺言子若姪
欲固本者當茂其枝欲大其宗當昆弟是睦夫
祖與吾相距跡遠要自一氣而分后人昧此遂
於昆仲間恩義寢薄或闢墻或異蹊或路人殊
或至相仇殺是不知傷其枝猶傷其本也汝曹
其母蹈此爲世僂笑子四人德聚即君德元世
用德興母氏永和郡君今春秋八袞神明不衰
猶勤女功不置則其艾年治內可知祿三子德
興志德給事

皇太后宮中咸克佩服先訓合族而居極其和
孺若是前后數世未嘗有間言君先娶郭氏
前十年卒贈永和郡君一子某再娶倪氏中奉
大夫淮西宣慰使鳳山公之女生子輒殤從封

如郭氏自余游奉議君數月因熟其人蓋精敏
有幹局者也嘗言十六七時從汾州君如京師
早行保定山中因憇於道爲數寇竊其行橐以
去君援弓躍馬追射之連發連斃二盜餘皆走
翳林薄間呼使逆相縛執卒無一人逸者其時
微君侍行汾州君幾殆人以孝童目之今年垂
七旬膽膂尚不殺舊可卜其來未艾也銘曰
維吾之張始由弓氏青陽遺苗代有令器厥族
孔殷克迷克繼派之四方西者尤熾於鑠石樓
百里是治孰寒而眺我衣之賜孰飢而逋我粒
其至其布優優其持惴惴其施祈祈其立暨暨
凡今尹民鮮不民噬疇金肯捐而民之利使大
厥遺澤詎已是于棘止鸞以箱服驥云不能揚
顧豈余罪位然弗克行則云備旣壬旣林胡彼
言愧宜后之人世媿無替或長百夫或中給事
或佐大藩或家養志孝斯克忠忠則斯義瑄箴
一門爲瑞當世咄彼同居以忍爲異人而不天
終必逝棄曷思本支始焉一氣其愛之生胡寧
有旣殊渥荐膺匪德焉致邇遠胥祭存歿咸被
我銘于堅永載攸示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銘

九河可障欲難塞三軍可虜正人之氣不可撓
嗚呼如緱山先生陳文靖公剛焉不詘於欲正
焉不撓於邪其立朝大節嶷然視古社稷臣無
慚德此天下之公論非出於區區臆見之獨也
公諱天祥字吉甫其先趙州寧晉人由兄祐爲
總管河南遂徙家焉中統初李璫盜擾濟南潛
與宋通好河南河北宣慰司承制署公千夫長
偕諸將東脩宋壇誅歸鄉里家故貧力田偃師
山中暇則講經授徒聲聞日著由密邇緱氏山
故世稱緱山先生云至元十一年

世祖皇帝命左丞相伯顏將兵伐宋瀕江立招
討司且括民間兵械而興國軍遂搖郢復州招
討司以公世隸兵籍辟爲經歷鄂州行省移公
攝知興國至則灼厥亂故上書行省參政賈居
貞寧暴戢奸辟猶伐病先實元氣邪自索焉初
奸人乘間連結椎剽所過土崩公私無一人敢
與角者內弱如此圖外誠難今痛猶未定若復
動相疑貳拘兵益嚴將恐彼亦生心康輯無日

惟宜徐驅緩導拊其所傷則民感吾誠兵適我
用矣行省爲然併許從宜以治乃順民所欲利
者興而逆者以除曾未朞年遂成樂土吏白市
有謀請捕之公曰彼見吾政如是歸必語其黨
與乃吾流亡之招也奚捕爲自是遐邇聞風踵
歸恐後至元十三年改鄂州行省爲宣慰司恭
政賈公鄭萬戶皆宣慰使以省檄未下不知所
長賈移疾不出賈素得江湖間百姓心公走謂
相君不出衆必驚撓班次事小一方軍民事大
公其長鄭以需省檄脫公爲長不愈自上殺之

下乎賈悟即出視事會壽昌黃州盜起宣慰使
鄭公將兵擊之至樊口敗死士卒還言賊盛且
銳將攻陽邏堡鄂城門盡閉民兇兇不能市時
諸兵皆隸叅政忽都帖木兒麾下公見其猶豫
無出師意謂叅政賈公陽邏堡阻山而壘賊所
不能攻政使其來是授首於我况僞邀輕動南
寇常能以我突騎當之其取可旦暮莫勝此則
江南諸郡自靡矣賈白忽都帖木兒且以義激
之遂引兵出城賊波駭潰散死者十六七始將
士聞賊至咸謂賊聲攻陽邏堡實擊鄂州也

必有內應宜盡捕大姓防患未然賈公不可衆
執愈堅公曰此州宿重兵不少使賊能翺亦無
從而至其主是議者不過利彼財物耳由是衆
議遂格宣慰司以公有文武才使攝壽昌府事
且發兵衛送至境公調治盜上平定安集否則
相挺爲亂流毒善良乃下令使自相招誘悔者
聽還其業無業者從所欲居惟擒首惡一二論
上宣慰司其餘獄繫及他囚凡五十六人至日
召語曰若亦思而父母丘隴乎皆釋桎縱歸期
三日復獄及期果復無一人逸者宣慰司以公
是舉可勸未服遂皆原之后四十年民追思不
已爲建生祠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先是中書
右丞盧世榮以掎克柄政中外病之御史中丞
崔或劾奏

世祖怒下吏按問幾殆左司郎中周戴微若反
唇坐以廢格奏杖一百舉朝凜凜相戒公拜章
言其先爲江西運使入賄與自盜鈔以定計如
千金銀以斤計如干茶以引計如干又謂國與
民相爲一體民病斯國病民安斯國安今乃擬
一歲之期營數十年儲積非白取下歎計無從

苟行其言必賈怨天下况宰相重任非彼所堪
臣非不知言出禍隨以事關國家有所不避章
凡數千言大義若此上覽其奏遣邇臣諭旨汝
盡乃職爲朕朕其忍以言罪汝言出禍隨詎必
云爾也後盧世榮誅天下想望風采矣其年五
月遷奉訓大夫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拜治
書侍御史出覈湖廣省出納道鄂聞行省臣要
東木倚中有援橫無所忌乃發其奸利十數奏
未下私繫公獄摧脅百至而公恬不爲動凡幽
四百餘日惟取四書環披徧攷心究而身體之

有所疑即著論以辨略不以死生禍福纖介後
會赦乃出二十八年改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侍御史明年以疾去再授中順大夫燕
南廉訪使甫上換使山東時朝廷遣使郡國
議弭盜公謂盜有可矜有不可矜由歲惡時屯
爲者可矜治平數犯懷迷不知返者不可矜非
嚴刑無以創艾且頻赦不足化盜適以資盜俄
濟南屬邑獲劇賊數人公命市曹令衆生杖殺
之同僚不可公曰比歲盜興職所在二千石姑
息吾今權宜以行若朝廷當擅殺老夫自承

萬不汝逮既而治盜詔下具如公榮所部有妖婦自言爲男子茹寃未雪徧控諸郡皆以爲神不敢詰公震其惑衆階亂杖而遣之或曰真鬼神陳公且欲治况假之者耶大德三年移使河北辭疾家居遠近以訟求直者雲簇其門至徙避他所六年拜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 朝廷方事西南夷公上跡器莫凶兵事莫危戰聖人不獲已乃用去歲行省右丞劉深不度易難請兵遠征多婦國行未及半變生八番傍虜乘之地喪師燔奉頭鼠竄後復發陝西

河南諸道民爲兵數萬命平章劉國傑將之期以必取轉輸益亟所在弗堪且聞所徑委陘多崇山盲嶺惡林毒草群獠安沈斥瘴殄出入獸如圖其地不可郡縣版其民不可衣冠故歷代外之不中國齒設使彼聞大軍且至或壁阨以老我師進退兩窮噬臍何及粵自 朝廷征倭國占城交趾諸蠻以來今三十餘年未聞得尺地一民而所費奚萬萬億管此其爲鑒詎不至近且明今宜先棄劉深市傳首以諭遠人繼遣使奉璽書開以福禍懷以恩信如仍爲害命將

徂征亦未爲晚昔大舜班師有苗格漢趙充國
緩戰羗虜降經史著之足爲世鑒明年四月赴
召中書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
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民壓死數十萬敕丞相
御史議公援古喻今推本天人事數十事奏皆
報可以其言祕故外不克知及還

上遣使追及通州賜楮幣五千緡以無功辭或
曰昔二踈去漢未聞辭賞公曰辭受在人何得
前輩相律九年五月授今職時年七十有六凡
五返訖不起

仁宗皇帝在潛邸素熟公名追之國懷孟遣使
賜酒若幣仍勅長吏歲時告存其爲

累朝器重如此始爲招討司經歷諸將以久駐
此無家恐無以固衆志命名置侍妾獨難公一
日飭送良家子有絕色者來公曰諸君自安吾
無慮此卒起之兵權壽昌得賊所盜戴姓金四
定召以爲之其賊初獲我自謂必死公
旣擒賊公以金四兩贖其妾以爲公壽竟
皆付之公公書淡泊也作所皆無一動其心
居則澹然史出

忝增朝服亦其及臨大節殺焉不可
奪故走請公剛公欲正焉不撓於邪者
以此嘗著四書疑十五卷四書選注二
十六卷雜文共討居集八卷或謂四書辨
疑公雖不作亦可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
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
文忠公疑系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天不慙遺
延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得疾薨正寢享年八
十有七葬其里嘉禾鄉之蔣氏邨贈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潁川郡公諡文靖曾祖

懷曾祖妣范氏祖忠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
夫護軍追封河南郡公諡昭懿祖妣張氏從封
河南郡夫人考子安贈如公諡文康妣趙氏張
氏並封河南郡夫人文康二子長即祐字慶甫
號節齋學行與公相頡頏事

世祖朝仕至浙東宣慰使死南寇亂次為公時
人以二難目之夫人張氏以賢淑聞前卒壽八
十后七年啓其藏祔公容貌若生三子長孟溫
朝列大夫泰安州尹次叔良將仕郎登封縣主
簿次季恭年四十八卒女子二長適翟氏次適

張氏孫男六孫女十有一曾孫男五公卒之五年當至治元年十一月朝列君孟溫自泰安遣其子允中奉幣若事狀來濟南請銘於余切惟公一代偉人當求一代名筆發之走何人敢命之辱辭不允乃反幣按事狀謹爲銘曰

若昔正人曠代一二維民具瞻爲國元氣漢有汲黯吳有張昭魏狄聞唐韓冠宋朝迨我

皇元光掩前古將相大臣中外接武國人尤異初不假書凡厥言論乃書與俱其在儒流許王斯寂厥後卓然公殆其對早賓戎幘適丁寇紛

緩頰出奇可百戰勲衆部龍言憎一省惜愕言試

于民所至神若相其良否與時身屯憂焉斯寒

煦焉斯春迨其揚廷洸洸巨犯連柱大奸奔鎖

無憚其誠斯金彼物維火百千從陶色不易頗

雖其學問是藉是資亦由厥德神密相之蓋古

有云正人猶虎高步平原不若咸沮昔聞今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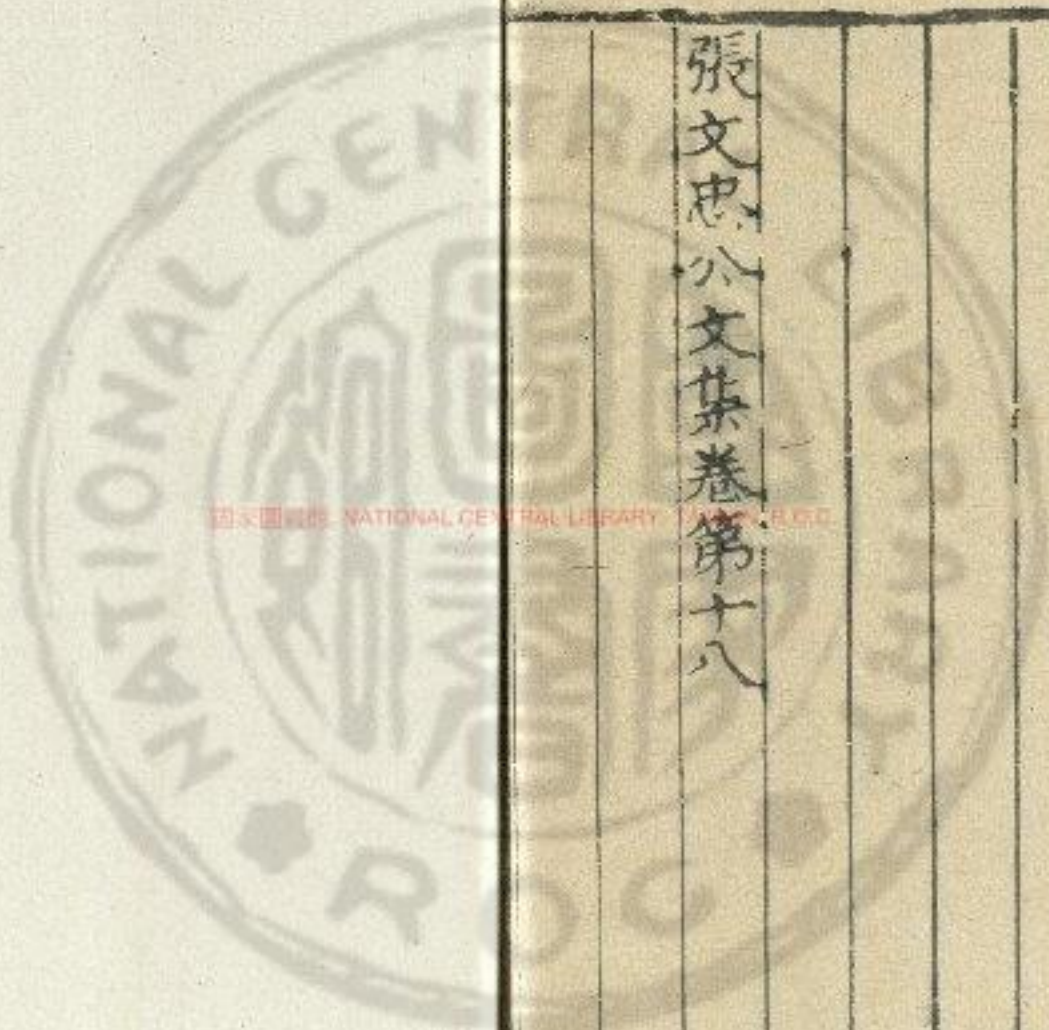
天胡忍效豈伊群黎爲福亦薄使當鈞軸以弘

以久措世泰和特一反手然是未酬所存者大

立懦廉頑百世攸賴莫堅匪石莫易公論詩以

揭之彌達彌信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碑銘

濟南陽丘許氏先塋碑銘有序

走甫七歲而外家許氏盡室自歷下徙居于江
之南尚記先妣携某祖西城門外俱哭失聲而
別時某漠然不知爲何悲迨年十三先妣薨謝
既而又聞外王父若母相繼卒時某頗有所知
切自嗔負何罪天壤間既早失母又失外王父
雖有舅氏輩一二又邈焉數千里外死者生者
皆不敢必其見矣至大改元走由太子文學拜



監察御史而表兄伯時自江南來使其不言則彼此俱不能識表兄自道其舊於尋某哭表兄不哭今年夏走復以尚書承匱禮闈而表兄又以聽調來京師且致我舅氏之命以先塋銘爲請切惟某自髫鬣與我外家別今四十餘年恒欲徃省而不得今乃辱以不泐之文託之塋域則某平昔懸懸者或可少慰矣故不讓而爲援翰焉按許以國氏爰出炎帝姜姓世居濟南章丘之延安里高曾以上其仕其世屬金源氏易代之圖逸無從考祖全和厚敏生植嘗典獄有

陰功享年七十三卒祖妣馬氏享年七十八卒俱權厝武昌某原二子長克脩次某一女爲先妣從大人封贈濟南郡夫人我舅氏字仲德克脩其名精律學試吏總府綽有幹稱后由雲南行省掾調廉州合浦縣尹再調象州路總管府經歷二所皆炎荒遐徼民鳥獸難靖官政廢久胥史所在橫甚我舅氏不以中外遐邇異心循職當爲直前無所顧未再歲學興于鄉農力于野盜不闖境而積年逋氓襁屬來復僚俗爲之丕變憲司宣闡爭上其能故拜尹靜江古縣政

聞益著先是廣西兩江宣慰司幙官累以墨敗其潔者往往不職使者病焉聞公前績遂辟爲都事贊上勗下裁剗裕如所部賴以寧救憲府有訟轉移檄使決平心以理非者自以爲不寬在幙職三年宦意寢弛即以陽朔縣尹致政或以未衰止之公曰吾早棄鄉壠蹠蹠無定居桑梓之心日深一日不及茲時還吾故都以畢吾親襄事則吾他日將不能瞑地下矣或者聞而賢之今七十有七神明尚不殺觀此則僕相見之期庶幾可必矣娶高氏賢而能家三子長可道即表兄今授承直郎湖州路推官次可權監稅湖廣次明道早世皆僕表弟云銘曰

世謂君子其概二焉有位曰貴有德曰賢位苟隆盛而德弗稱彼則爲華識者攸病德則優矣位弗酬矣我乃自如彼其羞矣猗我外祖殖德奕世報雖未弘行則云脩矧夫百里爲古侯封名亞公爵其獲已豐孰云荒服恒遠王化而公一臨不異中夏公未來思其暴虎狼亦旣戾止乃馴若羊風紀訟牒日不暇給檄公代推纖忽必於凡兩爲縣厥政孔良幙府載賓令聞益揚

他人有此必巧其宦詎肯方隆途止於半知足
不辱老氏有云以公概之爰信所聞沔彼繡泉
有山環峙碣此銘詩永穀來嗣

章丘楊氏先塋碑銘

凡游宦于江之南者無曰歲久與否徃徃利其
庶饒輒戀嫫忘歸於戲犬狐死正首丘者言不
忘其生存之池也人而忘其桑梓可乎至治癸
亥冬今鎮江路總管府同知致政楊君允過余
曰允旣冠從故叅知政事綉江張公服政于南
者殆四十年時同徃皆家於彼切獨不能安

欲歸老鄉鄙然後爲無歎且我楊氏其先冀州
棗強人由避金季亂徙泰安自高祖又徙齊之
陽丘遂占名數濟南曾祖逸其字素孝友軫其
伯仲不後爲大塚暨其父合塋東頓丘唐業邨
今其地有塚二第弗知爲始祖伯邪叔邪兄邪
弟邪曾祖六子皆稽田不仕曰寶曰聚曰福曰
友曰善諱友者爲允大父善其義弟也爲族甚
蕃和孺共居者數世人稱爲義門楊氏大父三
子長琦次爲先君次甫先君諱良字君佐先妣
王氏享年俱及七旬卒自高祖至允凡五世矣

其子孫仕者無有而允也獨叨通貴殆祖宗殖德而始萌芽於予茲將勒石先塋用迪我後人敢再拜以銘辭請余聞而大其不忘本重以里故遂諾焉不辭其高曾而下則見君所自列按楊氏之先寔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胄至晉出公遜于齊生伯僑歸周封爲楊侯因以國氏周末有楊朱以辯聞列國降秦漢隋唐名世者不乏入國朝爲公若鄉者亦時有之君性藻潔作事無巨麼必底規矩早學吏視符刺檄牘如夙習由掾江浙行省秩滿尹慈溪不忍繩民以

法治尚寬恕人以佛目之嘗值大浸葶死載路明越台皆然君白帥府馳聞行省獲發倉賑虞未周又鑄豪室施錢如千惠乃少弭邑中失火延廟學君以身先衆將赴烈焰中會火自滅人謂至忱所感再調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時朝廷遣使采訪諸道所至按黜無留負台爲甚惟君無毫髮及旣代授平江路推官吳俗輕生多詭故聽獄爲獨難君一切以誠心求之故嘗得其情僞竟任未聞一有寃者一日自以年及慨然有返初服懷故都意即移文公府挈家而東

制授朝列大夫鎮江路同知致仕娶李氏前十年卒一子名庭顯紹興路諸暨州儒學正女子四皆適大家君今年七十有三神觀如五六十者況年及不衰國制亦許仍仕而君所以徑歸無所顧者其意若曰人於富貴利達知足者少不嬰鉅厄則其心不灰今也歷艱難險阻四十年幸而無虞復保桑梓則天之福我者已多又可貪榮冒耻媚人嬰鏢邪走謂老不忘其鄉仁也退不佞於人義也以樂土而不流勇也表先德以詔其后昆孝也一舉而四物具法宜銘銘曰

孤死首白尚不忘輕違生存而人矣忍所獲

幾何其失孔多人也君賢美心操他始官于南

勢有未免浮華湍山立無轉一留許年心性

故阡白首鄉閭卒我天自其止世舉農於

既匪既深乃發彼其發伊何不事以

人瘁適速顛墜有已能幾得名補良以是

優劣甚明全焉桑力弗殺穡可灼彼

純佑頓丘義義有林先世彼

勒銘樂石兮昭勿替有引兮

山東都轉運使使劉公神道碑銘有序

至治初元走由參議中書省事得告省親齊南
時劉君潤甫爲鹽運使山東以嘗同掾丞相府
雅相好后聞寢疾過一而省之卧與余語其容幸
澤若無恙者醫云形世而脉不副非言徵也未
幾竟以疾卒於其年十月二十有五曰余往弔
之其孤光祖蒲伏泣請曰先君故與公同僚又
相好今也不幸又卒於公之鄉其遺善二三碑
諸墓道特不泯滅者非先生是託其誰哉於是
走亦泣謹按君劉姓諱潤甫其字形穉中人
髯美而目威性開爽論事明白直枉令人易見

始由吏部掾轉宣徽若省翺翺號敏手大德九
年丁母難尋復丁父難哀毀廬墓側

武宗城中都起主工部事訖工賜銀爲兩五十
君曰職當爾辭遂陞奉訓大夫工部員外郎至
大三年改奉議大夫同提舉萬億廣源庫是職
以出納穀庵人多憚爲君曰世謂管庫之任易
以汙人苟無所私適足以昭吾潔遂端身率下
故自上至更迄無毫髮浼時銓曹訟不平者衆
吏行或不收夜甚則有見讎讐者中書病之奏
君主吏部事其所陟黜人服其公延祐二年遷

朝列大夫遼陽省左右司郎中先是惠州民孫讓殺人賂長吏爲誤殺由赦而出君潛詢得情移官覆訊之當以故方旱而兩人謂決獄所感五年入爲大都路同知階中順大夫俄拜監察御史未及有所論列改工部侍郎明年拜左司郎中屬 朝廷更化所入虞不給授山東轉運鹽使階中議大夫凡在職十有五月而卒得年五十有八世爲河南監山人其世祖有曰劉千戶者仕宋英宗朝享年八十卒於治平二年十月廿一日高祖文曾祖逸其諱第記鄰人以族

次稱爲六郎祖考金五子某某瑄爲君考居家嚴享年六十卒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彭城縣伯母張從封彭城縣君公娶魏氏封彭城縣君後公某年卒得年五十六二子長諱榮祖仕至保定路總管府判官次爲光祖方掾樞密聞父病即棄所事併日馳歸濟南侍湯液人以賢孝稱銘曰

凡今吏學類深次骨孰是之遺而坦夷獨德哉若人不俗於汨言無隱衷廓廓心腹聞彼選曹貸所湊輻君掾其間毫髮靡贖歷院若省益思

自勗令聞孔彰多士收伏尋宅親難口不飽粥
於何自罰于墓言宿

天子孝之曰祿其復方城中都躬乃按牘落成
循墻云賞非欲

天子忠之遂紫其服聞人懷狂如己犴獄覩物
失所苦已溝瀆於休是心雖古奚惡所以蒞官
荐膺景福入幘則風下車雨逐微天棊忱突致
斯速惜夫冠豸未及邪觸俾久臬司可必廷肅
貳工未幾復贊鈞軸庶事一公鼎不虞覆出而
轉運入時且足方期賜環遽尔含玉甲子垂周
其孰云促有子肯構疇曰罔續矧復龍光存沒
咸沐稽厥始終奚憾之蓄瞻彼蓋山有石雲矗
琢此銘詩永后之告

濟南歷城縣侯氏先塋碑銘

維侯爲氏晉緡裔子孫列國簪組繼有居大梁
夷門市被褐獨以氣高世列侯封君茂如視教
然坐伏魏無忌至漢惟霸號循吏爲郡兩舉威
與惠自是以衰代有位譜牒茫茫莫之系高祖
金逸其諱官至明威聞外制世居考縣兵燹
值避亂而東亦其勢三子不後者孟季仲其曾

祖聶其子男亦三惟記二曰元曰興咸不仕
元配聶馮生子四林傑全三鼎足似曰光祖者
出馮氏其父爲林寔昌熾術效白圭居貨利妣
李若鄒內助治五子長亮季安次次禮次仁次
斌第各世其業引勿替諸女婉婉聽從脩既適
名族稱中饋亮監管勾當會計繼陞德州稅司
使非直儒通吏且邃所抱弘多未及試曰克敬
者乃其嗣麵局提舉弘州莅階承務卽緋綬被
位不滿能箱屈驛季安喜施性溫粹揮金傾接
當世士不貨落身藩以誼動爲交游輟車騎小
孟嘗聞月旦謂循名覈實諒無戾彼雖鉅萬縮
如蝟吐哉胡可同日議拜官同知和州事繇親
喜懼職隨棄春秋五十有六歲天不憖遺衆爲
喟軸折中途舟半濟水陸徒勞竟無遂謂老非
耄稚非稚使假以年何可異其弟卽仁仲賢字
幼而恒有老成氣每悼先塋缺述記嘗謂萬物
祖天地維人於先又奚異豺獾魚獸尚知祭味
茲寧不慚物類遂於屯域營不置爲屏爲垣松
栢藝歲時梁楹必躬致手足戰瘡忘厥勤方謀
伐石表諸隧遽先朝露命非是友于賴斌克繼

志亦由耳聞目見異過我語我哽且淚父兄幸
託再世契敢以銘文爲子累走拜命辱中甚愧
肇農圃歸耗文思堅辭首再情愈銳擇重而書
略其細復借樹泉以爲警欲泉之達必疏滯欲
木之蕃固根蒂源如弗涸委將匱不本之培葉
斯瘁積善不善見諸易變歟無不以類至此理
必然非有僞服善而行蓋天畏今君追遠如始
瘞使賢者興愚者礪顧余何敢訛駁避因變其
文泉壤賁况古人於碑若誌本以題名與牲麗
后来履歷亦附綴徃徃鋪張坐辭費以頗爲端
倭爲智文過於華實則未盖由作者利其賜因
之馳騁所有藝矣暇深虞失初意維歷城西山
轟翠有蔚其塋樹林庇齊東野人扶其秘字字
有徵非死媚庶千萬齡永昭示

真定栢鄉董氏先塋碑銘

歲旃蒙赤奮若日南至吏部尚書董君仁甫訥
自京師走書歷下謂友人張某肇公邁迹立園
倏五襖許企風仰烈殆無虛朝中車旣東黍稷
叨溼凡四轉官始繇江西憲副召拜吏部侍郎
未幾又拜左司郎中今焉待罪吏部顧何及人

負且乘乃爾揆諸涯分爲惡益深比者吾祖父
父有司考議光啓郡封爵及三代天休寵錫存
沒惟均徵祖宗潛行冥功有開于先矣其致茲
將表石先塋用本福德所自謀諸多士僉曰屬
厥筆者莫公爲宜敢緣舊奉事狀蕪幣熏沐九
頓首肅使者以請某故嘗與公同官乃反幣受
狀爲撰次焉按董氏系出軒轅至虞舜有曰某
者性好龍龍多與習遂以參龍事帝春秋時狐
以良史見稱孔子厥後繼而仕者史代有人曾
大父諱增薦學斤斤自脩子男三孟曰貞仲曰
成季元即尚書君之祖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
管輕車都尉追封趙郡侯沉鷺有力以仁孝得
鄉里心罹金末亂二兄辟外獨家居養親雖處
兵間能力珍羞以適其志盜至即擒縛敵垂死至
哀祈改過乃釋之遠邇聞聲聚落恃以無擾事
定悉推田宅與昆弟族人其厚於倫理蓋天性
然至元二十一年雲州置銀場官發民數百爲
工命公衛送比至無一工軼者曾銀場罷

朝廷以見民歸

皇后俾歲輸綿宮中仍以公領之歲餘即辭歸

課諸子致力問學暇則教以穡事且經且誦敦
本實而拊厥華靡里或有訟率不白縣決平其
言以恚至者以懌歸以負至者以償歸甚則有
望其門而返中途者嘗語人吾蚤屬時多虞爲
勤百至旣長始克休息然平生未嘗食言於人
失行於已慚德於天吾子孫或有奮他日者享
年七十有五以至元廿九年某月日終正寢鄰
郡聞喪相弔及葬執紼泣送者至二千餘人路
於祭者且數百幄近代公侯之喪未有若是得
人夥者昔李廣卒太史公謂天下聞者皆悲嘗

以爲過以今徵之猶信嗚呼亦豈所謂桃李無
言下自成蹊者耶塋某邨先塋妣夏氏追封趙
郡夫人內德惟稱享年九十有六一日前諸子婦
輦曰婦德以順爲本內能順夫外能順族行之
以不欺濟之以不妬壽將自延我所以年期願
者職此今命當終其無憾矣有頃而卒以某年
某月日祔順德君之兆子男四進和福祐進以
子貴封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趙郡
侯中局敏茂外斷斷若無能或犯且負雖百不
一校由其子訥周踐其墓閣愈益務自貶損人不

知爲官門昆弟三人皆循愿相友甚妣趙氏淵
淑柔惠克服家訓今春秋俱垂八袞神觀無少
衰則董氏之先儲休蘊懿源深委長者兆于斯
矣矧尚書君忠直有器幹比奉使山北課取諸
道方器用於時其所至殆未艾子貴法宜銘銘曰
維福若德兩有孔艱德崇維人福天所閔德苟
崇矣福斯鼓矣謂天人殊影經自從矣於休董氏
代有陰隲于前弗昭繫後之赫金季俶擾盜起
蝟如民命毫芒遑恤室家惟公屹然砥柱弗動
有闢其疆隨意擒縱用是百由奠枕晉安徽公
之英幾何不殘計茲所活奚千億營厥報有歸
亦勢必至譬彼農者穡藝必年力如弗周獲亦
靡堅宜爾嗣孫由儒而奮厥聲隆隆其臺閣增峻
左司爲職士恒固肩非才精強則易以顛於焉
恢恢他可坐治欲觀人能莫的於是矧厥攸進
川至未涯台袞之膺伊邇匪遑洪惟國經酬庸
以爵三代疏封可曰殊渥子焉克孝臣焉克忠
宜先之靈覆露厥躬淖水之陽厥兆城許何以
賁之錄此石語

濟南姚氏先德碑銘有序

姚虞舜之胤也。舜生姚墟子孫因其地以氏也。春秋鄭大夫勾耳漢諫大夫平唐梁國公崇宋大尉麟其族之尤著者也。國初有諱成者拳勇開騎射繇避金末亂自寧海來毫懿瓦合於俗人未之奇也。一日群行郊外一人持弓矢誇衆公縮縮若無能也。俄而三兔欲起鼓薄間弓者射不能一公取其弓連三箭三中衆始訝其能武也。后至濟南二州民恃爲扞援聚而從者幾千人公弗能止也。因曉衆曰我漢人也材微勢孤將不能汝庇萬一爲人疑是公等反禍我也。

聞今燕只國王中朝貴胄甚德而度可往歸也。遂率其衆見之王喜甚承制署軍民元帥尋聞於上錫以金符旌其忠也未幾朝廷黜減諸侯王官屬遂歸其符節合族退歸鄒平之厓鎮或惻其中廢公處之怡然也。后因占名數濟南以天年終娶趙氏三子諱貴者其長諱德諱義者其季也。貴事東諸侯張宏爲郎君郎君者當時親近之稱也。侯愛其沉默淳慤信任之人莫能間也。居嘗遠貨利友二季極和孺周親屬貧及人急出所有不計也。由是鄉鄰一辭曰姚郎。

君善人也義人也嘗遇一道士傳秘方療瘡瘍
無衰壯可必其愈也遂居其藥四方求者不遠
千里絡繹踵門雖徒手無不給也享年八十卒
於里第正寢實至元某年某月日也妻張氏三
子長允中仲德山東萊阜鹽場管勾以親老便
養也次用中彥德次行中 德用中與余游相
善也由掾江浙省入爲群牧司照磨內宰司興
簿徽政院都事經歷內宰丞此皆出入禁近或
兼內帑人所憚爲之職也君恭慎詳密不大聲
色所任克倚不知其爲艱且劇也其居微幙

臣帖木迭兒聲勢張甚附者立致華要數密召君
君策其必敗不屑也俄出爲龍興路富州尹階
中議大夫富在江西劇郡也先是爲州者往往
墨敗君自上絲餽縷謁則亦無自入也民訟隨
決不鉗以威惟善導義諭期於安靜非頑弗率
秦甚者未嘗麗於辟也期年闔境皆化服蓋其
存心仁恕循良之政有以深洽于人故也初朝
學歲父寔地虞無以稱瞻仰也乃葺而新之且
刻桐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像兩廡凡七十
餘楹工夥役鉅未半載落成衆皆不以爲勞也

瓜將及不幸遭疾民函香走望至有祈以身代者雖子爲親有不若是之懇也既稍間即移文而歸士民書帳頌德遮拜車前且泣且留以壺飧祖者從百餘里不釋也君亦悲不自勝及別慰之曰父老良苦微吾病其忍舍女以去天若我憐他日或復臨此未可知也至其鄉月餘尚居內未勿藥也命表姪潘通偕其友蔡君珣致言於余曰用中百不逮人然致茲通顯者繫祖亦賴也由轉仕南北先世之兆久而未營非敢緩於報本蓋將有所待也日命堪輿家相地得

於歷城西南十餘里洪山之陽從吉卜也儻公惠顧前好辱賜以文勒之金石非惟存者拜嘉昭昭而沒者亦將骨真真也走與中議君皆濟南家也其仕京師也走爲吏部君叅議微政且同時也况其志在顯親又重以蔡請皆所不敢辭也銘曰

夫士之取功名以自拔於寒微者匪獨恃其才之竒蓋亦由夫遭際之有時也際其時匹夫可以揚天達不然雖有豪傑之姿者曾不能枳棘棲也夫以寧海公之雄武使其將虎貔以潘邊

陸詎不足以敵王所愾鼓而不罷與英衛褒鄂
之流並馳也惟其足甫展而半途以羈之所以
弗克究其施盡其才也雖然位不稱德者後必
達前人之辭固有稽而無疑也宜乎子孫奕世
襲芳承輝以神術惠政福黔黎於無涯也嗚呼
后之觀於斯者其惟善之孜孜毋謂天與人違
漠然不吾知也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贈具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肇余支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
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外之南每計事至
京師必劇談極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
則同掾丞相府

仁宗在潛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
直學士后轉侍講余又以直學士代君在禮闈

陸詎不足以敵王所愾鼓而不罷與英衛褒鄂
之流並馳也惟其足甫展而半途以羈之所以
弗克究其施盡其才也雖然位不稱德者後必
達前人之辭固有稽而無疑也宜乎子孫奕世
襲芳承輝以神術惠政福黔黎於無涯也嗚呼
后之觀於斯者其惟善之孜孜毋謂天與人違
漠然不吾知也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贈具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肇余支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
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外之南每計事至
京師必劇談極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
則同掾丞相府

仁宗在潛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
直學士后轉侍講余又以直學士代君在禮闈

尚書則君侍郎則余未幾又同賓僕又同知延
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多或一二
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十年抑
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爲偶然非耶
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事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
焉至治元年六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
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去 朝廷爲又同也君
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
其爲失望於嗣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
可分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君不

恙時嘗同過前備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
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后死者
當銘先死者之窆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
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即當如二
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默自度蒲柳之
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
耶誠使君先我銘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不朽
適以爲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
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爲
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爲銘則冥

真之中爲負滋甚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爲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爲撰次之彼元氏君嘗自言魏拓跋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舉昭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爲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授業焉君爲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爲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即張翳岸憤懣

竭底蘊以應初慎齋董公某僉行樞密院開其賢過與語合慎齋略齒爵友之甚至後擢行臺行院及入爲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其爲直學士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及之使謂此爲流民非爲驛也君曰驛與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歸及復命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菴姚先生燧以

承旨居翰林修

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略爲軍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嘗謂文有題者吾能爲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爲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牧菴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種牧菴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

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樂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蠹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以示余或有所見未嘗敢不爲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藥石相策以域于善者在矣今爲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爲爲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哉卒之明年 朝廷

以君父勞侍從即贈具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
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某
夫人君娶李氏累封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
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后一年亦卒者次尚
幼一女早嬰孳疾贅某人君由省叅議出叅湖
廣行省政召爲集賢侍讀學士寢其揚歷惟居
翰苑爲寢久然以散局常缺焉不足則其平昔
銳於兼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
其鄉清河某村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邀視其所遺今君

能以所長自襮於世如此又奚憾爲又奚憾爲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有序

承事郎山東憲司知事王君德新繇高曾而下
數喪未克舉咸不董姑者十有七年泰定丁卯
始謁告更葬其鄉莘縣西南四里所樂祖鄉之
原禮也越明年用御史薦授承務郎改貳河南
憲幙且行持翰林待制李洞所狀先世族次官
治與其出處大凡過余拜且請曰先生世名端
人文不溢美苟浮於實臺乘無所假借在今言
可信後所望惟公吾相考數十年未獲安厝者

今幸安焉一旦儻先生宥其緩而辱既以銘不
惟德新之辜少贖而我奕世之德之澤亦將日
星于今江漢干後矣夫嘗多君孝行欲爲述之
而未暇茲因是請遂不復辭按王氏系出金源
近族初爲完顏氏五世祖榮護衛親軍萬戶上
京留守其事功皆無所於考昧所授官則其才
雄一代爲可知高祖相濶後當嗣讓其弟中都
麻國主義之遂別授總帥戍關陝時金亂已芽
比孤鼠其境者皆望風竄匿民恃以安次傳曾
祖寬鎮淮南未幾宣宗播汗我元徇地河北所

在訖潰遂避地于南因易姓王蓋完顏華言即
王姓也兩世皆葬東平之陽穀祖鐸樸重寔言
氣泰神靜學問綜博然務韜晦不以已長病人
有來從學則諄諄竭其所有以告隱居于莘或
勸之仕第曰諾迄不出時以處士目之妣董氏
內德惟稱考士美字彥徽薦古力行縉於文而
厚於質喜交天下知名士凡夫庸子雖熒熒不
與游或慕德來則亦未嘗深拒必備其心而納
之以善教授鄉里人無毫稚淑覿識不識靡不
敬仰至不取口其姓字通尊曰居士居士云嘗

南游僑于安豐嬾張氏崇惠先生安民之女由
漸濡典訓睦族宜家事舅姑有過人行舅病皆
癰久未勿藥吮之而愈祖姑九十餘齒盡脫每
咀食哺之凡所嗜不待言輒先意以集里中勃
蹊諄語者聞其風率相戒改行其叔祖父子曰
用尚義有志槩勤恤人隱歲嘗滂玄枵發廩以
食民之途於流者無慮數千輩周宗族貧尤無
所計一門之內仁孝之風藹然可挹德新之所
以表表于時者蓋有所本矣德新字君寶執親
喪不勺飲累日過於哀毀幾實其生廬墓凡三

年每祭有烏千餘下集人謂至孝所格由霍丘
教諭辟淮西及山東憲史又辟刑部集賢院掾
史滿出爲令職先是有司上其孝行 朝廷表
其門曰孝子署所居里曰孝廉至今鄉人不名
其官惟以王孝子稱之嗚呼人而得此亦至榮
矣哉夫士固有能立功絕域不能取重於其鄉
能威龍言千萬人不能得一士君子首肯如君之
行鄉人信焉 朝廷旌焉名公賢士夫稱頌焉
雖三公之貴其能享人乃爾若夫請行以追述
庶器以食餓論獄以存恕著書以紀聞彙先

朝之政以脩實錄此蓋因事致用見於一時乃
筆篋篋之微者非孝子平日錫類兼善忘也雖
然觀其小則其大者可逆知故余得併述之以
爲他日顯庸起本祖處士君享年九十有六祖
妣呂氏享年九十有五考居士君享年五十有
七終於延祐乙卯五月十有八日贈承事郎東
昌路莘縣尹媿張氏贈宜人享年五十有五終
於至大辛亥九月十有四日蓋君之所以享茲
令名竟厥襄事者其族叔父湘寧王司馬曰公
直者多所左右云銘曰

孰云世祿家鮮由禮孝義萃一門輪指幾恬無
貴胄習斥華靡動必禦護循蹈儀軌伯仲皆總
戎輩金紫有季恩未及責由已讓其醜弗居闕
者此爲民不蘊年吝爲耻再世冥丘園激貪鄙
講學以自娛爵泥滓道德久益馨室蘭芷井潔
人不食又誰毀頽頽漢彥方儒仲比身晦道則
彰貞遜尾舉世高其風莫之企非惟善刑家範
閭里譬彼玉在山麗林水又若珠藏淵媚洲社
河潤九里強信如彼使其出用世未必爾旣翕
則必張物之理有嗣孝且廉殆天啓小施其所

施掾風紀始以儒易之迄紛救衆危輒請行氣
何備投鞭濟鯨濤若途履唾手探虎穴不兵倚
桀黠卒莫逆歸角犄諸公爲愕然譽金矢惜哉
所用微鳳棲枳俾大展厥猷寧彼止必能風四
方兩遐邇人皆灼其膚昧所以名教之所隆曰
能子能子斯能臣自親始維善萬有餘孝基址
基本旣確如他足齒爰思其所然由世美我銘
相新阡賁無已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自叅知政事劉君

事義以泰定丙寅八月四日卒官旣殞歷下其
從弟歸德府治中居仁過余感言先兄叅政公
揚歷卅年清苦猶一日年垂七袞竟以勞於王
事而逝嚮不恙時嘗謁故翰林學士損齋楊先
生文郁銘其父故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祖
今二先生筆澤宛然由宦游南北舉未遑表諸
隧此先兄所以目不獲瞑而居仁日夕痛心疾
首不能自己者也今先兄以品以秩又當有碑
神道惟是三世數十年闕焉未舉之典幸先生
有以哀而完之則死者生者均無憾于幽顯矣

於是居仁泣余亦泣余與參政公同里閭且十年長又嘗同仕遂諾然不辭因首載楊王二公之文而以參政公行實終之西溪王公博文叙其祖曰君諱震字晉臣上世有官青州者至曾祖洪徙濟南鄒平祖諱清四子季信爲君之考以家吏學終益都總管府掾性孝友三元遠遊久不歸母氏憂思致喪明乃曰汲井冽浸舌舐之月餘遂瞭然人謂孝所感嘗戒君曰吾始不能擇術以城曰書發身雖家溫而身逸不願汝爲之君恪受教遂業儒旣冠有聲鄉校閭貢春

官罹河朔山東饑亂所在皆盜區君挈二弟匿巖穴中朝出暮返以所獲食其弟曰以爲常居嘗曰屯難之世弱者不能有立必強焉依即杖策款軍壘謁帥兵者憾以言帥悅留麾下事皆諮訪然後行一日齊河令乘良驥過帥帥愛其乘旣去欲遣人追殺奪之君聞感是埃曰所須者馬以物易之彼必不靳何至殺人君即召令與其直遂以馬歸帥騎管定者數有小過帥怒欲殺之君曰今雖饑亂行臺密邇如責專殺其將何辭罪果白具獄上聞戮之庸何遲帥怒少解

君即陰誨定母率鄉隣善帥者百餘人往謝罪
事遂釋君之存心救物類此壬辰授行臺令濟
南公檄爲鄒平詳議兼提領尋改監軍需庫又
監本府稅歲己酉某月日以疾終得年五十有
七娶同邑張氏生四子鑑鐸錫或仕或農或
賈俱以謹愿稱一女適鄒平尉子張某素庵楊
先生弘道山東名德也與君相得甚聞其卒贈
以銘詩昔吾與子同居一鄉坎離屈信八載延
長曰異曰同以德以禮不及就中凝滯斯啓會
遷青杜予往子留傳聞傾浙弗獲奠羞有子壽

考克喪于鄒書之于碑行實陳露之知恩

既情素聊述此銘識子之墓損齋

叙其父曰君諱璧字君用齊之鄒平人曾太

清大考信以孝行著仕金爲益都掾史二老者

詞賦進士會汴梁下行臺濟南公延致寶幙終

於詳議官山東諸儒間稱偉人長者故素菴先

生楊公弘道銘其墓御史中丞王公博文序而

碣之其載世德詳矣君承父師之訓逾冠能以

儒學飾吏術選爲京畿都漕運司知事尋陞經

歷時柄臣擅作威福漕司法盡立乾沒之屬與

之同惡相濟賊汚狼籍至有以空罇相授者自
君莅事同官以故意相覷欲有分道君竦然曰
是言豈可及我哉其人慚服君乃盡革宿弊經
畫周密冒濫無所施利其餽餼未幾倉廩告實
京師仰給時議多君廉敏進利用監丞所以懋
其功也秩滿調深州靜安縣尹有盧世榮以言
利竊政立法剝下使郡縣官同於商販百色取
贏筭至蔬菓蠟蠟官吏急於奉之人人感惶爭
訟謹然君顧其執不可以日親命衆姑勉強趨
應期會毋釀怨生事以濟黠吏之只孜孜為區處

視民力強弱令相助藉民感其

義聽命迄于

盧敗一切休之以靜民安其政

與深州之附

郭邑也為監州者校視同列每必

事自僚屬親

暮將迎於第吾獨不然或勸從

君曰縣尹書

職非役於監州者也吾之為縣杜

五事不治或

貪殘而獲戾坐是召辱固所甘

二者吾所無

將若之何終不為屈遷承務郎

德路准言專

訊鞠兩造在庭君平心淑問未

疾聲之也人

為吐實察其情有可宥多從末

言喜

怒為輕重讞獄至屬縣囚聞之

劉公之說

其無寬矣。經其處決者，使人思之，不忘。其四年，朝廷更新大政，改用人。京都諸司，且交辟。君不幸，建德已以訃聞矣。得年五十有九。時至元二十七年九月八日也。孤事義奔赴，護之還。以其任某月日，寔於鄉某原之先塋。人馮氏。子即事義爲禹城縣尹。君天姿中，內方外面。平居溫克，無忤於物。然遇一事，問如何，不以徇。遷就方赴調，日有鉤致君以。賂者謂：「得善地，不爾將有遠移。」君曰：「子從心，官有年矣。願若無所媿，今始行賂，其何媿如之已。」而果驗。

建德去京蓋數千里，甲義請以疾辭。君曰：「無疾，吾將誰欺？」趣治裝行。既到官，益勤於吏治。退寓書樓，起居泰然，殊無遠外之感。非以義理自勝者，不能也。歷官所，一以平易近民，以繁脩舉職，以謙恭接士夫，共唾。詳議公之有子，古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於是乎。在况又以家學成其子，入官已有基。以劉宗之昌，未文也。銘曰：維榮若利，舉世所事。以階可升，孰安理義。倚與劉君明敏，寬舒秀出。以長厚之餘，躡循乎平易之途。誘之而不能前，勸之而不可遷。他人實難。

已所易旃其臨民也法而通其治獄也愛以忠
豈無神明福此靖共然壽不周於甲子材不展
於朝士天殆啓其后與子克肖以濟美有豐其
丘有碑道周歌此銘詩利享春秋余按叅政公
諱重義字伯宜黓亮少風槩幼敏於學能詩其
所題詠人多膾炙之由禮部掾辟詹事院掾又
辟丞相掾時當國者選下如東瀛諸掾屬動羅
刑辱君以慎敏無所及曰謂久此非福遂求副
大都酒課提舉或以貨黜止君君曰幸完身出
誠能自潔職賞庸何厚未幾授承務郎為城縣

尹既上與同官不相中欲有所為彼輒撓沮君
言上官使輟職專奔外條其利疚相時興除
有訟庭決吏戟手無所弄民深德之惟恐同官
復職以弛賢令尹心會民上嘉禾一莖元穗咸
為治理所感瓜代耆老為碑其政縣治部使者
上其實授遼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尋遷為
吏兵二部主事所至治稱用是拜監察御史先
是犯法臣樂實以宣尉使橫山東君為禹城時
耳熟其惡至是遂發其奸狀未及聞轉中書右
司都事甫滿制授秘書少監執政以秘書散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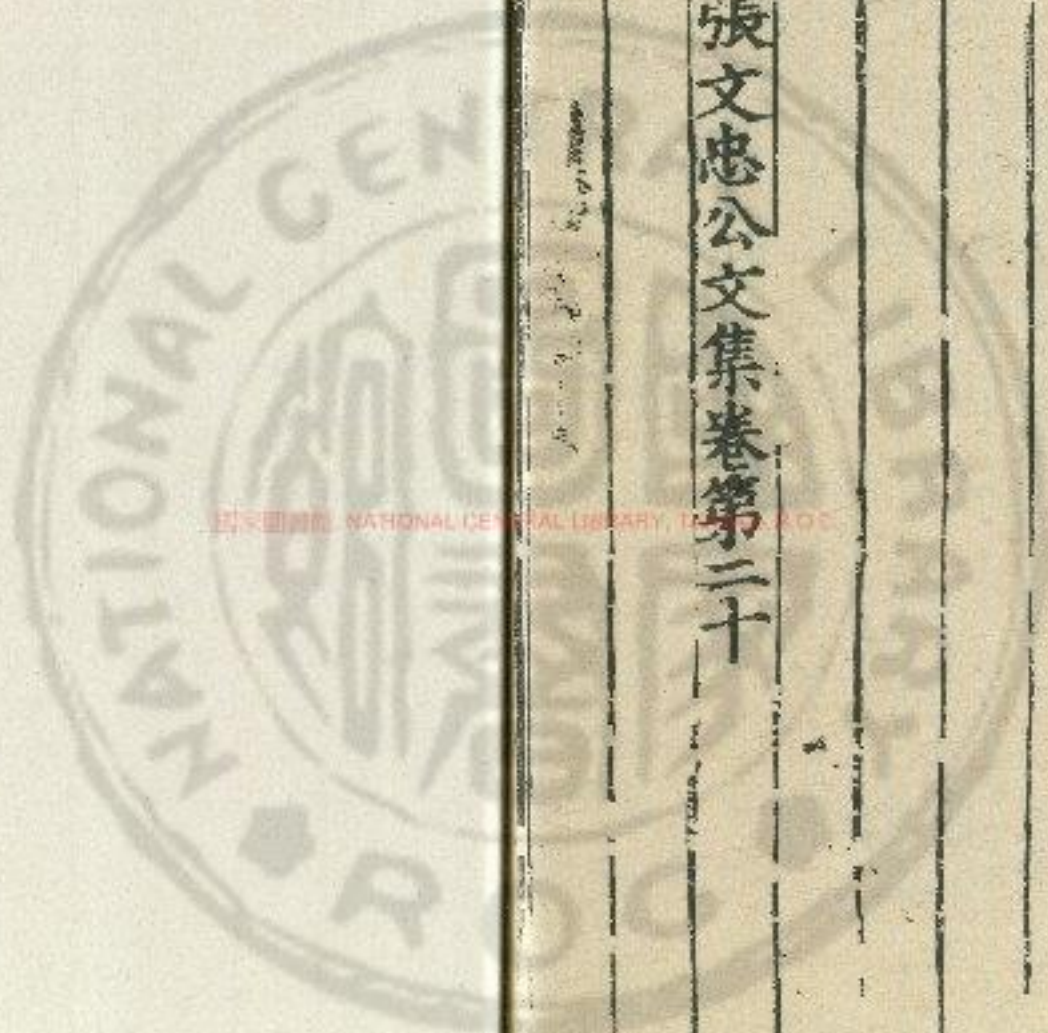
非君所宜復奏兵部中階中順大夫省臣以
大都宣課提舉司所入多不實命君監糶果增
倍筴具以數聞賞白金五十兩異幣各二端臺
臣廉之奏授浙西廉訪副使階太中大夫蓋浙
西民物殷甚有行省設司素號難治君一切務
盡公他無所顧既而略兩浙鹽運使入羨出均
課無所詘期年以疾去不會陝西有亂徵臺奏為
治書侍御史亂弭改加議大夫湖南廉訪使至
治三年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中執法阿似
蘭海牙素有聲臺閣明敏且威貌當世如無人
獨偉君為加禮

今上踐祚拜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明年
拜是省參知政事卒時年六十有七祖父震先
封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彭城郡侯
今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祖妣張
氏贈彭城郡夫人考璧先贈中順大夫戶部侍
郎今贈中奉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母馮氏彭城郡夫人君
配成氏蓋氏韓氏俱前卒今室齊氏皇慶元年
封建德郡君延祐四年封彭城郡夫人最劉氏

至叅政公凡三世矣素菴楊先生若西溪王中丞皆一代偉人而與其祖如此損齋楊先生以年以德爲國老成而與其父又如此所以期君甚重今皆如其言余生也後不及識其祖若父獨與叅政公相好嗚呼觀三先生之文則知劉氏所以致伯宣者蓋有以古人請德遠而後興諒哉銘曰

河日馮源崑崙岳雲夷基厚坤劉先德世累前未施後迪啓荷若人才爾周衆所艱已則優始職民厥績著誓強鋤循弱樹迨裏行好力攻震以霆折以風方有爲賓省慎耻容容恒諤諤出憲浙問益宣言射如中乃愆使監司欲鋒挫彼則頗我奚過尋有命貳陝基起已顛式后来自西河移南紀所去思所至理晉台袞庸勸忠天胡然遽質躬壽七表品登二恩荐承華奕世子則孝臣焉貞生有述沒有聲我作銘維維實紀匪耀今贊無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表銘

處士袁公墓表銘

處士袁姓諱以字士常齊之歷下人蚤失怙事
母孝性鯁介信家故貧惟授徒資束脩養母
其名且隸兵籍每及期當遣徵需逢年大姓有
弗堪君內安親外質錢傭人以行苟弗給即
自往夙嬰羸疾恐生憂母嘗強爲釀鑠以示壯
主兵者聞而老之爲輟戍優處俾顯教授營中
管密邇京師九年五年或挽欲見時要陽應卜



日迄以病辭部。以者上其賢授河中教授命下
因自謀河中距京南爲里二千且路於上我能
往母能往乎彼與十無度或可吾母無度則不可
遂不赴後歸鄉田母夫人卒重以哀毀終不救
服憂三年早晏心省出入告而惟謹先是妻孫
卒再室宋又卒且母以君年艾未後欲以嫠而
嘗子者繼之君跽辭曰母命度何敢違然前輩
謂娶失節者猶已大節柰何母遂止他日又謂
茲有賢女弟眇恐難焉對曰度聞古人娶以
德不以色葛亮氏尚承女當時譏之后世偉

之兒度雖無似其志亦恒欲踪跡古人取之庸
可傷女爲張氏旣婚果以賢淑聞君嘗從先師
舟軒李公學師卒以其行實請蓋又倡鄉士祠
而像事于閔子廟以其建祠所餘錢則市田八
畝命其孫山衣食之平昔嗜性理學自號約齋
務踐履度去世後記問詞章習時貢舉昉興察
諸生有意業文者輒召從他師曰豈以我故誤
人子耶尤長於講解容端聲亮微隱必祈聽之
使人肅穆若與而賢接余嘗稱於當路者一日
集學宮請講再辭以目疾他日又請又辭余

疑問之君曰世心供僧猶且遜以上座況傳聖
人之道乃欲使我北面於彼可乎其守正不撓
於執以道自任如此居嘗曰士雖草野為國家
心不可一日忘初聞盜殺右丞相拜住為泣下
終日啗噫不食若恨不能得其人茹醢以快天
下士或可用必走書居要者贊拔猶已責泰定
四年春秋七旬矣始再授將仕佐郎大都儒學
提舉未幾寢疾遂不起實其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也考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植嘗監酒濟陽後
遂不仕妣張氏俱葬歷城西藥山先塋二子季

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植嘗監酒濟陽後遂不仕妣張氏俱葬歷城西藥山先塋二子季

二女一適千夫長某一一二名童

童高幼張所出居一所創蓋

其學道之力至此微矣一一二日計始

至遂走哭之門人李至為具喪事垂泣言先生

之志之行人多不及知又詳無公若者其墓

道之銘公不為筆將執託哉余雪泣曰君與余

實同門銘何敢辭乃為銘曰

富易為善而人弗踐與貧矣殊貧為善難力於

踐言貴有不如庶以實己孝以奉母宜與之孚

力疾從戎掃沐雨風...乎儒帥軫其辜遂優
以處為彼範撫人...我見桓桓豹變萬夫
辭辟不旨虞養或勉匪官有渝娶不以妻維行
維臧先哲是符及親棄愛舌面如在有恪巨捕
寧壁以水弗甘于丞詎止敬言設心喪其師請謚
卜祠又宅其孤於國若世卷下拳靡置至形千書
使夫有逢展厥事功必世普濡雖未遂彼六後
奚餒在我者舒異時詞臣武澤隱淪其茲老諸

碣銘

陽丘張氏先德碣銘

延祐戊午舞陽尹張君如砥繇聽周不京師嘗
過其寓廣不筵許樵爨之宗然君公頌書自若
余嘉其仕而能貧為吉諸人僉
曰張君向為舞陽水孽孤身旅食
無所戚戚也未幾侶陽丘彭敬叔之合求銘先
塋切謂以君之賢苟能文辭者疇不願為何乃
下微涼薄如走者為哉然以同宗同里閭遂即
其事狀為詮次之維張氏居陽丘之錦川里不
知為世九幾曾大父軼其諱以族次人呼三官
人娶王氏生子林為君二父和易善殖生貧之

賑業無所靳里有訟即兩造求直往往面斥無
隱退皆悅服事母孝少不怡即前稽顙謝不輟
嘗負如太山母恐其罷為減膳君寔然曰我是
為者本欲其安今反病之奈何遂躬輦以行虞
其頓撼獲甯天輪里中目為孝子所居邇溝澮
當夏秋霖潦必奪其途乃購石以梁其上行者
迄今德之好之入道年八十有四卒塋其里八
盤莊西也之
妣劉氏四子曰信曰毅曰
寬曰德舉農疇相敬愛寬即君之考性淳篤與
人交肫肫無嗔心歲時為食於途以待饑者人

謂有父風享年六十以至大二年八月二日卒
娶樊氏四子如砥如璧如松如衡女子二俱適
令族如砥即君字周道遠於國言早掾湖廣省
秩滿調同安州判官佐長吏克盡厥職移舞陽
始獲專印剔蠹煦枯翼厥良善於所當為勇前
無所避故所至廢政胥舉課最諸縣御史中丞
緱山陳先生天祥德業卑一世至薦君則云自
上任無秋毫私觀此則君之治理可見已既去
民為立石頌愛今授承務郎松江上海縣尹未
上銘曰

世云澤物必官是資既官無聞又嗟其庫原彼
之心由弗明理理苟灼然萬善蔽已於鑠賢宗
其先世農靡資於官而衆偃風維人之德無大
孝義於焉不作足蓋其細厥孝斯何惟恐有違
愉愉敬養於未色辭厥義斯何駿奔人急凡百
未安如已之責維天衛善宜後孔昌世不一傳
益遠益光謂其微耶民社罔有謂其隆耶百里
是守嘗聞利器陸剝象犀雖未試彼奚愧割雞
善觀人者初不以位其才誠良微豈吾累况其
所到殆未可涯梗楠豫章始蘖始芽瞻彼錦川
其流彌彌碣此銘詩相與無已

孫府君墓碣銘

君諱得成字君美其先安次人有徙居新城巨
水之陽東馬里者寔爲君高曾之世而譜逸莫
考當金季父義自新城辟亂信安生君三歲而
孤天朝一區夏革兵偃息人安其土君從母王
氏復東馬里焉家素貧嘗資庸牧爲養稍壯出
贅舅家然無時必一還省遇四時鮮果則往貽
焉非是不先諸口繇母教迄于成人每痛曰吾
不幸蚤失所怙微母不至今日始者未成人吾

親憂也成人不能朝夕膝下獨吾樂乎語輒泣
數行下舅家聞之即遣歸養后終母喪哀慕動
人性篤實忠厚其事親睦族接友待下外視之
若鮮節文而潛合默中幾學至而從容焉者蓋
天秉然也中年隱賈鄆南而權衡度量每以信示
鄉國用是生理寔給家當四達之道祁寒暑雨
飯糲飢渴爲廿年靡有所替尤謙已有容德外
物至弗與校輒以靜勝故雖隙者久而亦服化
焉娶張氏二子曰榮曰楫女三人長適李道蚤
寡以貞節表其門次適王甫全次適于珪榮未

仕以孝謹聞擢學濟川廉且新古
母尤盡孝繇宣閩掾出爲
憲使察之薦授宣德尹
棄官還養方四十遂泊
禮朝廷表其門曰孝子
皆聞風願交觀諸子之
矣君享年七十有七
疾卒葬新城縣歸義
伊人之生詎必崇貴貴
若人睦族孝親位雖非

女婦而潔世範一門孰憾其飲巨水之陽
若堂太史銘之歷遠益明

壙銘

子鴈奴壙銘

余來京師十許年九四生子舉未幾慙輒失之
獨曰鴈奴者至六歲又秀慧可人宿三能通姪
字里閨遇長老不教而知揖且拜又樂之
訢然以前小有慢容雖呼而有禮焉
有弟甫三歲每長必推與之其友
強記歷年寺歷歷如自

壽十年以存此兒無憾余雖
其兒中亦不敢有所倚嗚
年耶初兒病余方縻身於官
忘入直則通夕爲之不寧聞
體意者蓋恐余見其呻吟之
疾以相尉是豈兒之得已哉
母兒雖幼固自知其不久所
仕側萬一拯其危起其仆第
言以諉其父嗚呼慟哉且吾
不幸早世今父年六袞所持

余而又重以千里之別而余亦零丁惟此子而天又不假不知何罪於天窮且酷我如嘗與其母議明年吾掾蒲苟抱此兒親側俾吾父有以付而吾與此子有以繩千萬世孫之心斯足矣孰意其又弗有三衆所驚者日以踈俗所徑時已若五六十者而嗣猶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第所以於是兒之卒不覺哭祖宗德澤不能沛其委而中將無所逃吾豈鍾情兒女不兒卒於大德壬寅立秋前三十度寺之南原銘其窆者父曰

天嗚呼奈何安爾阡兮

一心親之心是爲子職親苟

怨不起斯表厥衷亘古能子
變始終克淑嗟今之孝皆親
有孔艱試於燕間心自語口
否萬一未至其加勉旃朝治
與周君事此伊舊反而體之
食乃其緒餘願言鑒此聖域

第二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有序

君張姓諱郁字景文覃懷人幼多學於易獨顯
篤甫冠以秀異辟河南憲史國制凡吏憲者歲
上二人掾部君以先進當上至則其次猶遠故
又辟檢校書吏居無何中書有臣將旨如和林
其從掾以遠難之君曰能超掾我所如唯命遂
簿其名遣之還即掾省凡七年授甄城尹階承
務即明聽斷重變易闔境謐如

怨不起斯表厥衷亘古能子
變始終克淑嗟今之孝皆親
有孔艱試於燕間心自語口
否萬一未至其加勉旃朝治
與周君事此伊舊反而體之
食乃其緒餘願言鑒此聖域

第二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有序

君張姓諱郁字景文覃懷人幼多學於易獨顯
篤甫冠以秀異辟河南憲史國制凡吏憲者歲
上二人掾部君以先進當上至則其次猶遠故
又辟檢校書吏居無何中書有臣將旨如和林
其從掾以遠難之君曰能超掾我所如唯命遂
簿其名遣之還即掾省凡七年授甄城尹階承
務即明聽斷重變易闔境謐如

皇上嗣服之明年受代來京師將調以至大二年五月庚子得疾卒逆旅春秋四十有五省祭閣陳惟德以里故率嘗所游君六七輩賻弔臨祭墓順承門西違城五里曰某鄉某原友生張某哀其客死不家遂銘石以納諸墓銘曰

甚矣乎人不可量也晨焉訢訢莫云亡也樂或憂隣福既藏也遲者非屯速非良也觀君盛年銳叵當也詩書戈鋌舌干將也賈勇陣前擢者僵也席騰雲騫九萬強也超資以遷耻循常也請行鄙邊猶步堂也飯雪服氈艱險嘗也磨礱

益堅抑益昂也季孟文淵定遠行也功凝凱旋還汝卽也穎脫朝聯厥問揚也尋職承宣萬夫望也琴不易絃錦不傷也人吹求愆我領綱也彼薰灼天我冰霜也以是民先非不臧也胡趣弗延死他方也里不能干驥局箱也究厥本原孰主張也豈稟者偏太毅剛也無乃名權蚤熾昌也或舉非然命之殃也緬惟坤乾壽無疆也前邈后綿未渠央也伊人之身粒太倉也政使彭篋亦云殤也矧君韋編夙號明也其於是焉固所詳也易筮求眠短猶長也不家歸全又奚

妨也魂之所纏必親傍也有知九泉憾可禳也
我志其阡遠勿忘也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走舊聞京師王友開弛跡不羈豪於詩酒吟必
飲飲必醉醉即矢口遺時事失得雖勢官要人
居傍無所憚至元廿四年孽臣柄國威而好殺
中外凜如君時醉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
箕踞當路坐過者舉掩耳走避目爲狂子弗恤
也后主文翰者恐其久必及遂薦爲濮州儒學
正實欲因之以制其肆或謂必不屑君笑曰諸

公臺閣我何人敢擇官爲乃懷檄飲市中會醉
且暮歸遺其檄他日交游來祖行始言其故衆
咋喑迂久君第曰命焉耳矣恬無毫髮動至元
二十九年余偕計京師質所聞良然一日客有
過者顏鷺哆吻奮髯見呼以爲武人而易之問
焉乃君也於是握手交喜如平生未幾余辟禮
曹掾君日顧簿書間或醉與醒必談文及商古
今人物所見多與余合切甚偉之然酗於酒雖
規勸百至如水僚石不見納恒於余索飲余時
始掾非告不敢出暇則酌部中飲完則與其直

命自飲于市君亦欣然受之無所辭其為人真
坦不矯飾類此詩文超厲閑逸必醉乃能爲之
然愈酒則其言愈奇無酒殆不能作一尋常語
元貞初元夏四月七日暴疾卒京師寓舍旅殯
文明門外某地得年四十有七諱興宗友開其
字世爲恩州人妻張氏一子尚幼銘曰
便於刺戈不如錐捷其捕驥不如狸惟其落落
百無一宜竟賁志以逝嗚呼尤誰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戶趙公墓

誌銘

公趙姓諱壁字國寶其先北京人高曾遠弗克
詳祖考某國初大師國王軍朔方爲先騎遂於
譯言考其服田有賁畜以東平爲王分地後徙
陽穀故又爲東平陽穀人三子君爲仲性悞悞
有才辯不能頹印人幼隸學惟師正惑其舍不
敢眩以僞長署王府吏非所好從國王孫相
威行御史臺于江之南即辟爲掾時宋甫平尚
仍俗爲治防範寢潰一旦聞憲章下舉重足立
君喜曰中外庶司惟風紀足有爲未幾知浙東
提刑按察司事贊上勛下論議不詭從必底公

乃已用是復掾剖臆益習凡昧訟要囚移使聽
直端一引輒洞其末橋屢吏懷弭再經歷浙東
威名隆隆所部咸密相語是夙嘗吾臨者宜自
嚴毋尾毒首鬻爲國制凡署憲司舉聽効事以
故一道帖然當尚書省廢入拜監察御史省臺
方不相得論難

上前省臣言此未易口決莫驗按牘君詰之曰
按牘乃文奸具耳是足徵耶

上深爲然事遂寢又劾東昌監郡非其人倚中
有援讎法市奸得旨即訊罪具 詔赦其爵一

郡趨趨稱快以功轉

終見憚同列遂出

曰朝廷設是司固使

上之有詔俱入辨首

爲末減微左右其人

者驚復風有乳虎稱
外郎制印印中
皆以簡劇事
盟偈傍近

曰陌間弦誦聲相聞俄起
大夫

今上嗣祚執政以漕不時輸遂加中議大夫元
符平江等處都運使以上月餘病疾以三大元
年四月十日卒官所春秋五十有九夫人王氏
三子文彬文林文弼文林后公十四日卒于家
文彬主虞城縣簿文弼未仕女三人皆適三族
男孫一女孫二俱幼以其年六月望日奉柩
塋靈泉先坐西南七十里洪德鎮之別兆比塋
其友監察御史吳彥昇過余曰向為堂邑中議

君適退處于家相距不數舍聞厥政口之不置
迨起佐禮部又延譽于朝在子不可謂非知己
今不幸厭代可無一語傑其幽耀圖萬分一報
泉下耶公所歷舉磊落出人上又非冒榮終身
死無有寸長可藉以書者比余義其言遂不敢
固陋辭銘曰

有德有言剛毅仁近聞斯蓋久始於君信方年
之微已山之峻長佐風紀吏革民異障瀾於潰
鼓煽於燼歷難弗回道遠彌述位雖末僚隱其
巨鎮逮夫冠豸舍生義同孰虎孰狼孰為國豐

孰蠹孰螟孰爲民疾角之持之使不能陳坑之
火之務絕其胤彼權聞風膽褫于震曰戶曰刑
肯繁迎刃若儀若曹爾驅而攬謂祿蓋多曾不
屋潤謂年蓋少世載厥問概其所獲造物非靳
我銘章之昧者攸訓

大都路學錄劉生墓誌銘

丞相掾劉君仲憲有子諱時豫生而慧悟既學
而師不煩覆誦五經如奔湍駛流無一語滯詩
若文清婉能道所欲言父甚異之嘗曰大吾宗
者他日將在此兒年十六其父携游京師晝薪

水夜詩書達且凡父所嗜所需先意靡不集仲
憲素介特雖窮極不取一毫非義而時豫密體
其心有饋即迎門固謝若有所浼人以能子稱
仲憲嘗因誨曰汝學毋事虛文女仕毋規近效
學則必聖必賢治天下必農桑必學校舍此他
圖誤身誤世職由乎此自是所聞所見月異而
歲不同駸駸乎成德達才之域矣某年有司以
秀異授大都路儒學學錄未上因幹蠱還家不
幸以其年月日得疾卒衛輝之里第得年二十
有七其父仲憲得訃走余哭曰吾平生厄窮百

至晚而方有此息且敏學禔行吾甚有所望焉
吾不知何負於天遽使我罹茲孤苦若是子如
不爲吾兒銘則生者死者胥茹恨無涯矣余嘗
多仲憲庶又相好甚遂爲銘曰

幼焉非常人以爲祥天以爲殃長而才俊人以
爲慶天以爲病雖然在我者必求其備在天者
則不敢責其必全嗚呼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
實者吾今有徵夫聖人之言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宗佑字仲德濟南陽丘人其上世罹兵

燹譜逸不能遠系父彬由承務郎衛輝路總管
府經歷載尹嚴之純安甫上卒時君年十三居
喪如成人旣長痛蚤失所怙刻志問學斷以所
業表見一世家故貧其氣恒振厲不以是苟一
介之取至周急則揮所有若素饒者性且孤鯁
與聲無所容雖高明必反之在鄉里簡出寡交
從吏有弗堪者鈎羅細故召辱衆中君庭立自
可無少屈識者偉之未幾挈所著書曰見聞紀
義一十卷來京師撼諸貴游遂超授翰林國史
院檢閱秩滿進編脩官於私憂尤切嘗欲出位

言天下事數爲所厚挽止於是又著遼金鑒略一十卷以洩所懷至大辛亥朝廷改絃詔選成均官屬授從仕郎國子博士與同官不相中竟有二初寢疾偕翰林直學士元明善過而省問顧謂余二人寧正而塞毋不正而達若相勗永訣者觀是言則其平昔自持可知已比終遺語其子桂乃祖父四十四卒今我又不逮吾父命也汝其謁銘吾希孟友必能道吾素志雖天猶壽也養浩聞而泣曰辱託如是其敢以不文辭

哉銘曰

昔我冠豸權倖嘗忤迨移禁林中彼蜚語闔院廩如齟舌傍觀君獨余白赤手暴虎列者義之選慙汗雨友道以颺士氣攸鼓方遠其馳胡遽泉土吁今之人正鮮多嫵一有剛腸群噍族侮何天亦然質顛無所我銘有徵尚信終古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君諱謙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廬因氏焉吳亡分仕南北連世有人宋熙寧間漳州通守曰仲常以救荒得民心嘗有鵲二棲

其聽及去襲送數里蘇長公著於詩爲惠政所致高祖其號行二居士隱台山水間累聘不起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爲君之考嗜學任義節爲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敏書一目輒復誦無隻字遺旣長英爽而辯著述修整蔚然有前輩風迨游京師諸名勝爭與推轂至元間江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預修

世祖實錄書上將進等以大夫人吳氏老辭遂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糶之民而異其籍且復其更繇以示優尚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征役蔓及學者寢致廢業君授

詔旨白行省遂復舊焉秩滿以大夫人寓錢唐年邁土思甚乃歸侍未幾授溫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贏入賂商旅次骨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明典查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謂屬吏厭今疲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即詣獄驗狀果平反如干人上下皆愧請罪服是歲煌僚屬分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

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吾與爾神共食
茲土今蝗賊厭稼穡民且阻飢爾神亦將不利
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佚罰有衆苟不
自我是神不能捍災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
若是謂之淫祠禮宜毀詰且蝗出其境延祐初
陞承事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
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於有司職教者莫敢
鬪豪髮或廊屋壞日饒不充皆坐視士甚病焉
君聲于朝有司始不能與又處州路學田如干
爲僧據有數十年歷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
鬪而復之君曰

聖天子肇舉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期毋上
負斯稱職已故所在教政胥著越二年江浙饑
台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而遣君賑
台公帑不足勸富強毋蘊年彼素熟君名聞之
莫不竭蹶施所有恐後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
者咸爲非分地不可濟君曰均爲黎獻矜矜若
此豈必吾治乃始救耶遂賑卹無所間其時江
浙貳帥某緣歲侵崇利以濟欲檄台州路強假
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徧亡去吏乘以逞民

蕩業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還之民台賴以寧
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坐在台之臨海樵蘇者過
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子嘗活吾台民者居
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
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平居不爲無益事
見后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譽以異其進初進
士公之違台也推其田廬族人兄弟而以清約
自居然未嘗一日有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
三九齡九域九思以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卒於杭之儼居享年六十有九其訃九思由壻

故叅知政事姚天福家過余泣曰先君平昔辱
公爲知己不肖孤又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
君遺善一二在人者非公爲紀尚誰託哉余諾
其言廼爲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奇居家以孝讓著行莅官以
忠義自期惜乎淹外而不大展其所見於世者
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過者式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表

辭聘侍親表

移山東憲司進奏

維天曆二年月正吉日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臣張某謹熏沐稽首敬奉表

皇帝陛下臣聞君猶天也其對越之嚴靡容毫
髮有僞詩曰惟皇上帝臨下有赫蓋言天監昭
明無隱而不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聰天縱好古隆文入正宸極神人
胥贊克清國難曾不逾時所恨臣某誕際休明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表

辭聘侍親表

移山東憲司進奏

維天曆二年月正吉日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臣張某謹熏沐稽首敬奉表

皇帝陛下臣聞君猶天也其對越之嚴靡容毫
髮有僞詩曰惟皇上帝臨下有赫蓋言天監昭
明無隱而不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聰天縱好古隆文入正宸極神人
胥贊克清國難曾不逾時所恨臣某誕際休明

寢及衰暮重以母年喜懼兄弟獨無日者伏聞
有旨特除臣翰林侍讀學士尋用臺薦又除
西臺御史中丞臣某有何勲闕行能兩日之間
疊膺二品清要之職撫心自省感愧交集不及
此時具陳其愚將恐厥任弗荷自貽伊戚伏念
臣某甫出弱冠所學未竟恪遵父命黽勉仕途
降志趨榮以為親喜幸無顛躓歷塵省臺間有
所為寔出狂瞽或者因指為能每自反觀甚弗
安也夫士固有偶爾致名夷考其實則空空無
有者臣某性聞

世祖皇帝興師伐宋兵駐襄樊衆方習武一校
獨燎鐙作食候報寇至即寤皇覆實穿鐙耳以
懸馬後鐙尚焦熾烙馬馬奔徑突而前寇為披
靡主將壯其驍勇拔之行伍超授以官臣之才
名誠不異彼今若羞於自白萬一再誅戰勲則
臣前日克倖所獲者必將瓦裂不能有存矣所
以自臣先父違世泯迹於仕甘老雲莊垂歷十
年九七承

召命然竑不敢貪榮冒昧一起者其故職此茲
者朝政鼎新賢能彙進憲臺遣使馳報今除

橫被

龍光遂思自奮政使身名或隕不失為忠擬於
當月二十四日就路臣母聞行執臣之手且泣
且言我年迫八旬汝髮亦素此別之後再見無
期因感寢疾見臣輒泣臣陽言不往連曰汝已
屬官汝已屬官使臣進止兩難委質無所欲不
告而去則懼得罪於親欲中輟其行則懼獲罪
於上君親皆重既懼既悲二罪曷任若肩嵩
華因憶晉溫嶠有行力為其母挽止太真不留
斷袖而去臣欲效之慮其先行古語子行千里又
所不忍洪惟

皇帝陛下必存友為治其極功至德輝光古今
與屋無心於斯尤著自今以始臣知世道復隆
皇圖永固中外臣民必有安分以甘菽水之懽
悔訟以熟鹽筴之好者翕然偃風雲從而雨化
矣且前代帝王曲全人子為親之心稽諸方冊
千古一轍伏惟

皇帝陛下憐臣母老憫臣身孤有臣言繫於臣
才拙姑如所懇以紓母憂或准六十致事以彰
禮經親年八十一子不從政之義則老母泣臣

某仰荷

殊急其視古之寵錫魚軒一日九遷者殆無以

異矣臣某有知

九重罪當萬工故不敢循例臺請僭具表聞冒瀆

天威無任惶恐戰兢待罪之至某官臣某頓首

昧死謹言

傳

釋卒代鎖住傳

間歲京師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為

奸民所攘或女脅為婢子歷為奴不然則載

之遐徼殊堪若遼海若朔漠易羊馬牛駝以規

贏入幸而敗者常少不幸而轉市互鬻使其父

子昆弟妻女死生不相聞者比比有焉嗚呼董

毅之下習俗若此豈不為大異事哉延祐丁巳

春余以公難館興和者凡再月驛卒有佟鎖住

為余言本江西泰和人七歲時與群兒戲里中

為過騎掠之而北凡渡水三踰嶺不知其幾而

至興和騎者因飲於市遂命我給事其家酷者

一目眇劉姓時固知貨我於彼以幸見留即不

辨居數月眇者令我隨駝驅者數人徵所負行

二日無所得第云所居尚遠至則界汝還意眇者又陰貸我聞土俗奴亡而獲者必鉗而黔之用是佯以去故事新爲喜所過皆賴山無城郭居民少陰即風雪不可前人以孳畜多寡爲富貧所衣皆皮羸所食唯飼及藪無菽粟幣帛以檀爲屋狀而一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襲羊二千餘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瘡者傷者逸者無物故者必汝撻距芻地二十里每出必負餓飢他牧偕行不然則迷不能返羊合萬餘他畜稱是升高而望彌川亘野若雲霧四敷群皆滄焉不能別甚憂且恐他牧曰汝勿怖歸則自相友矣及暮果然乃復喜問同牧者十數輩皆中國良家子爲奸民所販至此因自思違鄉井去父母親戚陸沉殊域奴庸於人非我獨也自是始少安焉一日吾羊寢山麓有牛百餘自絕頂奔飲于溪羊不及避而躡死十數意其不免遂委裘於山以疑追者決意亡去時年十有六矣頗健於行始日百里數日二百或三百惟南其嚮飢則嚼野苳水飲夜則視穹廡有燈火者往宿焉有問則以蕃言答之故無所

疑訝者會值使者具詰所從來遂跪語其故意
若見憐乃輟一騎乘我始復至此因走白宮即
論眇者以法而隸我於驛中今年餘於此矣余
聞惻然曰我將復若閭里與汝父母兄弟相見
何如乃叩頭泣曰固所願也即令有司移文傍
近給衣糧護送其鄉於戲天下似此者何限庸
能盡使遇余若此子耶蓋聞古者五家爲比五
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
鄉各設長胥師正等使之相疇相保蓋所以幾
奸民而防不虞也故方正矯誣者禁焉橫行

踰者禁焉淫怠苛衰者禁焉行作不時不物者
禁焉况保息之制六而慈幼居其一自生齒以
上皆書于板司民氏掌之以協孤終於斯時也
使有奸民亦無所胤其手故下之所以事上者
靡微不綦此無他保之不失其所而已矣又聞
古者國有飢民則人主不殮有凍民則人主不
裘受計報登則人主親拜其視民之重如此由
秦毀先王之制官與民判焉不相預甚則聽其
自生自強自弱自仁自鄙自壽自夭名置侯牧
實與無均又藉以爲侵牟奉已之資者總總也

嗚呼欲其父子相安昆弟親戚閭里相愛盡力
以事其上得乎夫京師天下之本此焉若是逃
遠可知伏自

聖天子肇臨四海仁萬物如天慈吾民不翅其
子是惟弗知知則必詔有司以嚴其禁故余爲
傳其事併及古者安民之法庶使當路者得以
上聞或於治理有裨萬一焉

節婦柳氏傳

節婦柳氏者戶部主事趙君子開之繼室也世
爲薊郡人父賓叔嘗尹博平寓京師有年時翰

林侍讀學士西臯趙公之子野爲戶部主事亡
儼父未有繼或謂柳氏女可其公以西臯著儒
子又朝廷知名士聞媒介及之出諾焉不辭納
采已西臯寢疾其父命柳氏視湯液未幾西臯
卒其孤野護喪歸殯長清旣殯而子開亦寢疾
亟遣人如京師逆柳氏歸半而子開以訃聞
至爲服哭盡哀將廬墓側親執不可遂喪於家
頃之其兄從京師來欲召歸使再嫁其族恐將
徵之柳曰是在我奚恐爲於是其兄見曰吾不
汝忍寬將圖汝安汝如我違是汝自取凍餓也

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及今登夫婦之禮已定且凍饑與否是蓋有命豈卅嫁再醮所能免耶兄灼其不可攸去間數月其弟復來柳氏辭益峻至閉戶與之語逾年其父卒繼而母亦卒其兄即以計召柳氏來會葬欲因留不遣柳氏泫然泣曰人莫親父母妾既不幸望門而夫沒萬一由此不克反是重妾不幸也况我婦人且寡禮無外事無乃爲位哭之遂不往日率僮婢緝生理雖隣婦里嫗亦不以接夙感氣疾每發即呻吟連日闔家不忍聞欲謁醫治之柳曰妾

聞婦人寡者爲未亡人我年二十六歸趙氏今且半百天若我憐得死此疾寔莫大幸矣醫爲此蓋子開前妻兄陳公約爲余所言者嗚呼聲道湮俗瀆倫理日微臣弗知所以臣婦不知所以婦面合心離生從死背者比比是一有毅然秉忠執義矯矯不可奪者其爲薄俗之勸不旣多乎且臣之徇其君者以嘗服其事也妻之徇其夫者以嘗偁其體也今柳氏與其夫言未嘗相接也面未嘗相見也一患難未嘗同而恩惠未嘗及也然則徇夫之志果何從生哉蓋天

壤間所以洞金石格鬼神者無他信義而已矣
知信義爲重則凡天下之物無不能搖其心否
雖一語之甘一惠之利亦必以從而靡矣嗚呼是
道也慧男子有所不逮曾謂一婦人能爾耶大抵
受其弊即不敢有其身不必且一惠及也入其門
則不敢辭其難不必語言託也自古以忠誼爆
世者其處心大率若此所以歷一世愈久而人之
仰之北斗其高而泰山其峻也漢無極而日
星之永輝也彼剖心折肝誓生石無他適一旦
值不測挈夫所有冒辱蒙詬惟心以是濟者以柳
氏擬之爲何如哉吾嘗承乏太史氏紀人之善
是固其職故備其事以爲天下婦人楷式云

書

上董中丞書

時年二十七 臺榭滿閣居

蓋聞中外之官莫要於風憲亦莫難於風憲民
瘼有所未聞國政有所不知奸惡有所不白設
風憲之官使言之茲非其要歟其言也及大臣
則大臣待罪及一子則天子改容聽而信從則
留遠而不信不從則索身納履而去茲非其難
歟徃者博陵公以搏擊之才挾敢言之氣歷事

兩朝其事功燁然至公表表在人耳目然為小人中傷者凡四五類

主上聖明克終厥德崔之後特輟先朝舊三章軍國公不忽木一公領之蓋中丞三品官耳今乃屬之宰相則其西且難又非前日之比矣夫軍國為人詳慎儒也動持大體而不輕於糾彈壁言之良醫治疾不可伐其邪惟以滋榮元氣為本切嘗合二公論之其任斯職也均為得體非崔之嚴人不知臺憲之為重非軍國之雅人不知臺憲之為尊昔如子儀將河南之軍簡號令

擯斥候人未嘗以一及李光弼代之不一日斬張用濟於轅門而人亦未嘗以為殘何則處之胥得其道故也明公忠勳累世蔚為中朝故劍大臣之家而又上以力量才猷足以壓服眾望頃因中司缺貞中外一辭皆曰非閣下莫宜繼二公者既而

詔下果然慮樞府之有別奏又奉特命以止之于以見

聖上知人之明圖治之切眷顧世臣之重而專風憲之寄也如此為人臣者當可知哉走也才

綿德涼不足以知當世之務自吏風憲迨今四
閱寒暑其間失得頗嘗究之以意不衆同未嘗
敢輕出諸口前年因友人元復初得以瞻拜眉
宇而明公破城府略齒爵握手如平生歡每退
輒自感激且慚無以報効茲因明公晉居風憲
凡僕曩昔所懷者願由此以效一得焉伏自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迨今三十餘年矣其間
一隆一替一伸一屈理所不無然其所以爲臺
者則自若也至自昔立法其始也人莫不知懼
及其久則亦莫不狎而玩焉善守法者逆知其
然則必有時而振作之使玩者變而爲懼懼者
化之而至不敢犯然又不可以常常然也今夫
人之所以怖雷霆者以其有時而震也設使轟
轟焉日夜以警衆則人將視以爲常而彼爲雷
霆者則亦無以取懼於人矣法之於人奚以異
此僕見今之蒞官者類皆因仍歲月不力於政
雖任風憲者亦莫不然此其故蓋以法之與人
日踈以遠而人久而自不知其流而至於忘法
也自非有以大警聳之未易善其後今莫若因
閣下執憲之初以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之意

上前申明敷奏期於必行仍分使諸道以戒飭之俾中外百司曉然知

上所以任公之意顧不偉歟且公先任行省而省務再新次任行臺而臺綱具舉後召入樞府而故奸宿弊爲之一空蓋其英聲茂績上以結主知下以孚於人也久但明公挈其要振之不必曳裾斷鞅而海內之人固自粲然而耳目新兩然而膽氣奪夫過茲以往其有饕餮財蠹政循默不勝事與夫結私徇公者無間近遠強弱

選其尤者而賞罰之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肅

而教化行積習除而紀綱立矣且人臣獻言於

君也不可專恃口吻之辨自昔固有直其辭

而不從婉其言而欣然見納者其故何哉誠與

不誠而已矣傳有之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程夫

子每當奏見則必齋戒而後入蓋不敢浮辭說

其君而蘇老泉論諫乃欲以蘇張譎詐險詖之

言必其君之從已是豈事上之道哉况臺官所

陳又非他司之比輕則奪人之爵重則戕人之

生又重則迴雷霆之威而挽江河之決苟不以

誠將之一有所窒則其所係豈淺淺哉且執法之官人好之者少惡之者多無事尚且吹毛求疵幸其有失而持以藉口安可不慮於意外以中奸人之計乎以向日監察御史觀之可知已

時有二
人下獄伏惟

聖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日圖善治無遠而不燭其渴於求賢敏於從諫三代聖王殆無以過而於臺察尤倚注焉彼當路者誠能孜孜爲國隨所宜而匡救之則雍熙之俗有不難致某嘗謂士之處世苟有心於澤民利物則當竭其職

分而不容毫髮之遺若億億焉無意爲之則當振衣山林亦不失爲高尚之士畏首畏尾豈君子之所貴哉僕也位卑言高諒無逃乎僭越之責然天下之善一也已不能行而與能者行之固不必自己出也夫以明公之賢古今事體無不灼見尚奚煩此區區之論抑聞水之細者江海資其深材之微者棟梁假其峻藹莛之言聖賢取之以成其治傳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惟閣下恕其狂斐而亮其固陋之誠以賜采覽焉幸甚干冒鈞嚴無任待罪之至

疏

諫燈山疏

至治元年正月初七日太中大夫叅議中書省
事臣張養浩謹齋沐信宿頓首百拜昧死實封
獻書于

皇帝陛下伏念臣養浩才行無竒竊食於官殆
三十年矣每愧出仕明時無有寸報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明仁孝自登

大位近除凶慝遠鎮邊荒親祀

祖宗溥恩黎庶薄海內外為臣為民者無不懽

忻踴躍以為

世祖規模復見今日而

陛下又頒詔旨凡百政務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為臣民者愈益懽忻思觀治化
臣養浩近聞一事不無所疑欲默不言受

國厚恩有所不忍欲言恐天威一震勢無生

全然人臣事君寧坐犯顏不敢緘默外人皆

曰今歲正月十五夜

聖上欲於宮中結綺為山樹燈其上盛陳諸戲
以為娛樂臣養浩初聞其事意謂妄傳豈有

萬乘英明仁孝之君臨御之初而肯爲此浮華無益之事既而質諸近侍頗以爲然臣養浩不敢遠引古昔欽惟我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雖市井之間燈火亦禁蓋

聖人之心所慮者遠所防者深况宮掖之嚴尤當戒慎往歲

曲律皇帝由輔導非人鞠構燈山喧闐數夕迄今中外百官嗟惜不已雖取樂於一時而史冊書之適足爲大不樂於千載臣養浩於今月初

言此意於左丞相拜住丞相第曰已知

不勝悽悽蠅蟻之誠塵瀆

陳所見伏願

以

崇儉慮遠爲法以

喜奢樂近爲戒寢其燈宴止其所爲

浩雖獲罪

早昔報國之心庶少白今日矣其從

浩俯伏至階罪當萬死誠惶誠懼頓

王者無私疏 谷內臺聞奏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
聖人謂大哉堯之爲君維天爲
一堯之所以能則天而爲君者其
私而已矣夫名爵賞罰天下之
家傑懲勸臣下初非爲人主喜
如欲賞一人則當詢諸省其臺若
然後賞之是慶賞無所私也如
如諸省臺若省臺以爲可罰然

後罰之是刑威無所私也夫賞無所
至親者不敢妄有所祈罰無所私雖一
者不容少有所貸三代有國家所以
垂拱無爲而天下又安者其道由此
皇帝陛下寬仁大度早歷艱難天相
于今龍飛伊始願

陛下恒思得之之難與天下從新更
來稽諸

祖宗成憲而

陛下應之以無心處之以無職毋因

人於市朝母因喜而輒加官於左
比爲

主盡忠之人願自

陛下爲始勿加誅戮以彰聖明備

求爲家法夫賞善罰惡國之大

帝王之能事畢矣卑職承乏臺

言如右

露布

擬唐河東節度使李克

臣聞王者之兵若時雨所向

之處猶雷霆

乎者無不摧滅矧茲鼠輩敢犯

龍廷果兵出而

名將賊亡之無日恭惟

尊號陛下茂昭

武誕受天休屈群策於殿陛

之間運四封於

股之上其或不率在所必誅

雖日月所弗臨亦

梯航之相繼賊臣黃巢者麻

漚小豎唐室大江

恃其吞噬之雄肆厥飛揚之

志橫行郡國于我

衣冠毒焰延灼于下民醜德

弁聞於上帝初無

翠旄之習每懷問鼎之心非

朝廷駕馭之乖方

實鬼神使令其如此不盈其

惡昌瓊歌驅臣志

用等指披凶殘奮揚又烈挾

長風而破鯨浪未足喻其發機鼓烈火以燎鴻
毛不足擬其乘勢四岳以之而震蕩三光於是
乎晦冥期欲一平其言不兩立轍亂旗靡競與兵
奔甲而奔弓撥矢以射咸裂帛裹瘡而走伏二敵
野流血殷渠破竹之勢已成拒轍之心猶熾彼
謂乘間抵隙可祖難子而成功孰知自午至晡反
狼狽而敗績彼黃姑今者零丁獨窳顛仆無歸枝
淚向天甚頌羽烏江之窘投身失地劇曹瞞赤
壁之危計莫能施生遂自刎臣等叨司戎律阻
守雄藩顧茲毫髮之勲要出聖明之力獻俘太
室拓境明時三箭定天山已復禹州之疆宇
一鼓而空醜類載唐德之輝光臣等無任慶
快激切屏營之至奉露布以聞

操

哀流民操

哀哉流民爲鬼非鬼爲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
無溫袍婦女無完裙哀哉流民剥樹食其皮搯
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晝行絕煙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父不子歔子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
言辭不忍聽號哭不忍聞哀哉流民朝不敢保

夕暮不敢保晨哀
能奔哀哉流民死
流民一女易斗米
不得將割愛委路
汝俱安存哀哉流
以流民欲回不能復欲前不
已蒲路生者鬼與隣哀哉
兒錢數文哀哉流民甚至
至哀哉流民何時天雨粟使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文

堂邑祈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承務郎堂邑縣尹蕪本縣諸
軍與魯勸農事張某謹以清醑庶羞之奠敬祭
于其神之靈其祇受

天子命出尹于此未及其境夙夜以思幼而讀
書長得百里之地而治之是惟無爲爲則何政
不可行何德不可積何人不可澤上不負國中
不負親下不負所學奉職以來即潔躬齊居屏



遠聲色心欲與古之滅火反風蝗不入境政如
神明者並驅爭先此某素心而天地鬼神所照
臨者也未及數月值旱暵不雨民頗爲憂切自
謂以某之心膏澤之降必在且暮今旣旬浹而
亢陽如故將以惠民而神不隨將以報國而神
不與抑不知某何以得罪於神而斬焉無所感
格如是耶且厥今之制昭昭者責之於吏冥冥
者託之於神所以詔書每下自古聖帝明王
忠臣烈士名山大川凡血食於郡國者未嘗不
懇懇及之非徒美觀聽爲虛文蓋以贊治道福
民生成歲事寔有望於爾神也神不見答豈惟
負國抑亦負民豈惟負民抑亦負某此來爲國
爲民之心使縣尹貪庸鄙俚神之不見亮也固
宜苟爲不爾神必有以處之矣尚饗

謝雨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謝于
某神之靈某性識愚暗弱於古而不通於今孚
於民而不信於神向以旱暵以狂直之文有
禱于祠下將謂神必見怒也存降以灾不意奠拜
之明日甫交三鼓陰雲四合自昧爽至午後不

風不雷既沾既渥闔縣耆老皆歸功其尹夫尹
恃神以濟其不及者也其敢貪厥成功以自重
其曠職之罪哉謹躬詣拜_三茹伏惟尚饗

祭姚牧菴先生文

嗚呼維斯文之宗伯曠百祀而一人方元精之
孕秀光岳慘而不神既培埴之伊厚又煦濡之
孔仁及炳炳以瑞世衆嗜_六噴爲鳳麟何造就之
良艱而一旦失於逡巡也嗚呼維公文由天得
不踵故蹊縱橫操舍舉_三白已爲筆末及落而氣
已馳當其賓之筵而酒之洽也人第見顯印居

中而嘯傲殊不知日光玉潔之恩已隱隱乎睫
眉由神變之叵測故愈出而愈奇小能使之磅
礴巨或納於毫厘玄則伏於未朕明則耀乎無
涯彼江漢之滔滔與嵩華之巍巍雖交梗于前
路而足之所到莫不轟然自闢而失其深危爲
難耶則無樊宗師之深澁爲易耶豪放抗衡於
坡老正大並轡乎昌黎而跬行顧影僂步呈姿
柔筋靡骨賦理纖肌者見之宜其失發於坐井
嘆興於向若面譽其削鑿背非其覆甃而卒瞠
后塵而莫之追也嗚呼其尤可偉者不權之阿

弗勢而移遇有論者屹無詭隨或竹帛之揭或
金石之垂褒其賢則賤者尊而死者昭於後誅
其佞則榮者辱而生者冥於時古所謂良董迂
者復奚忍而觀夫靈明之境湛乎其不波含弘
之度廓乎其無籬隆於風節粹於倫彞芥功名
而無意於屑塵富貴而惟道之怡其待問也如
響其好施也若遺雖牛童與馬走無不道其姓
字而識其容儀衣紫雲兮瀚鬱佩明月兮陸離
驟鸞鶴兮周章邀雲漢兮委蛇封君擁節以先
尊列侯庭俟以帚持席屣前於宣室宴每侍於

瑤池惟其名之太盛遂致巧言乘間奪朱亂雅
構漂山之謗而磨平淮之碑嗚呼僕初聞此且
訝且嗤欲爲廷辨計莫我施竟默然而坐視誠
有負公平昔國士之知也雖然夫文章天下公
器豈咕咕者得私今已不能逃乎月旦况千載
之可欺夫何損於落落祇自昭其蚩蚩於戲蓋
嘗考夫士君子之賢佞惟進退爲可窺苟於焉
有慚德雖虛文其何裨初

今聖之淵龍也授公太子少傅而不拜在池人
則憫然驕喜之不暇而公乃惻焉以增悲曰吾

世父所遜避羌何行而及茲 九重聞而稱異
百辟見而齎咨使區區毀方售進者厥顏厚於
十之甲豈特可爲將來之範而當世之師也哉
如走者道昧於進辭拙於擯夫何有能獨蒙見
推播華宣彩揜類隱疵騰章再三必用是期顧
公抱負之如許於吾輩乎奚取則其推轂后進
之雅量又非今士之可夷始聞訃音忽忽以疑
詎有顏如渥丹之懿偕蒲柳而先衰意必出於
多口因復傷士風之日澆瀉尋得真於門客於
乎河天下斯文之祚而竟使哲人之萎耶或以
爲年及則世之覬齒皆借矍鑠者何限而於
大賢乃獨齎其期頤顯帝階兮幽遠徒反袂以
連泝於乎昔公無恙爲世珍兮今公云亡孰柄
文兮自京之別三閱春兮茲夕何夕遽求分兮
蹇孰余開懦孰振兮宵焉玄宮無復晨兮如其
可贖人百身兮求而弗得號弗聞兮詞忘其蕪
尚鑒情之真兮於乎哀哉尚饗

綽然亭上梁文

常慕閑而未遂久攀清泉白石之思不待年而
遽歸已寘皂蓋未備之慮必功成而始去恐時

失而莫追聞健休官用期寡過伏念某夙非閑
閑雅鬱蔚經綸玄裳豈願平乘軒頰尾本期於縱
壑偶操刀於外邑俄持斧於中臺抗言幾血於
虎牙珥筆復鹿於螭首在棘闈而兩叨貢舉入
蘭省而三預贊襄簿書身憊於奔馳期會耳煩
於呼叱五更待漏遙瞻兔魄於璇霄一疏論燈
誤得驪珠於滄海衆皆過譽其忠蓋已獨自悔
其狂愚雖蒙鈇鉞之寬實出神明之祐幸今完
璧理合廻輈王夷甫宦情之無哂清談之多衛
錢若水急流而退曠奇節之鮮儔非有心敢擬

乎名賢固無技可呈於治世疇昔之捧檄非詘
而今之稅駕何疑人謂歐陽公踐言之遲我喜
陶弘景掛冠之早爰於別墅肇構斯亭適當華
鵲之衝兼有泉石之勝芳叢錯綺繞風煙移榻
而觀老瓦傾銀掬水月洗觴而飲於心足矣何
福如焉昌晚景於桑榆傲歲寒於松栢一裝煙
雨絕無庾亮之塵四面雲山盡是王維之筆或
天游於汗漫或雲卧於荒寒或散髮以弄扁舟
或披襟而坐茂樹或投轄以留飲或臨池以學
書或倚筇而聽猿啼或投芥以命鷓舞或弦誦

以教子或吐納以學仙或酣歌賓客之前或長
嘯煙霞之表惟日不足其樂無涯一壺一丘聊
以償半生之苦五年五詔將何報
九重之知仰架脩梁俯陳善禱

東繞屋煙嵐萬玉峯莫道歸來無用處也能
善頌效華封

南林影山光水倒涵一自角巾還第後懶將
心事向人談

西竹塢蓮塘接稻畦榮辱從今都識破不須
鷓鴣枝高低

北郊原處處皆春色牧童也識太平懽落日
一聲止背笛

上朝暮雲煙千萬狀紅塵不到笑談邊何處
人間有蓬閣

下世累而今都不挂閑來底處用吾心看水
看山仍看稼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物我皆春書添架上
之芸香酒溢床頭之松乳佳客常盈於座榻好
山未對乎軒楹居畎畝而遺安竊比襄陽之隱
士處巖穴而索價不爲少室之山人

西華嶽廟祈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廿有九日乙酉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金天大利順聖帝之靈某幼讀古人書欽聞明神獨尊西土歷代祈禱靈應赫然則神之得名於世者舊矣不虞衰暮茲因游宦始獲仰止下風然不幸屬民多艱流亡強半餓而死者相枕于途今將首夏尚爾亢旱如故某雖叨榮行臺竊悲實懼使其平昔素無爲國爲民之心重以

貧殘邪僻神不見恤則固其宜萬一少有可取則神亦安能漠然坐視不爲動于中也伏望垂監愚忱少沛甘澍使民回生意歲秋有期則神之血食古今者爲不誣矣倘不見與則某惟有省愆待罪日拜神前必待示其不見答之由然後退尚享

非日陰晦不雨五更再以文禱之

西華嶽廟催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三十日丁亥西臺御史中丞張某昨以歲旱民亡比屋病疫謹齋沐於二十九日早哀祈雨澤于

金天帝君之前黎明雲氣四集川岳之形皆爲
冥晦私切甚喜以爲明神見憐甘霖之來可跂
而待不圖爲風所梗旋致歉然伏念某爲西臺
之官帝爲西土之神今歲屯如是民隱如是臣
雖未上胡寧彼忘不神之禱尚誰禱哉况神令
一出闔境之內何靈不隨非勢窮事迫臣亦何
敢不知忌諱連日荐瀆惟神有以哀其愚而終
惠之則某雖旅困于途敢不重報尚享

爲民病疫告斗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某日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

北極玄武之神惟神斟酌元氣標準衆星運行
四時替成天道凡沴疫不正之氣上千陰陽之
和者屏而去之是固其職今三輔之民自春徂
夏由病疫而死者殆數萬計嗟哭里哀月無虛
日使彼有罪已盈其罰伏望明神自今咸加寬
宥杜其禍源開以生路滌之以甘雨蕩之以祥
飈使人蒙休嘉物遂生息某等雖備負西臺亦
或少紓厥責凡此者無非神之惠也尚饗

祭李宣使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希孟謹遣令史賈仲幹等以清酌之奠致祭故西臺宣使李生之靈嗚呼人之壽夭皆所素定但行不愧心順守其正年雖不遐其流聲於人則無窮也今年二月余自歷下之官西臺舟次安山而生乘傳來逆且拜且言馳至長清聞公由水而西所以追及於此乃獲瞻拜余見其端確卑慎勞慰以之時訪西事應對甚悉凡所經過傳送供

帳輒先告集余第受勤而馳舍策而憇宴然不知身之爲客而道路之爲脩阻也路出河南流民寔遇抵新安硤石則縱橫山谷鵠形菜色殊不類人死者枕藉臭聞數里余即命生躬督主者坎而瘞之余年六十生長齊魯富庶之鄉餓莩流民雅未嘗見一旦遇之心酸鼻辛不覺淚之交頤生見余哀往往先路而行揮使避之民不循途多致顛沛自后余雖悲不使生見之而生亦不知余心之爲益哀也行次華陰宿於岳祠時旱暵甚久遂爲文禱之文詞甚悲禱之夕

余自讀其文讀至悲所不覺失聲生與一二道
流亦皆哽噎余欲駐車祠下雨然後去生蹠而
泣言公爲民之心神已洞監必雨乃去無乃偏
神太甚况公家有老母萬一因是致疾是公爲
民而不爲母也余蹶然輟哀謝之即趣其行至
華州雨連夜不止詰旦命生市羊一豕一反而
謝之比固余已視臺印矣每出閣生必騎隨見
流民與曩過無異於是余又悲欲命有司爲粥
食之皆曰粥誠一設飢民必四遠而至后或不
給柰彼衆何余曰若然則將聽其死歟余遂出

私鑰若干令有司施爲粥者凡三處食之命
生往來覆視民稍寧息后又患庫錢細民艱於
交易又命生監油幾其爲奸不時給者庫各一
啓病民雲簇生資而不素薄其毒惡之氣乘之而
入遂感成疾足更數醫迄不能起嗚呼慟哉生
有父今爲河南省都事余都事右司時嘗與共
事侃侃和易人也頃走書安西懇余指示提誨
今而若是將何辭以復其父乎夫生之所以得
是疾者實由余救民心銳以生勤不憚勞故每
事命之初不期生意以是而不壽也然則生之

死非其命然耶其因余責頓任數而然耶嗚呼
聞生有弟年踰冠矣余哀生之沒於官事將令
其弟復爲宣使以慰生之不幸以贖余之所失
以足生未遂之心以終其父相傳託之意若然
又未知生知乎否乎爲有憾乎爲無憾乎嗚呼
哀哉尚享

詞

唐承旨哀詞

往游故辯童靜德康公門閭翰林承旨學士唐
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蔚爲當代名
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戶封者走時
年二十有四一見略齒爵禮夷賓主其引重後
學不獨於余爲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
明年秋八月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
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安字魁秀襟量豁如始仕
人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
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
右泊然與白屋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
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充恬於權勢人
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雖數相過亦不一造

門少荅閑處數年終不以進取槩懷然議者恒以不膺柄用爲恨走嘗傳聞公長右司時或告中書誤釋一囚

世祖怒趣宰屬詰之吏捉按不知所出遂告急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嘗署其按公即援筆補之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

天威遂霽後吏白於廷中外嗟異迄今以爲盛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事軒輊終身不克伸若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今人疾吏弊防欺如鬼隲案具求署筆斲斲不肯下駁至再至三虞後連已故爲淡墨際紙細書異日又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按公

其畫者政使無俟且迎合附會曲爲之微矧肯明其誣代其辨復補署其銜者哉蓋嘗跡是論公使其進登廊廟其不爲公孫弘之阿旨詭隨蘇味道之模稜兩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大亦宜然惜乎天不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仁祖字壽卿畏吾人其履歷之詳見參議瓠山王公墓誌詞曰

穹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求襲

取亦弗克於蹤我公量宏學博德崇積茲仕卓
然人謂他年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冰
檠下文不瀆應酬雍容儀靡或彼貴而頗見且
逃之矧肯即或舍或庸略不介懷惟自得曩長
西曹代吏辨誣義形色冒厥雷霆一語回天汗
群辟有美如斯遂不以年止半百使大歌施淳
俗可還今可革謂天漠如倒網界人曾弗惜謂
天穢如髮獨於賢乃爾嗇厥理孰凡非始今焉
來自昔我挽以詞九京之憾庶少釋

吳道源哀詞

天之於人侈其才覺之於壽是理之不可曉也
尚矣疇仕京師後學穎異者亦屢見之然未幾
則皆相繼夭歿爲天媚疾耶必不生之矣生之
而又才之是天有意於成也然而卒不年之豈
彼所稟過清且靈勢固不能久歟抑其命已乎
是雖造物亦不能續而延之歟於戲此余所以
於吳生道源之卒重有所哀也夫生濟南人名
濬字道源余所命也蚤失父隨母氏及二弟居
性莊重寡言笑持身稜稜有風岸恒欲以道德
文學自操于世嘗游京者四年歸而其學大進

由讀書忘劬勤得痰疾或勸其已面從退而益力然其病有時而差有時而劇余自謝仕居鵲華山間來從予游時與之論經談道及商歷代治亂人物臧否文章機杼工拙體裁高下靡不周徹問書所得語所見正兵於余往往新奇復出人遠甚心獨異之然以鈞弱每令冥心靜坐或有編帙筆硯在前輒爲去之於是則專以守身事親相告語余嘗謂之人也使天假以年他日必能以所學名世蓋習見其立志高用心篤一切皆不凡近故也於戲詎意其竟坐是得疾遂孤余之所望耶生自號方齋始以親故欲寓目場屋由有司小忤其意即怒不試後袖紙過緡然亭請余記其所謂方齋者切欲因是思有以廓之未及而卒以疾未幾得年二十有七寔泰定丁卯二月二十四日也余惜其學不遂志才優而命趣故爲詞哀之使刻石表諸墓庶少慰其不幸云其詞曰

維天生毓兮爲類孔庶尤物獨出兮孰灼其故
甘露慶垂兮曾不朝暮祥麟威鳳兮曠代靡遇
倚嗟若人兮清淑收聚超彼凡近兮高朗是驚

牢籠元氣兮割剗雲霧追琢風月兮虹霓爲馭
吳回前茅兮祝融左拒望舒環侍兮靈氛訶護
方爾馳翔兮胡柅中路無乃鬼神兮脩姱之妬
厥躬雖土兮神必天附意其仍舊兮八表容與
有毋慟絕兮有弟號慕里不相杵兮明泣而賻
矧余忝師兮於義有素一聆厥化兮涕泗交注
文孰余彙兮道孰余輔心孰余知兮言孰余助
緬惟有生兮莫匪朝露一氣屈信兮隨彼來去
達人大觀兮天地皆寓壽焉奚喜兮夭亦奚惡
一時或鬱兮百世斯著述此表隧兮尚慰泉下
贊

潘仲德畫像贊

士不患無文而患乎無氣行不病過方而病乎
過圓嗚呼如吾仲德其氣軒然其守確然吐而
爲文浩乎若不可禦之川家徒四壁而官止乎
七品人見夫昂藏之狀於外真不啻擅猗頓之
富而操趙孟之權其清斯水其直斯弦高峻夷
乎崧嶽金石等其剛堅方斯文之有望竟以狷
介而致不年此吾所以因其像表其心使夫阿
諂媚世恹恹焉唯利之見者瞳後塵而不敢萬

分一擬其賢也

寫真自贊

爲隱耶容貌不類乎山澤爲仕耶心志常存乎
丘壑雖揚歷三十年而未嘗有一毫之利於家
及其退而徜徉於深山之中亦猶前日之臺閣
出五旬而求閑近乎勇九七徵而不起類乎弱
嗚呼如斯人者其殆知止知足以道自樂全已
之天而無慕於世之名爵者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張文忠公文集

經筵進牧民忠告

拜命第一

省已 克世之備
民職不宜延授

戒貪
觀已成事

心誠愛民則知無不及

命下之日則拊心自省有何勲闕行能膺茲異
數苟要其廩祿假其威權惟濟已私靡思報國
天監伊邇將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僭人
爵而曠其事已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竊謂及物之心人孰無有第其才質強弱有所
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

分一擬其賢也

寫真自贊

爲隱耶容貌不類乎山澤爲仕耶心志常存乎
丘壑雖揚歷三十年而未嘗有一毫之利於家
及其退而徜徉於深山之中亦猶前日之臺閣
出五旬而求閑近乎勇九七徵而不起類乎弱
嗚呼如斯人者其殆知止知足以道自樂全已
之天而無慕於世之名爵者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張文忠公文集

經筵進牧民忠告

拜命第一

省已 克世之備
民職不宜延授

戒貪
觀已成事

心誠愛民則知無不及

命下之日則拊心自省有何勲闕行能膺茲異
數苟要其廩祿假其威權惟濟已私靡思報國
天監伊邇將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僭人
爵而曠其事已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竊謂及物之心人孰無有第其才質強弱有所
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

無不集者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
畧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
循已性之偏而處之鮮有其不敗者古人佩弦
若韋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讀書無益治官不才
者皆由狃於習而不知痛自克治故也

備負之人罔計其衆有民有土為數幾何惟守
公廡庶不為世所謂况人一身之微所享無幾
厥心溪壑適以自賊一或罪及上孤國恩中胎
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
足以償一夕縲紲之苦與其戚於已敗曷若戒
於未然嗟爾有官所宜共戒

今選官者大率重內輕外殊不知漢宣帝所以
富民唐太宗致家給人足者由重牧民之長故
也夫外官得人內雖不治不害其為安外官非
其人內雖云治而郡邑無不亂之理嗚呼牧守
之所係者若此況焉一選惜焉而授者奚為不
是慮哉

赤子之生無有知識母之者嘗先意得其所
欲厥理無他誠焉而矣蓋誠生愛愛生智惟
其誠故愛無不周惟愛故智無有不及吏之

於民與是奚異誠有丁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無有矣

前輩謂吏人以法律師魏相所以望隆當時者漢家典故無不悉心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淹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爲俗吏所迂也

上任第二

事不以知難以應卒
給官以家
律說

受詢

比次其境則路訪途詢民瘼輕重吏弊深淺前官良否強宗有無朝夕控訴之人多寡至則遠

居數舍召掌之者語其詳疏其概先得其情迨下車日叅考以斷若絜無所備卒然至部聽訟之際一語乖張則必貽笑闔境况民情易動尤在厥初初焉無以厭服其心后雖有爲亦將弗信故詩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然受其訟而翌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輕率應答使士民失望也

受諸執事者叅謁不可嘿無一言第曰某有何能誤蒙國恩託茲重寄肇臨乃境世背汗顏期與諸公滌慮澄心以弘至治汝如余違則有常

憲非所敢私其務各欽爾司毋轍其舊

治官如治家古人嘗有是訓矣竊謂一家之事無緩急巨細爲之者皆所當知少不心及則爲失治况牧民之長百責所叢若庠序傳置若廢廢若囹圄若溝洫若橋障凡所當及者甚衆既上相時度力弊者葺之汙者潔之堙者疏之缺者完之舊所無者增益之若曰彼之不脩何預我事瞬目瓜代自苦奚爲此念一萌則庶務從而隳矣前輩謂公家之務一毫不盡心即爲苟祿可不武哉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有仕亦有焉急惟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自此刑獄之瘴也晨昏游宴公務廢弛此政事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靡間遠近民怨神怒無恙者必疾有疾者必死雖扁鵲治之亦不能差昔劉元城先生處瘴海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慮

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故余具載其言以爲授
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夫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大率皆由家人喜奢
好侈中既不給則其執必巧於求人縱其所親
或營利以侵民或因訟而納賄或名假貸或託
姻屬宴饋微遂通室無禁以致動相掣肘威無
所施己雖巨昌民則日瘁比年以來坐是收辱
者駢首僂踵嗚呼使其爲妻妾而爲之則妻妾
不能救焉使其爲子孫而爲之則子孫不能救
焉使其爲朋友而爲之則朋友不能救焉等而
上之雖爲父母而父母亦不能救誠知其皆不
能救曷若庶勤以職而自爲乎蓋自爲雖闔閭
恒若淡泊而其獲利則甚遠爲人雖喧議群樂
於暫而爲患於他日則無涯二者之間非深知
真悟者未易與之語有官君子其審擇焉
故事牧民官旣上則必告於境內當祀之神宜
因而以不賄自誓庶堅其向善之心爾後雖欲
轉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矣

聽訟第三

察情 弭訟 勿聽謔
親睦之訟宜緩 移聽

別強弱 待問者勿使停留
會問欲言 民病如已病

人不能獨處必資衆以遂其生衆以相資此訟之所從生也故聖人作易以訟繼師其示警深矣夫善聽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先審其辭其情直則辭直其情曲則辭曲政使強直其辭而其情則必自相矛盾從而詰之誠僞見矣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大率不外乎此然聖人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者未易臻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其能聽訟爲自足也

起訟有原書訟牒者是已蓋蚩蚩之氓闇於刑憲書訟者誠能開以直枉曉以利害鮮有不愧服兩釋而退者惟其利於所獲含糊是非陽解而陰嗾左縱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厭不已所以厥今吏按情僞混殺莫之敢信職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訟宜擇一二老成練事者書之或月比而季考酌其功過而示以賞罰若夫歐詈假質鎖屑不切之訟聽其從宜諭遣如迷不復乃引而之官終無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則訟原可清而民間澆薄之俗庶乎復歸於厚矣

夫健訟者理或不勝則往往誣其人嘗謗官長
聽之者當平心易氣置謗言於事外惟覈其所
告之實而遣之庶不墮奸民計中矣

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
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鄉長諭之斯得
體矣

世俗之情強多欺弱富多吞貧衆多暴寡在官
者多陵無執之人聽訟之際不可不察

走嘗使外所過見州縣待問者雲集其門切每
病焉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
不旬浹則訟庭闕然矣

民之有訟如已有訟民之流亡如已流亡民在
縲紲如已在縲紲民陷水火如已陷水火一切
疾苦皆如己身當之雖欲因仍不可得矣

訟有相約而問者不可乘一時之忿擅加榜掠
若釋若道若兵卒諸不隸所部者是已

民有妖言惑衆者則當假以別罪罪之如有匿
名騰謗諸詐僞書取而火之則厥迹滅矣勿使
蔓爲大獄禍延無辜

近年司憲者其過詞訟往往檄州縣官代聽不

可承望風旨邀寵一時使人茹在受刑而靡恤
陰理

遇下第四

絕續謂待徒隸

詳吏按首事

約束威克

夫曰佐官長治事親炙而不能闕者惟吏爲然
惟其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能闕故久
而必至有所挾此厥今胥吏之通病也欲其畏
則莫若自嚴欲其無所挾則莫若詳視其按所
謂自嚴者非厲聲色絕其饋遺而已矣所謂詳
視其按者非吹毛求疵理其細領而已矣蓋天
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按牒以行少不經心則

奸利隨出大抵使人不忍欺爲上不能欺次之
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聖人不能故
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
於三者度已所能而處之庶不爲彼所弄矣
諸吏曹不可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
以來訟端以啓倖門暇則召集講經或讀律多
方羈縻則自不能橫矣

皂卒徒隸非公故勿與語非公遣勿使與民往
來若輩小人威以泣之猶恐其倚一或解嚴必
至百無忌憚矣

夫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蓋心省則事省事省則民安而吏無所資一或紛然上下胥罹其擾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則又在夫措畫隄備之術何如耳古人謂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爲然謂如一役之脩一宴之設一獄之興誠能思慮周詳略繁舉要民之受賜則亦不淺走嘗爲縣其胥史輩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飼尚馬其他若逃兵亡戶逸盜及積年逋稅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走見其然每揮

牘不爲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按

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自時厥後一切惟以信版集事吏人夫志而百姓得安至今旁郡例之而不廢小爲一邑大而爲天下賞罰明則不煩聲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爲尤難蓋吏與官比詭詐易生民遠於官政事或不能悉誤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則日處法律中小過不懲久必恣意而無憚大抵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齒牙剔漱之則益利傳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法

此而行斷不至於難治矣

宣化第五

先勞

中清制

明遠

勉學

勸農

不勤

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蓋已逆則民勞已勞則民逸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勿倦嗚呼此真萬世爲治之格言也與

朝廷德澤牧民多者而不能宣布我朝自

世相皇帝迨今百有餘年

列聖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國若民者討論靡遺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但有司寢而不爲申明遂爲墜典苟能揭而行之則不待他求而治道備矣

欲宣教化去其黷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磈昆弟鬩侮奴不受主命冠履倒置者比比是然許事不必待告但風鄉長糾其尤者一二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懷然改行矣

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爲務是不
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案
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備廩餼有未充祭物有
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則隨事督之久
則絃誦之聲聞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係焉其所當爲有不待
勸者時因行治其遇輟工廢業者切責一二傍
近聞之必知自勸嘗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
鳩酒食候郊外數日絡繹迎視遠近騷然至則
胥史僮卒不下數輩賂遺取及及鷄豚名爲
勸農其實擾之名爲擾之其實勞之大抵勸農
之道無他勿奪其時而已矣其餘繁文末節略
之可也

或問遠方僚民巢處溪洞猛不能讐寬不能懷
喜則人怒則獸欲宣 朝廷德澤若之何而可
余曰物之凶狠無若虎狼然使之左右前後惟
吾之爲聽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克剛莫如柔
治繁莫如簡且彼之所以反側不恆者亦必有
其由矣或貪其財或覺其境或俘其子女或戕
其官屬以致蟻結蜂屯肆厥酷毒苟安之而不

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自而發政使或
爾但嚴守已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况
彼兵一動非有上命守土者坐視不敢前比
許追襲則已雉兔逃而禽鳥散矣由是而論安
靜不競者爲上恬無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
開邊釁斯爲下矣官於遠方者尚監于茲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聖人之所甚憫其聚居之
所暇則親涖或遣人省視若衣若糲若藥餌有
不時給者糾治之

或謂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爲貪邪之吏
而發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縱
之也其所以縱之者私於彼而已矣苟絕其私
可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氣奪聖人謂其身正
不令而行此其驗矣

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爲勸必
多

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
而處心正者不敢

慎獄第六

有怨

獄詰其初

詳讞

視屍

因懼

巡警

核視

哀矜

非縱囚

自責

人之良孰願爲盜也由長民者失於教養凍餒

之極遂至於此要非其得已也嘗潛体其然使
父飢母寒妻子慍見微負旁午疹疫交攻萬死
一生朝不逮暮於斯時也見利而不回者能幾
何人其或因而攘竊不原其情輒置諸理嬰笞
關木彼固無辭然百需叢身孰明其不獲已哉
古人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嗚呼人能以是論囚雖欲慘酷亦必有
所不忍矣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
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
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
將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
路其難可知矣

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鍊
而成者雖讞之囚不敢異辭焉須盡辟吏卒和
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
其情問之如得其寃立為辨白不可徒拘閹吏
文也噫茲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故事承檢尸之報則畫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
行焉而后時時焉而不親泣親焉而不精詳罪

皆不細其檢尸之式又當徧考筮仕者不可不知

天地之德無過好生

聖元體之以有天下諸在縲紲而無家者皆給以糧惟縣獄無有意者以縣非待報之所故令略詰其然而上之州比見爲州若府者往往爲吏所欺吹求不受以致瘦死者衆夫罪不至死而以己私殺之其不仁甚矣爲州府者所當深戒也

詰盜非難而警盜爲難使民不爲盜爲尤難蓋天下之事先其幾爲之則有餘后其幾爲之則艱苦而無所益夫盜之發也恒出不虞知者防於未然其防之之術則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幾游聚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境以恐懼之大抵盜猶鼠也尉猶捕鼠之狸也狸勤於出鼠必伏而不動狸怠不出則鼠出矣彼爲尉者與其勞於已然孰若警於未發之爲愈哉若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於勤本以致富蓋勤斯禮義生禮義既生雖驅之使竊亦必不肯爲矣故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諒哉

獄庭宜時一到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抑亦使
司獄吏卒輩知所警畏而喧闐飲博逸而發獄
者必無有矣是亦先事而防之微意也禮運
亡友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為泣
下或以為過余聞私自語曰人必有是心然後
可與論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民於獄而
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所發非過也

古人縱囚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要不可以為
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犯天
子之法也而彼乃與期以縱之是不幾於弄天

子之法以掠美市恩於下者乎然具重刑於
朝廷則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也

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飢者衆
為守與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

救荒第七

捕蝗
救焚
止災異

多方賑救
祈禱
反風

預備
不可救
喪流民

故事蝗生其境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則所坐
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知其小大多寡為害重輕
若遽然以聞泣其上必群集族赴供張徵索一
境騷然其害反有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穉則

當至率衆力以圖之。圖不必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故凡居官必去取於負荷而后可以有爲。

天所以畀人富與貴者。非欲其自裕。蓋將使推所有以濟人之不及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負天畀之富矣。直以舉之枉者。錯之斯不負天畀之貴矣。然富貴不能若是者。其患在人而善則在己。名爲惠人。實自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瘡之變視其輕重。必有術以處之。或或公禱之後。或託之工

役。或假以山澤。或已口兵蠲。征或募雜勸。難或聽民收其遺。釋或命醫。保其冷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而父母坐視不救之理。嗚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矣。

夫災異之生。常出於人所下意。素有其備。雖甚不足爲憂。今州郡多任委積。雖有而在上者。封錮甚嚴。不測有虞。茫然無所措手。此厥今牧民者之通患也。然而今以謂祇應其無有及不足之處。亦多而使客亦下。聞有枵腹而過者。意必

有以營晝故也至於以四荒之儲獨未有及者豈以治平之時何遽有也所以因仍歲月幸滿而去嘗聞近代爲縣教者一家種蔓青成則搗而餅之大者四三斤乾則餅之後值凶儉年蒸而以食飢民味甘且美類以全活者甚衆夫古人慮民之遠也如此其肯甘且幸代而不預其備哉故事民之稅賦三年則第其貧富而均平之或好名未及而先爲或辟謗逾期而不爲皆非也如期行之民受賜不淺矣

凡有祈禱不必勞衆亟居三日以思已愆民有冤歎已有贖歎政事有未善歎報國之心有未誠歎無則如儀行事有則必俟追改而后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毫之慝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嘗見一顯官值凶年於所部市流民子女殆數十輩其美且壯者則妾而奴之其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僕聞類是曰使其困憊吾治已得罪矣又不能撫字而奴妾之罪將若何故度名紀之以式來者

民或失火則伐鼓集衆親蒞以救之惻隱之心

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不辭矣

滅火反風虎渡河蝗不入境金隄之水迴流此在長民者之德何如殆不可皆謂之偶然也
災異之事則不可不聞祥瑞不土或可也

事長第八

各守涯分 事人負我
不可以律己之心律人

尊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夫國之所
以亡家之所以敗太率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
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諸歷代厥鑒甚明今夫上

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設官也有長焉有貳焉有

模屬焉有胥史焉苟各安厥分而事其事則夫

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人倚其職事

物既異而所見必有不同或長不知待佐貳之

術或佐貳闇於事長之道少相辭色則彼此胥

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見或不同居下者則當

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

則俟其退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有不迴之理

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為長者亦當如是諭之

稍有所挾彼雖面從退而必有不堪日引月深

終於洩露人見其乖忤也讒譖之言乘之而入
久則訟必興而政事隳矣爲一時之忿使同僚
之心離闔境之民不得治則其人之淺褊可知
故前賢謂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欲成大事必
須小忍又曰忍爲衆妙之門嗚呼旨哉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
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
庶幾乎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互基得與失胥勝成與
敗相爲循環古今未有有榮無辱有得無失有

成無敗之理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
莫不皆然處之得其道則數者皆不足撓五之
天處之不得其道則纖毫之寵必播而一唾之
辱必詘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者皆所不恤惟
顧其在我者何如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而君
子恒以爲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
子恒以爲有餘歷觀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
禍患恬焉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
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處順境而逆境則不能
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爲難矣嗚呼善觀人者

其於焉審之

是非毀譽自古為政者所不能無也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歸人聞毀則歸己無論長貳皆當如是處之前輩謂恩欲已出怨將誰歸嗚呼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遠昔人有為郡掾而其守新上榻驚不禮其下者常令掾屬雜拜於庭有一郡掾初以疾在告及愈例當庭示是日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庭下使其設拜掾恬不動容興伏惟謹識者知其他日必為宰相其後果然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為含容大抵律已當嚴待人當恕欲人人已同天下恐無是理也

受代第九

郊迎制上者不可自育

告以舊政

不竟完歸

聞代者至則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已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舊政告之大抵天下之善在彼猶在此勸人為善即己之為善也詎可惟許己為而不顧他人為哉

為政者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蓋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慎終如始故君

子與焉

嘗見世之受代者多有所爭要皆舊官不廣之所致也或據其居而不徙或專其田而不分或廩其公物而不盡以相授使新者懷不平而無所於訴甚非君子善後之道也

夫利之與義勢不並處義親則利疏義近則利遠况爲民師率而專務於利其聚怨納侮視市井小入爲尤甚焉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代之未至也風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行鳩錢幣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蓋爲善不求人知者爲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嗶嗶焉自媒自鬻惟崇虛譽者斯爲下矣

聞近代東原吳昺慶爲其所憲長旣代諄諄新上者曰某事有少許未完某獄已具而未決某按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許能可用一部之政毫分縷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盡嗚呼今之仕者方其在職尚不肯用心乃尔况已代去而敢責其如是哉

其在政也值歲豐穰民安盜息官無秕政而同僚悅服則其去之日雖弊車羸馬行橐儻然其樂有不翅萬金獲而千駟受者故前輩由外官而至執政者會其濟人之功皆自以為不及為縣遠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為也

居閑第十

輕六就如釋重負
進退皆有為以義聽命
未進於已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任一縣之責者則憂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憂

一州任一路之責者則憂一路任天下之責者則以天下為憂蓋任重則責重責重則憂深欲盡其官有不得不然者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者蓋以此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周召伊傅之為臣固未嘗不憂其責而以位為樂彼以為樂者皆苟於其職者也嗚呼以大聖大賢其不難於所任猶且不自暇逸如此况才不聖賢若者顧可樂其位而重其去哉

古人以休官致政為釋重負而脫羈囚切嘗思

之誠有其理方其仕也出入嚴而起居惟謹微至一顛一笑亦不敢輕以假人况夫一身而爲衆庶之所師表少踰規矩謗議四聞譬之特行於高屋之上自頂至踵在下者無不見之逮夫一旦瓜及完身而去詎止如釋重負脫羈囚而已哉嘗見仕而休居者往往不意其閑或命子姪或託朋友市奸構訟靡政不及小有所違則曰去官同見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納維谷甚而撓沮排舐爲狀百端細民無知亦從而靡設使已政之初人以是干擾則當若何凡居閑者不可不戒

進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脩其所未能是進亦有爲而退亦有爲也近世士大夫惟徂於進退則憚焉無所猷爲甚而茹愧懷慚蹙縮不敢一出戶者夫軒冕古人以爲倘來之物其有也何加其無也又何所損不思良貴在我惟假外物以爲重輕則其人品之卑不待論而知矣

世俗以窮達進退皆本夫命謂命之窮者雖竭斃求進而亦窮命之達者雖遠逝深歲而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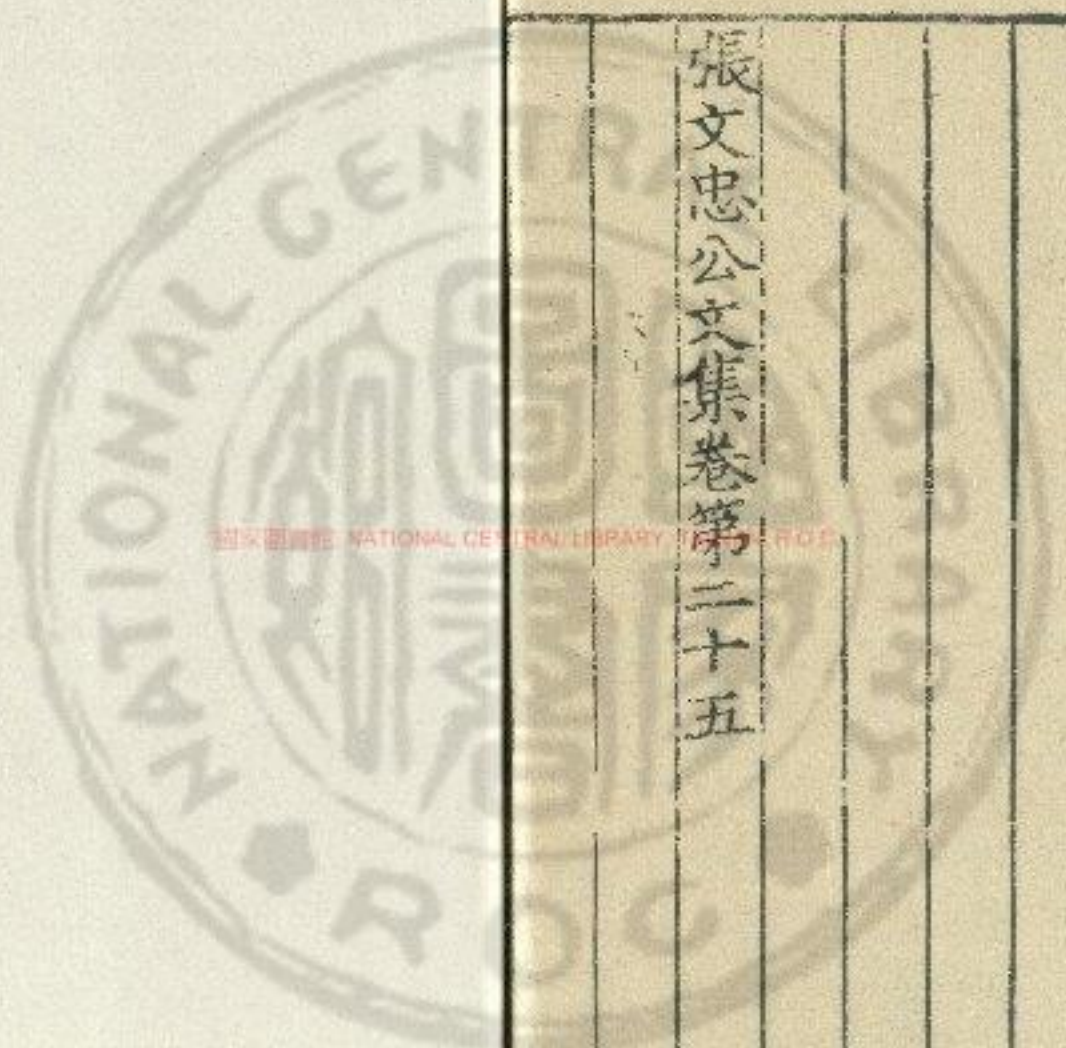
能退此星翁術士之嘗談非君子之所尚也士
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遠義焉可以進
則進可以退則退非言命也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是非委之命也彼淪胥富貴利達之境而不
能出者則往往託命以自解宜乎接武禍機而
卒不悟也悲夫

士當求進於己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己
者道業學術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
利達之榮是已蓋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必求道
業學術在我而不敢不求况古人初不以富貴

利達爲心其所以欲仕者直假彼以行其道道
不能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不以爲榮而以爲
耻嗚呼非誠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與語此
哉

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
節猶女不貞則何暴不從何災不附雖有他美
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
或失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嗚呼士而
居閑者能以此言銘心庶不易所守而勢要趨
矣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經進風憲忠告

自律第一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則當嚴於有言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端自違不嚴何以服衆之行一止一語一嘿必道違則人人得而訾之或行規子錢或盜行賄帖或荒乾麩葉或私用



親屬或田獵不時或官游無度或奢託有司之事或妄興不急之工或官第而崇居或樂家人而不檢於斯數者上有一焉言足為風憲之

思統三 則廷以中臺為肅文御史監察以憲司為庶 訪者政欲弭奸貪嚴反 所法也今而若是牧理之吏將焉法禁且他人 有犯輕則吾得而言人又重吾得聞於上而 戮之已之所犯其孰傳而發哉恃人不敢發日 甚一日將如臺察何心如天理何故余備載其

示教第二

然俾為憲司者有則改之無則益知所以自重甚矣人之不可無教也生知如聖人猶胥教誨胥訓告況不能聖人萬一者可忽焉而不務哉大抵常人之情為非其所懼雖獲耳回命則亦不足發其良心何則非所素服素畏也今夫庶司之職為衆所畏且服者莫如風憲誠因監洫於彼或始上之日會所屬而最之三彼之官重者廷授次則省授又次則吏部授大小雖殊無非國家巨子為人臣子奸汚不法人莫敢容

夫納賂營私所得甚。所長甚。其真事敗治
女焉若先事而教之爲愈。或言之此言雖若薄
女實厚女也。雖若毒女實恩女也。苟能如是論
之吾知返而必有率德改行易惡爲善良者
矣。且刑罰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爲治之道
莫尚焉。聖人謂不教而教謂之虐。又聞治於未
然者易治於已然者難。近年劉伯宣爲浙西憲
使疏真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屬且曰近年執
憲老惟知威人以刑而不知悔人以善嗚呼劉
公此言可謂仁人君子深得風憲之體者矣。

詢訪第三

今爲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爲主非彼狃徇一
偏蓋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故通其情莫如悉
心詢訪小而一縣一州大而一郡一國吏孰貪
邪官孰廉正何事病衆何政利民豪橫有無風
俗厚薄旣得其凡。佗日詳加綜覈復驗以事其
孰得而隱哉。苟廉矣即優之禮貌之薦舉之則
爲善者勸矣。苟貪矣雖極品之貴即賤之威拒
之糾劾之則爲惡者懲矣。推而至於待士遇吏
亦莫不然。大抵一道之任猶一家之務焉。善爲

家者其子弟族屬下逮奴隸其情性良否皆所當知一或不及則將甘爲所弄而不悟久必致是非顛倒以佞爲忠以貪爲廉以無能爲有能政令不行而紀綱替矣前輩有之爲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嗚呼彼長風憲者其責任之重亦豈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輩之言爲法

按行第四

將家云多算勝少算無算不特用兵爲然雖治官臨政亦莫不爾夫廉司所治之處一

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爲惡日久恐人有以發而訟之一旦故也彼旣內隱其惡則必多方以求司官所親之人而解之夫司官所親者曰書吏焉曰奏差焉曰總領焉曰祇候焉夫爲人彌縫私罪則何求不得何請不隨爲司官者苟不深防頽滯嚴爲禁切萬一連已悔將何及若乃司官無正猶或庶幾其或彼此胥貪弊將焉救於是乎有算欵者有稽覈者有度筭者有囊橐盈者微至二地所宜靡不搜刮肯端州出佳現包孝肅公出判於彼及其

代也徒乎而歸李及知杭州絲髀縷謁不遠門
由市白樂天文集終身以爲懽古人持身之庶
如此况在風憲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
自溷哉大抵憲長得人則司官不敢恣司官得
人則書吏不敢恣抑聞各道公譙司官書吏奏
差同堂而坐喧譁笑譁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
縱自如百無忌憚諺謂廉訪司書吏之權跡此
觀之信匪虛語誠能設法以禁之盛威以臨之
小有所犯即隨以鞭扑如此庶使精銳消沮威
福不張於外能凡初入風憲者不可不知

審錄第五

書曰庶獄庶慎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易謂
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嗚呼予以見聖人好
生之心與天地等矣夫飢寒切身自非深知義
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無他况蚩蚩之氓爲守
牧者教養之不至窮是爲盜是豈得已哉古人
有以灼其然故爲制也恒寬而不亟促恒哀矜
而不忿疾均之爲盜也而有長幼踈戚之分均
之爲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有疾則醫藥之
疾弗則釋桎入人而待之夫彼冥迷凶險之徒

既麗於理矣何足綴意而古人爲制如此者則其仁恕忠厚之清可見矣昔歐陽公父治死囚之獄求其生而不得則掩卷而嘆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世常求其死哉后之殘忍者一切不務而惟威刑之尚謂其無茹冤而死者吾不信也夫泄官之法無他口感心善而已矣口感則欲其事集心善則不欲輕易害物况又繫之囚尤當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舊所隸卒吏溫以善色使自陳顛末情無所疑然後參之以機若屢按以求其情鮮有不悞入者蓋州縣無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已具之文毫釐或差生死攸係故聖人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論囚之道盡於此矣君子其慎諸

薦舉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舉天下之賢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輩謂報國莫如薦賢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於家有田焉必求良農使之耕有貨焉必求能商使之賈有

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則蓋彼拳拳於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况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責者乃不知求天下之才共治之豈其習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爲國之心未嘗如其爲家之心之切故也於此有人焉廉而且幹雖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論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雖骨肉之親公論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常謂風憲非親不保非仇不彈又有身爲憲佐風御史薦已就陞者嗚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權授以儀表百司之職乃不思報効惟假之以行已私人則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後舉不若不求而舉之爲公識而後薦不若采之與議之爲博夫已不求賢必使人之求已者皆非也蓋求則不必舉舉則不必識矣故古人有聞而舉者有見而舉者有舉仇者有舉親者有集爲簿者有拜其刺者有書之夾袋者雖其舉不一要極於公當無私而已於戲誠如是則爲相爲風憲者安有臨事乏才之嘆

糾劾第七

夫臺憲之職無中外遠邇之分凡有所知皆得

盡言以聞於上雖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糾而言之可也雖在內苟知外官者不法糾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務盡公無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貴近焉有疏遠焉貴近者不少貸則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輩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此義也切嘗謂薦舉之體則宜先小官糾彈之體則宜先責官然又當審其素行爲君子爲小人如誠小人雖有所長亦不必舉何則其平日不善者多也况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苟不至甚殆不宜輕易加之使數十年作養之功掃地於一旦也蓋人才難得全才爲尤難得昔趙清獻公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號爲織面御史嘗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雖有小過當力排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則當爲國家保持愛護以全其德於戲趙公此言可謂深識遠慮真知大體之論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爲當路者措式

奏對第八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所趨者不敢趨人所樂者不敢樂人所私者不

敢私所謂曉曉者易缺傲傲者易汚非難而何
曷謂危入焉與 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
可否至於發人之奸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
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
於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
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
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其或奏
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之陳理誠直雖
從容宛轉而亦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亦屈
天倖倖其辭色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己於
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
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口其玩而忘之
以文辭也若寒金石以啾蟋蟀之鳴故君子之
學以明理自信爲貴

全節第十

人之有死猶晝之必夜者之必寒古今常理不
足深訝第爲子死於孝爲臣死於忠則其爲死
也大身雖殺而名不沒而太史公謂死有重於
泰山有輕於鴻毛非其義則不死所謂重於泰
山也如其義則一切無以顧所謂輕於鴻毛也

嗚呼夫人以眇焉之身以耳之年使之高臺聳
而屋日揭者非節義能爾耶况人之貴賤壽夭
天所素定而謂附此人則得官違此人則失官
言事則身危不言身則心所患此世俗無知者
所見士君子豈以是為一捨哉然正直亦有時
而被禍者君子以為一奸邪亦有時而蒙福
者君子以為幸一以為一以為不幸則其是
非榮辱不特別而可知也故節義者天下之大
關臣子之盛德不蕩於一貴不蹙於貧賤不搖
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澆忍枉已
徇人者所謂一徒缺雅道政使獲榮寵
於一時迨夫勢移事易其前日之榮電滅風休
漠無蹤跡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
猶一日其為辱也庸有一嗚呼寧為此而死
不為彼而生以是處心無愧於古人矣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經 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脩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脩者適足速其辱所謂善自脩者何庶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自脩者何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靡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經 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脩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脩者適足速其辱所謂善自脩者何庶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自脩者何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靡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

毀歸焉鬼神禍焉雖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於
戲身為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顧乃爲
區區之利蠱惑而妄行豈不深可惜哉且自古
居相位者未聞死於凍飢而死於財於酒於色
於逸樂者無代無之昔諸葛孔明爲丞相二十
年無尺寸之增於家未嘗憂其貧竟以勞於王
事而卒至今其名之榮常若世享萬鍾而不絕
者唐元載爲相惟利是嗜及其敗也籍沒其家
胡椒八百斛至今其名之穢常若蒙不潔而播
臭無窮者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
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
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
百斛之理古人謂利令人智昏茲明驗矣嗚呼
凡爲相者能以諸葛孔明爲法唐之元載爲戒
雖台鼎終身又何悔吝之有

用賢第二

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然則
何以知其賢詢諸人則知之察其行則知之觀
所舉則知之夫爲室而不衆工之資梓人雖巧
室不能成矣爲國家而不衆賢之集相臣雖才

國不能治矣彼爲相者誠能開誠布公廓焉無
我已不能舉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舉知者
而用之已有不敢言舉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則
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衆人之事
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舉世所無
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於衆而已矣况
大臣初不貴乎事無不知第公正其心無所媚
疾則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咄咄以爲才捷捷以
爲辯自衛自伐則賢者必不樂爲之用大抵人
君自伐則臣職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則百執事
之職有所不行爲人上者操約以馭繁居靜以
制動以無心而應天下之心則所令者從所厲
者勸苟知其賢而任之旣任而疑之而務勝之
顧與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異若然則體統
失而諂佞之小人至矣與小人處則天下之事
不論可知吁

重民第三

蓋聞古之王者授版則拜切意萬乘之尊爲其
民賤抑若是嘗疑焉而不取旣而思之國之所
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廟社稷

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爾也夫天以億兆之命託之君君以億兆之命託之相是知相也者爲君又民者也君也者爲天爲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託我祖宗以是託我敢不欲與敢不慎與苟受其託而不能使之遂生安業乃從而擾之虐之大蕪之草菅之則是逆天而違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國也而可乎彼爲民者固不敢與校然於天之心於祖宗之心其能無所戚與嘗謂愛民者無過於天無過於祖宗天生之難祖宗得之爲尤難王者知其如是廩廩焉未嘗不以民生爲重聞其害則除之觀其利則舉之牧守非其人則易置之今夫鷹師圉人所掌者不過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內侍重之刺史縣令乃爲祖宗爲國家牧養斯民者反視爲不切而漫畀之是愛民不如鷹犬重內侍不如受祖宗國家一方生靈之寄者豈不顛倒失體哉大抵下之所爲惟上是視在上者誠有重民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無有也

遠慮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者衆人也因

其已然而將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不能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壺疾已成而求艾雖殫力爲之無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蟻之穴宜若無所損然周於識者必塞而實之慮其久而必底於訐潰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慮之尚何后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國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軌固非一朝一夕之積良由今日以某事爲小過而不諫明日以某人爲小罪而不懲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禍亂之成也故臣之於君獻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

之心始以爲無傷卒至大害傷始以爲不足慮卒至深可慮惟君子爲能見微知著思患而預防之於飲宴則防流連於田獵則防荒縱於營繕則防踰制於貨財則防損民於爵賞則防僭及於刑法則防濫殺於君子則防踈遠於小人則防玩狎於聽覽則防容奸於征伐則防瀆武夫君之於臣亦有所當遠慮者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雖舊而不換以非據之官雖親而不交以褻瀆之談蓋尊卑之分嚴則上下之體定上下之體定則禍亂無由而生天下之事可次

弟而治矣

調燮第五

人皆曰燮理陰陽爲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迄不知陰陽何術可以燮理按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蓋三公即今宰相而漢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之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此切嘗即是以思宰相所以調燮者非能旱而雨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示越盡人事以應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實相

表裏蓋政事順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氣順則陰陽從正矣若乃怙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已誦心以是親於所言者不言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灾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視宰相之賢不賢昔丙吉舍死人問牛喘自以爲得體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之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晉庾冰爲相或謂天文錯度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

所側正當勤盡人事水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
深得宰相之體者矣苟政軍脩整雖陰陽之和
不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憚焉苟政事靡焉
焉而不理雖禎祥集而風雨時若顧敢以爲治
乎嗚呼凡爲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
瞭然矣

任怨第六

夫爲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
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爲惟當揆之以義義
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兩軍之交兵刃

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
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
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爲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
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筆勾之或謂
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
一路何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大
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
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爲殊不知
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逸之殊長者逸而佐者
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

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勞以一身言之頭目逸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以憂措其長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爲執政者往往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或犯衆激使居己之石者發之嗚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爲國而使君長任其怨尚得爲忠孝乎哉况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爲治故刑罰不患於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威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廖立而立聞亮死輒泣下爲宰相誠能公其心如是則天下蔑有不服者矣

分謗第七

夫共署職事一人勞力而前則餘者皆當輔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動焉而不相隨語焉而不相應則事功之成者能幾此古人所以有推車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濟而一人溺焉則凡在舟者無論䟽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賢不肖之所共知也况同爲臣子同受天下國家之寄者可坐視一人被禍而不恤哉使其爲一己之私自貽伊戚固無足恤其或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公家之務一以大公至正處之
彼非爲己爲家而得罪則九同官者安得不
挺身而前與之共難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
罪爲長者若曰此我之罪爲貳者亦曰此我之
罪使闔堂之人皆爭引爲己罪則彼獲罪者雖
不能釋亦必不至於重論矣古之敢於諫爭者
其遇不見聽納至謂與其殺此人不若殺臣尚
爲如此求解其肯坐視同官冤抑而不省哉嗚
呼使分謗引咎之事爲宰相者誠能力行於今
將見士大夫之名節愈厲民間之薄俗可敷而
國家他日亦不患其無仗義死節之士矣一事
之行所係如此孰謂任怨分謗爲宰相細行哉

應變第八

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而有餘變
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足搏俎之下卒然而報兵
遽然而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逆順殆不可
一聞其言輒倉皇上變徵發百出未見敵而先
自撓也且事固有聲虛以釣實乘間以拘利傳
微爲巨以無形爲有形疑似之間不可不察若
夫國有大奸境有大敵彼既非常而吾則以非

常之計備之若乃泥文守經終見動輒有礙而
事亦無所濟矣故古人遇此權以濟才隨宜制
變如丸轉於盤而不出於盤如水委曲赴海而
不悖於海王商聞大水之言君臣皆驚而商獨
必其無事桓温將移晉祚聲誅王謝而謝安雍
容談笑以折其鋒四紇吐蕃合兵涇陽郭子儀
單騎以往喻蓋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
任獨不能爲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輩謂鎮定大
事非至公至誠不能或死或生舉置度外嗚呼
世常以大臣國家柱石者其謂茲與

獻納第九

人臣之納言於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則十從八
九無事則游暇般樂日相親比一旦有所不可
乃左遮右挽極其力以救之殆未見其濟者政
使或允亦必出於勉强而非其本心若夫善於
納言者則不然或因進見或因講讀或因燕居
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爲
聖君如是則爲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
之心悟神會表裏聳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之
患杜日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

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古人甚至有難於自言者，往往傍召耆年宿德，置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則其爲慮亦深遠矣。雖然，臣之於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凡所白於上者，不可洩於外，而伐諸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其若是者，非欲遠嫌避禍，大臣之體所當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貞，蓋亦此意。嘗見近代執政有所建白，嗷嗷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致讒譖乘之，中途見棄，易天係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諒哉。

退休第十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願也。然有志而無才，則不能有才而無位，則不能有位而不見知於上，則不能見知矣。而小人間之，則不能嗚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難也。上焉耻其君不及堯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世俗所樂若聲色，若宮室，若珍異，車服之奉，一皆無有其所有者，自頂至踵，天下國家之憂而已。爲君上者，誠能亮其如是之懷，凡有所言優容喜納，猶或庶幾其或疑其奪權，違已賣首，售名。

將見舉動皆愆而身死無所矣所以自古忠直
爲國者少阿容佞詐惟已之爲者多此無他蓋
由爲已則有福而無禍爲國則有禍而無福故
也嗚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則凡盡忠於我者萬
不至於譴責矣雖然聖人謂道合則服從不可
則去爲人臣者亦當炳幾先見退身於未辱之
前庶幾君臣之間兩無所慊嘗見前代爲臣不
免者大率皆由知進而不知退戀媿榮寵以致
之殆不宜獨咎國家也或謂不可則去無乃於
君臣之分太薄切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其所以
合者非華其爵也非利其祿也不過欲行其道
而已矣道行則從而留道不行則從而去不使
久而至於厭鄙誅竄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
也奚薄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經進經筵餘旨

進表

臣養浩嘗讀孟軻氏書至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其風教凜然辟立萬仞千百世下猶可令人想見蓋臣之於君惟敬之至故其爲慮也深慮之深故其期之也遠雖三代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用心率不越此所可惜者不能告之天子施諸當代乃爲戰國區區一邦之君而發明月夜光宜彼不知其珍也然由是而



使后世為人臣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為臣之心
為人君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為君之道其有功
世教議者謂不在禹下詎不信哉欽惟

皇帝陛下寬仁明哲以無心而承大業兢兢守
成惟

祖是式而又創開經筵登進儒雅

御書求治至于再三臣某忝以官僚召預侍講
之末際茲隆盛欣感交集輒不自揆僭陳平昔
所聞於先哲者著書五篇一曰君道二曰君德
三曰君體四曰君威五曰君治總而名曰經筵

餘旨謹繕寫成帙上塵

睿覽萬一有取則臣某之遇前賢有不逮矣臣
某無任惶懼待罪之至謹隨所著奉表以聞

君德篇第一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人君之德也堯之德曰欽
明舜之德曰文明禹湯曰祗承于帝曰聖敬曰
濟甘輝光日新之謂也今夫天所以轉四時括
萬象者剛也惟剛故健惟健故萬古不息人君
上法乎天則宜剛健厥德使輝光日新而聲色
外物舉不能蝕矣夫物之感於人也始則甚微

及其盛則逸不可制惟剛與明乃克勝之蓋明則能自知剛則能自斷割愛於所嬖止怒於憤發回心於篤好改行於已然非於人心道心瞭然者不能况人君與天体雖殊而其心則一隱顯之間影響斯應一念之善雖未形諸言天必應之以和一念不善雖未見諸事天必應之以異所以自古帝王遇災警省發政施仁卒能變而為祥者徃徃由此舜何人哉顧立志何如耳

君道篇第二

天之道即君道也天道無私人君亦無私堯舜禹湯有天下而已不預四公也桀紂幽厲有天下而民不預焉私也公也以天下為心一己之奉不計也私者以一身一樂一時之適為心天下皆失其所不恤也然一而數千載下聞堯舜禹湯之風者莫不感戴如父母聞桀紂幽厲之風者莫不疾恨如仇讎回心當時所樂若傾宮瑤臺今皆蕩為太空之塵一而無豪髮蹤影之可見其昭然而存者貪暴之乞萬古如一日嗚呼堯舜禹湯勤相規戒不自暇心其始也若自苦由今觀之乃大安也大榮也一樂也桀紂幽厲窮

奢極欲人莫敢言其始也其自得由今觀之大
危也大辱也大戚也嗚呼故聖人立教每以堯
舜禹湯爲天下後世法桀紂幽厲爲天下後世
戒者其有以夫

君體篇第二

維簡維靜爲人君之體簡非百事謂不侵臣務
也靜非無爲謂應物而物不亂也撓也鑑之空衡
之平物有萬殊美惡輕重靡不畢見者得應物
之體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泊泊其心與衡鑑等
爵以待有德不敢私於所舊以待有罪不敢

貸於所親况人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之繁以一
身而臨億兆之衆深居九重云欲使天下皆安
百官皆舉其職非於賞罰之握之堅行之必
其何以臻此我

世祖皇帝臨御三十餘年而賞罰之柄未嘗一
日或失端嚴簡重而天下歸心昔漢高既帝兵
擁戚姬騎周昌項慢罵臣一故四皓耻而不仕
唐太宗由秦邸而踐天位好勝自矜猶藩王之
轍是皆有失乎人君之體也然則得體之道柰
何曰敬

君威篇第四

盛飾儀衛非君威也專以誅殺非君威也峻其宮闕城廓非君威也然不爲威者何不殺諫臣以作臺諫敢言之氣此

天子之威也古人喻諫曰爲批龍鱗火爲犯雷霆幸而見從猶慮不測萬一致怒輕則杖之重則刃之又重則籍而焚之自非忠懇出於極不得已孰肯舍身爲國哉受如許之禍哉故自古迄今人臣以諫聞者一無一二王者知其然故亥木以來之和顏以臉之重賞以勸之人猶畏

首畏尾而不至况壓以勢而中之以法孰敢伸其喙哉大抵人臣之納諫也必有拂乎人君之心使其言惟務於順則非所謂諫矣然順心之言多喜逆心之言多怒者亦人主之常情但於其將怒也反而思曰彼所以冒罪而諫者抑爲誰歟苟爲國爲民則是忠於我者而怒之則天下必將懲艾而爲不忠矣嗚呼爲人君而使天下以言爲戒則何弊不生何奸不起何亂不作人主誠能如是思之則凡進言者萬不至於加罪矣故前代以不殺諫臣爲天子家法告之宗

廟傳之子孫頒詔天下真后世人主享國綿遠
之計哉

君治篇第五

夫人君致治之要有三一曰宰相得人二曰臺
諫得人三曰左右侍從得人蓋得人則朝廷尊
而君德日盛於斯三者而左右所係爲尤重昔
孟子謂左右前后皆薛居州王孰與爲不善左
右前后皆非薛居州王孰與爲善夫宰相臺諫
進見有時左右之臣則朝夕所親矣苟不嚴示
以法使之恒有所警則雖宰相臺諫之職亦將
有所不能行矣夫君子多易疎小人多易親蓋
君子惟知納君於善詭隨容悅雖死不爲小人
惟知諂佞逢迎百無所顧一或不察則以忠者
爲不忠不忠者爲大忠矣三代而下有國家者
所以致治致亂大概不出此二途善乎楚共王
之言曰常侍堯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
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所益
焉其功不細申侯伯與我處常怨縱我吾所樂
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所益焉其罪不細

於是重賞堯蘇而逐申侯嗚呼人君能以是爲
心則天下何患乎不治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雲鞋水象



於是重賞堯蘇而逐申侯嗚呼人君能以是爲
心則天下何患乎不治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雲鞋水象



雲莊畫像記

愚在京師時嘗從濟南張公引求其先公文忠之遺書讀焉已而歎曰是一公之能艱艱乎告人以善也非其忠蓋之意之於中則其發於言訓者豈至是哉及觀公之出處行事則真有古入之道故能事君以忠臨民以惠守職致其謹極諫致其誠道然而休人不以為倨愾然而起人不以為屑卒能瘁心息勞以主西民若是者不得為一代名臣乎哉今時獨以晚出不得公顏面為恨後數年來世之江南君由兩臺御

史為聞海道廉訪僉事道嘉禾而適與遇焉乃以公遺像示余曰此吾先人於泰定初元謝事間居之時之所畫也余既得瞻拜已若親見之者然向聞公之為人意其貌必巉峭刻厲有若其所為者而乃暉然而慈郁然而溫蔚然其氣之秀不翅如列僊公子然後知古之人有疑於子房者信不誣矣且當是時公年已五十有五而醞藉充美無殊長壯固其平昔之所養者又可知矣顧乃以野衣緇衣翱翔鵲華之間咏歌雲莊之上隘天地於蓬蒿等千載於瞬息營

慮若纖芥不足以入於其心而謂富貴可得况
耶惟其素蓄若此故其風然有大過於人而見
於形色者亦不以榮華老壯而異也使後之人
因睹是像而能勵夫敬先德之思則其著而
存者又豈止於羹墻而已哉今君不遠數千里
襲之巾匱而奉之以行其孝心必在是矣况其樂
善好義綽乎有公之遺風山川其家學發揮於風
紀者已著其効則他日立如節必有克肖焉
者豈惟無負於寶藏是像之意抑亦公之所望
於後人者也公諱養浩字希孟晚號雲莊老人
其廕官次第生歿歲月則墓隧有碑國史有傳
茲獨記其像焉耳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八月
五日橐城倪中記

雲莊畫像贊

恢然其容粹然其色有質有文有功有德立朝
之言閑居之跡凜乎高風千載一日

番陽劉耳贊

大元勳賜西臺御史中丞贈據誠功臣

榮祿大夫以酉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瀕國公諡文忠張公神道碑銘

翰林侍

讀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知

經筵事臣張起巖奉

勅撰

天曆二年己巳秋七月廿七日陝西諸道行御
史臺御史中丞濟南張公薨于位奉元士民感
公之德里巷聚哭繪素以祭道送歸柩絡繹相
屬於途群有司大夫士執紼郊送靡不揮涕痛
悼文而知公者爲祭文挽詩臺察儀曹爲之請

謚章疏交上越至順二年

天子遣使觀四方民風使者還疏言陝西兵荒之餘儲蓄一空饑疫相仍死亡流散而張中丞獨任臺事區畫荒政極力殫慮閭民之窮哭泣憂思感疾以卒者自是扶携數十百人具其行蹟請加褒贈以尉其死於是制贈公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瀕海公謚曰文忠

今皇上即位之三十四年三月廿三日詔翰林臣起巖撰碑銘祭車臣巒巒書其文臣師簡篆碑

中丞侍御史公喟然曰是尚可為哉稱疾不出猶疏時政之敝上之幾萬言於是枋政者深銜之奏改翰林侍制不數日誣以罪黜且諭臺院永不錄用猶未憚也復欲中以它事人皆為公憂密告之故趣使辟之公乃詭服亡去數十日朝士大夫過其門不敢正視尚書省罷公乃還

仁宗皇帝御極首拜中書右司都事一時發號施令更革庶務公預圖而知無不言言復無所顧忌人亮其誠所言皆見之行擢翰林直學士

尋奏代秘書少監貢舉初立轉禮部侍郎明年
進士集京師或謂試之嚴可得真材公曰場屋
發且百年一旦恐之得士必不廣恐沮後來竟
議如公策而不第者皆賜秩有差改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省臣重其去留再任延祐四年拜
右司郎中未幾陞禮部尚書先是擬一某官爲
尚書

上不懌曰春官大宗伯須用讀書人數日奏公
上曰斯其人矣詹事院奏擬太子諭德

上不允階參議贈左丞元文敏公明善知延

五年貢舉

英宗初年拜參議中書省事時右丞相以疾不
赴中書事皆決於左丞相東平忠憲王拜住公
竭誠匡贊言無隱情臨事處之泰然猜疑不卹
也嘗都堂會食因言與人交食其食至于再三
它日其人有託於我酒必竭蹶應况 國家以
高爵厚祿盛饌待吾輩其所報效當何如哉且
歷舉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某事可行某事不
可行丞相深以爲然明年正月留守臣奏請元
夜構燈山大內如

武皇時命下公蹇然曰聖上初政宜輔以節儉
奈何示天下以侈歸開閣草疏以聞大略以謂
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
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
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
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
戒

上覽其奏大喜趣罷燈山輟少府錢五千貫賜
之丞相曰彼位亞執政職所當言重賞恐未必
受不若賜上幣使衣之以旌忠貞

上可其奏中外翕然咸謂諫諍路開由公啓之
時右丞年且八十公堅請還養右丞疾公侍湯
藥不去左右以吏部尚書召辭右丞以天年終
執喪哀毀葬祭一遵古禮結廬墓次明年再以
吏部尚書起公復力辭服闋以中奉大夫太子
詹事丞兼經筵官召行次通州以疾還即瑩所別
墅構遂閑堂名所居曰雲莊所居境亦清曠溪
山映帶林木蔭翳北華不注山鵲山若對立拱
揖即前阜爲亭曰綽然面南山俯清流鑿池其
中名雲錦雜植荷芰菰蒲奇石竹樹垂柳爲灣

碕鈞臺高之左為處士菴後雪香園公嘗衣長衫幅巾簷帽曳杖行吟逍遙自得舞鶴馴鹿真從後先人望之如神仙客至勸詠終日或清談疊疊忘倦安於隱逸若將終身者不知前日之顯達也除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不起兩以翰林學士召辭益堅

文宗皇帝入續大統改西臺中丞仍資善大夫命下公幡然曰吾退處丘園七辭聘召聞西土民饑殍流亡忍不起而拯揀哉乃治衰就道抵新安硤石遇流民頓踣相偶為解行橐周其老疾者不告以姓駐車臨廛道瑾見食草根木皮者親取嘗之有棄兒收載車中界善類養之過華嶽祠作文禱雨自讀其文至民飢而死等語涕泗被面從者觀者皆為沾襟時久不雨忽陰晦變赤色下射民盡駭夜乃大雨兩二日四月二日至西臺既事同僚張樂宴公公卻之曰此豈為樂時耶即禱雨社稷壇太一靈湫雨復霽沛滿三尺禾黍皆自生秦人謂之相公雨然亂略甫定帑廩耗竭民饑而疫哀號告乏有司固知收濟貨易弗通斗米買十三千鈔或昏湯

難者弗售民持昏鈔至行用庫累日不得易典
守者結豪吏易十得五民用大困公責所司監
商難米民得以昏鈔雜復出庫本易之又刻印
帖爲五貫十貫二等給窮人俾轉鬻于易昏鈔
者借昏鈔持以易庫驗印帖之數即如數易之
以革典守結構之敝而窮人得錢自養又覈庫
儲未燬之鈔其文可驗而施之用者廿一萬七
千五百定有奇刻朱印志其背賑乏絕家八十
緡命庫司他日昧志即易於是戶得鈔而食得
續人賴公更生焉累疏於朝請大發錢粟及下

輸米授爵之令既得請分命御史馳驛賞檄走
各道勸民輸粟價之陝西命醫囊藥分療病者
又即僧寺煮粥以食餓乏道途棄稚責諸富人
里長月給其食穿大窳聚瘞餓疫死者自爲文
臨祭而野無暴齒專御史分察抹荒官吏或弛
慢者撻於市有大官梗其事抗章擊去民有殺
子以供母公聞之大慟輟已錢百緡與之謂行
省臣曰吾輩在職忍見此乎而省臣亦各與錢
如公之數公又出錢千五百緡及斥臺所有金
銀器皿贓罰諸錢四千一百餘定以佐賑濟自

始至即寢廳臺中旦起理荒斲斲無頃刻暇夜
則露香拜禱泯不言爽時復泣下由是致疾迄
至薨逝年甫六十先是奉元鼓樓梁棟自壞而
濟南家庭一夕有光如星自天而下家人莫知
其何祥也逮訃至寔公卒之日既而公之喪至
九月二日孤子引塋公先塋從昭穆也夫人郭
氏前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公既薨

朝廷如所請出鈔百萬餘定暨授爵之錢米商
販之米大集歲熟而病者蘇民蕩然有生意而
公不及見矣西臺咨詢輿論鐫石紀德列之通

禮侍御史郭公思貞之文也公正大剛方磊落
有大節蚤有能詩聲每一詩出人傳誦之好學
不倦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祁寒暑雨不輟
也詩文渾厚雅正氣盛而辭達善周折能道人
所欲言其家居四方求銘文序記者踵至贊獻
一不受也讀書務施實用于時恒以古人自期
深居簡出不屑細務所與往還皆名公鉅卿泊
於世味不汲汲於進故掾禮曹者五年掾東曹
日不挾藝術能若不事事者而其中凜然不可
干以私及爲政以力行所學自任勇於爲義疾

惡如讐言不剗刮根蘖不止也在官三十年心未嘗不林壑其自號曰齊東野人別號順菴晚號雲莊老人可見其素志已一日思親即棄官以歸與人語及閒適之樂喜色津津見於顏間好引接後學稱其善如已出晚生後進經公指授者作文皆有法云平日節儉自處人或病其恹至于周窮恤匱復無所靳惜比西行出家所有散施鄉里之窮者其家舊所儲蓄皆以推其兄子迄終身言未嘗及其善士數喪不能舉捐貲五千緡助其葬初閔子書院起鄉賢祠與鈔百定爲之倡他所施子多類此其著述有經筵餘旨牧民忠告廟堂忠告風憲忠告衛聖編其曰歸田類藁四十卷嘗置義田衣食鄉族之貧者又欲建學雲莊以召四方願學之士期以西歸爲之嗚呼已矣公兄二人長英次塞皆先卒二子長強蚤有名年廿二卒清河郡夫人郭氏出也次引銘曰

天降碩材世蓋可數生豈徒然與休明伍公生盛時開氣萃精渾厚恢宏巖然天成蚤悅古學忘情祿仕休休其心時時行止製試所長已據

要津匪華其身唯以悅親疾惡若讐善義形于色
見善樂爲勇不遺力蘭省祭達時望所傾委而
去之浮雲之輕公歸承顏救水亦樂擊我舊讀
安此林壑雲卧山房聘使七來豈伊顯名易余
曠懷

文皇御天閭民疲瘵俾之執法西顧攸賴公曰
起哉民殘時難如拯溺焚身遑暇安幡然云邁
言蘇其瘼獻或勸留去意莫奪禱雨華山矢詞
揭虔誠感嶽靈膏澤沛然發帑振乏儲藥起病
掩藹于坎疇不奔命請恩

天朝聲官所諸索及私裝勸分無餘民未厲醫
公悲曷已民方寧止公疾不起蓋臣許國慮患
以周職思其憂豈其身謀公歿盡瘁名則在世
帝賜碑銘臣忠是勳詞臣承
詔紀實揚芳閱千百年休有烈光

希孟既歿之十年樵隱出此卷相示凄然故人
之思題此以見疇昔蜀郡虞集

十年七聘不還朝起為饑民夜駕輶嘉樹百年
誰忍伐生芻一束不能招西州華屋交游少北
海清尊意氣銷欲寫濟南名士傳泉聲山影晚
蕭蕭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撰

濟南而其別墅在郡城北
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
孫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

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
公迺憐然就道時公

四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
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
一昭穆序墓而於是乎祠
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
入郭氏柩至順二年三月
之為閭者四堂居其三而
初器備完歲時歲事饋奠
至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
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
賊化為良民為御史則抗

言尚書不可立

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

天下且撥除御史

大中丞非

祖宗故事疏時政之

暇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

禍而不悔在中書則

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

忠直受上賞暨執法

西臺屬關右荐饑壹以荒

政為己任有請于

其應如響通傾私橐斥公

帑奏請大發錢粟

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

鈔法以來商旅由

入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

皆具為區處有司

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

之委曲纖悉竭盡

乃賴以少蘇者雖甚眾而

以竟以憂勞悲感奄
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
鼓樓梁木自壞濟南
王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
無祿庸非天乎事聞
制贈公摠誠宣惠功臣榮
祿大夫陝西等處行
下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濱國公謚曰文忠
卽典之優異先帝閔悼之
意深矣公所學務於
於實用而一語一嘿之細
亦無所苟

仁宗時公居禮部
侍郎尚書兩持文枋克廣
賢路深契

之衷新進士街判
詞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

之紙令闈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
所撰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涖
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
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
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
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久從容去就之際
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生釣游
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况登斯堂而仰
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貧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

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旣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爲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閔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孰端公歸而止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賁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竟是西顧盡瘁以仕不有其

神游故一宮公使不斯皇皇卷那生氣

凜然過必肅

張文忠公雲莊之像

記贊銘附

張中丞畫像贊

華不注山有名駒焉高標玉立雅操冰堅行超
乎孝友之仲志卓乎博望之騫敬直于內而所
養者大義方于外而所施者全是宜著立朝之
偉節吐格君之謹言倡道德以敦俗垂文章之
正傳補過盡忠見獎明決難進易退授聞引年
翫習池之雲錦詠謝墅之風煙綠野之堂獨樂
之園嬾二美以自足曠千載而比肩帝曰噫嘻
西土顛連煩強起以卧治布德音而談宣隨車
致兩草奏寔天幸耐轍之可活慨鶴馭之難還

礪山帶河哀榮一致雲車風馬陟降後先嗟夫
今而復見斯人歟何幸還淳乎治古之前士而
有志斯世歟庶幾服膺乎忠告之編則景行高
山之仰止殆儀刑風采之凜然至正丁酉仲夏
朔旦後學岳陽余觀拜手敬贊

濱國文忠張公畫像贊

神範端莊和若春陽中秉直剛履若秋霜仕止
有道進退可法恭惟大雅允矣明喆後學林泉
生拜

